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01n0008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

會譯

明　員珂會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8-A 楞伽會譯序
  -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
  - 一切佛語心品第二
  -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
  - 一切佛語心品第四
- 卷目次
  - 1a
  - 1b
  - 2a
  - 2b
  - 3a
  - 3b
  - 4a
  - 4b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8-A 楞伽會譯序

此經凡四譯，今存者三：其一則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成四卷，曰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；其二則元魏菩提流支譯成十卷，曰《入楞伽經》；其三則唐實叉難陀與復禮等譯成七卷，曰《大乘入楞伽經》。盖先佛所說，微妙第一，真實了義，故謂之佛語心品。達磨西來，以授二祖曰：「吾有《楞伽經》四卷，可以印心。」盖宋本也。以故其傳獨顯，然文字簡古難讀。昔法親布衲謂正受禪師曰：「此聖智境界，非麤心者可入。子欲入之，當有方便。」正受進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衲曰：「子試取魏、唐二譯十七卷，置於宋譯四卷之左右，證其神觀，參考妍味，則可以入是經矣。」正受如其言，盖彌月而疑闕氷釋。嗟嗟！此會譯之不可已也。荊山上人圓珂，少遊玉芝聚禪師之門，深究楞嚴宗旨。已讀《楞伽》，博探三譯，妙契心要。遂謀諸聚師，欲會其句編之，未果。晚偕陸司空光祖結夏山中，商及初願。司空謂：「不若依泐師註本節編之，庶無謬戾。」上人首肯，遂成是編。首刊宋譯，而魏、唐附其下，名曰《楞伽會譯》。今歲春，開講於郡城之天寧寺。時余以在告，得間預聽席，遂募檀信授之剞劂，以為天寧常住。達磨有言：「此經五百年後，翻為名相之學。」讀會譯者，當直了自心，慎勿得指迷月而墮祖師之先見。則上人之法施，其宏也哉！

岩明萬曆八年庚辰春佛成道日馮夢禎熏沐和南謹

No. 8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一之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初譯

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再譯

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後譯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上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，種種寶華以為莊嚴，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，從彼種種異佛剎來。是諸菩薩摩訶薩，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戲，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，一切諸佛手灌

其頂，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，種種眾生、種種心色、無量度門隨類普現，於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究竟通達。

〔魏譯〕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婆伽婆住大海畔摩羅耶山頂上楞伽城中。彼山種種寶性所成，諸寶間錯，光明赫焰，如百千日照曜金山。復有無量華園香樹，皆寶香林，微風吹擊，搖枝動葉，百千妙香一時流布，百千妙音一時俱發。重巖屈曲，處處皆有僊堂、靈室、龕窟，無數眾寶所成，內外明徹，日月光輝不能復現，皆是古昔諸仙賢聖思如實法得道之處。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，皆從種種他方佛土俱來集會。是諸菩薩具足無量自在三昧神通之力，奮迅遊化，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，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而授佛位。自心為境，善解其義，種種眾生、種種心色，隨種種心、種種異念、無量度門，隨所應度、隨所應見而為普現。善知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，究竟通達。

〔唐譯〕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，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，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。其諸菩薩摩訶薩，遊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為其上首，一切諸佛手灌其頂，善知境界自心現義，隨眾生心現種種形，方便調伏，悉已通達五法、三性、諸識、無我。

爾時，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，俱遊一切諸佛剎土，承佛神力，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以偈讚佛：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，與諸一切大慧菩薩，俱遊一切諸佛國土，承佛神力，從座而起，更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以偈讚佛：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，俱遊一切諸佛國土，承佛神力，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合掌，曲躬恭敬，而說頌言：

「世間離生滅，猶如虛空華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一切法如幻，遠離於心識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遠離於斷常，世間恒如夢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世間離生滅，猶如虛空華，有無不可得，佛慧大悲觀。一切法如幻，遠離心意識，有無不可得，佛慧大悲觀。遠離於斷常，世間猶如夢，有無不可得，佛慧大悲觀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世間離生滅，譬如虛空華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一切法如幻，遠離於心識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遠離於斷常，世間恒如夢，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」

「知人法無我，煩惱及爾燄，常清淨無相，而興大悲心。」

〔魏譯〕「二無我清淨，煩惱障智障，有無不可得，佛慧大悲觀。」

〔唐譯〕「知人法無我，煩惱及爾燄，常清淨無相，而興大悲心。」

「一切無涅槃，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，遠離覺所覺，若有若無有，是二悉俱離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佛不入不滅，涅槃亦不住，離覺所覺法，有無二俱離。」

〔唐譯〕「佛不住涅槃，涅槃不住佛，遠離覺所覺，若有若非有。」

「牟尼寂靜觀，是則遠離生，是名為不取，今世後世靜。」

〔魏譯〕「若如是觀佛，寂靜離生滅，彼人今後世，離垢無染取。」

〔唐譯〕「法身如幻夢，云何可稱讚？知無性無生，迺名稱讚佛。佛無根境相，不見名見佛，云何於牟尼，而能有讚毀？若見於牟尼，寂靜遠離生，是人今後世，離著無所取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，自說姓名：「我名為大慧，通達於大乘，今以百八義，仰諮尊中上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如法偈讚佛已，自說姓名：「我名為大慧，願通達大乘，今以百八問，仰諮無上尊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偈讚佛已，自說姓名：「我名為大慧，通達於大乘，今以百八義，仰諮尊中上。」

世間解之士，聞彼所說偈，觀察一切眾，告諸佛子言：「汝等諸佛子，今皆恣所問，我當為汝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最勝世間解，聞彼大慧問，觀察諸眾生，告諸佛子言：「汝等諸佛子，及大慧諮問，我當為汝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時，世間解聞是語已，普觀眾會而作是言：「汝等諸佛子，今皆恣所問，我當為汝說，自證之境界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，承佛所聽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，以偈問曰：「云何淨其念？云何念增長？云何見癡惑？云何惑增長？何故剎土化，相及諸外道？云何無受次？何故名無受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聞佛聽問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，以偈問曰：「云何淨諸覺？何因而有覺？何因見迷惑？何因有迷惑？何因有國土，化相諸外道，寂靜及次第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蒙佛許已，頂禮佛足，以偈問曰：「云何起計度？云何淨計度？云何起迷惑？云何淨迷惑？云何剎土化，相及諸外道，及無影次第？」

「何故名佛子？解脫至何所？誰縛誰解脫？何等禪境界？云何有三乘？唯願為解說。緣起何所生？云何作所作？云何俱異說？云何為

增長？云何無色定，及與滅正受？云何為想滅？何因從定覺？云何所作生，進去及持身？云何現分別？云何生諸地？」

〔魏譯〕「云何名佛子？解脫至何所？誰縛何因脫？禪者觀何法？何因有三乘？何因緣生法？何因作所作？何因俱異說？何因無而現？何因無色定，及與滅盡定？何因想滅定？何因從定覺？云何因生果？何因身去住？何因觀所見？何因生諸地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名佛子？解脫至何所？誰縛誰能解？云何禪境界？何故有三乘？彼以何緣生？何作何能作？誰說二俱異？云何諸有起？云何無色定，及與滅盡定？云何為想滅？云何從定覺？云何所作生，進去及持身？云何見諸物？云何入諸地？」

「破三有者誰？何處身云何？往生何所至？云何最勝子？何因得神通，及自在三昧？云何三昧心？最勝為我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破三有者誰？何身至何所？云何處而住？云何諸佛子？何因得神通，及自在三昧？何因得定心？最勝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誰能破三有？何處身云何？生復住何處？云何有佛子？云何得神通，自在及三昧？三昧心何相？願佛為我說。」

「云何名為藏？云何意及識？云何生與滅？云何見已還？云何為種性，非種及心量？云何建立相，及與非我義？云何無眾生？云何世俗說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為藏識？何因意及識？何因見諸法？何因斷所見？云何性非性？云何心無法？何因說法相？云何名無我？何因無眾生？何因有世諦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名藏識？云何名意識？云何起諸見？云何退諸見？云何性非性？云何唯是心？何因建立相？云何成無我？云何無眾生？云何隨俗說？」

「云何為斷見，及常見不生？云何佛外道，其相不相違？云何當來世，種種諸異部？云何空何因？云何剎那壞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不見常？何因不見斷？云何佛外道，二相不相違？何因當來世，種種諸異部？云何名為空？何因念不住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得不起，常見及斷見？云何佛外道，其相不相違？何故當來世，種種諸異部？云何為性空？云何剎那滅？」

「云何胎藏生？云何世不動？何因如夢幻，及揵闥婆城，世間熱時燄，及與水月光？何因說覺支，及與菩提分？云何國土亂？云何作有見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有胎藏？何因世不動？云何如幻夢，說如犍闥婆？陽燄水中月，世尊為我說。云何說覺支？何因菩提分？何因國亂動？何因作有見？」

〔唐譯〕「胎藏云何起？云何世不動？云何諸世間，如幻亦如夢，乾城及陽燄，乃至水中月？云何菩提分？覺分從何起？云何國土亂？何故見諸有？」

「云何不生滅，世如虛空華？云何覺世間？云何說離字？離妄想者誰？云何虛空譬？如實有幾種？幾波羅蜜心？何因度諸地？誰至無所受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不生滅？何因如空華？何因覺世間？何因無字說？云何無分別？何因如虛空？真如有幾種？何名心幾岸？何因地次第？真如無次第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知世法？云何離文字？云何如空華，不生亦不滅？真如有幾種？諸度心有幾？云何如虛空？云何離分別？云何地次第？云何得無影？」

「何等二無我？云何爾焰淨？諸智有幾種？幾戒眾生性？誰生諸寶性，摩尼真珠等？誰生諸語言，眾生種種性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二無我？何因境界淨？幾種智幾戒？何因眾生生？誰作諸寶性，金摩尼珠等？誰生於語言，眾生種種異？」

〔唐譯〕「何者二無我？云何所知淨？聖智有幾種？戒眾生亦然。摩尼等諸寶，斯並云何出？誰起於語言，眾生及諸物？」

「明處及伎術，誰之所顯示？伽陀有幾種，長頌及短句？成為有幾種？云何名為論？云何生飲食，及生諸愛欲？云何名為王，轉輪及小王？云何守護國？諸天有幾種？云何名為地，星宿及日月？解脫脩行者，是各有幾種？弟子有幾種？云何阿闍梨？佛復有幾種？復有幾種生？」

〔魏譯〕「五明處伎術，誰能如是說？伽陀有幾種？云何長短句？法復有幾種？解義復有幾？何因飲食種？何因生愛欲？云何名為王，轉輪及小王？何因護國土？諸天有幾種？何因而有地？何因星日月？解脫有幾種？行者有幾種？弟子有幾種？阿闍梨幾種？如來有幾種？本生有幾種？」

〔唐譯〕「明處與伎術，誰之所顯示？伽陀有幾種？長行句亦然？道理幾不同？解釋幾差別？飲食是誰作？愛欲云何起？云何轉輪王，及以諸小王？云何王守護？天眾幾種別？地日月星宿，斯等並是何？解脫有幾種？脩行師復幾？弟子幾差別？云何阿闍梨？如來有幾種？本生事亦然。」

「魔及諸異學，彼各有幾種？自性及與心，彼復各幾種？云何施設量？唯願最勝說。云何空風雲？云何念聰明？云何為林樹？云何為蔓草？云何象馬鹿？云何而捕取？云何為卑陋？何因而卑陋？云何六節攝？云何一闡提？男女及不男，斯皆云何生？」

〔魏譯〕「摩羅有幾種？異學有幾種？自性有幾種？心復有幾種？云何施假名？世尊為我說。何因有風雲？何因有黠慧？何因有樹林？世尊為我說。何因象馬鹿？何因人捕取？何因為矬陋？世尊為我說。何因有六時？何因成闡提？男女及不男？為我說其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眾魔及異學，如是各有幾？自性幾種異？心有幾種別？云何唯假設？願佛為開演。云何為風雲？念智何因有？藤樹等行列，此並誰能作？云何象馬獸？何因而捕取？云何卑陋人？願佛為我說。云何六時攝？云何一闡提？男女及不男，此並云何生？」

「云何脩行退？云何脩行生？禪師以何法，建立何等人？眾生生諸趣，何相何像類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脩行退？何因脩行進？教何等人脩，令住何等法？諸眾生去來，何相何像類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脩行退？云何脩行進？瑜伽師有幾，令人住其中？眾生生諸趣，何形何色相？」

「云何為財富？云何致財富？云何為釋種？何因有釋種？云何甘蔗種？無上尊願說。云何長苦仙？彼云何教授？如來云何於，一切時剎現，種種名色類，最勝子圍繞？云何不食肉？云何制斷肉？食肉諸種類，何因故食肉？」

〔魏譯〕「世尊為我說，何因致財富？云何為釋種？何因有釋種？何因甘蔗種？何因長壽仙？長壽仙何親？云何彼教授？世尊如虛空，為我分別說。何因佛世尊，一切時剎現，種種名色類，佛子眾圍繞？何因不食肉？云何制斷肉？食肉諸種類，何因故食肉？」

〔唐譯〕「富饒大自在，此復何因得？云何釋迦種？云何甘蔗種？仙人長苦行，是誰之教授？何因佛世尊，一切剎中現，異名諸色類，佛子眾圍繞？何因不食肉？何因令斷肉？食肉諸眾生，以何因故食？」

「云何日月形，須彌及蓮華？師子勝相剎，側住覆世界，如因陀羅網，或悉諸珍寶，箜篌細腰鼓，狀種種諸華，或離日月光，如是等無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日月形，須彌及蓮華，師子形勝相，國土為我說？亂側覆世界，如因陀羅網，一切寶國土，何因為我說？如箜篌琵琶，鼓種種華形，離日月光土，何因為我說？」

〔唐譯〕「何故諸國土，猶如日月形，須彌及蓮華，卍字師子像？何故諸國土，如因陀羅網，覆住或側住，一切寶所成？何故諸國土，無垢日月光，或如花菓形，箜篌細腰鼓？」

「云何為化佛？云何報生佛？云何如如佛？云何智慧佛？云何於欲界，不成等正覺？何故色究竟，離欲得菩提？善逝般涅槃，誰當持正法？天師住久如？正法幾時住？悉檀及與見，各復有幾種？毗尼比丘分，云何何因緣，彼諸最勝子，緣覺及聲聞？何因百變易？云何百無受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等為化佛？何等為報佛？何等如智佛？何因為我說？云何於欲界，不成等正覺？云何色究竟，離於中得道？如來般涅槃，何人持正法？世尊住久如？正法幾時住？如來立幾法？各見有幾種，毗尼及比丘？世尊為我說。何因百變易？何因百寂靜？聲聞辟支佛？世尊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變化佛？云何為報佛？真如智慧佛，願皆為我說。云何於欲界，不成等正覺？何故色究竟，離染得菩提？如來滅度後，誰當持正法？世尊住久如？正法幾時住？悉檀有幾種？諸見復有幾？何故立毗尼，及以諸比丘，一切諸佛子，獨覺及聲聞？云何轉所依？云何得無相？」

「云何世俗通？云何出世間？云何為七地？唯願為演說。僧伽有幾種？云何為壞僧？云何醫方論？是復何因緣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世間通？何因出世通？何因七地心？世尊為我說。僧伽有幾種？何因為破僧？何因醫方論？世尊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得世通？云何得出世？復以何因故，心住七地中？僧伽有幾種？云何成破僧？云何為眾生，廣說醫方論？」

「何故大牟尼，唱說如是言：『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。』何故說斷常，及與我無我？何不一切時，演說真實義，而復為眾生，分別說心量？何因男女林，訶梨阿摩勒，雞羅及鐵圍，金剛等諸山，無量寶莊嚴，仙闥婆充滿？」

〔魏譯〕「『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。』常為諸佛子，何故如是說？何故說人我？何故說斷常？何故不但說，唯有於一心？何因男女林，訶梨阿摩勒，雞羅及鐵圍，金剛等諸山，次第無量山，種種寶莊嚴，仙樂人充滿？世尊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何故大牟尼，唱說如是言：『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。』何故說斷常，及與我無我？何不恒說實，一切唯心造？云何男女林，訶梨菴摩羅，雞羅娑輪圍，及以金剛山，如是處中間，無量寶莊嚴，仙人乾闥婆，一切皆充滿？此皆何因緣？願尊為我說。」

無上世間解，聞彼所說偈，大乘諸度門，諸佛心第一。「善哉善哉問，大慧善諦聽，我今當次第，如汝所問說。」

〔魏譯〕大天佛聞彼，所說諸偈句，大乘諸度門，諸佛心第一。「善哉善哉問，大慧善諦聽，我今當次第，如汝問而說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聞其所請大乘微妙諸佛之心最上法門，即告之言：「善哉，大慧！諦聽，諦聽！如汝所問，當次第說。」即說頌曰：

「生及與不生，涅槃空剎那，趣至無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生及與不生，涅槃空剎那，趣至無自體。」

〔唐譯〕「若生若不生，涅槃及空相，流轉無自性。」

「佛諸波羅蜜，佛子與聲聞，緣覺諸外道，及與無色行，如是種種事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佛波羅蜜子，聲聞辟支佛，外道無色者。」

〔唐譯〕「波羅蜜佛子！聲聞、辟支佛、外道無色行。」

「須彌巨海山，洲渚剎土地，星宿及日月，外道天脩羅。解脫自在通，力禪三摩提，滅及如意足，覺支及道品。」

〔魏譯〕「須彌海及山，四天下土地，日月諸星宿，外道天脩羅，解脫自在通，力思惟寂定，滅及如意足，覺支及道品。」

〔唐譯〕「須彌巨海山，洲渚剎土地，星宿與日月，天眾阿脩羅，解脫自在通，力禪諸三昧，滅及如意足，菩提分及道。」

「諸禪定無量，諸陰身往來，正受滅盡定，三昧起心說。心竟及與識，無我法有五，自性想所想，及與現二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諸禪定無量，五陰及去來，四空定滅盡，發起心而說。心意及意識，無我法有五，自性相所想，所見能見二。」

〔唐譯〕「禪定與無量，諸蘊及往來，乃至滅盡定，心生起言說。心意識無我，五法及自性，分別所分別，能所二種見。」

「乘及諸種性，金銀摩尼等，一闡提大種，荒亂及一佛，智爾焰得向，眾生有無有？」

〔魏譯〕「云何種種乘？金、摩尼、珠性、一闡提、四大荒亂及一佛智境界，教得眾生有無有？」

〔唐譯〕「諸乘種性處，金摩尼真珠，一闡提大種，荒亂及一佛，智所知教得，眾生有無有。」

「象馬諸禽獸，云何而捕取？譬因成悉檀，及與作所作。」

〔魏譯〕「象馬諸禽獸，云何而捕取？譬喻因相應，力說法云何？何因有因果？」

〔唐譯〕「象馬獸何因？云何而捕取？云何因譬喻，相應成悉檀，所作及能作。」

「叢林迷惑通，心量不現有，諸地不相至，百變百無受。醫方工巧論，伎術諸明處，諸山須彌地，巨海日月量。下中上眾生，身各幾微塵？」

〔魏譯〕「相迷惑如實，但心無境界，諸地無次第，百變及無相，醫方工巧論，伎術諸明處，何故而問我？諸山須彌地，其形

量大小，大海日月星，云何而問我？上中下眾生，身各幾微塵？」

〔唐譯〕「眾林與迷惑，如是真實理，唯心無境界，諸地無次第，無相轉所依。醫方工巧論，伎術諸明處，須彌諸山地，巨海日月量，上中下眾生，身各幾微塵？」

「一一剎幾塵，弓弓數有幾？肘步拘樓舍，半由延由延。」

〔魏譯〕「肘步至十里，二十及四十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一一剎幾塵，一一弓幾肘，幾弓俱盧舍，半由旬由旬。」

「兔毫窻塵蠛，羊毛[麩- 夫+廣] 麥塵。」

〔魏譯〕「兔毫窻塵蠛，羊毛[麩- 夫+廣] 麥塵。」

〔唐譯〕「兔毫與隙遊，蠛羊毛[麩- 夫+廣] 麥。」

「鉢他幾[麩- 夫+廣] 麥？阿羅[麩- 夫+廣] 麥幾？獨籠那佉梨，勒叉及舉利，乃至頻婆羅，是各有幾數？」

〔魏譯〕「一升幾[麩- 夫+廣] 麥？半升幾頭數？一斛及十斛，百萬及一億，頻婆羅幾塵？」

〔唐譯〕「半升與一升，是各幾穬麥？一斛及十斛，十萬暨于億，乃至頻婆羅，是等各幾數？」

「為有幾阿瓮，名舍梨沙婆？幾舍梨沙婆，名為一賴提？幾賴提摩沙？幾摩沙陀那？復幾陀那羅，為伽梨沙那？幾伽梨沙那，為成一波羅？此等積聚相，幾波羅彌樓？是等所應請，何須問餘事？」

〔魏譯〕「芥子幾微塵？幾芥成草子？幾草子成豆？幾銖成一兩？幾兩成一斤？如是次第數，幾分成須彌？佛子今何故，不如是問我？」

〔唐譯〕「幾塵成芥子？幾芥成草子？復以幾草子，而成於一豆？幾豆成一銖？幾銖成一兩？幾兩成一斤？幾斤成須彌？此等所應請，何因問餘事？」

「聲聞辟支佛，佛及最勝子，身各有幾數？何故不問此？火燄幾阿瓮？風阿瓮復幾？根根幾阿瓮？毛孔眉毛幾？」

〔魏譯〕「緣覺聲聞等，諸佛及佛子，身幾微塵成？何故不問此？火燄有幾塵？風微塵有幾？根根幾塵數？毛孔眉幾塵？」

〔唐譯〕「聲聞辟支佛，諸佛及佛子，如是等身量，各有幾微塵？火風各幾塵？一一根有幾？眉及諸毛孔，復各幾塵成？如是等諸事，云何不問我？」

「護財自在王，轉輪聖帝王，云何王守護？云何為解脫？廣說及句說，如汝之所問。眾生種種欲，種種諸飲食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則自在，轉輪聖帝主？何因王守護，解脫廣略說？種種眾生欲，云何而問我？何因諸飲食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得財富？云何轉輪王？云何王守護？云何得解脫？云何長行句？婬欲及飲食。」

「云何男女林，金剛堅固山？云何如幻夢，野鹿渴愛譬？云何山天仙，犍闥婆莊嚴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男女林？金剛堅固山，為我說云何？何因如幻夢，野鹿渴愛譬？何因而有雲？何因有六時？何因種種味，男女非男女？何因諸莊嚴？佛子何因問？云何諸妙山，仙樂人莊嚴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男女林，金剛等諸山？幻夢渴愛譬，諸雲從何起？時節云何有？何因種種味？女男及不男，佛菩薩嚴飾？云何諸妙山，仙闥婆莊嚴？」

「解脫至何所？誰縛誰解脫？云何禪境界，變化及外道？云何無因作？云何有因作，有因無因作，及非有無因？云何現已滅？云何淨諸覺？云何諸覺轉，及轉諸所作？云何斷諸想？云何三昧起？破三有者誰？何處為何身？」

〔魏譯〕「解脫至何所？誰縛云何縛？云何禪境界，涅槃及外道？云何無因作？何因可見轉？何因淨諸覺？何因有諸覺？何因轉所作？唯願為我說。何因斷諸想？何因出三昧？破三有者誰？何因身何處？」

〔唐譯〕「解脫至何所？誰縛誰解脫？云何禪境界，變化及外道？云何無因作？云何有因作？云何轉諸見？云何起計度？云何淨計度？所作云何起？云何而轉去？云何斷諸想？云何起三昧？破三有者誰？何處身云何？」

「云何無眾生，而說有吾我？云何世俗說？唯願廣分別。所問相云何，及所問非我？云何為胎藏，及種種異身？」

〔魏譯〕「云何無人我？何因依世說？何因問我相？云何問無我？云何為胎藏？汝何因問我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有我？云何隨俗說？汝問相云何，及所問非我？云何為胎藏，及以餘支分？」

「云何斷常見？云何心得定，言說及諸智，戒種性佛子？云何成及論？云何師弟子，種種諸眾生，斯等復云何？云何為飲食，聰明魔施設？云何樹葛藤，最勝子所問？云何種種剎，仙人長苦行？云何為族姓？從何師受學？云何為醜陋？云何人脩行？欲界何不覺，阿迦膩吒成？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斷常見？何因心得定？何因言及智？界性諸佛子，勘解師弟子，種種諸眾生，云何飲食魔？虛空聰明施，何因有樹林？佛子何因問？云何種種剎？何因長壽仙？何因種種師？

汝何因問我？何因有醜陋？脩行不欲成，色究竟成道，云何而問我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斷常見？云何心一境？云何言說智？戒種性佛子，云何稱理釋？云何師弟子，眾生種性別，飲食及虛空，聰明魔施設？云何樹行布？是汝之所問。何因一切剎，種種相不同，仙人長苦行？或有好族姓，令眾生尊重；或有體卑陋，為人所輕賤。云何欲界中，脩行不成佛，而於色究竟，乃昇等正覺？」

「云何俗神通？云何為比丘？云何為化佛？云何為報佛？云何如如佛，平等智慧佛？云何為眾僧？佛子如是問。箜篌腰鼓華，剎土離光明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何因世間通？何因為比丘？云何化報佛？何因而問我？云何如智佛？云何為眾僧？箜篌鼓華剎，云何離光明？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世間人，而能獲神通？何因稱比丘？云何化及報，真如智慧佛？何故名僧伽，或有如箜篌，腰鼓及眾華，或有離光明？」

「心地者有七，所問皆如實，此及餘眾多，佛子所應問。一一相相應，遠離諸見過，悉檀離言說，我今當顯示。次第建立句，佛子善諦聽！」

〔魏譯〕「云何為心地，佛子而問我？此及餘眾多，佛子所應問。一一相相應，遠離諸見過，離諸外道法，我說汝諦聽。我今說小分，佛子善諦聽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使其心，得住七地中？此及於餘義，汝今咸問我。一一相相應，遠離諸見過，亦離於世俗，言語所成法，我當為汝說，佛子應聽受。」

「此上百八句，如諸佛所說：不生句生句，常句無常句，相句無相句，住異句非住異句，剎那句非剎那句，自性句離自性句，空句不空句，斷句不斷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此上百八見，如諸佛所說：生見不生見，常見無常見，相見無相見，住異見非住異見，剎那見非剎那見，離自性見非離自性見，空見不空見，斷見非斷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先佛所說一百八種句。」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者是一百八句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所謂生句非生句，常句非常句，相句非相句，住異句非住異句，剎那句非剎那句，自性句非自性句，空句非空句，斷句非斷句。」

「邊句非邊句，中句非中句，常句非常句，緣句非緣句，因句非因句，煩惱句非煩惱句，愛句非愛句，方便句非方便句，巧句非巧句，淨句非淨句，成句非成句，譬句非譬句，弟子句非弟子句，師句非師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心見非心見，邊見非邊見，中見非中見，變見非變見，緣見非緣見，因見非因見，煩惱見非煩惱見，愛見非愛見，方便見非方便見，巧見非巧見，淨見非淨見，相應見非相應見，譬喻見非譬喻見，弟子見非弟子見，師見非師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心句非心句，中句非中句，恒句非恒句，緣句非緣句，因句非因句，煩惱句非煩惱句，愛句非愛句，方便句非方便句，善巧句非善巧句，清淨句非清淨句，相應句非相應句，譬喻句非譬喻句，弟子句非弟子句，師句非師句。」

「種性句非種性句，三乘句非三乘句，所有句非所有句，願句非願句，三輪句非三輪句，相句非相句，有品句非有品句，俱句非俱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性見非性見，乘見非乘見，寂靜見非寂靜見，願見非願見，三輪見非三輪見，相見非相見，有無立見非有無立見，有二見無二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種性句非種性句，三乘句非三乘句，無影像句非無影像句，願句非願句，三輪句非三輪句，標相句非標相句，有句非有句，無句非無句，俱句非俱句。」

「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，剎土句非剎土句，阿瓮句非阿瓮句，水句非水句，弓句非弓句，實句非實句，數句非數句，數句非數句，明句非明句，虛空句非虛空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緣內身聖見非緣內身聖見，現法樂見非現法樂見，國土見非國土見，微塵見非微塵見，水見非水見，弓見非弓見，四大見非四大見，數見非數見，通見非通見，虛妄見非虛妄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句，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，剎句非剎句，塵句非塵句，水句非水句，弓句非弓句，大種句非大種句，算數句非算數句，神通句非神通句，虛空句非虛空句。」

「雲句非雲句，工巧伎術明處句非工巧伎術明處句，風句非風句，地句非地句，心句非心句，施設句非施設句，自性句非自性句，陰句非陰句，眾生句非眾生句，慧句非慧句，涅槃句非涅槃句，爾燄句非爾燄句，外道句非外道句，荒亂句非荒亂句，幻句非幻句，夢句非夢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雲見非雲見，工巧見非工巧見，明處見非明處見，風見非風見，地見非地見，心見非心見，假名見非假名見，自性見非自性見，陰見非陰見，眾生見非眾生見，智見非智見，涅槃見非涅槃見，境界見非境界見，外道見非外道見，亂見非亂見，幻見非幻見，夢見非夢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雲句非雲句，巧明句非巧明句，伎術句非伎術句，風句非風句，地句非地句，心句非心句，假立句非假立句，體性句

非體性句，蘊句非蘊句，眾生句非眾生句，覺句非覺句，涅槃句非涅槃句，所知句非所知句，外道句非外道句，荒亂句非荒亂句，幻句非幻句，夢句非夢句。」

「燄句非燄句，像句非像句，輪句非輪句，犍闥婆句非犍闥婆句，天句非天句，飲食句非飲食句，婬欲句非婬欲句，見句非見句，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，戒句非戒句，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，諦句非諦句，果句非果句，滅起句非滅起句，治句非治句，相句非相句，支句非支句，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，禪句非禪句，迷句非迷句，現句非現句，護句非護句，族句非族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陽燄見非陽燄見，像見非像見，輪見非輪見，犍闥婆見非犍闥婆見，天見非天見，飲食見非飲食見，婬欲見非婬欲見，見見非見見，波羅蜜見非波羅蜜見，戒見非戒見，日月星宿見非日月星宿見，諦見非諦見，果見非果見，滅見非滅見，起滅盡定見非起滅盡定見，治見非治見，相見非相見，支見非支見，巧明見非巧明見，禪見非禪見，迷見非迷見，現見見非現見，見護見非護見，族姓見非族姓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陽燄句非陽燄句，影像句非影像句，火輪句非火輪句，乾闥婆句非乾闥婆句，天句非天句，飲食句非飲食句，婬欲句非婬欲句，見句非見句，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，戒句非戒句，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，諦句非諦句，果句非果句，滅句非滅句，起句非起句，醫方句非醫方句，相句非相句，支分句非支分句，禪句非禪句，迷句非迷句，現句非現句，護句非護句，種族句非種族句」。

「仙句非仙句，王句非王句，攝受句非攝受句，寶句非寶句，記句非記句，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，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，味句非味句，事句非事句，身句非身句，覺句非覺句，動句非動句，根句非根句，有為句非有為句，無為句非無為句，因果句非因果句，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，節句非節句，蔟樹葛藤句非蔟樹葛藤句。」

〔魏譯〕「仙人見非仙人見，王見非王見，捕取見非捕取見，實見非實見，記見非記見，一闡提見非一闡提見，男女見非男女見，味見非味見，作見非作見，身見非身見，覺見非覺見，動見非動見，根見非根見，有為見非有為見，因果見非因果見，色究竟見非色究竟見，時見非時見，林樹見非林樹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仙句非仙句，王句非王句，攝受句非攝受句，寶句非寶句，記句非記句，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，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，味句非味句，作句非作句，身句非身句，計度句非計度句，動句非動句，根句非根句，有為句非有為句，因果句非因果

句，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，時節句非時節句，樹藤句非樹藤句。」

「襍句非襍句，說句非說句，毗尼句非毗尼句，比丘句非比丘句，處句非處句，字句非字句。大慧，是百八句，先佛所說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種種見非種種見，說見非說見，比丘見非比丘見，比丘尼見非比丘尼見，住持見非住持見，字見非字見。大慧！此百八見，過去諸佛所說，汝及諸菩薩，當如是學。」

〔唐譯〕「種種句非種種句，演說句非演說句，決定句非決定句，毗尼句非毗尼句，比丘句非比丘句，住持句非住持句，文字句非文字句。大慧！此百八句，皆是過去諸佛所說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，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識有幾種生、住、滅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諸識有二種生、住、滅，非思量所知。諸識有二種生，謂流注生及相生。有二種住，謂流注住及相住。有二種滅，謂流注滅及相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識有幾種生、住、滅？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諸識各有二種生、住、滅，非思量者之所能知。大慧！諸識有二種生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相生；二者、相續生。大慧！諸識有二種住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相住；二者、相續住。大慧！諸識有二種滅。何等二種？一者、相滅；二者、相續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識有幾種生、住、滅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諸識有二種生、住、滅，非臆度者之所能知，所謂相續生及相生，相續住及相住，相續滅及相滅。」

「大慧！諸識有三種相，謂：轉相、業相、真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識有三種。何等三種？一者、轉相識；二者、業相識；三者、智相識。」

〔唐譯〕「諸識有三種，謂轉相、業相、真相。」

「大慧！略說有三種識，廣說有八相。何等為三？謂真識、現識及分別事識。大慧！譬如明鏡持諸色像，現識處現亦復如是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有八種識，略說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了別識；二者、分別事識。大慧！如明鏡中見諸色像。大慧！了別識亦如是，見種種鏡像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識廣說有八，略則惟二，謂：現識及分別事識。大慧！如明鏡中現諸色像，現識亦爾。」

「大慧！現識及分別事識，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了別識、分別事識，彼二種識無差別相，遞共為因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現識與分別事識，此二識無異，相互為因。」

「大慧！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，是現識因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了別識不可思議熏變因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為因。」

「大慧！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，是分別事識因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分別事識分別取境界，因無始來戲論熏習。」

〔唐譯〕「分別事識，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為因。」

「大慧！若覆彼真識，種種不實諸虛妄滅，則一切根識滅。大慧，是名相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阿黎耶識虛妄分別，種種熏滅，諸根亦滅。大慧！是名相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阿賴耶識虛妄分別種種習氣滅，即一切根識滅，是名相滅。」

「大慧！相續滅者，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，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。大慧，所以者何？是其所依故。依者，謂無始妄想熏；緣者，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相續滅者，相續因滅則相續滅，因滅緣滅則相續滅。大慧！所謂依法依緣。言依法者，謂無始戲論妄想熏習；言依緣者，謂自心識見境界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相續滅者，謂所依因滅及所緣滅，即相續滅。所依因者，謂無始戲論虛妄習氣。所緣者，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。」

「大慧！譬如泥團、微塵，非異非不異，金莊嚴具亦復如是。大慧！若泥團、微塵異者，非彼所成而實彼成，是故不異；若不異者，則泥團、微塵應無分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泥團、微塵，非異、非不異；金莊嚴具亦如是，非異、非不異。大慧！若泥團異者，非彼所成而實彼成，是故不異；若不異者，泥團、微塵應無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泥團與微塵，非異、非不異，金與莊嚴具亦如是。大慧！若泥團與微塵異者，應非彼成而實彼成，是故不異；若不異者，泥團、微塵應無分別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轉識、藏識真相若異者，藏識非因；若不異者，轉識滅，藏識亦應滅，而自真相實不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，轉識、阿黎耶識，若異相者，不從阿黎耶識生；若不異者，轉識滅，阿黎耶識亦應滅，而自相阿黎耶識不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轉識、藏識若異者，藏識非彼因；若不異者，轉識滅，藏識亦應滅，然彼真相不滅。」

「是故，大慧！非自真相識滅，但業相滅；若自真相識滅者，藏識則滅。大慧！藏識滅者，不異外道斷見論議。」

〔魏譯〕「是故，大慧！諸識自相滅。自相滅者，業相滅。若自相滅者，阿黎耶識應滅。大慧！若阿黎耶識滅者，此不異外道斷見戲論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識真相不滅，但業相滅。若真相滅者，藏識應滅；若藏識滅者，即不異外道斷滅論。」

「大慧！彼諸外道作如是論，謂攝受境界滅，識流注亦滅；若識流注滅者，無始流注應斷。大慧！外道說流注生因，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，更有異因。大慧！彼因者，說言若勝妙、若士夫、若自在、若時、若微塵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彼諸外道作如是說，所謂：離諸境界，相續識滅；相續識滅已，即滅諸識。大慧！若相續識滅者，無始世來諸識應滅。大慧！諸外道說相續諸識從作者生，不說識依眼、色、空、明和合而生，而說有作者。大慧！何者是外道作者？勝人、自在、時、微塵是能作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彼諸外道作如是說：取境界相續識滅，即無始相續識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說相續識從作者生，不說眼識依色、光明和合而生，唯說作者為生因故。作者是何？彼計勝性、丈夫、自在、時及微塵為能作者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七種性自性，所謂：集性自性、性自性、相性自性、大種性自性、因性自性、緣性自性、成性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有七種自性。何等為七？一者、集性自性，二者、性自性，三者、相性自性，四者、大性自性，五者、因性自性，六者、緣性自性，七者、成性自性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七種自性，所謂：集自性、性自性、相自性、大種自性、因自性、緣自性、成自性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七種第一義，所謂：心境界、慧境界、智境界、見境界、超二見境界、超子地境界、如來自到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有七種第一義。何等為七？一者、心境界；二者、智境界；三者、慧境界；四者、二見境界；五者、過二見境界；六者、過佛子地境界；七者、入如來地內行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七種第一義，所謂：心所行、智所行、二見所行、超二見所行、超子地所行、如來所行、如來自證聖智所行。」

「大慧！此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性自性第一義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此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性自性第一義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法自性第一義心。」

「以性自性第一義心，成就如來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依此性自性第一義心，諸佛如來畢竟得於世間出世間。」

〔唐譯〕「以此心成就如來世間、出世間最上法。」

「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，如所建立，不與外道論惡見共。」

〔魏譯〕「諸佛智慧眼，同相別相，諸法建立，如所建立，不與外道邪見共同。」

〔唐譯〕「以聖慧眼入自共相，種種安立，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外道論惡見共？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，自心所現分齊不通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不與外道邪見共同？所謂分別自心境界妄想見，而不覺知自心想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為外道惡見？」謂：「不知境界自分別現。」

「大慧！愚痴凡夫，性、無性、自性第一義，作二見論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愚痴凡夫無有實體以為第一義，說二見論。」

〔唐譯〕「於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妄想三有苦滅，無知愛業緣滅，自心所現幻境隨見，今當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汝今諦聽！我為汝說。虛妄分別以為有物，為斷三種苦。何等為三？謂無知愛業因緣滅，自心所見如幻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今當說，若了境如幻，自心所現，則滅妄想三有苦，及無知愛業緣。」

「大慧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，緣陰界入生住，或言生已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『本無始生，依因果而現。』復作是說：『實有物住，依諸緣故；有陰、界、入，生、住、滅故，以生者滅故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有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妄計非有及有，於因果外顯現諸物，依時而住；或計蘊、界、處，依緣生住，有已即滅。」

「大慧！彼若相續、若事、若生、若有、若涅槃、若道、若業、若果、若諦，破壞斷滅論。所以者何？以此現前不可得，及見始非分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彼沙門、婆羅門，說相續體本無始有，若生、若滅、若涅槃、若道、若業、若果、若諦，破壞諸法，是斷滅論，非我所說。何以故？以現法不可得故，不見根本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彼於若相續、若作用、若生、若滅、若諸有、若涅槃、若道、若業、若果、若諦，是破壞斷滅論。何以故？不得現法故，不見根本故。」

「大慧！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亦如焦種不作牙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瓶破不得瓶用。大慧！譬如燋種不生牙等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瓶破不作瓶事，又如燋種不能生牙，此亦如是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若陰界入性，已滅、今滅、當滅，自心妄想見無因故，彼無次第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彼陰、界、入是滅，過去陰、界、入滅，現在、未來亦滅。何以故？因自心虛妄分別見故。大慧！無彼陰、界、入相續體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若蘊、界、處法，已、現、當滅，應知此則無相續生，以無因故，但自心虛妄所見。」

「大慧！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，龜應生毛，沙應出油，汝宗則壞，違決定義。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，所作事業悉空無義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本無始生，依三法生種種識者，龜毛何故不生？沙不出油？汝之所立決定之義，是即自壞。汝說有無，說生所成，因果亦壞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若本無有，識三緣合生，龜應生毛，沙應出油，汝宗則壞，違決定義，所作事業，悉空無益。」

「大慧！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，所作方便因果自相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有種無種相，從本已來成事相承覺想地轉，自見過習氣，作如是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如是依三法因緣，應生諸法因果自相，過去現在未來有無諸相譬喻，及阿含自覺觀地，依自見熏心，作如是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三合為緣，是因果性，可說為有。過、現、未來，從無生有。此依住覺想地者所有理教，及自惡見熏習餘氣，作如是說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愚痴凡夫惡見所噬，邪曲迷醉，無智妄稱一切智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愚痴凡夫亦復如是，惡見所害，邪見迷意，無智妄稱一切智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愚痴凡夫惡見所噬，邪見迷醉，無智妄稱一切智說。」

「大慧！若復諸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見離自性浮雲、火輪、乾闥婆城、無生幻燄、水月及夢，內外心現妄想，無始虛偽不離自心，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，說所說、觀所觀，受用建立身之藏識，於識境界攝受，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，離生住滅，自心起隨入分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復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見諸法離自性故；如雲，火輪、乾闥婆城，不生不滅故；如幻，陽燄、水中月故；如夢，內外心依無始世來虛妄分別戲論而現故；離自心虛妄分別可見因緣故；離滅盡妄想說所說法故；離身資生持用法故；離阿梨耶識取境界相應故；入寂靜境界故；離生住滅法故；如是思惟觀察自心以為生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復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觀一切法皆無自性，如空中雲、如旋火輪、如乾闥婆城、如幻、如燄、如水中月、如夢所見，不離自心。由無始來虛妄見故，取以為外。作是觀已，斷分別緣，亦離妄心所取名義。知身及物并所住處，一切皆是藏識境界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。如是思惟，恒住不捨。」

「大慧！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，無開發方便。大慧！彼於一切眾生界皆悉如幻，不勤因緣，遠離內外境界，心外無所見，次第隨入無相處，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菩薩不久當得世間涅槃平等之心。大慧！汝巧方便開發方便，觀察一切諸眾生界，皆悉如幻，如鏡中像故；無因緣起，遠離內外境界故；自心見，外境界故。次第隨入無相處故，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生死、涅槃二種平等大悲方便無功用行，觀諸眾生如幻如影從緣無起，知一切境界離心無得行無相道，漸昇諸地住三昧境。」

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，當得如幻三昧，度自心現無所有，得住般若波羅蜜，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，隨入如來身，隨入如

如化，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，等入一切佛剎外道入處，離心意意識，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信三界自心幻故。大慧！如是脩行者，當得如幻三昧故，入自心寂靜境界故，到彼岸境界故，離作者生法故，得金剛三昧故，入如來身故，入如來化身故，入諸力通自在大慈大悲莊嚴身故，入一切佛國土故，入一切眾生所樂故，離心、意、意識境界故，轉身得妙身故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脩行者，必得如來無上妙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了達三界皆唯自心，得如幻定絕眾影像，成就智慧證無生法，入金剛喻三昧，當得佛身恒住如如，起諸變化力通自在，大慧方便以為嚴飾，遊眾佛國離諸外道及心意識，轉依次第成如來身。」

「大慧！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，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，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，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，過妄想習氣，因三有思惟無所有，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，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。如隨眾色摩尼，隨入眾生微細之心，而以化身隨心量度，諸地漸次相續建立。是故，大慧！自悉檀善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欲證如來身者，當遠離陰、界、入，心因緣和合法故；遠離生、住、滅，虛妄分別戲論故。諸法惟心，當如是知，見三界因無始世來虛妄分別戲論而有故，觀如來地寂靜不生故，進趣內身聖行故。大慧！汝當不久得心自在無功用行究竟故，如眾色隨摩尼寶化身入諸眾生微細心故，以入隨心地故，令諸眾生次第入地故。是故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應當善知諸菩薩修自行內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欲得佛身，應當遠離蘊、界、處心因緣所作，生、住、滅法戲論分別，但住心量觀察三有，無始時來妄習所起，思惟佛地無相無生，自證聖法得心自在無功用行，如如意寶隨宜現身，令達唯心漸入諸地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於自悉檀應善修學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說心、意、意識五法自性相，一切諸佛菩薩所行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。一切佛語心，為楞伽國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，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諸菩薩摩訶薩說心、意、意識、五法、自體相等法門，諸佛菩薩脩行之處，遠離自心邪見境界和合故，能破一切言語譬喻體相故，一切諸佛所說法心，為楞伽城摩羅耶山大海中諸菩薩說觀察阿黎耶識大海波境界，說法身如來所說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說心、意、意識、五法、自性相眾妙法門。此是一切諸佛、菩薩入自心境，離所行相，稱真實義，諸佛教心。唯願如來為此山中諸菩薩眾，隨順過去諸佛，演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四因緣故眼識轉。何等為四？謂自心現，攝受不覺無始虛偽，過色習氣計着識性，自性欲見種種色相。大慧！是名四種因緣，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有四因緣眼識生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不覺自內身取境界故，二者、無始世來虛妄分別色境界熏習執着戲論故，三者、識自性體如是故，四者、樂見種種色相故。大慧！是名四種因緣，於阿黎耶識海起大湧波能生轉識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有四種因緣眼識轉。何等為四？所謂不覺自心現而執取故，無始時來取着於色虛妄習氣故，識本性如是故，樂見種種諸色相故。大慧！以此四緣，阿賴耶識如瀑流水生轉識浪。」

「大慧！如眼識，一切諸根、微塵、毛孔俱生，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。譬如明鏡現眾色像，猶如猛風吹大海水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眼識起識，一切諸根毛孔一時轉；識生如鏡中像，多少一時；復有隨因緣次第生。大慧！猶如猛風吹境心海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眼識，餘亦如是。於一切諸根、微塵、毛孔、眼等轉識，或頓生，譬如明鏡現眾色像；或漸生，猶如猛風吹大海水。」

「外境界風，飄蕩心海，識浪不斷。因所作相異不異，合業生相，深入計着，不能了知色等自性，故五識身轉。大慧！即彼五識身，俱因差別分段相知，當知是意識因。」

〔魏譯〕「而識波生不斷，因事相故，遞共不相離故，業體相使縛故，不覺色體故，而五識身轉故。大慧！不離彼五識因，了別識相，名為意識，共彼因常轉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心海亦是境界風吹，起諸識浪相續不絕。大慧！因所作相非一非異，業與生相相繫深縛，不能了知色等自性，五識身轉。大慧！與五識俱，或因了別差別境相，有意識生。」

「彼身轉，彼不作是念：『我展轉相。』因自心現妄想計着轉，而彼各各壞相俱轉，分別境界分段差別，謂彼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五識及心識不作是念：『我遞共為因。』自心見虛妄分別取諸境界，而彼各各不異相，俱現分別境界，如是彼識微細生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然彼諸識不作是念：『我等同時展轉為因。』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着，俱時而起無差別相，各了自境。」

「如脩行者入禪三昧，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，而作是念：『識滅然後入禪正受。』實不識滅而入正受，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，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以入脩行三昧者，不覺不知微細熏習。而脩行者作是念：『我滅諸識入三昧。』而脩行者不滅諸識入三昧。大慧！熏習種子心不滅，取外境界諸識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諸脩行者入於三昧，以習力微起而不覺知，但作是念：『我滅諸識入於三昧。』實不滅識而入三昧，以彼不滅習氣種故，但不取諸境，名為識滅。」

「大慧！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，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，諸聲聞、緣覺、外道脩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，一切不能測量決了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微細阿黎耶識行，惟除佛如來、入地諸菩薩摩訶薩，諸餘聲聞、辟支佛、外道脩行者不能知故，入三昧智力亦不能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是藏識行相微細，唯除諸佛及住地菩薩，其餘一切二乘、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。」

「餘地相智慧，巧便分別決斷句義，最勝無邊善根成熟，離自心現妄想虛偽，宴坐山林下中上脩，能見自心妄想流注，無量剎土諸佛灌頂，得自在力神通三昧，諸善知識佛子眷屬，彼心意意識自心所現，自性境界虛妄之想，生死有海業愛無知，如是等因悉已超度。是故，大慧！諸脩行者，應當親近最勝知識。」

〔魏譯〕「以其不知諸地相故，以不能知智慧方便差別善決定故，以不能覺諸佛如來集諸善根故，以不能知自心現境界分別戲論故，以不能入種種稠林阿黎耶識窟故。大慧！依下中上如實脩行者，乃能分別見自心中虛妄見故，能於無量國土為諸如來授位故，得無量自在力神通三昧故，依善知識佛子眷屬而能得見心意意識自心自體境界故，分別生死大海以業愛無知以為因有故。大慧！是故如實脩行者，應推覓親近善知識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唯有脩行如實行者，以智慧力了諸地相，善達句義，無邊佛所廣集善根，不妄分別自心所見，能知之耳。大慧！諸脩行人宴處山林，上、中、下脩，能見自心分別流注，得諸三昧自在力通，諸佛灌頂，菩薩圍繞，知心、意、意識所行境界，超愛、業、無明、生死大海。是故，汝等應當親近諸佛、菩薩，如實脩行大善知識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藏識海常住，境界風所動，種種諸識

浪，騰躍而轉生。青赤種種色，珂乳及石蜜，淡味眾花果，日月與光明，非異非不異，海水起波浪。七識亦如是，心俱和合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「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黎耶識亦爾，境界風吹動，種種諸識浪，騰躍而轉生。青赤鹽珂乳，味及於石蜜，眾華與果實，如日月光明。非異非不異，海水起波浪，七識亦如是，心俱和合生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藏識海常住，境界風所動，種種諸識浪，騰躍而轉生。青赤等諸色，鹽貝乳石蜜，花果日月光，非異非不異。意等七種識，應知亦如是，如海洪波浪，心俱和合生。」

「譬如海水變，種種波浪轉，七識亦如是，心俱和合生。謂彼藏識處，種種諸識轉，謂以彼意識，思惟諸相義。不壞相有八，無相亦無相，譬如海波浪，是則無差別。諸識心如是，異亦不可得。」

〔魏譯〕「譬如海水動，種種波浪轉，黎耶識亦爾，種種諸識生。心意及意識，為諸相故說，諸識無別相，非見所見相。譬如海水波，是則無差別，諸識心如是，異亦不可得。」

〔唐譯〕「譬如海水動，種種波浪轉，藏識亦如是，種種諸識生。心意及意識，為識相故說，八識無別相，無能相所相。譬如海波浪，是則無差別，諸識心如是，異亦不可得。」

「心名採集業，意名廣採集，諸識識所識，現等境說五。」

〔魏譯〕「心能集諸業，意能觀集境，識能了所識，五識現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心能積集業，意能廣積集，了別故名識，對現境說五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以偈問曰：「青赤諸色像，眾生發諸識，如浪種種法，云何惟願說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以偈問佛：「青赤諸色像，自識如是見，水波相對法，何故如是說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以頌問曰：「青赤諸色像，眾生識顯現，如浪種種法，云何願佛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「青赤諸雜色，波浪悉無有，採集業說心，開悟諸凡夫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「青赤諸雜色，波中悉皆無，說轉識心中，為凡夫相說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以頌答曰：「青赤諸色像，浪中不可得，言心起眾相，開悟諸凡夫。」

「彼業悉無有，自心所攝離，所攝無所攝，與彼波浪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彼業悉皆無，自心離可取，可取及能取，與彼波浪同。」

〔唐譯〕「而彼本無起，自心所取離，能取及所取，與彼波浪同。」

「受用建立身，是眾生現識，於彼現諸業，譬如水波浪。」

〔魏譯〕「身資生住持，眾生惟識見，是故現轉識，水波浪相似。」

〔唐譯〕「身資財安住，眾生識所現，是故見此起，與浪無差別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復說偈言：「大海波浪性，鼓躍可分別，藏與業如是，何故不覺知？」

〔魏譯〕「大海波浪動，鼓躍可分別，阿黎耶識轉，何故不覺知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復說頌言：「大海波浪性，鼓躍可分別，藏識如是起，何故不覺知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「凡夫無智慧，藏識如巨海，業相猶波浪，依彼譬類通。」

〔魏譯〕「凡夫無智慧，黎耶識如海，波浪轉對法，是故譬喻說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以頌答曰：「阿賴耶如海，轉識同波浪，為凡夫無智，譬喻廣開演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復說偈言：「日出光等照，下中上眾生，如來照世間，為愚說真實。已分部諸法，何故不說實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說偈言：「日出光等照，下中上眾生，如來出世間，為凡夫說實。佛得究竟法，何故不說實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復說頌言：「譬如日光出，上下等皆照，世間燈亦然，應為愚說實。已能開示法，何不顯真實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「若說真實者，彼心無真實。譬如海波浪，鏡中像及夢，一切俱時現，心境界亦然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「若說真實者，彼心無真實，譬如海波浪，鏡中像及夢，俱時而得現，心境界亦然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以頌答曰：「若說真實者，彼心無真實，譬如海波浪，鏡中像及夢，俱時而顯現，心境界亦然。」

「境界不具故，次第業轉生。識者識所識，意者意謂然，五則以顯現，無有定次第。」

〔魏譯〕「境界不具故，是故次第現，識者識所識，意者然不然。五則以現見，定中無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「境界不具故，次第而轉生，識以能了知，意復意謂然。五識了現境，無有定次第。」

「譬如工畫師，及與畫弟子，布彩圖眾形，我說亦如是。彩色本無文，非筆亦非素，為悅眾生故，綺錯繪眾像。」

〔魏譯〕「譬如巧畫師，及畫師弟子，布彩圖眾像，我說法亦爾。彩色本無文，非筆亦非器，為眾生說故，綺錯畫眾像。」

〔唐譯〕「譬如工畫師，及畫師弟子，布彩圖眾像，我說亦如是。彩色中無文，非筆亦非素，為悅眾生故，綺煥成眾像。」

「言說別施行，真實離名字，分別應初業，脩行示真實。真實自悟處，覺想所覺離，此為佛子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言說離真實，真實離名字，我得真實處，如實內身知，離覺所覺相，解如實為說，此為佛子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言說則變異，真實離文字，我所住實法，為諸脩行說。真實自證處，能所分別離，此為佛子說。」

「愚者廣分別，種種皆如幻，雖見無真實。如是種種說，隨事別施設，所說非所應，於彼為非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愚者異分別，種種皆如幻，惟見非真實。如是種種說，隨事實不實，為此人故說，於彼為非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愚夫別開演，種種皆如幻，所見不可得。如是種種說，隨事而變異，所說非所應，於彼為非說。」

「彼彼諸病人，良 醫隨處方，如來為眾生，隨心應量說。妄想非境界，聲聞亦非分，哀愍者所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彼彼諸病人，良 醫隨處藥，如來為眾生，惟心應器說。妄想非境界，聲聞亦非分，諸如來世尊，自覺境界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譬如眾病人，良 醫隨授藥，如來為眾生，隨心應量說。外道非境界，聲聞亦復然，世間依怙者，證智所行處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，當離羣聚、習俗、睡眠，初中後夜常自覺悟脩行方便，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，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若菩薩摩訶薩，欲知自心離虛妄分別能取、可取境界相者，當離憒鬧，離睡眠盖，初夜、後夜常自覺悟，脩行方便，離諸外道一切戲論，離聲聞、緣覺乘相，當通達自心現見虛妄分別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若欲了知能取、所取分別境界，皆是自心之所現者，當離憒鬧、昏滯、睡眠，初、中、後夜勤加修習，遠離曾聞外道邪論及二乘法，通達自心分別之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，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。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脩學？所謂無所有相、一切諸佛自願處相、自覺聖智究竟之相。脩行得此已，能捨跛驢心智慧相，得最勝子第八之地，則於彼上三相脩生。大慧！無所有相者，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，彼修習生。大慧！自願處相者，謂諸先佛自願處脩生。大慧！自覺聖智究竟相者，一切法相無所計着，得如幻三昧身，諸佛地處進趣行生。大慧！是名聖智三相。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，能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。是故，大慧！聖智三相當勤修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建立住持智慧心相者，於上聖智三相當勤脩學。大慧！何等為上聖智三相？所謂無所有相、一切諸佛自願住持相、內身聖智自覺知相。脩行此已，能捨跛驢智慧之相，得勝子第八地三相脩行。大慧！何者無所有相？謂觀聲聞、緣覺、外道相。大慧！何者一切諸佛自願住持相？謂諸佛本自作願住持諸法。大慧！何者內身聖智自覺知相？一切法相無所執著，得如幻三昧身，諸佛地處進趣脩行。大慧！是名上聖智三相。若成就此三相者，能到自覺聖智境界。是故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求上聖智三相者，當如是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住智慧心所住相已，於上聖智三相當勤脩學。何者為三？所謂：無影像相；一切諸佛願持相；自證聖智所趣相。謂脩行者獲此相已，即捨跛驢智慧心相，入菩薩第八地，於此三相脩行不捨。大慧！無影像相者，謂由慣習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；一切諸佛願持相者，謂由諸佛自本願力所加持故而得生起；自證聖智所趣相者，謂由不取一切法相，成就如幻諸三昧身，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。大慧！是名上聖智三種相。若得此相，即到自證聖智所行之處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脩學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一之上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一之下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下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，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，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知諸大菩薩摩訶薩心之所念，承佛如來住持之力，問於如來名聖智行分別法門體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名聖智行分別法門體，依百八句分別說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，知諸菩薩心之所念，承一切佛威神之力，白佛言：「唯願為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。」

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依此分別，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、共相、妄想自性。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，則能善知周徧觀察人、法無我，淨除妄想，照明諸地，超越一切聲聞、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，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。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，起幻境界，昇一切佛剎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，逮得如來常住法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依此百八句為諸菩薩摩訶薩分別說自相、同相、妄想分別體、脩行差別法。諸菩薩善得此妄想分別自體、法行差別，能清淨人無我、法無我，善解諸地，過諸聲聞、辟支佛禪定三摩跋提之樂，得諸佛如來不可思議境界脩行故；得離五法自體相行，入諸佛法身體真實行故；得如來法身善決定處，如幻境界所成故；一切國土從兜率天、阿迦尼吒處得如來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為諸菩薩摩訶薩墮自共相者，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。知此義已，則能淨治二無我觀，照明諸地，超越一切二乘外道三昧之樂，見諸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，畢竟捨離五法自性，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，入如幻境，住一切剎兜率陀宮色究竟天，成如來身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有一種外道，作無所有妄想計著，覺知因盡，兔無角想；如兔無角，一切法亦復如是。大慧！復有餘外道，見種、求那、極微、陀羅驃，形處橫法各各差別；見已計著，無兔角橫法，作牛有角想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：「有一種外道，邪見執著空無所有，妄想分別智因有二：自體、無體，分別兔角無；如兔角無，諸法亦無。大慧！復有餘外道，見四大功德實有物；見各各有差別相，實無兔角；虛妄執著妄想分別，實有牛角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有一類外道，見一切法隨因而盡，生分別解，想兔無角，起於無見；如兔角無，一切諸法悉亦如是。復有外道，見大種、求那、塵等諸物，形量分位各差別已，執兔無角，於此而生牛有角想。」

「大慧！彼墮二見不解心量，自心境界妄想增長，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。大慧！一切法性亦復如是，離有無不應作想。大慧！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，是名邪想；彼因待觀故，兔無角不應作想，乃至微塵分別事性悉不可得。大慧！聖境界離，不應作牛有角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彼諸外道墮於二見，不知唯心，妄想分別增長自心界。大慧！如身資生器世間等，唯是心分別，不得分別兔角離於有無。大慧！不得分別一切諸法離於有無。大慧！若有人離於有無，作如是言：『無有有兔角分別，不得分別無有有兔角。』彼人見相待因，不得分別無兔角。何以故？大慧！乃至觀察微細微塵不見實事，離聖人智境界，不得分別有牛角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彼墮二見不了唯心，但於自心增長分別。大慧！身及資生器世間等，一切皆唯分別所現。大慧！應知兔角離於有無，諸法悉然，勿生分別。云何兔角離於有無？互因待故，分析牛角乃至微塵，求其體相終不可得。聖智所行遠離彼見，是故於此不應分別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得無妄想者，見不生相已，隨比思量觀察，不生妄想言無耶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愚痴凡夫不見分別相而比智分別，彼人見無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豈不以妄見起相，比度觀待妄計無耶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。所以者何？妄想者，因彼生故，依彼角生妄想；以依角生妄想，是故言依因故。離異、不異故，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：「大慧！非觀分別心，彼人無相。何以故？因虛妄分別心，依角有分別心。大慧！依止虛妄角有分別心，是故依依止。因離相待法，非見法，彼無角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不以分別起，相待以言無。何以故？彼以分別為生因故，以角分別為其所依，所依為因離異不異，非由相待顯兔角無。」

「大慧！若復妄想異角者，則不因角生；若不異者，則因彼故，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。不異角故，彼亦非性。二俱無性者，何法何故而言無耶？大慧！若無故無角，觀有故言兔無角者，不應作想。大慧！不正因故而說有無，二俱不成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離分別心更有分別，應離角有，非因角有。大慧！若不離彼分別心，彼法乃至觀察微塵不見有實物。大慧！不離於心，彼法應無，以彼二法有無不可得。若爾，見何等法有？何等法無？大慧！若不如是見有無，不得分別有無。此義云何？見有牛角，見無兔角，不得如是分別。大慧！以因不相似故，有無義不成；以諸外道、凡夫、聲聞說有無義，二俱不成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若此分別異兔角者，則非角因；若不異者，因彼而起。大慧！分析牛角乃至極微，求不可得異於有角。言無角者，如是分別決定非理。二俱非有，誰待於誰？若相待不成，待於有故。言兔角無，不應分別不正因故。有無論者，執有執無，二俱不成。」

「大慧！復有餘外道，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，不能善知虛空分齊，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復有餘外道，見色有因妄想執著形相長短，見虛空無形相分齊，見諸色相異於虛空有其分齊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復有外道，見色形狀虛空分齊而生執著，言色異虛空，起於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虛空是色，隨入色種。大慧！色是虛空，持所持處所建立性，色空事分別當知。大慧！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，亦不住虛空，非彼無虛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虛空即是色，以色大入虛空故。大慧！色即是虛空，依此法有彼法，依彼法有此法故；以依色分別虛空，以虛空分別色故。大慧！四大種生，自相各別，不住虛空，而四大中非無虛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虛空是色，隨入色種。大慧！色是虛空能持所持建立性故，色空分齊應如是知。大慧！大種生時自相各別，不住虛空中，非彼無虛空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觀牛有角，故兔無角。大慧！又牛角者析為微塵，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，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？若言觀餘物者，彼法亦然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兔角亦如是，因牛角有，言兔角無。大慧！又彼牛角析為微塵，分別微塵相不可得，見彼何等何等法有，何等何等法無，而言有耶？無耶？若如是觀，餘法亦然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兔角亦爾，觀待牛角，言彼角無。大慧！分析牛角乃至微塵，又析彼塵其相不現，彼何所待而言無耶？若待餘物，彼亦如是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當離兔角、牛角、虛空、形色異見妄想。汝等諸菩薩摩訶薩，當思惟自心現，妄想隨入，為一切剎土最勝子，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汝當應離兔角、牛角、虛空、色異妄想見等。大慧！汝亦應為諸菩薩說離兔角等相。大慧！汝應當知自心所見虛妄分別之相。大慧！汝當於諸佛國土中，為諸佛子說汝自心現見一切虛妄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汝應遠離兔角、牛角、虛空及色所有分別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常觀察自心所見分別之相，於一切國土，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脩行之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色等及心無，色等長養心，身受用安立，識藏現眾生。心意及與識，自性法有五，無我二種淨，廣說者所說。長短有無等，展轉互相生，以無故成有，以有故成無。微塵分別事，不起色妄想，心量安立處，惡見所不樂。覺想非境界，聲聞亦復然，救世之所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色於心中無，心依境見有，內識眾生見，身資生住處。心意與意識，自性及五法，二種無我淨，如來如是說。長短有無等，展轉互相生，以無故成有，以有故成無。分別微塵體，不起色妄想，但心安住處，惡見不能淨。非妄智境界，聲聞亦不知，如來之所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即說頌言：「心所見無有，唯依心故起，身資所住影，眾生藏識現。心意及與識，自性五種法，二無我清淨，諸導師演說。長短共觀待，展轉互相生，因有故成無，因無故成有。微塵分析事，不起色分別，唯心所安立，惡見者不信。外道非行處，聲聞亦復然，救世之所說，自證之境界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為淨除自心現流故，復請如來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？為頓？為漸耶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為淨自心現流，復請如來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淨除自心現流？為次第淨？為一時耶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為淨自心現流故，而請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淨諸眾生自心現流？為漸次淨？為頓淨耶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漸淨非頓。如菴羅果漸熟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淨非頓。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淨非頓。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，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淨非頓。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成非頓。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，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。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，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，亦復如是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。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，頓熟眾生所處境界，以脩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。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，自覺聖趣亦復如是，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淨自心現流，次第漸淨非為一時。大慧！譬如菴摩羅果，漸次成熟非為一時。大

慧！眾生清淨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次清淨非為一時。譬如陶師造作諸器，漸次成就非為一時。大慧！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次而淨非一時淨。大慧！譬如大地生諸樹林藥草萬物，漸次增長非一時成。大慧！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次而淨非一時淨。大慧！譬如有人學諸音樂歌舞書畫種種伎術，漸次而解非一時知。大慧！諸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次而淨非一時淨。大慧！譬如明鏡無分別心，一時俱現一切色像。如來世尊亦復如是，無有分別淨諸眾生自心現流，一時清淨非漸次淨，令住寂靜無分別處。大慧！譬如日月輪相光明，一時遍照一切色像非為前後。大慧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，為令眾生遠離自心煩惱見熏習氣過患，一時示現不思議智最勝境界。大慧！譬如阿黎耶識分別現境，自身資生器世間等，一時而知非是前後。大慧！報佛如來亦復如是，一時成熟諸眾生界，置究竟天淨妙宮殿脩行清淨之處。大慧！譬如法佛報佛放諸光明，有應化佛照諸世間。大慧！內身聖行光明法體，照除世間有無邪見亦復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漸淨非頓。如菴羅果漸熟非頓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淨非頓。如陶師造器漸成非頓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而非頓。譬如大地生諸草木漸生非頓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而非頓。大慧！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漸而非頓。譬如明鏡頓現眾像而無分別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頓現一切無相境界而無分別。如日月輪一時遍照一切色像，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過習亦復如是，頓為示現不可思議諸佛如來智慧境界。譬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，報佛亦爾，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眾生令修諸行。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曜，自證聖境亦復如是，頓現法相而為照曜，令離一切有無惡見。」

「大慧！法依佛說，一切法入自相共相，自心現習氣因，相續妄相自性計著因，種種不實如幻，種種計著不可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法佛報佛說一切法自相同相故，因故，自心現見熏習相故，因虛妄分別戲論相縛故，如所說法無如是體故。大慧！譬如幻師幻作一切種種形像，諸愚痴人取以為實，而彼諸像實不可得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、共相、自心現習氣因相、妄計性所執因相，更相繫屬，種種幻事，皆無自性。而諸眾生種種執著，取以為實，悉不可得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計著緣起自性，生妄想自性相。大慧！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，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，彼諸妄想亦無真實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虛妄法體依因緣法，執著有實分別而生。大慧！如巧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事，依於呪術人工之力，成就一切眾生形色身分之相，名幻人像。眾生見幻種種形色，執著為人而實無人。大慧！眾生雖見以為是人，無實人體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妄計自性執著緣起自性起。大慧！譬如幻師以幻術力，依草木瓦石幻作眾生若干色像，令其見者種種分別，皆無真實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依緣起自性起妄想，自性種種妄想，心種種相，行事妄想相，計著習氣妄想。大慧！是為妄想自性相生。大慧！是名依佛說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因緣法體隨心分別亦復如是，以見心相種種幻故。何以故？以執著虛妄相因分別心熏習故。大慧！是名分別虛妄體相。大慧！是名報佛說法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亦如是，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，於緣起性中，有妄計性種種相現，是名妄計性生。大慧！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。」

「大慧！法佛者，離心自性相，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法佛說法者，離心相應體故，內證聖行境界故。大慧！是名法佛說法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法性佛者，建立自證智所行離心自性相。」

「大慧！化佛者，說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定及心智慧，離陰、界、入、解脫、識相分別觀察建立，超外道見、無色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應化佛所作，應佛說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故，陰、界、入、解脫故，建立識想差別行故，說諸外道無色三摩跋提次第相。大慧！是名應佛所作，應佛說法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化佛說施、戒、忍、進、禪定、智慧，蘊、界、處法，又諸解脫、諸識行相建立差別，越外道見，超無色行。」

「大慧！又法佛者，離攀緣，攀緣離，一切所作根量根滅，非諸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。是故，大慧！自覺聖究竟差別相當勤脩學，自心現見應當除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法佛說法者，離攀緣故，離能觀所觀故，離所作相量相故。大慧！非諸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外道境界

故，以諸外道執著虛妄我相故。是故，大慧！如是內身自覺脩行勝相，當如是學。大慧！汝當應離見自心相以為非實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法性佛非所攀緣，一切所緣一切所作根量等相悉皆遠離，非凡夫二乘及諸外道執著我相所取境界。是故，大慧！於自證聖智勝境界相當勤脩學，於自心所現分別見相當速捨離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，謂得自覺聖差別相，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。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？謂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境界，真諦離欲寂滅，息陰界入自共相，外不壞相如實知，心得寂止。心寂止已，禪定解脫三昧道果正受解脫，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，得自覺聖樂住聲聞。是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乘有二種差別相，謂於內身證得聖相故，執著虛妄相分別有物故。大慧！何者聲聞內身證得聖相？謂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境界故，真諦離欲寂滅故，陰、界、入故，自相同相故，內外不滅相故，見如實法故，得心三昧；得心三昧已，得禪定解脫，三昧道果、三摩跋提不退解脫故，未得不可思議熏習變易死故，內身證得聖樂行法住聲聞地故。大慧！是名聲聞內身證得聖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乘有二種差別相，所謂：自證聖智殊勝相，分別執著自性相。云何自證聖智殊勝相？謂：明見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諸諦境界，離欲寂滅故；於蘊、界、處，若自若共，外不壞相，如實了知故；心住一境，住一境已，獲禪、解脫、三昧、道果而得出離；住自證聖智境界樂，未離習氣及不思議變易死。是名聲聞乘自證聖智境界相。」

「大慧！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，非滅門樂、正受樂，顧憫眾生及本願不作證。大慧！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，不應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入諸聲聞內證聖行三昧樂法，而不取寂滅空門樂，不取三摩跋提樂，以憐愍眾生故起本願力行，是故雖知，不取為究竟。大慧！是名聲聞內身證聖脩行樂相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當脩行內身證聖脩行樂門而不取著。」

〔唐譯〕「菩薩摩訶薩雖亦得此聖智境界，以憐愍眾生故，本願所持故，不證寂滅門及三昧樂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自證聖智樂中，不應脩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？所謂大種青黃赤白、堅濕煖動、非作生、自相共相，先勝善說，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。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，隨入法無我相、滅人無我相見，漸次諸地相續建立，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是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？謂於四大堅濕熱動相，青黃赤白等相故，無作者而有生故，自相同相故，斟量相應阿含先勝見善說故，依彼法虛妄執著以為實有。大慧！是名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於彼聲聞法應知而捨，捨已入法無我相，入法無我相已入人無我，觀察無我相已次第入諸地。大慧！是名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。大慧！所言聲聞乘有二種相者，我已說竟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分別執著自性相？所謂知堅濕煖動、青黃赤白，如是等法非作者生，然依教理見自共相分別執著，是名聲聞乘分別執著相。菩薩摩訶薩於此法中，應知應捨，離人無我見，入法無我相，漸住諸地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說常不思議，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，世尊！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說常不可思議法，內身證聖境界法、第一義法。世尊！外道亦說常不可思議因果，此義云何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所說常不思議自證聖智第一義境，將無同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作者耶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。所以者何？諸外道常不思議，不因自相成。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，何因顯現常不思議？復次，大慧！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，彼則應常；由作者因相故常，不思議不成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，因果不成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，非因自相相應故。大慧！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，若因自相相應者，此何等法何等法了出？是故外道不得言常不可思議。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者，若因自相相應者，應成無常不可思議，以有因相故，是故不成常不可思議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非諸外道作者得常不思議。所以者何？諸外道常不思議，因自相不成；既因自相不成，以何顯示常不思議？大慧！外道所說常不思議，若因自相成，彼則有常；但以作者為因相故，常不思議不成。」

「大慧！我第一義常不思議，第一義因相成，離性非性得。自覺相故有相，第一義智因故有因，離性非性故。譬如無作、虛空、涅槃、滅盡故常。如是，大慧！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。如是，大慧！此常不思議，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，如是故常不思議。自覺聖智所得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說常不可思議，第一義常不可思議，與第一義相因果相應，以離有無故，以內身證相故，以有彼相故，以第一義智因相應故，以離有無故，以非所作故，與虛空、涅槃、寂滅譬喻相應故，是故常不可思議。是故，大慧！我說常不可思議，不同外道常不可思議論。大慧！此常不可思議，諸佛如來、應、正遍知實是常法，以諸佛聖智內身證得故，非心、意、意識境界故。大慧！是故菩薩摩訶薩，應當脩行常不可思議內身所證聖智行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第一義常不思議。第一義因相成，遠離有無，自證聖智所行相故有相；第一義智為其因故有因；離有無故非作者，如虛空、涅槃、寂滅法故常不思議。是故我說常不思議，不同外道所有諍論。大慧！此常不思議，是諸如來自證聖智所行真理，是故菩薩當勤脩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常不思議，無常性異相因故，非自作因相力故常。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常不思議，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，思量計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常不可思議，無常法相因相應故，是故無常；非因相而得名故，是故常法不可思議。大慧！若諸外道常不可思議，見有無法而言常，以彼法比智知言有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常不思議，以無常異相因故常，非自相因力故常。大慧！外道常不思議，以見所作法有已還無，無常已比知是常。」

「大慧！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，性非性無常見已，自覺聖境界，說彼常無因。大慧！若復諸外道，因相成常不思議，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。此常不思議，但言說妄想，諸外道輩有如是過。所以者何？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，自因相非分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亦如是，即因此法作有無見，無常應常。何以故？以無因相故。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說：『若因相相應成常不可思議。』以彼外道言：『因自相有無故者，同於兔角。』大慧！此常不可思議，諸外道等但虛妄分別。何以故？以無兔角，但虛妄分別故，自因相無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我亦見所作法有已還無，無常已，不因此說為常。大慧！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，此因相非有，同於兔角故。常不思議唯是分別，但有言說。何故？彼因同於兔角，無自因相故。」

「大慧！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，離所作性非性故常，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。大慧！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，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，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，彼不應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常不可思議，唯內身證相因故，離作有無法故，是故常不可思議，以無外相故，常法相應故。大慧！諸外道等見無外相，比智知常不可思議以為常，彼外道等不知常不可思議自因相，彼因相故，以內身聖智證境界相故，大慧！彼諸外道外於我法不應為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常不思議以自證為因相，不以外法有已還無無常為因。外道反此，曾不能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，而恒在於自證聖智所行相外，此不應說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，不知生死涅槃差別，一切性妄想非性，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，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，是故凡愚說有三乘，說心量趣無所有。是故，大慧！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，計著外心現境界，生死輪常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聲聞、辟支佛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，不知世間涅槃無差別故，分別一切法與非法而滅諸相，不取未來境界妄取以為涅槃，不知內身證脩行法故，不知阿黎耶識轉故。大慧！是故彼愚癡人說有三乘法，而不能知唯心相滅得寂靜法。是故彼無智愚人，不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自心見境界故，執著外心境界故。是故，大慧！彼愚痴人於世間生死輪中常轉不住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，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，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，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為涅槃，不知證自智境界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。彼愚痴人說有三乘，不說惟心無有境界。大慧！彼人不知去來現在諸佛所說自心境界，取心外境，常於生死輪轉不絕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法不生，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謂自心現性非性，離有非有生故。大慧！一切性不生，一切法如兔馬等角，是愚痴凡夫不覺妄想自性妄想故。大慧！一切法不生，自覺聖智趣境界者，一切性自性相不生，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，身財建立趣自性相。大慧！藏識攝所攝相轉，愚夫墮生住滅二見，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，非聖賢也。大慧！於彼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諸佛，皆說諸法不生。何以故？謂自心見有無法故，若離有無，諸法不生故。是故，大慧！一切法不生。大慧！一切法如兔、馬、驢、駝角等。大慧！愚痴凡夫妄想分別分別諸法，是故一切諸法不生。大慧！一切諸法自體相不生，是內身證聖智境界故，非諸凡夫自體分別二境界故。大慧！是阿黎耶識身資生器世間去來自體相故，見能

取可取轉故，諸凡夫墮於生住滅二相心故，分別諸法生有無故。大慧！汝應知如是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去來現在諸如來，說一切法不生。何以故？自心所見非有性故，離有無生故，如兔馬等角，凡愚妄取。唯自證聖智所行之處，非諸愚夫二分別境。大慧！身及資生器世間等，一切皆是藏識影像，所取能取二種相現。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見中故，於中妄起有無分別。大慧！汝於此義當勤脩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五無間種性。云何為五？謂聲聞乘無間種性、緣覺乘無間種性、如來乘無間種性、不定種性、各別種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說五種乘性證法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聲聞乘性證法，二者、辟支佛乘性證法，三者、如來乘性證法，四者、不定乘性證法，五者、無性證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五種種性。何等為五？謂：聲聞乘種性、緣覺乘種性、如來乘種性、不定種性、無種性。」

「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？若聞說得陰、界、入自共相斷，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，及樂脩相智，不脩緣起發悟之相，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。聲聞無間見第八地，起煩惱斷、習煩惱不斷，不度不思議變易死、度分段死，正師子吼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。』如實知脩習人無我，乃至得般涅槃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聲聞乘性證法？謂說陰、界、入法故，說自相同相證智法故，彼身毛孔熙怡欣悅樂脩相智，不脩因緣不相離相故。大慧！是名聲聞乘性證法故。彼聲聞人邪見證智，離起麤煩惱，不離無明熏習煩惱，見己身證相，謂初地中乃至五地六地，離諸煩惱同己所離故，熏習無明煩惱故，墮不可思議變易死故，而作是言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』如是等得入人無我，乃至生心以為得涅槃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知是聲聞乘種性？若聞說於蘊、界、處自相、共相，若知、若證，舉身毛豎，心樂脩習，於緣起相不樂觀察，應知此是聲聞乘種性。彼於自乘見所證已，於五、六地斷煩惱結，不斷煩惱習，住不思議死，正師子吼言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』脩習人無我，乃至生於得涅槃覺。」

「大慧！各別無間者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、長養、士夫，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。復有異外道說，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，言此是般涅槃，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，彼無解脫。大慧！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，為轉彼惡見故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復有餘外道，求證涅槃而作是言：『覺知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、作者、受者、丈夫以為涅槃。』大慧！復有餘

外道，見一切諸法依因而有，生涅槃心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無涅槃解脫，以不見法無我故。大慧！是名聲聞乘外道性，於非離處而生離想。大慧！汝應轉此邪見，脩行如實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復有眾生求證涅槃，言：『能覺知我人眾生養者取者，此是涅槃。』復有說言：『見一切法因作者有，此是涅槃。』大慧！彼無解脫，以未能見法無我故。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，於未出中生出離想，應勤脩習捨此惡見。」

「大慧！緣覺乘無間種性者，若聞說各別緣無間，舉身毛豎悲泣流淚，不相近緣所有不著，種種自身種種神通，若合若離種種變化，聞說是時其心隨入。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，隨順為說緣覺之乘，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辟支佛乘性證法？謂聞說緣覺證法，舉身毛豎悲泣流淚，不樂憒鬧故、觀察諸因緣法故、不著諸因緣法故，聞說自身種種神通，若離若合種種變化，其心隨入故。大慧！是名緣覺乘性證法，汝當應知隨順緣覺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知是緣覺乘種性？謂若聞說緣覺乘法，舉身毛豎，悲泣流淚，離憒鬧緣，無所染著。有時聞說現種種身，或聚或散，神通變化，其心信受，無所違逆。當知此是緣覺乘種性，應為其說緣覺乘法。」

「大慧！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，謂自性法無間種性、離自性法無間種性、得自覺聖無間種性、外剎殊勝無間種性。大慧，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，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，心不驚怖者，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如來乘性證法？大慧！如來乘性證法有四種。何者為四？一者、證實法性；二者、離實法證性；三者、自身內證聖智性；四者、外諸國土勝妙莊嚴證法性。大慧！若聞說此一一法時，但阿黎耶心見外身所依資生器世間不可思議境界，不驚不怖不畏者，大慧！當知是證如來乘性人。大慧！是名如來乘性證法人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乘種性所證法有三種，所謂：自性無自性法、內身自證聖智法、外諸佛剎廣大法。大慧！若有聞說此一一法，及自心所現身財建立阿賴耶識不思議境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當知此是如來乘性。」

「大慧！不定種性者，謂說彼三種時，隨說而入、隨彼而成。大慧！此是初治地者，謂種性建立，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。彼自覺藏者，自煩惱習淨、見法無我，得三昧樂住聲聞，當得如來最勝之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不定乘性證法？大慧！若人聞說此三種法，於一一中有所樂者，隨順為說。大慧！說三乘者，為發起脩行地故；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，為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。大慧！彼三種人，離煩惱障熏習得清淨故，見法無我得三昧樂行故，聲聞緣覺畢竟證得如來法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不定種性者，謂聞說彼三種法時，隨生信解而順脩學。大慧！為初治地人而說種性，欲令其入無影像地，作此建立。大慧！彼住三昧樂聲聞，若能證知自所依識，見法無我，淨煩惱習，畢竟常得如來之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須陀槃那果，往來及不還，逮得阿羅漢，是等心惑亂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逆流修無漏，往來及不還，應供阿羅漢，是等心亂惑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即說頌言：「預流一來果，不還阿羅漢，是等諸聖人，其心悉迷惑。」

「三乘與一乘，非乘我所說，愚夫少智慧，諸聖遠離寂。」

〔魏譯〕「我說於三乘，一乘及非乘，諸聖如實解，凡夫不能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我所立三乘，一乘及非乘，為愚夫少智，樂寂諸聖說。」

「第一義法門，遠離於二教，住於無所有，何建立三乘？」

〔魏譯〕「第一義法門，遠離於二教，建立於三乘，為住寂靜處。」

〔唐譯〕「第一義法門，遠離於二取，住於無境界，何建立三乘？」

「諸禪無量等，無色三摩提，受想悉寂滅，亦無有心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諸禪及無量，無色三摩提，無想定滅盡，亦皆心中無。」

〔唐譯〕「諸禪及無量，無色三摩提，乃至滅受想，唯心不可得。」

「大慧，彼一闡提非一闡提，世間解脫誰轉？大慧！一闡提有二種：一者、捨一切善根，及於無始眾生發願。云何捨一切善根？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。此非隨順修多羅、毗尼、解脫之說，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無性乘？謂一闡提。大慧！一闡提者，無涅槃性。何以故？於解脫中，不生信心，不入涅槃。大慧！一闡提者，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焚燒一切善根；二者、憐愍一切眾生，作盡一切眾生界願。大慧！云何焚燒一切善根？謂謗菩

薩藏，作如是言：『彼非隨順修多羅、毗尼、解脫說。』捨諸善根，是故不得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此中一闡提，何故於解脫中不生欲樂？大慧！以捨一切善根故，為無始眾生起願故。云何捨一切善根？謂謗菩薩藏言：『此非隨順契經調伏解脫之說。』作是語時，善根悉斷，不入涅槃。」

「二者、菩薩本自願方便故，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。大慧！彼般涅槃，是名不般涅槃法相，此亦到一闡提趣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憐愍眾生作盡眾生界願者，是為菩薩。大慧！菩薩方便作願：『若諸眾生不入涅槃者，我亦不入涅槃。』是故菩薩摩訶薩不入涅槃。大慧！是名二種一闡提無涅槃性。以是義故，決定取一闡提行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為無始眾生起願？謂諸菩薩以本願方便，願一切眾生悉入涅槃，若一眾生未涅槃者，我終不入。此亦住一闡提趣，此是無涅槃種性相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菩薩一闡提者，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，畢竟不般涅槃，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闡提也。大慧！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，復以如來神力故，或時善根生。所以者何？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。以是故，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二種一闡提，何等一闡提常不入涅槃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菩薩摩訶薩一闡提常不入涅槃。何以故？以能善知一切諸法本來涅槃，是故不入涅槃。非捨一切善根闡提。何以故？大慧！彼捨一切善根闡提，若值諸佛善知識等，發菩提心生諸善根，便證涅槃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諸佛如來不捨一切諸眾生故。是故大慧！菩薩一闡提常不入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此中何者畢竟不入涅槃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彼菩薩一闡提，知一切法本來涅槃，畢竟不入，非捨善根。何以故？捨善根一闡提，以佛威力故，或時善根生。所以者何？佛於一切眾生無捨時故。是故菩薩一闡提不入涅槃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。云何三自性？謂妄想自性、緣起自性、成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法自體相。大慧！何等三法自體相？一者、虛妄分別名字相，二者、因緣法體自相相，三者、第一義諦法體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自性相。何者為三？所謂：妄計自性、緣起自性、圓成自性。」

「大慧！妄想自性從相生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緣起自性，事相相行顯現。事相相計着，有二種妄想自性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之所建立，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着相。名相計著相者，謂內外法計著；事相計着相者，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着。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。若依、若緣生，是名緣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虛妄分別名字相？謂從名字虛妄分別一切法相，是名虛妄分別名字之相。大慧！何者因緣法體自相相？大慧！因緣法體自相相者，從境界事生故。大慧！因緣法體境界事相，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說虛妄分別差別有二種。何等為二種？一者、妄執名字戲論分別，二者、妄執名字相分別境界相事相。大慧！何者妄執名字相境界相事相？謂即彼內外法自相同相。大慧！是名因緣法體二種自相相，以依彼法觀彼法生故。大慧！是名因緣法體自相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妄計自性從相生。云何從相生？謂彼依緣起事相種類顯現，生計着故。大慧！彼計着事相，有二種妄計性生，是諸如來之所演說，謂名相計着相、事相計着相。大慧，事計着相者，謂計着內外法；相計着相者，謂即彼內外法中計着自共相。是名二種妄計自性相。大慧！從所依、所緣起，是緣起性。」

「云何成自性？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，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第一義諦法體相？謂諸佛如來離名字相、境界相、事相相，聖智脩行境界行處。大慧！是名第一義諦相諸佛如來藏心。」

〔唐譯〕「何者圓成自性？謂離名相事相一切分別，自證聖智所行真如。大慧！此是圓成自性如來藏心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名相覺想，自性二相，正智如如，是則成相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名相分別事，及法有二相，真如正妙智，是第一義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即說頌言：「名相分別，二自性相，正智真如，是圓成性。」

「大慧！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，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。汝等諸菩薩摩訶薩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是名觀察五法自相法門，諸佛菩薩修行內證境界之相，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法門，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當勤修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。云何二種無我相？謂人無我及法無我。云何人無我？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，無知業愛生眼色等，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，自心現器身藏，自妄想相施設顯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當善觀二無我相。大慧！何等二種？一者、人無我智；二者、法無我智。云何人無我智？謂離我、我所，陰界入聚故，無智業愛生故，依眼色等虛妄執著故，自心現見一切諸根器身屋宅故，自心分別分別故，分別分別識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觀察二無我相。何者為二？所謂：人無我相，法無我相。大慧！何者是人無我相？謂：蘊、界、處離我、我所，無知愛業之所生起，眼等識生，取於色等而生計著。又，自心所見身器世間，皆是藏心之所顯現，剎那相續，變壞不停。」

「如河流、如種子、如燈、如風、如雲，剎那展轉壞，躁動如猿猴，樂不淨處如飛蠅，無厭足如風火，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，生死趣有輪種種身色，如幻術神呪機發像起，善彼相知，是名人無我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如河流、種子、燈焰、風雲，念念展轉，前後差別；輕躁動轉，如猿、猴、蠅等；愛樂不淨境界處故，無厭足如火故，因無始來戲論境界熏習故，猶如轆轤、車輪、機關；於三界中生種種色、種種身，如幻起屍。大慧！如是觀諸法相巧方便智，是名善知人無我智境界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河流、如種子、如燈焰、如迅風、如浮雲，躁動不安如猿猴，樂不淨處如飛蠅，不知厭足如猛火。無始虛偽習氣為因，諸有趣中流轉不息，如汲水輪。種種色身威儀進止，譬如死屍呪力故行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。若能於此善知其相，是名人無我智。」

「云何法無我智？謂覺陰、界、入妄想相自性。如陰、界、入離我、我所，陰、界、入積聚因業愛繩縛，展轉相緣生無動搖；諸法亦爾，離自共相、不實妄想相。妄想力是凡夫生，非聖賢也，心、意、識五法自性離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法無我智？謂如實分別陰、界、入相。大慧！菩薩觀察陰、界、入等，無我、我所；陰、界、入聚，因業、愛、繩遞共相縛，因緣生故，無我、無作者。大慧！陰、界、入等，離同相、異相故，依不實相分別得名；愚癡凡夫妄想

分別以為有故，非證實者見以為有。大慧！菩薩如是觀察心、意、意識五法體相，一切離故，諸因緣無，是名善知諸法無我智境界相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！「云何為法無我智？謂知蘊、界、處是妄計性。如蘊、界、處離我、我所，唯共積聚，愛業繩縛，互為緣起無能作者；蘊等亦爾，離自共相，虛妄分別種種相現，愚夫分別非諸聖者。如是觀察一切諸法，離心、意、意識五法自性，是名菩薩摩訶薩法無我智。」

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，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。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，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相，觀察開覺歡喜；次第漸進，超九地相，得法雲地；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蓮花王像、大寶宮殿，幻自性境界脩習生，於彼而坐；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，從一切佛剎來，佛手灌頂，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；超佛子地，到自覺聖智法趣，當得如來自在法身；見法無我故，是名法無我相。汝等諸菩薩摩訶薩，應當修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菩薩善知諸法無我已，觀察真如修寂靜行，不久當得初歡喜地；善能觀察歡喜地已，如是諸地次第轉明，乃至得證法雲之地。菩薩住彼法雲地已，無量諸寶間錯莊嚴，大蓮花王座、大寶宮殿，如實業幻境界所生而坐其上，一切同行諸佛子等恭敬圍繞，十方諸佛申手灌頂授於佛位，如轉輪王灌太子頂過佛子地；過佛子地已，觀諸佛法如實修行，於諸法中而得自在；得自在已，名得如來無上法身，以見法無我故。大慧！是名如實法無我相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得此智已，知無境界，了諸地相，即入初地，心生歡喜，次第漸進，乃至善慧及以法雲，諸有所作皆悉已辦。住是地已，有大寶蓮花王眾寶莊嚴，於其花上有寶宮殿狀如蓮花，菩薩往修幻性法門之所成就而坐其上，同行佛子前後圍繞，一切佛剎所有如來皆舒其手，如轉輪王子灌頂之法而灌其頂，超佛子地，獲自證法，成就如來自在法身。大慧！是名見法無我相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修學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，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建立誹謗相，惟願說之。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，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覺已，離常建立，斷誹謗見，不謗正法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有無謗相，願為我說。世尊！我及諸菩薩摩訶薩，若聞得離有無邪見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，遠離斷常邪見建立，便能建立諸佛正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說建立誹謗相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惡見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破建立常誹謗斷見，令於正法不生毀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，而說偈言：「建立及誹謗，無有彼心量，身受用建立，及心不能知。愚痴無智慧，建立及誹謗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復受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請已，而說偈言：「心中無斷常，身資生住處，惟心愚無智，無物而見有。」

〔唐譯〕佛受其請，即說頌言：「身資財所住，皆唯心影像，凡愚不能了，起建立誹謗，所起但是心，離心不可得。」

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，告大慧言：「有四種非有有建立。云何為四？謂非有相建立，非有見建立，非有因建立，非有性建立，是名四種建立。又誹謗者，謂於彼所立無所得，觀察非分而起誹謗，是名建立誹謗相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於此偈義復重宣說，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有四種建立謗相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建立非有相；二者、建立非正見相；三者、建立非有因相；四者、建立非有體相。大慧！是名四種建立。大慧！何者是謗相？大慧！觀察邪見所建立法不見實相，即謗諸法言一切無。大慧！是名建立謗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欲重明此義，告大慧言：「有四種無有有建立。何者為四？所謂無有相建立相，無有見建立見，無有因建立因，無有性建立性，是為四。大慧！誹謗者，謂於諸惡見所建立法，求不可得，不善觀察，遂生誹謗，此是建立誹謗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云何非有相建立相？謂陰、界、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着，此如是、此不異，是名非有相建立相。此非有相建立，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着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何者建立非有相？謂分別陰、界、入非有法，無始來戲論非有實故，而執着同相異相，此法如是如是畢竟不異。大慧！依此無量世來煩惱熏習執着而起。大慧！是名建立非有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無有相建立相？謂：於蘊、界、處，自相、共相，本無所有，而生計着，此如是，此不異，而此分別，從無始種種惡習所生，是名無有相建立相。」

「大慧！非有見建立相者，若彼如是陰、界、入、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、長養、士夫見建立，是名非有見建立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建立非正見相？大慧！彼陰、界、入中，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、作者、受者，而建立邪見，謂有我等故。大慧！是名建立非正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有見建立見？謂於蘊、界、處建立我、人、眾生等見，是名無有見建立見。」

「大慧！非有因建立相者，謂初識無因生，後不實如幻，本不生眼色明界，念前生，生已實已還壞，是名非有因建立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建立非有因相？謂初識不從因生，本不生，後時生，如幻本無，因物而有，因眼、色、明、空、念故識生，生已還滅。大慧！是名建立非有因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有因建立因？謂初識前無因不生，其初識本無，後眼、色、明、念等為因，如幻生，生已有，有還滅，是名無有因建立因。」

「大慧！非有性建立相者，謂虛空、滅、般涅槃，非作計著性建立。此離性非性一切法，如兔馬等角，如垂髮現，離有非有，是名非有性建立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建立非有體謗法相？謂虛空、滅、涅槃、無作、無物建立執著。大慧！彼三法離有無故。大慧！一切諸法如兔馬驢駝角、毛輪等故，離有無建立相故。大慧！是名建立非有体謗法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有性建立性？謂於虛空、涅槃、非數滅、無作性，執着建立。大慧！此離性非性，一切諸法離於有無，猶如毛輪、兔馬等角，是名無有性建立性。」

「建立及誹謗，愚夫妄想，不善觀察自心現量，非聖賢也。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，應當修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建立謗相者，諸凡夫虛妄分別故，不知但是心見諸法是有，非聖人所見故。大慧！汝當遠離不正見，建立謗法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建立誹謗，皆是凡愚不了唯心而生分別，非諸聖者。是故，汝等當勤觀察，遠離此見。」

「復次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、五法自性、二無我相，趣究竟，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，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。譬如眾色如意寶珠，普現一切諸佛剎土，一切如來大眾集會，悉於其中聽受佛法，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，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，及離聲聞緣覺之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如實知心意意識、五法體相、二種無我，為安隱眾生現種種類像，如彼虛妄無所分別，依因緣法而有種種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依眾生現種種色如如意寶，隨諸一切眾生心念，於諸佛土大眾中，現如幻、如夢、如響、如水中月、鏡中像故，遠離諸法，不生不滅非常非斷故；現佛如來，離諸聲聞緣覺乘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、五法自性、二無我相已，為眾生故作種種身，如依緣起起妄計性，亦如摩尼隨心現色，普入佛會，聽聞佛說諸法如幻、如夢、如影、如鏡中像、如水中月，遠離生滅及以斷常，不住聲聞、辟支佛道。」

「得百千三昧，乃至百千億那由佗三昧。得三昧已，游諸佛剎，供養諸佛，生諸天宮，宣揚三寶，示現佛身，聲聞、菩薩、大眾圍繞，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，分別演說外性無性，悉令遠離有無等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聞諸佛法，即得無量百千萬億諸深三昧。得三昧已，依三昧力，從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供養諸佛，示現生於諸宮殿中，讚歎三寶，現作佛身，菩薩聲聞大眾圍繞，令諸一切眾生得入自心見境，為說外境無物有物，令得遠離建立有無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聞已，成就無量百千億那由佗三昧。得此三昧已，遍遊一切諸佛國土，供養諸佛，生諸天上，顯揚三寶，示現佛身，為諸聲聞、菩薩大眾說外境界皆唯自心，悉令遠離有無等執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：「心量世間，佛子觀察，種類之身，離所作行，得力神通，自在成就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佛子見世間，惟心無諸法，種類非身作，得力自在成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即說頌言：「佛子能觀見，世間唯是心，示現種種身，所作無障礙，神通力自在，一切皆成就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惟願世尊！為我等說一切法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性相。我等及餘諸菩薩眾，覺悟是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性相已，離有無妄想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今當為汝廣分別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：「惟願世尊！為我等說一切法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體相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眾，知諸法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體相已，離有無妄想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爾時，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！諦聽！我今為汝廣分別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願為我說一切法空、無生、無二、無自性相。我及諸菩薩悟此相故，離有無分別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空空者，即是妄想自性處。大慧！妄想自性計着者，說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性相。大慧！彼略說七種空，謂相空、性

自性空、行空、無行空、一切法離言說空、第一義聖智大空、彼彼空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空者，即是妄想法體句。大慧！依執着妄想法體，說空、無生、無體、相、不二。大慧！空有七種。何等為七？一者、相空，二者、一切法有物無物空，三者、行空，四者、不行空，五者、一切法無言空，六者、第一義聖智大空，七者、彼彼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空者，即是妄計性句義。大慧！為執着妄計自性故，說空、無生、無二、無自性。大慧！略說空性有七種，謂：相空、自性空、行空、無行空、一切法不可說空、第一義聖智大空、彼彼空。」

「云何相空？謂一切性自共相空，觀展轉積聚故，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，自佗俱性無性故相不住，是故說一切性相空，是名相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是相空？謂一切法自相同相空見，遞共積聚。大慧！觀察一一法自相同相，無一法可得，離自相他相二相，無相可住可見，是故名為自相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相空？謂一切法自相共相空，展轉積聚互相待故，分析推求無所有故，自他及共皆不生故，自共相無生亦無住，是故名一切法自相空。」

「云何性自性空？謂自己性自性不生，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，是故說性自性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一切法有物無物空？謂自體相實有法生。大慧！諸法自體相有無俱空，是故名為自體相有物無物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自性空？謂一切法自性不生，是名自性空。」

「云何行空？謂陰離我、我所，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，是名行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是行空？謂：諸陰等離我、我所，依因作業而得有生。大慧！是故名為行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行空？所謂諸蘊由業及因和合而起，離我、我所，是名行空。」

「大慧，即此如是行空，展轉緣起自性無性，是名無行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不行空？謂陰法中涅槃未曾行。大慧！是名不行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行空？所謂諸蘊本來涅槃，無有諸行，是名無行空。」

「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？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，一切法離言說，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一切法無言空？謂：妄想分別一切諸法無言可說。大慧！是名一切法無言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一切法不可說空？謂一切法妄計自性，無可言說，是名不可說空。」

「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？謂得自覺聖智，一切見過習氣空，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第一義聖智大空？謂自身內證聖智法空，離諸邪見熏習之過。大慧！是名第一義聖智大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第一義聖智大空？謂得自證聖智，待一切諸見過習悉離，是名第一義聖智大空。」

「云何彼彼空？謂於彼無彼空，是名彼彼空。大慧！譬如鹿子母舍，無象馬牛羊等，非無比丘眾，而說彼空，非舍舍性空，亦非比丘比丘性空，非餘處無象馬，是名一切法自相。彼於彼無彼，是名彼彼空。是名七種空。彼彼空者，是空最麤，汝當遠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彼彼空？謂何等何等法處，彼法無、此法有，彼法有、此法無，是故言空。大慧！我昔曾為鹿母說殿堂空者，無象馬牛羊等名為空，有諸比丘等名為不空，而殿堂殿堂體無，比丘比丘體亦不可得，而彼象馬牛羊等非餘處無。大慧！如是諸法自相同相亦不可得，離此彼處，是故我言彼彼空。大慧！是名七種空。大慧！此彼彼空最為麤淺。大慧！汝當應離彼彼空，不須修習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彼彼空？謂於此無彼，是名彼彼空。譬鹿子母堂，無象馬牛羊等，我說彼堂空，非無比丘眾。大慧！非謂堂無堂自性，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，非謂餘處無象馬牛羊。大慧！一切諸法自共相，彼彼求不可得，是故說名彼彼空。是名七種空。大慧！此彼彼空，空中最麤，汝應遠離。」

「大慧！不自生，非不生，除住三昧，是名無生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言：「何者不生？」「大慧！自體不生而非不生，依世諦故說名為生，依本不生故言不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無生者，自體不生而非不生，除住三昧，是名無生。」

「離自性即是無生，離自性剎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，一切性離自性，是故一切性離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言：「何者無體相？」「大慧！我說無體相者，一切諸法體本不生，是故我言諸法無體相，而相續體剎那剎那不住。大慧！以見異異相故，是故一切法無體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無自性者，以無生故密意而說。大慧！一切法無自性，以剎那不住故，見後變異故，是名無自性。」

「云何無二？謂一切法如陰熱、如長短、如黑白。大慧！一切法無二，非於涅槃彼生死、非於生死彼涅槃，異相因有性故，是名無二。如涅槃、生死，一切法亦如是。是故空、無生、無二，離自性相，應當修學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言：「何者名為不二法相？」「大慧！二法相者，謂日光、影、長、短、黑、白，彼如是等法各各別名，不得言不二。大慧！如世間、涅槃，一切諸法各各有二。大慧！何等涅槃彼處無世間？何處世間彼處無涅槃？以異因相故。是故我言一切諸法不二。一切諸法不二者，世間、涅槃無二故，是故汝應修學諸法空、不生、無體、不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無二相？大慧！如光影、如長短、如黑白，皆相待立，獨則不成。大慧！非於生死外有涅槃，非於涅槃外有生死，生死、涅槃無相違相；如生死、涅槃，一切法亦如是，是名無二相。大慧！空、無生、無二、無自性相，汝當勤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我常說空法，遠離於斷常，生死如幻夢，而彼業不壞。虛空及涅槃，滅二亦如是，愚夫作妄想，諸聖離有無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常說空法，遠離於斷常，生死如幻夢，而彼業不失。虛空及涅槃，滅二亦如是，凡夫分別生，聖人離有無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我常說空法，遠離於斷常，生死如幻夢，而業亦不壞。虛空及涅槃，滅度亦如是，愚夫妄分別，諸聖離有無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空、無生、無二、離自性相，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，凡所有經悉說此義。諸修多羅悉隨眾生希望心故，為分別說顯示其義，而非真實在於言說。如鹿渴想誑惑羣鹿，鹿於彼相計着水性而彼無水；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，為令愚夫發歡喜故，非實聖智在於言說，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一切法空、不生、無體、不二相，入於諸佛如來所說修多羅中，凡諸法門皆說此義。大慧！一切修多羅，隨諸一切眾生心故分別顯示。大慧！譬如陽燄迷惑禽獸，虛妄執着生於水想，而陽燄中實無有水。大慧！一切修多羅說法亦復如是，為諸凡夫自心分別令得歡喜，非如實聖智在於言說。大慧！汝應隨順於義，莫着所說名字章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此空、無生、無自性、無二相，悉入一切諸佛所說修多羅中，佛所說經皆

有是義。大慧！諸修多羅隨順一切眾生心說，而非真實在於言中。譬如陽燄誑惑諸獸，令生水想而實無水；眾經所說亦復如是，隨諸愚夫自所分別令生歡喜，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。大慧！應隨順義，莫着言說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一之下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二之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初譯

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再譯

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後譯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二之上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脩多羅說：『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。如大價寶垢衣所纏，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。而陰、界、入垢衣所纏，貪欲、恚、癡不實妄想、塵勞所汙，一切諸佛之所演說。』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，言有如來藏耶？世尊！外道亦說：『有常作者，離於求那，周徧不滅。』世尊說彼有我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！如脩多羅說：『如來藏自性清淨，具三十二相，在於一切眾生身中，為貪、嗔、癡不實垢染，陰、界、入衣之所纏裹，如無價寶垢衣所纏。』如來、世尊復說：『常、恒、清涼、不變。』世尊！若爾，外道亦說：『我有神我，常在不變。』如來亦說：『如來藏常，乃至不變。』世尊！外道亦說：『有常作者，不依諸緣自然而有，周徧不滅。』若如是者，如來、外道說無差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脩多羅中說：『如來藏本性清淨，常恒不斷，無有變易，具三十二相。在於一切眾生身中，為蘊、界、處垢衣所纏，貪、恚、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汙染，如無價寶在垢衣中。』外道說我是常作者，離於求那，自在無滅。世尊所說如來藏義，豈不同於外道我耶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如、實際、法性、法身、涅槃、離自性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。大慧！未來、現在菩薩摩訶薩，不應作我見計着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常，不同外道所有神我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空、實際、涅槃、不生、不滅、

無相、無願等文辭章句，說名如來藏。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為諸一切愚癡凡夫，聞說無我，生於驚怖，是故我說有如來藏。而如來藏無所分別，寂靜無相，說名如來藏。大慧！未來、現在諸菩薩等，不應執着有我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以性空、實際、涅槃、不生、無相、無願等諸句義，說如來藏。為令愚夫離無我怖，說無分別、無影像處如來藏門。未來、現在諸菩薩摩訶薩，不應於此執着於我。」

「譬如陶家於一泥聚，以人工、水、木輪、繩方便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、或說無我，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，是名說如來藏。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，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，若不如是則同外道。是故大慧！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陶師，依於泥聚微塵、輪、繩、人工手木方便力故，作種種器。大慧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，彼法無我，離諸一切分別之相，智慧巧便說名如來藏、或說無我、或說實際及涅槃等，種種名字章句示現，如彼陶師作種種器。是故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說有我相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者，為諸外道執着於我，攝取彼故說如來藏，令彼外道離於神我妄想見心執着之處，入三解脫門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大慧！以是義故，諸佛如來、應、正徧知說如來藏，是故我說有如來藏，不同外道執着神我。是故，大慧！為離一切外道邪見，諸佛如來作如是說。汝當脩學如來無我相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陶師於泥聚中，以人工、水、杖、輪、繩方便作種種器。如來亦爾，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，以種種智慧方便善巧，或說如來藏、或說為無我，種種名字各各差別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為攝着我諸外道眾，令離妄見入三解脫，速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諸佛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若欲離於外道見者，應知無我如來藏義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人相續陰，緣與微塵，勝自在作，心量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人我及於陰，眾緣與微塵，自性自在作，惟心妄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即說頌言：「士夫相續蘊，眾緣及微塵，勝自在作者，此但心分別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，復請世尊：「惟願為說脩行無間，如諸菩薩摩訶薩脩行者大方便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觀察未來一切眾生，復請佛言：「惟願世尊！為諸菩薩說如實脩行法。彼諸菩薩聞說如實脩行之法，便得成就如實脩行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普觀未來一切眾生，復請佛言：「願為我說具脩行法，如諸菩薩摩訶薩成大脩行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，得脩行者大方便。云何為四？謂善分別自心現觀、外性非性、離生住滅、見得自覺聖智善樂，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，得脩行者大方便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有四種法，得名為大如實脩行者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善知自心現見故；二者、善解外有無故；三者、遠離生住滅故；四者、樂脩內身證智故。大慧！菩薩成就如是四法，得成就大如實脩行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具四種法，成大脩行。何者為四？謂觀察自心所現故，善知外法無性故，遠離生住滅見故，專求自證聖智故。若諸菩薩成此四法，則得名為大脩行者。」

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？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，離我、我所，無動搖、離去來，無始虛偽習氣所熏，三界種種色行繫縛、身財建立、妄想隨入現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菩薩摩訶薩觀察三界？但是一心作故，離我我所故，無動無覺故，離取捨故，從無始來虛妄執着三界熏習戲論心故，種種色行常繫縛故，身及資生器世界中六道虛妄現故。大慧！是名諸菩薩摩訶薩善知自心現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觀察自心所現？謂觀三界唯是自心，離我、我所，無動作、無來去，無始執着過習所熏，三界種種色行名言繫縛，身資所住，分別隨入之所顯現。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自心所現。」

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？謂燄夢等一切性，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。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菩薩善解外法有無之相？所謂菩薩見一切法如陽燄、如夢、如毛輪故；因無始來執着種種戲論分別妄想熏習故；見一切法無體相，求證聖智境界脩行故。大慧！是名菩薩善解外法有無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觀察外法無性？謂觀察一切法，如陽焰、如夢境、如毛輪，無始戲論種種執着，虛妄惡習為其因故。如是觀察一切法時，即是專求自證聖智。」

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、住、滅見？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，隨入自心分齊故，見外性非性、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、見妄想緣生，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，見離自性生見悉滅，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，得無生法忍已離生、住、滅見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、住、滅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一切菩薩摩訶薩見遠離生、住、滅法？謂觀諸法如幻如夢故，一切諸法自他二種無故不生，以隨自心現知見故，以無外法故諸識不起，觀諸因緣無積聚故，見諸三界因緣有故，不見內外一切諸法無實體故，遠離生諸法不正見故，入一切法如幻相故，菩薩爾時名得初地無生法忍。大慧！是名菩薩摩訶薩遠離生、住、滅相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！云何得離生、住、滅見？所謂觀一切法如幻夢生，自他及俱皆不生故，隨自心量之所現故，見外物無有故，見諸識不起故，及眾緣無積故，分別因緣起三界故。如是觀時，若內若外一切諸法皆不可得，知無體實，遠離生見，證如幻性。是名菩薩摩訶薩遠離生、住、滅見。

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？謂得無生法忍，住第八菩薩地，得離心意意識、五法、自性、二無我相，得意生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遠離心意意識、五法、體、相故，得二無我如意意身，乃至得第八不動地如意意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即時逮得無生法忍，住第八地，了心意意識、五法、自性、二無我境，轉所依止，獲意生身。」

「世尊！意生身者何因緣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意生身者，譬如意去迅疾無碍，故名意生。譬如意去石壁無碍，於彼異方無量由延，因先所見憶念不忘，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。大慧！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。菩薩摩訶薩意生身，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，猶如意生無有障礙，隨所憶念本願境界，為成就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名為如意意身？」佛告大慧：「隨意速去，如念即至，無有障礙，名如意身。大慧！言如意者，於石壁山，障無量百千萬億由旬，念本所見種種境界，自心中縛，不能障礙，自在而去。大慧！如意身者，亦復如是，得如幻三昧自在神力，莊嚴其身，進取一切聖智種類，身無障礙，隨意而去，以念本願力境界故，為化一切諸眾生故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名意生身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意生身者，譬如意去速疾無礙，名意生身。大慧！譬如心意於無量百千由旬之外，憶先所見種種諸物，念念相續疾詣於彼，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為礙。意生身者亦復如是，如幻三昧力

通自在諸相莊嚴，憶本成就眾生願故，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。」

「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，住第八菩薩地，轉捨心意意識、五法、自性、二無我相身，及得意生身，得自覺聖智善樂，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脩行者大方便，當如是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即成就大如實脩行者。大慧！汝應如是脩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是名菩薩具四種法成大脩行，汝應如是勤加脩學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：「惟願為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。以覺緣因相故，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，無妄想見漸次俱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世尊說一切法因緣之相。知諸法因緣之相，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善知離於有、無不正等妄想分別，諸法次第一時生過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願說一切法因緣相。了達其義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有無見，不妄執諸法漸生頓生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一切法二種緣相，謂外及內。外緣者，謂泥團、柱、輪、繩、水、木、人工諸方便緣，有瓶生。如泥瓶，縷疊、草蓆、種牙、酥、酪等方便緣生，亦復如是。是名外緣前後轉生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一切諸法有於二種因緣集相，所謂內、外。大慧！外法因緣集相者，所謂泥團、輪柱、輪繩，人工方便緣故則有瓶生。大慧！如泥團等因緣生瓶，如是縷、氈、草席、種芽種等人功，生酥、生酪已，生酥、生酪已得醍醐。大慧！是名外法因緣集相，從下上上應知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一切法因緣生有二種，謂內及外。外者，謂以泥團、水杖、輪繩、人工等緣，和合成瓶。如泥瓶，縷疊、草席、種芽、酥酪，悉亦如是。是名外緣前後轉生。」

「云何內緣？謂無明、愛、業等法得緣名，從彼生陰、界、入法得緣所起名，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，是名內緣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內法因緣集相？大慧！所謂無明、業、愛如是等法名內因緣集相。大慧！因無明等，陰、界、入等，而得名為因緣集相，而諸凡夫虛妄分別各見別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內者，謂無明、愛、業等生蘊、界、處法，是為內緣起。此但愚夫之所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彼因者有六種，謂當有因、相續因、相因、作因、顯示因、待因。當有因者，作因已，內外法生。相續因者，作攀緣已，內外法生陰種子等。相因者，作無間相續相生。作因者，作增上

事，如轉輪王。顯示因者，妄想事生已，相現作所作，如鐙照色等。待因者，滅時作相續斷，不妄想性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因有六種。何等為六？一者、當因，二者、相續因，三者、相因，四者、作因，五者、了因，六者、相待因。大慧！當因者，作因已能生內外法。大慧！相續因者，能攀緣內外法陰種子等。大慧！相因者，能生相續次第作事而不斷絕。大慧！作因者，能作增上因，如轉輪王。大慧！了因者，妄想事生已能顯示，如燈照色等。大慧！相待因者，於滅時不見虛妄生法，相續事斷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因有六種，謂：當有因、相屬因、相因、能作因、顯了因、觀待因。大慧！當有因者，謂：內外法作因生果。相屬因者，謂：內外法作所緣生果，蘊、種子等。相因者，作無間相，生相續果。能作因者，謂：作增上而生於果，如轉輪王。顯了因者，謂：分別生能顯境相，如燈照物。觀待因者，謂：滅時相續斷，無妄想生。」

「大慧！彼自妄想相愚夫，不漸次生、不俱生。所以者何？若復俱生者，作所作無分別，不得因相故。若漸次生者，不得相我故，漸次生不生，如不生子無父名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諸法，凡夫自心虛妄分別。大慧！是諸法非次第生，非一時生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若一切法一時生者，因果不可差別，以不見因果身相故。若次第生者，未得身相，不得言次第生；如未有子，不得言父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是愚夫自所分別，非漸次生亦非頓生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若頓生者，則作與所作無有差別，求其因相不可得故。若漸生者，求其體相亦不可得，如未生子云何名父？」

「大慧！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，但妄想耳！因攀緣、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。大慧！漸次生不生，妄想自性計著相故；漸次俱不生，自心現受用故；自相共相，外性非性。大慧！漸次俱不生，除自心現，不覺妄想故相生；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，當離漸次俱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愚痴凡夫自心觀察次第相續不相應故，作如是言：『因緣、次第緣、緣緣、增上緣等能生諸法。』大慧！如是次第諸法不生。大慧！虛妄分別取法體相，一時、次第俱亦不生。復次，大慧！自心中見身及資生故。大慧！自相同相外法無法，是故次第、一時不生。大慧！但虛妄識生自心見故。大慧！汝當應離不正見因緣生事次第、一時生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諸計度人言：『以因緣、所緣緣、無間緣、增上緣等，所生能生互相繫屬次第生者，理不得成，皆是妄情執着相故。』大慧！漸次與頓皆悉不生，但有心現身資等故，外自共相

皆無性故，唯除識起自分別見。大慧！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中漸頓生見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一切都無生，亦無因緣滅，於彼生滅中，而起因緣想。非遮滅復生，相續因緣起，唯為斷凡愚，癡惑妄想緣。有無緣起法，是悉無有生，習氣所迷轉，從是三有現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因緣無不生，不生故不滅，生滅因緣虛，非生亦非滅。為遮諸因緣，愚人虛妄取，有無緣不生，故諸法不起。以於三界中，熏習迷惑心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一切法無生，亦復無有滅，於彼諸緣中，分別生滅相。非遮諸緣會，如是滅復生，但止於凡愚，妄情之所着。緣中法有無，是悉無有生，習氣迷轉心，從是生有現。」

「真實無生緣，亦復無有滅，觀一切有為，猶如虛空華。攝受及所攝，捨離惑亂見，非已生當生，亦復無因緣。一切無所有，斯皆是言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因緣本自無，不生亦不滅，見諸有為法，石女虛空華。轉可取能取，不生惑妄見，現本皆不生，緣本亦不有。如是等諸法，自體是空無，亦無有住處，為世間說有。」

〔唐譯〕「本來無有生，亦復無有滅，觀一切有為，譬如虛空華。離能取所取，一切迷惑見，無能生所生，亦復無因緣，但隨世俗故，而說有生滅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言說妄想相心經。世尊！我及餘菩薩摩訶薩，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，則能通達言說、所說二種義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言說、所說二種趣，淨一切眾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世尊為我說名分別言語相心法門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若得善知名分別言語相心法門，則能通達言說及義二種之法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言說及義能令一切眾生得清淨解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言說分別相心法門。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故，通達能說、所說二義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令一切眾生於二義中而得清淨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四種言說妄想相，謂相言說、夢言說、過妄想計着言說、無始妄想言說。相言說者，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。夢言說者，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，從覺已境界

無性生。過妄想計着言說者，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。無始妄想言說者，無始虛偽計着過，自種習氣生。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！大慧！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有四種妄想言說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相言說，二者、夢言說，三者、妄執言說，四者、無始言說。大慧！相言說者，所謂執着色等諸相而生。大慧！夢言說者，念本受用虛妄境界，依境界夢覺已，知依虛妄境界不實而生。大慧！執着言說者，念本所聞所作業生。大慧！無始言說者，從無始來執着戲論煩惱種子熏習而生。大慧！我言四種言說虛妄執着者，我已說竟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有四種言說分別相，所謂：相言說、夢言說、計着過惡言說、無始妄想言說。大慧！相言說者，所謂執着自分別色相生；夢言說者，謂夢先所經境界，覺已憶念依不實境生；計着過惡言說者，謂憶念怨讎先所作業生；無始妄想言說者，以無始戲論妄執習氣生。是為四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，復以此義勸請世尊：「惟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。世尊！何處、何故、云何、何因，眾生妄想言說生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以此義勸請如來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我重說四種虛妄執着言語之相。眾生言語何處出？云何出？何因出？」

〔唐譯〕大慧復言：「世尊！願更為說言語分別所行之相，何處、何因、云何而起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頭胸喉鼻唇舌齗齒和合出音聲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言說、妄想，為異為不異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言說、妄想，非異非不異。所以者何？謂彼因生相故。大慧！若言說、妄想異者，妄想不應是因，若不異者，語不顯義而有顯示，是故非異非不異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從頭、胷、喉、鼻、唇、舌、齗、齒轉故，和合出聲。」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口中言語、虛妄法相，為異？為不異？」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言語虛妄，非異、非不異。何以故？大慧！因彼虛妄法相生言語故。大慧！若言語異者，應無因生。大慧！若不異者，言說不能了前境界。大慧！說彼言語能了前境，是故非異、非不異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依頭、胸、喉、鼻、唇、齶、齒、舌和合而起。」大慧復言：「世尊！言語、分別，為異不異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非異非不異。何以故？分別為因，起言語故。若異者，分別不應為因；若不異者，語言不能顯義。是故非異非不異。」

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言說即是第一義，為所說者是第一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非言說是第一義，亦非所說是第一義。所以者何？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，非言說是第一義。第一義者，聖智自覺所得，非言說妄想覺境界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。言說者，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，若展轉因緣起者，彼不顯示第一義。大慧！自他相無性故，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。復次，大慧！隨入自心現量故，種種相外性非性，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。是故，大慧！當離言說諸妄想相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言語即第一義？為言語所說為第一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非言語即第一義。何以故？大慧！為令第一義隨順言語入聖境界故，有言語說第一義，非言語即第一義。大慧！第一義者聖智內證，非言語法，是智境界，以言語能了彼境界。大慧！說第一義言語者，是生滅法念念不住，因緣和合有言語生。大慧！因緣和合者，彼不能了第一義。何以故？以無自相他相故。是故，大慧！言語不能了第一義。復次，大慧！隨順自心見外諸法無法分別，是故不能了知第一義。是故，大慧！汝當應離種種言語妄分別相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復言：「世尊！為言語是第一義？為所說是第一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非言語是，亦非所說。何以故？第一義者，是聖樂處，因言而入，非即是言；第一義者，是聖智內自證境，非言語分別智境，言語分別不能顯示。大慧！言語者，起滅動搖展轉因緣生，若展轉緣生，於第一義不能顯示；第一義者，無自他相，言語有相不能顯示；第一義者，但唯自心，種種外相悉皆無有，言語分別不能顯示。是故，大慧！應當遠離言語分別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諸性無自性，亦復無言說，甚深空空義，愚夫不能了。一切性自性，言說法如影，自覺聖智子，實際我所說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諸法本虛妄，無有自體實，是故諸言語，不能說有無。空及與不空，凡夫不能知，諸法無體相，說眾生亦爾。虛妄分別無，有如化夢等，觀察一切法，不住於涅槃，亦不住世間，如王長者等。為令諸子喜，泥作諸禽獸，先與虛偽物，後乃授實事。我說種種法，自法鏡像等，為諸佛子喜，後說明實際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諸法無自性，亦復無言說，不見空空義，愚夫故流轉。一切法無性，離語言分別，諸有如夢化，非生死涅槃。如王及長者，為令諸子喜，先示相似物，後賜真實者。我今亦復然，先說相似法，後乃為其演，自證實際法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離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一切外道所不行、自覺聖智所行，離妄想自相共相，入於第一真實之義，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，隨入如來地相，無開發本願。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。我及餘菩薩摩訶薩，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令一切眾生一切安樂具足充滿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世尊為諸菩薩及我身，說離一異，俱不俱，有無非有非無，常無常，一切外道所不能行、聖智自證覺所行故，離於自相、同相法故，入第一義實法性故，諸地次第上上清淨故，入如來地相故，依本願力如如意寶無量境界脩行之相自然行故，於一切法自心現見差別相故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離於如是妄想、分別、同相、異相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與一切眾生安隱樂具，悉令滿足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離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無、常無常等，一切外道所不能行、自證聖智所行境界，遠離妄計自相、共相，入於真實第一義境，漸淨諸地，入如來位。以無功用本願力故，如如意寶，普現一切無邊境界，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差別。令我及餘諸菩薩等，於如是等法，離妄計自性、自共相見，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普令眾生具足圓滿一切功德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問我如是之義，多所安樂，多所饒益，哀愍一切諸天世人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不知心量愚痴凡夫，取內外性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自性習因，計着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哉！大慧！汝為哀愍一切天人，多所安樂，多所饒益，乃能問我如是之義。善哉！善哉！大慧！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愚痴凡夫不能覺知唯自心見，執着外諸種種法相以為實有，是故虛妄分別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因自心熏習，依虛妄分別心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善哉，善哉！汝哀愍世間，請我此義，多所利益，多所安樂。大慧！凡夫無智，不知心量，妄習為因，執着外物，分別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無、常無常等一切自性。」

「譬如羣鹿為渴所逼，見春時燄而作水想，迷亂馳趣，不知非水。如是愚夫，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，三毒燒心，樂色境界，見生住滅，取內外性，墮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想，妄見攝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羣獸為渴所逼，依熱陽燄，自心迷亂而作水想，東西馳走不知非水。大慧！如是凡夫愚癡心見，因無始來虛妄執着戲論熏習，貪嗔癡熱迷心逼惱，樂求種種諸色境界，生住滅法不善分別，凡夫墮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等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羣獸為渴所逼，於熱時燄而生水想，迷惑馳趣不知非水。愚痴凡夫亦復如是，無始戲論分別所熏，三毒燒心樂色境界，見生住滅取內外法，墮一異等執着之中。」

「如犍闥婆城，凡愚無智而起城想，無始習氣計着相現，彼非有城非無城。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着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，不能了知自心現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凡夫見乾闥婆城生實城想，因無始來虛妄分別城相種子熏習而見。大慧！彼城非城非不城。大慧！一切外道亦復如是，因無始來戲論熏習，執着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法故。大慧！以不覺知惟是自心虛妄見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乾闥婆城，非城非非城。無智之人，無始時來，執着城種，妄習熏故，而作城想。外道亦爾，以無始來，妄習熏故，不能了達自心所現，着一異等種種言說。」

「譬如有人夢見男女、象馬、車步、城邑、園林、山河、浴池種種莊嚴，自身入中，覺已憶念。大慧！於意云何？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，為黠慧不？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告大慧：「如是凡夫惡見所噬，外道智慧不知如夢，自心現性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有人於睡夢中，見諸男女象馬車步，城邑聚落牛與水牛，園林樹木種種山河，池泉浴流宮殿樓閣，種種莊嚴廣大嚴博，見身在中。忽然即覺，覺已憶念彼廣大城。大慧！於意云何？彼人名為是聖者不？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愚癡凡夫外道，邪見諸見亦復如是，不能覺知諸法夢睡自心見故，執著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有人，夢見男女象馬車步、城邑園林種種嚴飾，覺已憶念彼不實事。大慧！汝意云何？如是之人是黠慧不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「大慧！外道亦爾，惡見所噬不了唯心，執著一異、有無等見。」

「譬如畫像不高不下，而彼凡愚作高下想；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，自壞壞他，餘離有無無生之論，亦說言無，謗因果見，拔善根本壞清淨因。勝求者當遠離去，作如是說：『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，墮建立誹謗，以是惡見當墮地獄。』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畫像不高不下。大慧！愚痴凡夫妄見諸法有高有下。大慧！於未來世，依諸外道邪見心熏習，增長虛妄，分別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等。大慧！而彼外道自壞壞他，說如是言：『諸法不生不滅，有無寂靜。』彼人名為不正見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謗因果法，因邪見故，拔諸一切善根白法清淨之因。大慧！欲求勝法者，當遠離說如是法人。彼人心著自他二見，執虛妄法墮於誹謗，建立邪心入於惡道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畫像無高無下，愚夫妄見作高下想。未來外道亦復如是，惡見熏習妄心增長，執一異等自壞壞他，於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為無，此謗因果、拔善根本。應知此人分別有無，起自他見當墮地獄。欲求勝法，宜速遠離。」

「譬如翳目見有垂髮，謂眾人言：『汝等觀此而是垂髮。』畢竟非性非無性，見不見故。如是外道妄見希望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，誹謗正法，自陷陷他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目翳，見虛空中有於毛輪，為他說言：『如是如是，青黃赤白，汝何不觀？』大慧！而彼毛輪本自無體。何以故？有見不見故。大慧！諸外道等依邪見心虛妄分別亦復如是，虛妄執着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生諸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翳目見有毛輪，互相謂言：『此事希有。』而此毛輪非有非無，見不見故。外道亦爾，惡見分別，執着一異、俱不俱等，誹謗正法，自陷陷他。」

「譬如火輪非輪，愚夫輪想，非有智者。如是外道惡見希望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想，一切性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火輪實非是輪，愚夫取着，非諸智者。外道亦爾，惡見樂欲執着一異、俱不俱等一切法生。」

「譬如水泡似摩尼珠，愚小無智作摩尼想，計着追逐。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，取不取故。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，於無所有說有生緣，有者言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天雨生於水泡似玻瓈珠，愚痴凡夫妄見執着，生於珠想東西走逐。大慧！而彼水泡非寶珠非不寶珠。何以故？有取不取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因虛妄心分別熏習亦復如是，說非有法依因緣生，復有說言實有法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水泡似玻瓈珠，愚夫執實奔馳而取。然彼水泡非珠非非珠，取不取故。外道亦爾，惡見分別習氣所熏，說非有為生，壞於緣有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三種量、五分論，各建立已，得聖智自覺，離二自性事，而作有性妄想計着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彼諸外道建立三種量、五分論，而作是言：『實有聖者內證之法，離二自體虛妄分別故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立三種量已，於聖智內證，離二自性法，起有性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心意意識，身心轉變，自心現攝，所攝諸妄想斷。如來地自覺聖智脩行者，不於彼作性非性想；若復脩行者，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相生者，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離心、意、意識，轉身便得聖種類身，修行諸行無如是心，離自心見能取可取虛妄境界故，入如來地自身進趣證聖智故，如實脩行者不生有無心故。大慧！如實脩行者必得如是境界故。大慧！若取有無法者，即為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諸脩行者，轉心意識、離能所取，住如來地自證聖法，於有及無不起於想。大慧！諸脩行者若於境界起有無執，則着我人眾生壽者。」

「大慧！若說彼性自性自共相，一切皆是化佛所說，非法佛說。又諸言說，悉由愚夫希望見生，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說有無法自相同相，是名應化佛說，非法佛說。復次，大慧！應化如來說如是法，隨順愚痴凡夫見心令其脩行，非為建立如實脩行，示現自身內證聖智三昧樂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一切諸法自相共相，是化佛說，非法佛說。大慧！化佛說法，但順愚夫所起之見，不為顯示自證聖智三昧樂境。」

「譬如水中有樹影現，彼非影非非影、非樹形非非樹形；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想，而不能知自心現量。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，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，妄想愚夫而作像想；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着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。譬如風水和合出聲，彼非性非非性；如是外道惡見妄想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。譬如大地無草木處，熱燄川流洪浪雲湧，彼非性非非性、貪無貪故；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，依生住滅、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緣自住

事門，亦復如彼熱燄波浪。譬如有人呪術機發，以非眾生數毗舍闍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，凡愚妄想計着往來；如是外道惡見希望，依於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見，戲論計着不實建立。大慧！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，當離生住滅、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等惡見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人見水中樹影。大慧！彼非影非不影。何以故？有樹則有，無樹則無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依邪見心妄想熏習亦復如是，分別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妄想分別故。何以故？以不覺知唯自心見故。大慧！譬如明鏡隨緣得見一切色像無分別心。大慧！彼非像非不像。何以故？有緣得見，無緣不見故。大慧！愚癡凡夫自心分別見像有無。大慧！一切外道自心妄想分別鏡像亦復如是，見一異、俱不俱故。大慧！譬如諸響因入山河水風空屋和合而聞，彼所聞響非有非無。何以故？因聲聞聲故。大慧！一切外道自心虛妄分別熏習，見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故。大慧！譬如大地無諸草木園林之處，因於日光塵土和合見水波動，而彼水波非有非無。何以故？令眾生歡喜不歡喜故。大慧！一切外道愚癡凡夫亦復如是，因無始來煩惱心熏習戲論，分別生住滅、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聖人內身證智門中示現陽燄渴愛事故。大慧！譬如有人依呪術力起於死屍，機關木人無眾生體，依毗舍闍力、依巧師力作去來事，而諸愚癡凡夫執着以為實有以去來故。大慧！愚痴凡夫諸外道等墮邪見心亦復如是，執着虛妄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故，是故凡夫外道虛妄建立如是法故。是故，大慧！汝當遠離生住滅，見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故，自身內證聖智分別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水中有樹影現，彼非影非非影、非樹形非非樹形；外道亦爾，諸見所熏不了自心，於一異等而生分別。譬如明鏡無有分別，隨順眾緣現諸色像，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，愚夫分別而作像想；外道亦爾，於自心所現種種形像，而執一異、俱不俱相。大慧！譬如谷響，依於風、水、人等音聲和合而起，彼非有非無，以聞聲非聲故；外道亦爾，自心分別熏習力故，起於一異、俱不俱見。大慧！譬如大地無草木處，日光照觸焰水波動，彼非有非無，以倒想非想故；愚癡凡夫亦復如是，無始戲論惡習所熏，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，見生住滅、一異、有無、俱不俱性。大慧！譬如木人及以起屍，以毗舍闍、機關力故，動搖運轉云為不絕，無智之人取以為實；愚痴凡夫亦復如是，隨逐外道起諸惡見，著一異等虛妄言說。是故，大慧！當於聖智所證法中，離生住滅、一異、有無、俱不俱等一切分別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幻夢水樹影，垂髮熱時燄，如是觀三有，究竟得解脫。譬如鹿渴想，動轉迷亂心，鹿想謂為水，而實無水事。如是識種子，動轉見境界，愚夫妄想生，如為翳所翳。於無始生死，計着攝受性，如逆楔出楔，捨離貪攝受。如幻呪機發，浮雲夢電光，觀是得解脫，永斷三相續。於彼無有作，猶如燄虛空，如是知諸法，則為無所知。言教唯假名，彼亦無有相，於彼起妄想，陰行如垂髮。如畫垂髮幻，夢犍闥婆城，火輪熱時燄，無而現眾生。常無常一異，俱不俱亦然，無始過相續，愚夫痴妄想。明鏡水淨眼，摩尼妙寶珠，於中現眾色，而實無所有。一切性顯現，如晝熱時燄，種種眾色現，如夢無所有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五陰及與識，如水中樹影，如幻夢所見，莫依意識取。諸法如毛輪，如燄水迷惑，觀察於三界，一切如幻夢，若能如是觀，脩行得解脫。如夏獸愛水，搖動迷惑心，彼處無水事，妄想見為水。如意識種子，境界動生見，愚痴取為實，彼法生如翳。無始世愚痴，取物如懷抱，如因楔出楔，誑凡夫入法。幻起屍機關，夢電雲恒爾，觀世間如是，斷有得解脫。陽焰虛空中，無有諸識知，觀諸法如是，不着一切法。諸識唯有名，以諸相空無，見陰如毛輪，何法中分別？晝及諸毛輪，幻夢乾闥婆，火輪禽取水，實無而見有。常無常及一，二俱及不俱，依無始因縛，凡夫迷惑心。鏡寶水眼中，現諸種種像，妄見種種色，如夢石女兒。一切法無實，如獸愛空水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諸識蘊有五，猶如水樹影，所見如幻夢，不應妄分別。三有如陽燄，幻夢及毛輪，若能如是觀，究竟得解脫。譬如熱時燄，動轉迷亂心，渴獸取為水，而實無水事。如是識種子，動轉見境界，如翳者所見，愚夫生執着。無始生死中，執着所纏覆，退捨令出離，如因楯出楯。幻呪機所作，浮雲夢電光，觀世恒如是，永斷三相續。此中無所有，如空中陽燄，如是知諸法，則為無所知。諸蘊如毛輪，於中妄分別，唯假施設名，求相不可得。如畫垂髮幻，夢乾闥婆城，火輪熱時燄，實無而見有。如是常無常，一異俱不俱，無始繫縛故，愚夫妄分別。明鏡水淨眼，摩尼妙寶珠，於中現色像，而實無所有。心識亦如是，普現眾色相，如夢空中焰，亦如石女兒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菩薩！如來說法，離如是四句，謂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。離於有無，建立誹謗，分別結集，真諦緣起，道滅解脫。如來說法，以是為首，非性、非自在、非無因、非微塵、非時、非自性相續，而為說法。復次，大慧！為淨煩惱爾燄障故，譬如商主，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，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佛如來說法，離四種見，謂：離一、異、俱、不俱故，遠離建立有、無故。大慧！一切諸佛如來說法，依實際因緣寂滅解脫故。大慧！一切諸佛如來說法，依究竟境界，非因自性、自在天、無因、微塵、時，不依如是說法。復次，大慧！諸佛說法，離二種障：煩惱障、智障。如大商主將諸人眾，次第置於至未曾見究竟安隱寂靜之處，次第安置，令善解知乘地差別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佛說法離於四句，謂離一異、俱不俱及有無等建立誹謗。大慧！諸佛說法以諦、緣起、滅、道、解脫而為其首，非與勝性、自在、宿作、自然、時、微塵等而共相應。大慧！諸佛說法為淨惑、智二種障故，次第令住一百八句無相法中，而善分別諸乘地相，猶如商主善導眾人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四種禪。云何為四？謂愚夫所行禪，觀察義禪，攀緣如禪，如來禪。云何愚夫所行禪？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，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，骨瑣無常苦不淨相，計著為首，如是相不異觀，前後轉進相不除滅，是名愚夫所行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四種禪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愚痴凡夫所行禪；二者、觀察義禪；三者、念真如禪；四者、諸佛如來禪。何者愚痴凡夫所行禪？謂聲聞、緣覺、外道修行，觀人無我，自相同相骨瑣故；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，執着諸相，如是如是，決定畢竟不異故；如是次第因前觀，次第上上，乃至非想滅盡定解脫，是名愚痴凡夫、外道、聲聞等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四種禪。何等為四？謂凡夫所行禪，觀察義禪，攀緣真如禪，諸如來禪。云何愚夫所行禪？謂聲聞、緣覺諸脩行者，知人無我，見自他身骨瑣相連，皆是無常、苦、不淨相。如是觀察，堅着不捨，漸次增勝，至無想滅定，是名愚夫所行禪。」

「云何觀察義禪？謂人無我自相共相，外道自他俱無性已，觀法無我，彼地相義漸次增進，是名觀察義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觀察義禪？謂觀人無我自相同相故，見愚痴凡夫外道自相同相、自他相無實故，觀法無我諸地行相義次第故。大慧！是名觀察義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觀察義禪？謂知自共相人無我已，亦離外道自他俱作，於法無我諸地相義隨順觀察，是名觀察義禪。」

「云何攀緣如禪？謂妄想二：無我妄想、如實處不生妄想，是名攀緣如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觀真如禪？謂觀察虛妄分別因緣，如實知二種無我，如實分別一切諸法無實體相，爾時不住分別心中得寂

靜境界。大慧！是名觀真如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緣真如禪？謂若分別無我有二是虛妄念，若如實知彼念不起，是名緣真如禪。」

「云何如來禪？謂入如來地，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，成辦眾生不思議事，是名如來禪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何者觀察如來禪？謂如實入如來地故，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，能成辦眾生所作不可思議。大慧！是名觀察如來禪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諸如來禪？謂入佛地，住自地證智三種樂，為諸眾生作不思議事，是名諸如來禪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愚夫所行禪，觀察相義禪，攀緣如實禪，如來清淨禪。譬如日月形，鉢頭摩深險，如虛空火盡，脩行者觀察。如是種種相，外道道通禪，亦復墮聲聞，及緣覺境界。捨離彼一切，是則無所有。一切剎諸佛，以不思議手，一時摩其頂，隨順入如相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凡夫等行禪，觀察義相禪，正念真如禪，究竟佛淨禪。譬如日月形，鉢頭摩海相，虛空火盡相，行者如是觀。如是種種相，墮於外道法，亦墮於聲聞，辟支佛等行。捨離於一切，則是無所有。時十方剎土，諸佛真如手，摩彼行者頂，入真如無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愚夫所行禪，觀察義相禪，攀緣真如禪，如來清淨禪。脩行者在定，觀見日月形，波頭摩深險，虛空火及晝，如是種種相，墮於外道法，亦墮於聲聞，辟支佛境界。捨離此一切，住於無所緣。十方諸國土，所有無量佛，悉引光明手，而摩是人頂，是則能隨入，如如真實相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般涅槃者，說何等法謂為涅槃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言涅槃，涅槃者，說何等法名為涅槃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如來所說涅槃，說何等法名為涅槃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，見習轉變名為涅槃，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：「言涅槃者，轉滅諸識法体相故，轉諸見熏習故，轉心、意、阿梨耶識法相熏習，名為涅槃。大慧！我及諸佛說如是涅槃法体境界空事故。」

〔唐譯〕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識自性習氣，及藏識、意識見習轉已，我及諸佛說名涅槃，即是諸法性空境界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涅槃者，聖智自覺境界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。云何非常？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。云何非斷？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言涅槃者，謂內身聖智脩行境界故，離虛妄分別有無法故。大慧！云何非常？謂離自相同相分別法故，是故非常。大慧！云何非斷？謂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聖人內身證得故，是故非斷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涅槃者，自證聖智所行境界，遠離斷常及有無。云何非常？謂離自相、共相諸分別故。云何非斷？謂去、來、現在一切聖者自證智所行故。」

「大慧！涅槃不壞不死，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，若壞者應墮有為相，是故涅槃離壞離死，是故脩行者之所歸依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般涅槃者非死非滅。大慧！若般涅槃是死法者，應有生縛故。大慧！若般涅槃是滅法者，應墮有為法故。是故，大慧！般涅槃者非死非滅，如實脩行者之所皈依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大般涅槃不壞不死，若死者應更受生，若壞者應是有為，是故涅槃不壞不死，諸脩行者之所歸趣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涅槃非捨非得、非斷非常、非一義非種種義，是名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言涅槃者，非可取、非可捨，非此處、非彼處，非斷、非常，非一義、非種種義，是故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無捨無得故，非斷非常故，不一不異故，說名涅槃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、緣覺涅槃者，覺自相共相，不習近境界，不顛倒見，妄想不生，彼等於彼作涅槃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涅槃者，觀察自相同相覺諸法故，名聲聞涅槃。大慧！辟支佛涅槃者，不樂憒鬧，見諸境界無常無樂無我無淨，不生顛倒相，是故聲聞辟支佛非究竟處生涅槃想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、緣覺知自共相，捨離憒鬧，不生顛倒，不起分別，彼於其中生涅槃想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二種自性相。云何為二？謂言說自性相計着、事自性相計着。言說自性相計着者，從無始言說虛偽習氣計着生。事自性相計着者，從不覺自心現分齊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為汝說二法体相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執着言說体相；二者、執着世事體相。大慧！何者執着言說相？謂無始來執着言說戲論熏習生故。大慧！何者執着世事相？謂不如實知唯是自心見外境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二種自性相。何者為二？謂：執着言說自性相，執着諸法自性相。執着言說自性相者，以無始戲論執着言說習氣故起；執着諸法自性相，以不覺自心所現故起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，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聽受問義。云何二種神力建立？謂三昧正受，為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，及手灌頂神力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依二種願力住持故，頂禮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問所疑事。大慧！何等二種願力住持？一者、依三昧三摩跋提住持力；二者、徧身得樂，謂佛如來手摩其頂授位住持力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佛有二種加持，持諸菩薩，令頂禮佛足，請問眾義。云何為二？謂令入三昧，及身現其前，手灌其頂。」

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，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。入是三昧已，十方世界一切諸佛，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，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，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住初地中，承諸如來住持力故，名入菩薩大乘光明三昧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入大乘光明三昧已，爾時十方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與諸菩薩住持力故，現身、口、意。大慧！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，及餘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薩摩訶薩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初地菩薩摩訶薩，蒙諸佛持力故，入菩薩大乘光明定。入已，十方諸佛普現其前，身語加持，如金剛藏及餘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薩摩訶薩者是。」

「大慧！是名初菩薩地。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，於百千劫積習善根之所成就，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，通達究竟至法雲地，住大蓮華微妙宮殿，坐大蓮華寶師子座，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，眾寶瓔珞莊嚴其身，如黃金蒼蔔、日月光明，諸最勝子從十方來，就大蓮華宮殿座上而灌其頂，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太子灌頂，是名菩薩手灌頂神力。大慧！是名菩薩摩訶薩二種神力。若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，面見諸佛如來，若不如是則不能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住初地中，三昧三摩跋提力住持故，以百千萬億劫脩習善根力故，次第如實知地對治法相成就。菩薩摩訶薩至法雲地，住大寶蓮華王宮殿師子座上坐，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，寶冠瓔珞莊嚴其身，如閻浮檀金瞻蔔、日月光明勝蓮華色。爾時，十方一切如來各申其手，遙摩蓮花王座上菩薩摩訶薩頂，如得自在王、帝釋王、轉輪王灌太子頂授位故。大慧！彼授位菩薩及眷屬菩薩摩訶薩，依如來手摩頂故，得

遍身樂，是故言手摩菩薩頂住持力。大慧！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二種住持力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依此二種住持力故，能觀察一切諸如來身。大慧！若無二種住持力者，則不得見諸佛如來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菩薩摩訶薩蒙佛持力入三昧已，於百千劫集諸善根，漸入諸地，善能通達治所治相。至法雲地，處大蓮華微妙宮殿，坐於寶座，同類菩薩所共圍繞。首戴寶冠，身如黃金蒼蔔花色，如盛滿月放大光明。十方諸佛舒蓮華手，於其座上而灌其頂。如轉輪王太子受灌頂已而得自在，此諸菩薩亦復如是。是名為二。諸菩薩摩訶薩為二種持之所持故，即能親見一切諸佛，異則不能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。大慧！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辯說者，一切凡夫亦應能說。所以者何？謂不住神力故。大慧！山石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，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，皆自然出音樂之聲，何況有心者，聾盲喑啞無量眾苦皆得解脫。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諸菩薩摩訶薩離二種住持力能說法者，愚痴凡夫亦應說法。何以故？謂不以得諸佛住持力故。大慧！依諸如來住持力故，山河石壁草木園林，及種種妓樂城邑聚落宮殿屋宅，皆能出於說法之聲，自然皆出妓樂之音。大慧！何況有心者聾盲瘖瘂無量眾生離諸苦惱。大慧！如佛如來住持之力，無量利益安樂眾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，如是一切皆由諸佛二種持力。大慧！若諸菩薩離佛加持能說法者，則諸凡夫亦應能說。大慧！山林草樹城郭宮殿及諸樂器，如來至處，以佛持力尚演法音，況有心者聾盲瘖瘂離苦解脫。大慧！如來持力有如是等廣大作用。」

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，及勝進地灌頂時，加其神力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為離魔業煩惱故，及不墮聲聞地禪故，為得如來自覺地故，及增進所得法故，是故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。若不以神力建立者，則墮外道惡見妄想，及諸聲聞眾魔希望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故，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神力人中尊，大願悉清淨，三摩提灌頂，初地及十地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！何故諸菩薩摩訶薩入三昧、三摩跋提及入諸地時，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作住持力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為護魔業、煩惱、散亂心故，為不墮聲聞禪

定地故，為內身證如來地故，為增長內身證法故。大慧！是故，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為諸菩薩作住持力。大慧！若諸如來不為菩薩作住持力者，墮諸外道、聲聞、辟支佛魔事故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大慈攝取諸菩薩故」。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菩薩依自身，本願力清淨，入三昧受位，初地至十地，諸佛人中尊，神力作住持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何故如來以其持力，令諸菩薩入於三昧及殊勝地中手灌其頂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為欲令其遠離魔業諸煩惱故，為令不墮聲聞地故，為令遠入如來地故，令所得法倍增長故，諸佛以加持力持諸菩薩。大慧！若不如是，彼諸菩薩便墮外道及以聲聞魔境之中，則不得無上菩提，是故如來以加持力攝諸菩薩。」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世尊清淨願，有大加持力，初地十地中，三昧及灌頂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說緣起，即是說因緣，不自說道。世尊！外道亦說因緣，謂勝自在、時、微塵生，如是諸性生。然，世尊！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，有間悉檀、無間悉檀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十二因緣從因生果，不說自心妄想分別見力而生。世尊！若爾，外道亦說從因生果。世尊！外道說言從於自性、自在天、時、微塵等因生一切法。如來亦說依於因緣而生諸法，而不說有自建立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說緣起是由作起，非自体起。外道亦說勝性、自在、時、我、微塵生於諸法。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，非義有別。」

「世尊，外道亦說有無有生，世尊亦說無有生、生已滅。如世尊所說，無明緣行乃至老死，此是世尊無因說，非有因說。世尊建立作如是說，此有故彼有，非建立漸生觀。外道說勝，非如來也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外道說因，不從緣生而有所生。世尊說觀因有事，觀事有因，如是因緣雜亂，如是展轉無窮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世尊！外道亦說：『從於有無而生諸法。』世尊說言：『諸法本無，依四緣生，生已還滅。』世尊說：『從無明緣行乃至於有，依眼識等生一切法。』如世尊說：『亦有諸法無因而生。何以故？不從因生，一時無前後，以因此法生此法。』世尊自說：『因虛妄，因法生此法，非次第生故。』世尊！若爾，外道說法勝，而如來不如。何以故？世尊！外道說因，無因緣能生果。如來說法，因亦依果，果亦依因。若爾，因緣無因無果。

世尊！若爾，彼此因果展轉無窮。世尊說言：『從此法生彼法。』若爾，無因生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世尊！外道亦說：『以作者故，從無生有。』世尊亦說：『以因緣故，一切諸法本無而生，生已歸滅。』如佛所說：『無明緣行，乃至老死。』此說無因，非說有因。世尊說言：『此有故彼有。』若一時建立，非次第相待者，其義不成。是故外道說勝，非如來也。何以故？外道說因，不從緣生而有所生。世尊所說：『果待於因，因復待因。』如是展轉，成無窮過。又此有故彼有者，則無有因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我非無因說，及因緣雜亂說。此有故彼有者，攝所攝非性，覺自心現量。大慧！若攝所攝計着，不覺自心現量，外境界性非性，彼有如是過，非我說緣起。我常說言：『因緣和合而生諸法，非無因生。』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我今當說因此法生彼法，不同外道所立因果。無因之法亦從因生，我不如是。我說諸法從因緣生，非無因緣，亦不雜亂，亦無展轉無窮之過。何以故？以無能取可取法故。大慧！外道不知自心見故，執着能取可取之法，不知不覺唯自心見內外法故。大慧！彼諸外道不知自心內境界故，見有無物。是故外道有如是過，非我過也。我常說言：『因緣和合而生諸法。』非無因生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我了諸法唯心所現，無能取所取，說此有故彼有，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。大慧！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，計有能取及以所取，執着外境若有若無，彼有是過，非我所說。」

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非言說有性、有一切性耶？世尊！若無性者，言說不生，是故言說有性、有一切性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復言：「世尊！有言語說，應有諸法。世尊！若無諸法者，應不說言語。世尊！是故依言說應有諸法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言說故，必有諸法；若無諸法，言依何起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無性而作言說，謂兔角、龜毛等，世間現言說。大慧！非性非非性，但言說耳！如汝所說，言說有性，有一切性者，汝論則壞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亦有無法而說言語，謂兔角、龜毛、石女兒等，於世間中而有言說。大慧！彼兔角非有非無而說言語。大慧！汝言已有言說，應有諸法者，此義已破。」

〔唐譯〕佛告大慧：「雖無諸法，亦有言說，豈不現見龜毛、兔角、石女兒等，世人於中皆起言說？大慧！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

說耳。大慧！如汝所說，有言說故有諸法者，此論則壞。」

「大慧！非一切剎土有言說，言說者是作耳。或有佛剎瞻視顯法，或有作相，或有揚眉，或有動睛，或咲或欠或謦欬，或念剎土或動搖。大慧！如瞻視及香積世界、普賢如來國土，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，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。大慧！見此世界蚊蚋蟲蟻，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非一切佛國土言語說法。何以故？以諸言語唯是人心分別說故。是故，大慧！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語名為說法，有佛國土直爾示相名為說法，有佛國土但動眉相名為說法，有佛國土唯動眼相名為說法，有佛國土咲名說法，有佛國土欠呿名說法，有佛國土咳名說法，有佛國土念名說法，有佛國土身名說法。大慧！如無瞬世界及眾香世界，於普賢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彼菩薩摩訶薩觀察如來目不暫瞬，得無生法忍，亦得無量勝三昧法。是故，大慧！汝不得言有言語說應有諸法。大慧！如來亦見諸世界中，一切微蟲蚊虻蠅等眾生之類，不說言語共作自事而得成辦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說，言說者假安立耳。大慧！或有佛土瞪視顯法，或現異相，或復揚眉，或動目睛，或示微咲、頻申、謦欬、憶念、動搖，以如是等而顯於法。大慧！如不瞬世界、妙香世界及普賢如來佛土之中，但瞪視不瞬，令諸菩薩獲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。大慧！非由言說而有諸法，此世界中蠅蟻等虫，雖無言說成自事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如虛空兔角，及與槃大子，無而有言說，如是性妄想。因緣和合法，凡愚起妄想，不能如實知，輪迴三有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如虛空兔角，及與石女兒，無而有言語，如是妄分別。因緣和合法，愚痴分別生，不知如實法，輪迴三界中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如虛空兔角，及與石女兒，無而有言說，妄計法如是。因緣和合中，愚夫妄謂生，不能如實解，流轉於三有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二之上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二之下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二之下

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常聲者，何事說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為惑亂。以彼惑亂，諸聖亦現，而非顛倒。大慧！如春時燄、火輪、垂髮、犍闥婆城、幻、夢、鏡像，世間顛倒，非明智也，然非不現。大慧！彼惑亂者，有種種現，非惑亂作無常。所以者何？謂離性非性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常法，依何等法作如是說？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依迷惑法，我說為常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聖人亦見世間迷惑法，非顛倒心。大慧！譬如陽燄、火輪、毛輪、乾闥婆城、幻、夢、水中月、鏡中像，世間非智慧者見有諸像，顛倒見故；有智慧者不生分別，非不見彼迷惑之事。大慧！有智慧者見彼種種迷惑之事，不生實心。何以故？離有無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說常聲，依何處說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依妄法說。以諸妄法，聖人示現，然不顛倒。大慧！譬如陽燄、火輪、垂髮、乾闥婆城、夢、幻、鏡像，世無智者生顛倒解；有智不然，然非不現。大慧！妄法現時，無量差別，然非無常。何以故？離有無故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離性非性惑亂？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。如彼恒河餓鬼，見不見故無惑亂，性於餘現故非無性。如是惑亂，諸聖離顛倒不顛倒，是故惑亂常，謂相相不壞故。大慧！非惑亂種種相，妄想相壞，是故惑亂常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云何迷惑法離於有無？謂諸愚痴凡夫見有種種境界，如諸餓鬼大海恒河見水不見。大慧！是迷惑法不得言有、不得言無。大慧！餘眾生見彼是水故不得言無。大慧！迷惑之事亦復如是，以諸聖人離顛倒見故。大慧！言迷惑法常者，以想差別故。大慧！因迷惑法見種種相，而迷惑法不分別異差別。是故，大慧！迷惑法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離有無？一切愚夫種種解故，如恒河水有見不見。餓鬼不見不可言有，餘所見故不可言無，聖於妄法離顛倒見。大慧！妄法是常，相不異故。非諸妄法有差別相，以分別故而有別異，是故妄法其体是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惑亂真實？若復因緣，諸聖於此惑亂，不起顛倒覺，非不顛倒覺。大慧！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，非聖智事相。大慧！凡有者，愚夫妄說，非聖言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迷惑法名之為實？以諸聖人迷惑法中，不生顛倒心，亦不生實心。大慧！而諸聖人見彼迷惑法，起少心想，不生聖智事相。大慧！起少想者，是謂凡夫，非謂聖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而得妄法真實？謂諸聖者，於妄法中，不起顛倒、非顛倒覺。若於妄法有少分想，則非聖智；有少想者，當知則是愚夫戲論，非聖言說。」

「彼惑亂者，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，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。聖種性者，三種分別，謂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。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？謂自共相計着起聲聞乘種性，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。大慧！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，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親計着起緣覺乘種性。云何智者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？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，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分別彼惑亂法顛倒非顛倒者，能生二種性。何等二種？一者、能生凡夫性；二者、能生聖人性。大慧！彼聖人性者，能生三種差別之性，所謂聲聞、辟支佛、佛國土差別性故。大慧！云何毛道凡夫分別迷惑法，而能生彼聲聞乘性？大慧！所謂執着彼迷惑法自相同相，能成聲聞乘性。大慧！是名迷惑法能生能成聲聞乘性。大慧！云何愚痴凡夫分別迷惑法，而能生彼辟支佛乘性？大慧！所謂執着彼迷惑法，觀察諸法自相同相不樂憒鬧，能生辟支佛乘性。大慧！是名迷惑法能生能成辟支佛乘性。大慧！云何智者即分別彼迷惑之法，能生佛乘性？大慧！所謂見彼能見可見唯是自心，而不分別有無法故。大慧！如是觀察迷惑之法，能生能成如來乘性。大慧！如是名為性義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若分別妄法是倒非倒，彼則成就二種種性，謂：聖種性、凡夫種性。大慧！聖種性者，彼復三種，謂：聲聞、緣覺、佛乘別故。大慧！云何愚夫分別妄法生聲聞乘種性？所謂：計着自相、共相。大慧！何謂復有愚夫分別妄法成緣覺乘種性？謂：即執着自共相時，離於憒鬧。大慧！何謂智人分別妄法而得成就佛乘種性？所謂：了達一切唯是自心分別所見，無有外法。」

「又種種事性，凡夫惑想起愚夫種性，彼非有事非無事，是名種性義。大慧！即彼惑亂不妄想，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，是名為如，是故說如離心。我說此句顯示離想，即說離一切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一切毛道凡夫？即分別彼迷惑之法，見種種事能生世間所有乘性，以觀察諸法如是如是決定不異。是故，大慧！彼迷惑法愚痴凡夫，虛妄分別種種法體。大慧！彼迷惑法非是實事非不實事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聖人觀察彼迷惑法不虛妄分別，是故聖人能轉心意意識身相離煩惱習故，是故聖人轉彼迷惑法名為真如。大慧！此名何等法？此名真如法，離分別法故。大慧！為此義故，我重宣說真如法體離分別法，彼真如中無彼虛妄分別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有諸愚夫分別妄法種種事物，決定如是決定不異，此則成就生死乘性。大慧！彼妄法中種種事物，非即是物亦非非物。大慧！即彼妄法，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諸惡習氣自性法轉依故，即說此妄名為真如，是故真如離於心識，我今明了顯示此句。離分別者，悉離一切諸分別故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惑亂為有？為無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如幻，無計着相。若惑亂有計着相者，計着性不可滅，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惑亂法，為有？為無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彼迷惑法，執着種種相故名有。大慧！彼迷惑法，於妄想中若是有者，一切聖人皆應不離執着有無虛妄法故。大慧！如外道說：『十二因緣，有從因生，不從因生。』此義亦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白言：「世尊！所說妄法，為有？為無？」佛言：「如幻，無執着相故。若執着相體是有者，應不可轉，則諸緣起，應如外道說作者生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惑亂如幻者，復當與餘惑作因。」佛告大慧：「非幻惑因，不起過故。大慧！幻不起過，無有妄想。大慧！幻者從他明處生，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，是故不起過。大慧！此是愚夫心惑計着，非聖賢也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言：「世尊！若迷惑法如幻見者，此迷惑法異於迷惑，以迷惑法能生法故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大慧！非迷惑法生煩惱過。大慧！若不分別迷惑法者，不生諸過。復次，大慧！一切幻法依於人功呪術而生，非自心分別煩惱而生。是故，大慧！彼迷惑法不生諸過，唯是愚痴人見迷惑法故。大慧！愚痴凡夫執着虛妄微細之事而生諸過，非謂聖人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又言：「若諸妄法同於幻者，此則當與餘妄作因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非諸幻事為幻惑因，以幻不生諸過惡故，以諸幻事無分別故。大慧！夫幻事者，從他明呪而得生起，非自分別過習力起，是故幻事不生過惡。大慧！此妄惑法，唯是愚夫心所執着，非諸聖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聖不見惑亂，中間亦無實，中間若真實，惑亂即真實。捨離一切惑，若有相生者，是亦為惑亂，不淨猶如翳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聖不見惑亂，中間亦無實，迷惑即是實，實法決迷惑。捨離諸迷惑，若有相生者，即彼是迷惑，不淨猶如翳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聖不見妄法，中間亦非實，以妄即真故，中間亦真實。若離於妄法，而有相生者，此還即是妄，如翳未清淨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非幻，無有相似見，一切法如幻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種種幻相計着言一切法如幻？為異相計着？若種種幻相計着言一切性如幻者，世尊！有性不如幻者。所以者何？謂色種種相非因。世尊！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。世尊！是故無種種幻相計着相似性如幻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汝不得言幻是無故，一切諸法亦無如幻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為執着諸法如幻相故，言諸法如幻；為執着諸法顛倒相故，言諸法如幻也。世尊！若執着諸法如幻相者，世尊不得言一切法皆如幻相；若執着諸法顛倒相故言如幻者，不得言一切法如幻。何以故？世尊！色有種種因相見故。世尊！無有異因色有諸相可見如幻，是故世尊不得說言執着諸法一切如幻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見諸法非幻，無有相似故，說一切法如幻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為依執着種種幻相，言一切法猶如幻耶？為異依此執着顛倒相耶？若依執着種種幻相，言一切法猶如幻者，世尊！非一切法悉皆如幻。何以故？見種種色相不無因故。世尊！都無有因令種種色相顯現如幻。是故，世尊！不可說言依於執着種種幻相，言一切法與幻相似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種種幻相計着，相似一切法如幻。大慧！然不實、一切法速滅如電，是則如幻。大慧！譬如電光剎那頃現，現已即滅，非愚夫現；如是一切性，自妄想自共相，觀察無性，非現色相計着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非謂執着種種法相，說言諸法一切如幻。大慧！諸法顛倒、速滅如電，故言如幻。大慧！一切諸法譬如電光，即見即滅，凡夫不見。大慧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以一切法自心分別同相異相，以不能觀察故；不如實見，以妄執着色等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不依執着種種幻相，言一切法如幻。大慧！以一切法不實、速滅如電，故說如幻。大慧！譬如電光見已即滅，世間凡愚悉皆現見。一切諸法依自分別自共相現亦復如是，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，而妄計着種種色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非幻無有譬，說法性如幻，不實速如電，是故說如幻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非見色等法，說言無幻法，故不違上下，我說一切法，不見有本性，如幻無生體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非幻無相似，亦非有諸法，不實速如電，如幻應當知。」

大慧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說，一切性無生及如幻，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？說無生性如幻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諸法不生，復言如幻，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也？以如來說一切諸法不如幻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先說：『一切諸法皆悉無生。』又言：『如幻。』將非所說前後相違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我說無生性如幻，前後相違過。所以者何？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，有非有外性，非性無生現。大慧！非我前後說相違過；然壞外道因生故，我說一切性無生。大慧！外道痴聚欲令有無有生，非自妄想種種計着緣。大慧！我非有無有生，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我說一切法不生如幻者，不成前後有相違過。何以故？以諸一切愚痴凡夫，不見生法及不生法，不能覺知自心有無、外法有無。何以故？以不能見不生法故。大慧！我如是說，諸法前後無有相違。大慧！我遮外道建立因果義不相當故，我說諸法不生。大慧！一切外道愚痴羣聚作如是說：『從於有無生一切法。』不說自心分別執着因緣而生。大慧！我說諸法亦有不生、亦無不生。是故，大慧！我說諸法不生不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無有相違。何以故？我了於生即是無生，唯是自心之所見故。若有若無一切外法，見其無性本不生故。大慧！為離外道因生義故，我說諸法皆悉不生。大慧！外道羣聚共興惡見，言從有無生一切法，非自執着分別為緣。大慧！我說諸法非有無生，故名無生。」

「大慧！說性者，為攝受生死故，壞無見斷見故，為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，以性聲說攝受生死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說一切諸法有者，護諸弟子令知二法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攝取諸世間故，二者、為護諸斷見故。何以故？以依業故有種種身攝六道生，是故我說言有諸法攝取世間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說諸法者，為令弟子知依諸業攝受生死，遮其無有斷滅見故。」

「大慧！說幻性自性相，為離性自性相故，隨愚夫惡見相希望，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着，說夢幻自性相一切法，不令愚夫惡見希望計着自及他一切法，如實處見作不正論。大慧！如實處見一切法者，謂超自心現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說一切法如幻者，為令一切愚痴凡夫，畢竟能離自相同相故。以諸凡夫痴心執着墮於邪見，以不能知但是自心虛妄見故，令離執着因緣生法，是故我說一切諸法如幻如夢無有實體。何以故？若不如是說者，愚痴凡夫執邪見心，欺誑自身及於他身，離如實見一切法故。大慧！云何住如實見？謂入自心見諸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說諸法相如幻者，令離諸法自性相故。為諸凡愚墮惡見欲，不知諸法唯心所現，為令遠離執着因緣生起之相，說一切法如幻如夢。彼諸愚夫執着惡見欺誑自他，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。大慧！見一切法如實處者，謂能了達唯心所現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無生作非性，有性攝生死，觀察如幻等，於相不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如汝言諸法，一切不生者，是則謗因果，不生如實見。我說有生法，攝受諸世間，見諸法同幻，不取諸見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無作故無生，有法攝生死，了達如幻等，於相不分別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當說名句形身相。善觀名句形身菩薩摩訶薩，隨入義句形身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是覺已，覺一切眾生。大慧！名身者，謂若依事立名，是名名身。句身者，謂句有義身，自性決定究竟，是名句身。形身者，謂顯示名句，是名形身。又形身者，謂長短高下。又句身者，謂徑跡，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，得句身名。大慧！名及形者，謂以名說無色四陰故說名，自相現故說形，是名名句形身。說名句形身相分齊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復次，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我今為諸菩薩摩訶薩說名句字身相，以諸菩薩善知名句字身相故，依名句字身相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得菩提已為眾生說名句字相。」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願速說。」「大慧！何者名身？謂依何等何等法作名，名身事物名異義一。大慧！是名我說名身。大慧！何者是句身？謂義事決定究竟見義故。大慧！是名我說句身。大慧！何者是字身？謂文句畢竟故。大慧！復次名身者，依何等法了別名句，能了知自形相故。大慧！復次句身者，謂句字畢竟故。大慧！復次名身者，所謂諸字從名差別，從阿字乃至呵字名為名身。大慧！復次字身者，謂聲長短音韻高下名為字身。大慧！復次句身者，謂巷路行跡，如人象馬諸獸行跡等得名為句。大慧！復次名字者，謂無色四陰依名而說。大慧！復次名字

相者，謂能了別名字相故。大慧！是名名句字身相。大慧！如是名句字相，汝應當為人演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當說名、句、文身相。諸菩薩摩訶薩善觀此相，了達其義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復能開悟一切眾生。大慧！名身者，謂依事立名，名即是身，是名名身。句身者，謂能顯義決定究竟，是名句身。文身者，謂由於此能成名句，是名文身。復次，大慧！句身者，謂句事究竟。名身者，謂諸字名各各差別，如從阿字乃至呵字。文身者，謂長短高下。復次，句身者，如足跡，如衢巷中人畜等跡。名謂非色四蘊，以名說故。文謂名之自相，由文顯故。是名名、句、文身。此名、句、文身相，汝應脩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名身與句身，及形身差別，凡夫愚計著，如象溺深泥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名身與句身，及字身差別，凡夫癡計着，如象溺深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名身與句身，及字身差別，凡愚所計着，如象溺深泥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未來世智者，以離一異、俱不俱見相，我所通義，問無智者。彼即答言：『此非正問。』謂色等常無常，為異不異。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，求那所求那，造所造，見所見，塵及微塵，脩與脩者，如是比展轉相，如是等問，而言佛說無記止論，非彼痴人之所能知。謂聞慧不具故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令彼離恐怖句故，說言無記，不為記說。又止外道見論故，而不為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未來世中無智慧者，以邪見心不知如實法故，因問論自言智者。有智者問如實之法離邪見相一異俱不俱，而彼愚人作如是言：『是問非是非正念問。』謂色等法常無常為一為異？如是涅槃有為諸行為一為異？相中所有能見所見為一為異？作者所作為一為異？四大中色香味觸為一為異？能見可見為一為異？泥團微塵為一為異？知者所知為一為異？如是等上上次第相，上上無記置答。佛如是說，是謂謗我。大慧！而我不說如是法者，為遮外道邪見說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未來世中，有諸邪見惡思覺者，離如實法，以見一異俱不俱相，問諸智者。彼即答言：『此非正問。』謂色與無常，為異為不異？如是涅槃諸行，相所相，依所依，造所造，見所見，地與微塵，智與智者，為異為不異？如是等不可記事，次第而問。世尊說此，當止記答，愚夫無智，非所能知。佛欲令其離驚怖處，不為記說。大慧！不記說者，欲令外道永得出離作者見故。」

「大慧！外道作如是說，謂命即是身，如是等無記論。大慧！彼諸外道愚痴，於因作無記論，非我所說。大慧！我所說者，離攝所攝，妄想不生。云何止彼？大慧！若攝所攝計着者，不知自心現量，故止彼。大慧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以四種記論，為眾生說法。大慧！止記論者，我時時說，為根未熟，不為熟者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何以故？大慧！外道等說，謂身即命，身異命異，如是等法，外道所說，是無記法。大慧！外道迷於因果義故，是故無記，非我法中名無記也。大慧！我佛法中，離能見可見虛妄之相，無分別心，是故我法中無有置答。諸外道等，執着可取能取，不知但是自心見法，為彼人故，我說言有四種問法，無記置答，非我法中。大慧！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為諸眾生，有四種說言置答者。大慧！為待時故，說如是法，為根未熟，非為根熟，是故我說置答之義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諸外道眾，計有作者，作如是說：『命即是身，命異身異。』如是等說，名無記論。大慧！外道癡惑，說無記論，非我教中。大慧！我教中說，離能所取，不起分別，云何可止？大慧！若有執着能取所取，不了唯是自心所見，彼應可止。大慧！諸佛如來，以四種記論，為眾生說法。大慧！止記論者，我別時說，以根未熟，且止說故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，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。大慧！何故一切性離自性？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，說一切法不生。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、不可持去？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，欲持去無所去，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。大慧！何故一切諸法不滅？謂性自性相無故，一切法不可得故，一切法不滅。大慧！何故一切法無常？謂相起無常性，是故說一切法無常。大慧！何故一切法常？謂相起無生性無常，常故說一切法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諸法若離作者及因，是故不生；以無作者故，是故我說諸法不生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諸法無有體相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一切諸法無實体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自智觀察一切諸法自相、同相，不見於法，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無實體相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諸法亦無取相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以何義故一切諸法亦無取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自相、同相，無法可取，是故我說無法可取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諸法亦無捨相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何故諸法亦無捨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觀察自相、同相法，無法可捨，是故我說一切諸法亦無捨相。」佛告大慧：諸法不滅。大慧言：世尊！何故一切諸法不滅？佛告大慧：「觀一切法自相、同相無体相故，是故我說諸法不滅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諸法無常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何故一切

諸法無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諸法常無常相，常不生相，是故我說諸法無常。復次，大慧！我說一切諸法無常。」大慧言：「世尊！何故一切諸法無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以相不生，以不生體相，是故常無常，是故我說諸法無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何故一切法不生？以離能作、所作，無作者故。何故一切法無自性？以證智觀自相、共相不可得故。何故一切法無來去？以自共相來無所從、去無所至故。何故一切法不滅？謂一切法無性相故、不可得故。何故一切法無常？謂諸相起無常性故。何故一切法常？謂諸相起即是不起，無所有故。無常性常，是故我說一切法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記論有四種，一向反詰問，分別及止論，以制諸外道。有及非有生，僧伽毗舍師，一切悉無記，彼如是顯示。正覺所分別，自性不可得，以離於言說，故說離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記論有四種，直答及質答，分別答置答，以制諸外道。數論與勝論，言有非有生，而說悉無記，彼作如是說。正智慧觀察，自性不可得，是故不可說，及說無体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一向反詰問，分別與置答，如是四種說，摧伏諸外道。數論與勝論，言有非有生，如是等諸說，一切皆無記。以智觀察時，體性不可得，以彼無可說，故說無自性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諸須陀洹、須陀洹趣差別通相。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，及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方便相，分別知已，如是如是為眾生說法，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，究竟通達，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。如眾色摩尼，善能饒益一切眾生，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。」

〔魏譯〕。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為我等說須陀洹等行差別相。我及一切菩薩摩訶薩等，善知須陀洹等修行相已，如實知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等，如是如是為眾生說。眾生聞已，入二無我相，淨二種障，次第進取地地勝相，得如來不可思議境界脩行。得修行處已，如如意寶，隨眾生念，受用境界身、口、意行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諸須陀洹、須陀洹行差別相。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聞是義故，於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方便相皆得善巧，如是而為眾生演

說，令其證得二無我法，淨除二障，於諸地相漸次通達，獲於如來不可思議智慧境界，如眾色摩尼，普令眾生悉得饒益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今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聽受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三種須陀洹，須陀洹果差別。云何為三？謂下中上。下者極七有生，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，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今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聽受。」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須陀洹有三種果差別。」大慧言：「何等三種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謂下、中、上。大慧！何者須陀洹下？謂三有中七反受生。大慧！何者為中？謂三生、五生入於涅槃。大慧！何者為上？謂即一生入於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諸須陀洹、須陀洹果差別有三，謂：下、中、上。大慧！下者，於諸有中極七反生；中者，三生、五生；上者，即於此生而入涅槃。」

「此三種有三結：下、中、上。云何三結？謂身見、疑、戒取。是三結差別，上上昇進得阿羅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是三種須陀洹，有三種結，謂：下、中、上。大慧！何者三結？謂：身見、疑、戒取。大慧！彼三種結，上上勝進，得阿羅漢果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三種人斷三種結，謂：身見、疑、戒禁取，上上勝進，得阿羅漢。」

「大慧！身見有二種，謂俱生及妄想，如緣起妄想、自性妄想。譬如依緣起自性，種種妄想自性計着生，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，無實妄想相故。愚夫妄想，種種妄想自性相計着，如熱時燄、鹿渴水想，是須陀洹妄想身見。彼以人無我，攝受無性，斷除久遠無知計着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身見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俱生；二者、虛妄分別而生，如因緣分別法故。大慧！譬如依諸因緣法相虛妄分別而生實相，彼因緣法中非有非無，以分別有無非實相故。愚痴凡夫執着種種法相，如諸禽獸見於陽燄取以為水。大慧！是名須陀洹分別身見。何以故？以無智故，無始世來虛妄取相故。大慧！此身見垢，見人無我，乃能遠離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身見有二種，謂俱生及分別，如依緣起有妄計性。大慧！譬如依止緣起性故，種種妄計執着性生，彼法但是妄分別相，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，凡夫愚癡而橫執着，猶如渴獸妄

生水想。此分別身見無智慧故，久遠相應，見人無我即時捨離。」

「大慧！俱生者，須陀洹身見，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，色生造及所造故，展轉相因相故，大種及色不集故。須陀洹觀有無品不現，身見則斷。如是身見斷，貪則不生，是名身見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須陀洹俱生身見？所謂自身、他身俱見。彼二四陰無色，色陰生時，依於四大及四塵等，彼此因緣和合生色。而須陀洹知已，能離有無邪見斷於身見，斷身見已不生貪心。大慧！是名須陀洹身見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俱生身見，以普觀察自他之身，受等四蘊無色相故，色由大種而得生故，是諸大種互相因故，色不集故。如是觀已，明見有無，即時捨離。捨身見故，貪則不生，是名身見相。」

「大慧！疑相者，謂得法善見相故，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，疑法不生，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，是名疑相須陀洹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須陀洹疑相？謂得證法善見相已，先斷身見及於二見分別之心，是故於諸法中不生疑心，復不生心於餘尊者以為尊想，為淨不淨故。大慧！是名須陀洹疑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疑相者，於所證法善見相故，及先二種身見分別斷故，於諸法中疑不得生，亦不於餘生大師想為淨不淨，是名疑相。」

「大慧！戒取者。云何須陀洹不取戒？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，是故不取。大慧！取者，謂愚夫決定受習苦行，為眾具樂故求受生，彼則不取，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，行方便受持戒支，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須陀洹戒取相？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，是故不取戒相。大慧！戒取者，謂諸凡夫持戒精進種種善行，求樂境界生諸天中。彼須陀洹不取是相，而取自身內證回向進趣勝處，離諸妄想修無漏戒分。大慧！是名須陀洹戒取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何故須陀洹不取戒禁？謂以明見生處苦相，是故不取。夫其取者，謂諸凡愚，於諸有中貪着世樂，苦行持戒願生於彼。須陀洹人不取是相，唯求所證最勝無漏無分別法，修行戒品，是名戒禁取相。」

「須陀洹斷三結，貪癡不生。若須陀洹作是念：『此諸結我不成就。』者，應有二過：墮身見及諸結不斷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眾多貪欲，彼何者貪斷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愛樂女人纏綿貪著，種種方便身口惡業，受現在樂種未來苦，彼則不生。所以者何？得三昧正受樂故，是故彼斷，非趣涅槃貪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須陀洹斷三結煩惱，離貪瞋癡。若須陀洹生如是心：『此是三結，我離三結。』者，大慧！是名見三法隨於身見，彼若如是不離三結。大慧！是故須陀洹不生如是心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眾多貪，須陀洹離何等貪？」佛告大慧：「須陀洹遠離與諸女人和合，不為現在樂種未來苦因，遠離打摑鳴抱眄視。大慧！須陀洹不生如是貪心。何以故？以得三昧樂行故。大慧！須陀洹遠離如是等貪，非離涅槃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須陀洹人捨三結故，離貪、瞋、癡。大慧！若須陀洹作如是念：『我離諸結。』則有二過，謂墮我見及諸結不斷。」大慧白言：「貪有多種，捨何等貪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捨於女色纏綿貪欲，見此現樂生來苦故，又得三昧殊勝樂故，是故捨彼，非涅槃貪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斯陀含相？謂頓照色相妄想生相，見相不生，善見禪趣相故，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，是故名斯陀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斯陀含果相？謂一往見色相現前生心，非虛妄分別想見。以善見禪脩行相故，一往來世間，便斷苦盡，入於涅槃，是故名斯陀含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斯陀含果？謂不了色相，起色分別，一往來已善脩禪行，盡苦邊際而般涅槃，是名斯陀含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阿那含？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色相性非性生，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，及結斷故，名阿那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阿那含相？謂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色相中，生有無心，以見使虛妄分別心，諸結不生不來，故名阿那含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阿那含果？謂於過去現在色相，起有無見、分別過惡隨眠不起，永捨諸結，更不還來，是名阿那含。」

「大慧！阿羅漢者，謂諸禪三昧解脫力，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，名阿羅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阿羅漢相，謂不生分別思惟可思惟三昧解脫力，通煩惱苦等分別心，故名阿羅漢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阿羅漢者，謂諸禪、三昧、解脫、力、通悉已成就，煩惱、諸諸苦分別永盡，是名阿羅漢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三種阿羅漢，此說何等阿羅漢？世尊！為得寂靜一乘道，為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，為佛化化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，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，巧方便本願故，於大眾中示現受生，為莊嚴佛眷屬故。大慧！於妄想處種種說法，謂得果得禪，禪者入禪悉遠離故，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，說名得果。復次，大慧！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，當離

自心現量相。大慧！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。何以故？有心量故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說三種阿羅漢，此說何等羅漢名阿羅漢？世尊為說得決定寂滅羅漢，為發菩提願善根忘善根羅漢，為化應化羅漢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為說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，非餘羅漢。大慧！餘羅漢者，謂曾脩行菩薩行者，復有應化佛所化羅漢，本願善根方便力故，現諸佛土生大眾中，莊嚴諸佛大會眾故。大慧！分別去來說種種事，遠離證果能思惟所思惟可思惟故，以見自心為見所見說得果相。復次，大慧！若欲遠離禪無量無色界者，應當遠離自心見相，遠離少想寂滅定三摩跋提相故。大慧！若不如是，彼菩薩心見諸法，以唯心故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言：「世尊！阿羅漢有三種，謂一向趣寂，退菩提願，佛所變化。此說何者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此說趣寂，非是其餘。大慧！餘二種人，謂已曾發巧方便願，及為莊嚴諸佛眾會，於彼示生。大慧！於虛妄處說種種法，所謂證果，禪者及禪皆性離故，自心所見得果相故。復次，大慧！若欲超過諸禪無量無色界者，應離自心所見諸相。大慧！想受滅三昧超自心所見境者不然，不離心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諸禪四無量，無色三摩提，一切受想滅，心量彼無有。須陀槃那果，往來及不還，及與阿羅漢，斯等心惑亂。禪者禪及緣，斷知見真諦，此則妄想量，若覺得解脫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諸禪四無量，無色三摩提，少想寂滅定，一切心中無。逆流脩無漏，及於一往來，往來及不還，羅漢心迷沒。思可思能思，遠離見真諦，唯是虛妄心，能知得解脫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諸禪與無量，無色三摩提，及以想受滅，唯心不可得。預流一來果，不還阿羅漢，如是諸聖人，悉依心妄有。禪者禪所緣，斷惑見真諦，此皆是妄想，了知即解脫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二種覺，謂觀察覺，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。大慧！觀察覺者，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，離四句不可得，是名觀察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二種智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觀察智；二者、虛妄分別取相住智。大慧！何者觀察智？謂何等智觀察一切諸法體相，離於四法無法可得，是名觀察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二種覺智，謂：觀察智及取相分別執着建立智。觀察智者，謂：觀一切法離四句不可得。」

「大慧！彼四句者，謂離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是名四句。大慧！此四句離，是名一切法。大慧！此四句觀察一切法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四法？謂：一、異、俱、不俱，是名四法。大慧！若離四法，一切法不可得。大慧！若欲觀察一切法者，當依四法而觀諸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四句者，謂：一、異，俱、不俱，有、非有，常、無常等。我以諸法離此四句，是故說言一切法離。大慧！如是觀法，汝應脩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者建立覺？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煖動不實妄想相，四大種宗因相譬喻，計着不實建立而建立，是名妄想相攝受計着建立覺，是名二種覺相。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，人法無我相，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，觀察行地得初地，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，見百佛及百菩薩，知前後際各百劫事，光照百剎土，知上上地相，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，當得如來自覺地，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，種種變化光明莊嚴，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妄想分別取相住智者，所謂執着堅熱濕動，虛妄分別四大相故，執着建立因譬喻相故，建立非實法以為實。大慧！是名虛妄分別執着取相住智。大慧！是名二種智相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畢竟知此二相，進趣法無我相，善知真實智行地，知已即得初地，得百三昧，依三昧力見百佛，見百菩薩，能知過去未來各百劫事，照百佛世界，照百佛世界已，善知諸地上上智相，以本願力故，能奮迅示現種種神通，於法雲地中依法雨授位，證如來內究竟法身智慧地，依十無盡善根願轉，為教化眾生種種應化，自身示現種種光明，以得自身修行證智三昧樂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取相分別執着建立智？謂於堅、濕、煖、動諸大種性，取相執着虛妄分別，以宗、因、喻而妄建立，是名取相分別執着建立智。是名二種覺智相。菩薩摩訶薩知此智相，即能通達人、法無我，以無相智於解行地善巧觀察，入於初地得百三昧，以勝三昧力見百佛、百菩薩，知前後際各百劫事，光明照曜百佛世界，善能了知上上地相，以勝願力變現自在，至法雲地而受灌頂，入於佛地十無盡願，成就眾生種種應現無有休息，而恒安住自覺境界三昧勝樂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。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？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作是覺：彼真諦者四大不生。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，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，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，是名心現

妄想分齊。謂三界觀彼四大造色性，離四句通淨，離我我所，知實相自相分段住，無生自相成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善知四大及四塵相。大慧！云何菩薩善知四大及四塵相？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脩行。所言實者，謂無四大處，觀察四大本來不生。如是觀已，復作是念：『言觀察者，唯自心見虛妄覺知，以見外塵無有實物，唯是名字分別心見，所謂三界離於四大及四塵相。』見如是已，離四種見，見清淨法離我、我所，住於自相如實法中。大慧！住自相如實法中者，謂住建立諸法無生自相法中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當善了知大種造色。云何了知？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觀，彼諸大種真實不生，以諸三界但是分別，唯心所見無有外物。如是觀時，大種所造悉皆性離，超過四句無我、我所，住如實處成無生相。」

「大慧！彼四大種，云何生造色？謂津潤妄想大種，生內外水界；堪能妄想大種，生內外火界；飄動妄想大種，生內外風界；斷截色妄想大種，生內外地界。色及虛空，俱計著邪諦，五陰集聚，四大造色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於四大中，云何有四塵？大慧！謂妄想分別柔輭濕潤，生內外水大。大慧！妄想分別煖增長力，生內外火大。大慧！妄想分別輕轉動相，生內外風大。大慧！妄想分別所有堅相，生內外地大。大慧！妄想分別內外共虛空，生內外相，以執着虛妄內外邪見，五陰聚落、四大及四塵生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彼諸大種云何造色？大慧！謂虛妄分別津潤大種，成內外水界；炎盛大種，成內外火界；飄動大種，成內外風界；色分段大種，成內外地界。離於虛空，由執着邪諦，五蘊聚集，大種造色生。」

「大慧！識者，因樂種種迹境界故，餘趣相續。大慧！地等四大及造色等，有四大緣，非彼四大緣。所以者何？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，無性大種不生。大慧！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，非無形；是故四大造色相，外道妄想非我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識能執着種種境界，樂求異道，取彼境界故。大慧！四大有因，謂色、香、味、觸。大慧！四大無因。何以故？謂地自体形相長短，不生四大相故。大慧！依形相大小上下容貌而生諸法，不離形相大小長短而有法故。是故，大慧！外道虛妄分別四大及四塵，非我法中如此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識者，以執着種種言說境界為因起故，於餘趣中相續受生。大慧！地等造色有大種因，非四大種為大種因。何

以故？謂若有法有形相者，則是所作，非無形者。大慧！此大種造色相，外道分別，非是我說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當說諸陰自性相。云何諸陰自性相？謂五陰。云何五？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彼四陰非色，謂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大慧！色者，四大及造色，各各異相。大慧！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，譬如虛空過數相離於數，而妄想言一虛空。大慧！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，離性非性，離四句。數相者，愚夫言說，非聖賢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為汝說五陰體相。大慧！何者五陰相？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大慧！色依四大生，四大彼此不同相。大慧！無色相法同如虛空，云何得成四種數相？大慧！譬如虛空離於數相，而虛妄分別此是虛空。大慧！陰之數相離於諸相，離有無相，離於四相。愚痴凡夫說諸數相，非謂聖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今當說五蘊体相，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大慧！色謂四大及所造色，此各異相，受等非色。大慧！非色諸蘊，猶如虛空無有四數。大慧！譬如虛空超過數相，然分別言此是虛空；非色諸蘊亦復如是，離諸數相，離有無等四種句故。數相者，愚夫所說，非諸聖者。」

「大慧！聖者如幻，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，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。大慧！聖智趣同陰妄想現，是名諸陰自性相，汝當除滅，滅已說寂靜法，斷一切佛剎諸外道見。大慧！說寂靜時，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，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，及得意生身、得如幻三昧，通達究竟力明自在，救攝饒益一切眾生，猶如大地載育眾生，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說諸相如幻，種種形相離一二相，依假名說，如夢鏡像不離所依。大慧！如聖人智修行分別見五陰虛妄。大慧！是名五陰無五陰体相。大慧！汝今應離如是虛妄分別之相，離如是已為諸菩薩說離諸法相寂靜之法，為遮外道諸見之相。大慧！說寂靜法得證清淨無我之相入遠行地，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、自在如意生身故，以得諸法如幻三昧故，以得自在神通力脩行進趣故，隨一切眾生自在用如大地故。大慧！譬如大地一切眾生隨意而用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隨眾生用亦復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「諸聖但說如幻所作，唯假施設離異不異，如夢如像無別所有，不了聖智所行境故，見有諸蘊分別現前，是名諸蘊自性相。大慧！如是分別汝應捨離，捨離此已說寂靜法，斷一切剎諸外道見，淨法無我入遠行地，成就無量自在三昧，獲意生身。如幻三昧力通自在皆悉具足，猶如大地普益羣生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有四種涅槃。云何為四？謂：性自性非性涅槃，種種相性非性涅槃，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，諸陰自共相相續流

注斷涅槃。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，非我所說法。大慧！我所說者，妄想識滅，名為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說有四種涅槃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自体涅槃，二者、種種相有無涅槃，三者、自覺体有無涅槃，四者、諸陰自相同相斷相續体涅槃。大慧！是名外道四種涅槃，非我所說。大慧！我所說者，見虛妄境界分別識滅，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涅槃有四種。何等為四？謂：諸法自性無性涅槃，種種相性無性涅槃，覺自相性無性涅槃，斷諸蘊自共相流注涅槃。大慧！此四涅槃，是外道義，非我所說。大慧！我所說者，分別爾炎識滅，名為涅槃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建立八識耶？」佛言：「建立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若建立者，云何離意識非七識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彼因及彼攀緣故，七識不生。意識者，境界分段計着生，習氣長養；藏識意俱，我、我所計着，思惟因緣生，不壞身相；藏識因攀緣，自心現境界，計着心聚生，展轉相因。譬如海浪，自心現境界風吹，若生若滅亦如是。是故意識滅，七識亦滅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可不說八種識耶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我說八種識。」大慧言：「若世尊說八種識者，何故但言意識轉滅，不言七識轉滅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以依彼念觀有故，轉識滅，七識亦滅。復次，大慧！意識執着取境界生，生已種種熏習增長，阿黎耶識共意識故，離我、我所相，着虛妄空而生分別。大慧！彼二種識無差別相，以依阿黎耶識因，觀自心見境，妄想執着生種種心，猶如束竹迭共為因，如大海波以自心見境界風吹而有生滅。是故，大慧！意識轉滅，七種識轉滅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言：「世尊！豈不建立八種識耶？」佛言：「建立。」大慧言：「若建立者，云何但說意識滅，非七識滅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以彼為因及所緣故，七識得生。大慧！意識分別境界起執着時，生諸習氣長養藏識，由是意俱我我所執，思量隨轉無別体相。藏識為因為所緣故，執着自心所現境界，心聚生起展轉為因。大慧！譬如海浪，自心所現境界風吹而有起滅，是故意識滅時七識亦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我不涅槃性，所作及與相，妄想爾燄識，此滅我涅槃。彼因彼攀緣，意趣等成身，與因者是心，為識之所依。如水大流盡，波浪則不起，如是意識滅，種種識不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不取涅槃，亦不捨作相，轉滅虛妄心，故言得涅槃。依彼因及念，意識諸境界，識與心作

因，為識之所依。如水流枯竭，波浪則不起，如是意識滅，種種識不生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我不以自性，及以於作相，分別境識滅，如是說涅槃。意識為心因，心為意境界，因及所緣故，諸識依止生。如大瀑流盡，波浪則無起，如是意識滅，種種識不生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。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，汝及餘菩薩摩訶薩，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通趣，善見覺攝所攝妄想，斷緣起種種相，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為汝說虛妄分別法体差別之相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善分別知虛妄法体差別之相，離分別所分別法，善知自身內脩行法，遠離外道能取可取境界，遠離種種虛妄分別因緣法体。相遠離已，不復分別虛妄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今當說妄計自性差別相，令汝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義，超諸妄想，證聖智境，知外道法，遠離能取、所取分別，於依他起種種相中，不更取着妄所計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？謂言說妄想、所說事妄想、相妄想、利妄想、自性妄想、因妄想、見妄想、成妄想、生妄想、不生妄想、相續妄想、縛不縛妄想，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？大慧！虛妄分別自体差別相，有十二種。何等為十二？一者、言語分別，二者、可知分別，三者、相分別，四者、義分別，五者、自体分別，六者、因分別，七者、見分別，八者、建立分別，九者、生分別，十者、不生分別，十一者、和合分別，十二者、縛不縛分別。大慧！是名分別自体相差別法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妄計自性差別相？所謂言說分別、所說分別、相分別、財分別、自性分別、因分別、見分別、理分別、生分別、不生分別、相屬分別、縛解分別。大慧！此是妄計自性差別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言說妄想？謂種種妙音歌詠之聲，美樂計着，是名言說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言語分別者，謂樂着種種言語美妙音聲。大慧！是名言語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言說分別？謂執着種種美妙音詞，是名言說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所說事妄想？謂有所說事自性，聖智所知，依彼而生言說妄想，是名所說事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可知分別者，謂作是思惟：『應有前法實事之相，聖人脩行，知依彼法生於言語。』如是分別，大慧！是名可知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所說分別？謂執有所說事，是聖智所說境，依此起說，是名所說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相妄想？謂即彼所說事，如鹿渴想，種種計着而計着，謂堅、濕、煖、動相，一切性妄想，是名相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相分別者，謂即彼可知境界中，熱、濕、動、堅種種相，執以為實，如空陽燄，諸禽獸見，生於水想。大慧！是名相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相分別？謂即於彼所說事中，如渴獸想，分別執着堅、濕、煖、動等一切諸相，是名相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利妄想？謂樂種種金銀珍寶，是名利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義分別者，謂樂金銀等種種實境界。大慧！是名義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財分別？謂取着種種金銀等寶而起言說，是名財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自性妄想？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，是名自性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自体分別者，謂專念有法自體形相，此法如是如是不異，非正見見分別。大慧！是名自体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自性分別？謂以惡見如是分別此自性決定非餘，是名自性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因妄想？謂若因、若緣，有無分別因相生，是名因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因分別者，謂：何等何等因，何等何等緣，有無了別因，相生了別想。大慧！是名因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因分別？謂於因緣分別有無，以此因相而能生故，是名因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見妄想？謂有無、一異、俱不俱惡見，外道妄想，計着妄想，是名見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見分別者，謂有無、一異、俱不俱邪見外道執着分別。大慧！是名見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見分別？謂諸外道惡見，執着有無、一異、俱不俱等，是名見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成妄想？」謂我、我所想，成決定論，是名成妄想。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建立分別者，謂取我我所相，說虛妄法。大慧！是名建立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理分別？謂有執着我、我所相而起言說，是名理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生妄想？謂緣有無性生計着，是名生妄」想。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生分別者，謂依眾緣有無法中生執着心。大慧！是名生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生分別？謂計諸法若有若無，從緣而生，是名生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不生妄想？謂一切性本無生，無種因緣生無因身，是名不生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不生分別者，謂一切法本來不生，以本無故，依因緣有而無因果。大慧！是名不生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不生分別？謂計着一切法本來不生，未有諸緣而先有體，不從因起，是名不生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相續妄想？謂彼俱相續如金縷，是名相續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和合分別者，謂：何等何等法和合，如金縷共；何等何等法和合，如金縷和合。大慧！是名和合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相屬分別？謂此與彼遞相繫屬，如針與線，是名相續分別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縛不縛妄想？謂縛不縛因緣計著，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，是名縛不縛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縛不縛分別者，謂縛因執着如所縛。大慧！如人方便結繩作結，結已還解。大慧！是名縛不縛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縛解分別？謂執因能縛而有所縛，如人以繩方便力故，縛已復解，是名縛解分別。」

「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，一切愚夫計着有無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是名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。以此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，一切凡夫執着有無故，執着法相種種因緣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是妄計性差別相，一切凡愚於中執着若有若無。」

「大慧！計着緣起而計着者，種種妄想計着自性；如幻示現種種之身，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。大慧！幻與種種，非異、非不異。若異者，幻非種種因；若不異者，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。是故，非異、非不異。是故，大慧！汝及餘菩薩摩訶薩，如幻緣妄想，自性異不異，有無莫計着。」

〔魏譯〕「是故，大慧！分別法體差別之相，見種種法執着為實，如依於幻見種種事，凡夫分別知異於幻有如是法。大慧！我於種種法中，不異幻說亦非不異。何以故？若幻異於種種法者，不應因幻而生種種；若幻即是種種法者，不應異見此是幻、此是

種種而見差別。是故，我說不異非不異。是故，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莫分別幻有實無實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於緣起中，執着種種妄計自性，如依於幻見種種物，凡愚分別見異於幻。大慧！幻與種種，非異非不異。若異者，應幻非種種因；若一者，幻與種種應無差別。然見差別，是故非異非不異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於幻有無不應生着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心縛於境界，覺想智隨轉，無所有及勝，平等智慧生。妄想自性有，於緣起則無，妄想或攝受，緣起非妄想。種種支分生，如幻則不成，彼相有種種，妄想則不成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心依境界縛，知覺隨境生，於寂靜勝處，生平等智慧。妄想分別有，於緣法則無，取虛妄迷亂，不知他力生。種種緣生法，即是幻不實，彼有種種想，妄分別不成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心為境所縛，覺想智隨轉，無有最勝處，平等智慧生。在妄計是有，於緣起則無，妄計迷惑取，緣起離分別。種種支分生，如幻不成就，雖現種種相，妄分別則無。」

「彼相則是過，皆從心縛生。妄想無所知，於緣起妄想，此諸妄想性，即是彼緣起。妄想有種種，於緣起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彼想則是過，皆從心縛生，愚痴人無智，分別因緣法。此諸妄想体，即是緣起法，妄想有種種，眾緣中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彼相則是過，皆從心縛生，妄計者不了，分別緣起法。此諸妄計性，皆即是緣起，妄計有種種，緣起中分別。」

「世諦第一義，第三無因生，妄想說世諦，斷則聖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世諦第一義，第三無因生，妄想說世諦，斷則聖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世俗第一義，第三無因生，妄計是世俗，斷則聖境界。」

「譬如脩行事，於一種種現，於彼無種種，妄想相如是。譬如種種翳，妄想眾色現，翳無色非色，緣起不覺然。譬如鍊真金，遠離諸垢穢，虛空無雲翳，妄想淨亦然。」

〔魏譯〕「譬如脩行者，一事見種種，彼法無種種，分別想如是。如目種種翳，妄想見眾色，翳無色非色，無智取法爾。如真金離垢，如水離泥濁，如虛空離雲，真淨法亦爾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脩觀行者，於一種種現，於彼無種種，妄計相如是。如目種種翳，妄想見眾色，彼無色非色，不了緣起然。如金

離塵垢，如水離泥濁，如虛空無雲，妄想淨如是。」

「無有妄想性，及有彼緣起，建立及誹謗，悉由妄想壞。妄想若無性，而有緣起性，無性而有性，有性無性生。依因於妄想，而得彼緣起，相名常相隨，而生諸妄想。究竟不成就，則度諸妄想，然後智清淨，是名第一義。」

〔魏譯〕「無有妄想法，因緣法亦無，取有及謗無，分別觀者見。妄想若無實，因緣法若實，離因應生法，實法生實法。因虛妄名法，見諸因緣生，相名不相離，如是生虛妄。虛妄本無實，則度諸妄想，然後知清淨，是名第一義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無有妄計性，而有於緣起，建立及誹謗，斯由分別境。若無妄計性，而有緣起者，無法而有法，有法從無生。依因於妄計，而得有緣起，相名常相隨，而生於妄計。以緣起依妄，究竟不成就，是時現清淨，名為第一義。」

「妄想有十二，緣起有六種，自覺知爾燄，彼有無差別。五法為真實，自性有三種，脩行分別此，不越於如如。」

〔魏譯〕「妄想有十種，緣法有六種，內身證境界，彼無有差別。五法為真實，及三種亦爾，脩行者行此，不離於真如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妄計有十二，緣起有六種，自證真如境，彼無有差別。五法為真實，三自性亦爾，脩行者觀此，不越於真如。」

「眾相及緣起，彼名起妄想，彼諸妄想相，從彼緣起生。覺慧善觀察，無緣無妄想，成已無有性，云何妄想覺？彼妄想自性，建立二自性，妄想種種現，清淨聖境界。妄想如畫色，緣起計妄想，若異妄想者，則依外道論。妄想說所想，因見和合生，離二妄想者，如是則為成。」

〔魏譯〕「眾想及因緣，名分別彼法，彼諸妄想相，從彼因緣生。真實智善觀，無緣無妄想，第一義無物，云何智分別？若真實有法，遠離於有無，若離於有無，云何有二法？分別二法體，二種法體有，虛妄見種種，清淨聖境界。見妄想種種，因緣中分別，若異分別者，則墮於外道。妄想說妄想，因見和合生，離二種妄想，即是真實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依於緣起相，妄計種種名，彼諸妄計相，皆因緣起有。智慧善觀察，無緣無妄計，真實中無物，云何起分別？圓成若是有，此則離有無，既已離有無，云何有二性？妄計有二性，二性是安立，分別見種種，清淨聖所行。妄計種種相，緣起中分別，若異此分別，則墮外道論。以諸妄見故，妄計於妄計，離此二計者，則為真實法。」

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。若自覺聖智相及一乘，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，不由於他

通達佛法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說自身內證聖智脩行相，及一乘法，不由於他，遊行一切諸佛國土，通達佛法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說自證聖智行相及一乘行相。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得此善巧，於佛法中不由他悟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前聖所知性相傳授妄想無性，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，不由於他離見妄想，上上升進入如來地，是名自覺聖智相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：「離阿含名字法，諸論師所說分別法相，在寂靜處獨坐思惟，自內智慧觀察諸法不隨他教，離種種見虛妄之相，當勤脩行入如來地上上證智。大慧！是名自身內證聖智脩行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依諸聖教無有分別，獨處閒靜觀察自覺，不由他悟離分別見，上上升進入如來地，如是脩行名自證聖智行相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一乘相？謂得一乘道覺，我說一乘。云何得一乘道覺？謂攝所攝妄想，如實處不生妄想，是名一乘覺。大慧！一乘覺者，非餘外道、聲聞、緣覺、梵天王等之所能得，唯除如來，以是故說名一乘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更有三界中脩一乘相。大慧！何者一乘相？大慧！如實覺知一乘道故，我說名一乘。大慧！何者如實覺知一乘道相？謂不分別可取能取境界，不生如是諸法相住，以不分別一切諸法故。大慧！是名如實覺知一乘道相。大慧！如是覺知一乘道相，一切外道、聲聞、辟支佛、梵天等未曾得知，唯除於我。大慧！是故我說名一乘道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名一乘行相？謂得證知一乘道故。云何名為知一乘道？謂離能取所取分別，如實而住。大慧！此一乘道，唯除如來，非外道、二乘、梵天王等之所能得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不自般涅槃法故，不說一切聲聞、緣覺一乘；以一切聲聞、緣覺，如來調伏授寂靜方便而得解脫，非自己力，是故不說一乘。復次，大

慧！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，不說一切聲聞、緣覺一乘；不覺法無我，不離分段死，故說三乘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何因說於三乘，不說一乘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聲聞、緣覺不能自知證於涅槃，是故我說唯一乘道。大慧！以一切聲聞、辟支佛隨受佛教，厭離世間，自不能得解脫，是故我說唯一乘道。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未證法無我，未得不可思議變易生，是故我為諸聲聞故說一乘道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說有三乘，不說一乘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聲聞、緣覺無自般涅槃法故，我說一乘。以彼但依如來所說，調伏遠離，如是脩行而得解脫，非自所得。又彼未能除滅智障及業習氣，未覺法無我，未名不思議變易死，是故我說以為三乘。」

「大慧！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，及覺法無我。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，三昧樂味着非性無漏界覺，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，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若離一切諸過熏習，得證法無我。爾時，離於諸過三昧無漏醉法覺已，脩行出世間無漏界中一切功德；脩行已，得不可思議自在法身。」

〔唐譯〕「若彼能除一切過習，覺法無我，是時乃離三昧所醉，於無漏界而得覺悟。既覺悟已，於出世上上無漏界中，脩諸功德普使滿足，獲不思議自在法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，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天乘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。以心有生滅，諸乘非究竟，若彼心滅盡，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差別，我說為一乘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天乘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諸乘我所說。乃至有心起，諸乘未究竟，彼心轉滅已，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。」

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解脫有三種，及與法無我，煩惱智慧等，解脫則遠離。譬如海浮木，常隨波浪轉，聲聞愚亦然，相風所飄蕩。彼起煩惱滅，餘習煩惱愚。」

〔魏譯〕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解脫有三種，及二無我法，不離二種障，遠離真解脫。譬如海浮木，當隨波浪轉，諸聲聞亦然，相風所漂蕩。離諸隨煩惱，熏習煩惱縛。」

〔唐譯〕「為攝愚夫故，說諸乘差別。解脫有三種，及以法無我，謂離諸煩惱，平等智解脫。譬如海中木，常隨波浪轉，聲聞

心亦然，相風所漂激，雖滅起煩惱，猶被習氣縛。」

「味着三昧樂，安住無漏界，無有究竟趣，亦復不退還，得諸三昧身，乃至劫不覺。譬如昏醉人，酒消然後覺，彼覺法亦然，得佛無上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味着三昧樂，安住無漏界，無有究竟趣，亦復不退還。得諸三昧身，無量劫不覺，譬如惛醉人，酒消然後寤。得佛無上體，是我真法身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三昧酒所醉，住於無漏界。彼非究竟趣，亦復不退轉，以得三昧身，乃至劫不覺。譬如惛醉人，酒消然後悟，聲聞亦如是，覺後當成佛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二之下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三之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初譯

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再譯

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後譯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三之上

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意生身分別通相，我今當說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三種意生身。云何為三？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、覺法自性性意生身、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。脩行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，得三種身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我今為汝說意生身脩行差別。大慧！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三種意生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得三昧樂三摩跋提意生身；二者、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；三者、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。菩薩從於初地如實脩行，得上上地證智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今當為汝說意成身差別相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意成身有三種。何者為三？謂入三昧樂意成身、覺法自性意成身、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。諸脩行者入初地已，漸次證得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？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，種種自心寂靜安住，心海起浪，識相不生，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，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菩薩摩訶薩得三昧樂三摩跋提意生身？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地中，自心寂靜，行種種行，大海心波轉識之相三摩跋提樂，名意識生。以見自心境界故，如實知有無相。大慧！是名意生身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云何入三昧樂意成身？謂三、四、五地，入於三昧，離種種心，寂然不動，心海不起，轉識波浪，了境心現，皆無所有，是名入三昧樂意成身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？謂第八地，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，身心轉變，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，無量相力自在明，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，猶如幻夢水月鏡像，非造非所造、如造所造，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，隨入一切佛剎大眾，通達自性法故，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？謂菩薩摩訶薩，於八地中，觀察覺了，得諸法無相，如幻等法，悉無所有，身心轉變，得如幻三昧，及餘無量三摩跋提樂門，無量相力，自在神通，妙華莊嚴，迅疾如意，猶如幻夢水中月鏡中像，非四大生、似四大相，具足身分，一切脩行得如意自在，隨入諸佛國土大眾。大慧！是名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覺法自性意成身？謂八地中了法如幻皆無有相，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餘三昧，能現無量自在神通，如華開敷速疾如意，如幻如夢如影如像，非造所造與造相似，一切色相具足莊嚴，普入佛剎了諸法性，是名覺法自性意成身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？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，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。大慧！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，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？謂自身內證一切諸法如實樂相，法相樂故。大慧！是名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。大慧！汝當於彼三種身相觀察了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？謂了達諸佛自證法相，是名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。大慧！三種身相當勤觀察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非我乘大乘，非說亦非字，非諦非解脫，非無有境界。然乘摩訶衍，三摩提自在，種種意生身，自在華莊嚴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乘非大乘，非說亦非字，非諦非解脫，非無有境界。然乘摩訶衍，三摩提自在，種種意生身，自在華莊嚴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我大乘非乘，非聲亦非字，非諦非解脫，亦非無相境。然乘摩訶衍，三摩提自在，種種意成身，自在華莊嚴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，不入無擇地獄。』世尊！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，不入無擇地獄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云何五無間業？所謂殺父母，及害羅漢，破壞眾僧，惡心出佛身血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善男子、善女人行五無間業。』世尊！何等是五無間業？而善男子、善女人行五無間入於無間？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五無間者：一者、殺母；二者、殺父；三者、殺阿羅漢；四者、破和合僧；五者、惡心出佛身血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五無間業。何者為五？若人作已，墮阿鼻獄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五無間者，所謂殺母、殺父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懷惡逆心、出佛身血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眾生母？謂愛更受生貪喜俱，如緣母立。無明為父，生入處聚落。斷二根本，名害父母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眾生母？謂：更受後生貪喜俱生，如緣母立。大慧！何者為父？謂：無明為父，生六入聚落。大慧！斷彼二種能生根本，名害父母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為眾生母？謂引生愛，與貪喜俱，如母養育。何者為父？所謂無明，令生六處聚落中故。斷二根本，名殺父母。」

「彼諸使不現，如鼠毒發，諸法究竟斷，彼名害羅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殺阿羅漢？謂諸使如鼠毒發，拔諸使怨根本不生。大慧！是名殺阿羅漢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殺阿羅漢？謂隨眠為怨，如鼠毒發，究竟斷彼，是故說名殺阿羅漢。」

「云何破僧？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，究竟斷彼，名為破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破和合僧？謂：五陰異相，和合積聚，究竟斷彼，名為破僧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破和合僧？謂諸蘊異相和合積聚，究竟斷彼，名為破僧。」

「大慧！不覺外自共相，自心現量七識身，以三解脫無漏惡想，究竟斷彼七種識佛，名為惡心出佛身血。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事者，名五無間，亦名無間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惡心出佛身血？謂自相、同相、見外自心相八種識身，依無漏三解脫門，究竟斷八種識佛，名為惡心出佛身血。大慧！是名內身五種無間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行此無間，得名無間者。無間者，名證如實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惡心出佛身血？謂八識身妄生思覺，見自心外自相共相，以三解脫無漏惡心，究竟斷彼八識身佛，名為惡心出佛

身血。大慧！是為內五無間。若有作者，無間即得現證實法。」「復次大慧！有外無間，今當演說，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，於未來世不墮愚癡。云何五無間？謂先所說無間。若行此者，於三解脫一一不得無間等法。除此已，餘化神力現無間等，謂聲聞化神力、菩薩化神力、如來化神力。為餘作無間罪者，除疑悔過為勸發故，神力變化現無間等。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，除覺自心現量，離身財妄想，離我我所攝受，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為汝等說外五種無間之相，諸菩薩聞是義已，於未來世不生疑心。大慧！何者是外五種無間？謂殺父母、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。行此無間者，於彼三種解脫門中，不能得證一一解脫；除依如來力住持應化聲聞、菩薩、如來神力，為五種罪人懺悔疑心，斷此疑心令生善根，為彼罪人作應化說。大慧！若犯五種無間罪者，畢竟不得證入道分；除見自心唯是虛妄，離身資生所依住處，分別見我、我所相，於無量無邊劫中遇善知識，於異道身離於自心虛妄見過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今為汝說外五無間，令汝及餘菩薩聞是義已，於未來世不生疑惑。云何外五無間？謂餘教中所說無間。若有作者，於三解脫不能現證，唯除如來。諸大菩薩及大聲聞，見其有造無間業者，為欲勸發令其改過，以神通力示同其事，尋即悔除，證於解脫。此皆化現，非是實造。若有實造無間業者，終無現身而得解脫，唯除覺了自心所現身資所住，離我、我所分別執見，或於來世餘處受生，遇善知識，離分別過，方證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貪愛名為母，無明則為父，覺境識為佛，諸使為羅漢，陰集名為僧，無間次第斷，謂是五無間，不入無擇獄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貪愛名為母，無明則為父，了境識為佛，諸使為羅漢，陰聚名為僧，無間斷相續，更無有業間，得真如無間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貪愛名為母，無明則是父，識了於境界，此則名為佛。隨眠阿羅漢，蘊聚和合僧，斷彼無餘間，是名無間業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佛之知覺。世尊！何等是佛之知覺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覺人法無我，了知二障，離二種死，斷二煩惱，是名佛之知覺。聲聞、緣覺得此法者，亦名為佛。以是因緣故，我說一乘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善知二無我，二障煩惱斷，永離二種死，是名佛知覺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說諸如來知覺之相。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如實知人無我、法無我，如實能知二種障故，遠離二種煩惱。大慧！是名如來如實知覺。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得此法者，亦名為佛。大慧！是因緣故，我說一乘。」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善知二無我，二障二煩惱，得不思議變，是名佛知覺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諸佛體性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覺二無我，除二種障，離二種死，斷二煩惱，是佛體性。大慧！聲聞、緣覺得此法已，亦名為佛。我以是義，但說一乘。」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善知二無我，除二障二惱，及不思議死，是故名如來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『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。我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、六牙大象及鸚鵡鳥、釋提桓因、善眼仙人。』如是等百千生經說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何故於大眾中說如是言：『我是過去一切佛，及說種種本生經？我於爾時作頂生王、六牙大象、鸚鵡、毗耶娑仙人、帝釋王、善眼菩薩。』如是等百千經皆說本生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以何密意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我『是過去一切諸佛，及說百千本生之事。我於爾時作頂生王、大象、鸚鵡、月光、妙眼，如是等。』」

佛告大慧：「以四等故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於大眾中，唱如是言：『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。』云何四等？謂字等、語等、法等、身等，是名四等。以四種等故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於大眾中，唱如是言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依四種平等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『我於爾時作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。』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字平等，二者、語平等，三者、法平等，四者、身平等。大慧！依此四種平等法故，諸佛如來在於眾中說如是言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依四平等祕密意故，於大眾中作如是言：『我於昔時作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。』云何為四？所謂字平等、語平等、身平等、法平等。」

「云何字等？若字稱我為佛，彼字亦稱一切諸佛，彼字自性無有差別，是名字等。云何語等？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，彼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如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，無增無減無有差別，迦陵頻伽梵音聲性。云何身等？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

有差別，除為調伏彼彼諸趣差別眾生故，示現種種差別色身，是名身等。云何法等？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，略說佛法無障礙智，是名四等。是故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。」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，以此四種等，我為佛子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字平等？謂何等字，過去佛名佛，我同彼字亦名為佛，不過彼字與彼字等無異無別。大慧！是名字平等。大慧！何者諸佛語平等？謂過去佛有六十四種美妙梵聲言語說法，我亦六十四種微妙梵聲言語說法。大慧！未來諸佛亦以六十四種微妙梵聲言語說法，不增不減不異無差別，迦陵頻伽梵聲美妙。大慧！是名諸佛語平等。大慧！何者諸佛身平等？大慧！我及諸佛法身色身相好莊嚴無異無差別，除依可度眾生，彼彼眾生種種生處，諸佛如來現種種身。大慧！是名諸佛身平等。大慧！云何諸佛法平等？謂彼佛及我得三十七菩提分法、十力、四無畏等。大慧！是名諸佛法平等。大慧！依此四種平等法故，如來於大眾中作如是說：『我是過去頂生王等。』」爾時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，說諸佛子等，依四平等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字平等？謂我名佛，一切如來亦名為佛，佛名無別，是為字等。云何語平等？謂我作六十四種梵音聲語，一切如來亦作此語，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不增不減，無有差別，是名語等。云何身平等？謂我與諸佛法身色相及隨形好等無差別，除為調伏種種眾生現隨類身，是謂身等。云何法平等？謂我與諸佛皆同證得三十七種菩提分法，是名法等。是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於大眾中作如是說。」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迦葉拘留孫，拘那含是我，依四平等故，為諸佛子說。」

大慧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說，我從某夜得最正覺，乃至某夜入般涅槃，於其中間，乃至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當說，不說是佛說。世尊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我因二法故，作如是說。云何二法？謂緣自得法，及本住法，是名二法。因此二法故，我如是說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言：『我何等夜證大菩提，何等夜入般涅槃，我於中間不說一字，佛言非言。』世尊！依何義說如是語，佛語非語。」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如來依二種法說如是言。何者為二，我說如是？一者、依自身內證法；二者、依本住法。我依此二法作如是言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我於某夜成最正覺，乃至某夜當入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亦不當說，不說是佛說。』世尊！依何密意作如是

語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說。云何二法？謂自證法及本住法。」

「云何緣自得法？若彼如來所得，我亦得之，無增無減。緣自得法究竟境界，離言說妄想，離字二趣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依自身內證法？謂彼過去諸佛如來所證得法，我亦如是證得，不增不減，自身內證諸境界行，離言語分別相，離二種字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自證法？謂諸佛所證，我亦同證，不增不減。證智所行，離言說相，離分別相，離名字相。」

「云何本住法？謂古先聖道。如金銀等性，法界常住；若如來出世、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如趣彼城道，譬如士夫行曠野中，見向古城平坦正道，即隨入城受如意樂。大慧，於意云何？彼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我及過去一切諸佛，法界常住亦復如是。是故說言：『我從某夜得最正覺，乃至某夜入般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、當說。』」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我某夜成道，至某夜涅槃，於此二中間，我都無所說。緣自得法住，故我作是說，彼佛及與我，悉無有差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本法住？大慧！謂本行路平坦，譬如金銀珍珠等寶在於彼處。大慧！是名法性本住處。大慧！諸佛如來出世不出世，法性、法界、法住、法相、法證常住，如城本道。大慧！譬如有人行曠野中，見向本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，入彼城已受種種樂作種種業。大慧！於意云何？彼人始作是道隨入城耶？始作種種諸莊嚴耶？」大慧白佛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大慧！我及過去一切諸佛，法性、法界、法住、法相、法證常住亦復如是。大慧！我依此義於大眾中作如是說：『我何等夜得大菩提，何等夜入般涅槃，此二中間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當說現說。』」爾時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何夜成道，何等夜涅槃，於此二中間，我都無所說。內身證法性，我依如是說，十方佛及我，諸法無差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本住法？謂法本性，如金等在鑛，若佛出世、若不出世，法住、法位、法界、法性皆悉常住。大慧！譬如有人行曠野中，見向古城平坦舊道，即便隨入止息遊戲。大慧！於汝意云何？彼作是道及以城中種種物耶？」白言：「不也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。是故說言：『始從成佛乃至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，亦不當說。』」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某夜成正覺，某夜般涅槃，於

此二中間，我都無所說。自證本住法，故作是密語，我及諸如來，無有少差別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：「惟願為說一切法有無有相，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此世間依有二種，謂依有及無，墮性非性，欲見不離離相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說一切法有無相，令我及餘菩薩大眾得聞是已，離有無相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世間人多墮於二見。何等二見？一者見有，二者見無。以見有諸法、見無諸法故，非究竟法生究竟想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說一切法有無相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相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世間眾生多墮二見，謂有見、無見。墮二見故，非出出想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世間依有？謂有世間因緣生，非不有從有生，非無有生。大慧！彼如是說者，是說世間無因。大慧！云何世間依無？謂受貪恚癡性已，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。大慧！若不取有性者，性相寂靜故，謂諸如來聲聞緣覺，不取貪恚癡性為有為無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云何世間墮於有見？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不實有，實有法生非無法生。大慧！世間人如是說者，是名為說無因無緣，及謗世間無因無緣而生諸法。大慧！世間人云何墮於無見？謂說言貪嗔癡實有貪嗔癡，而復說言無貪瞋癡分別有無。大慧！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無有諸法，以不見諸物相故。』大慧！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聲聞辟支佛無貪無瞋無癡，復言先有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有見？謂：實有因緣而生諸法，非不實有；實有諸法從因緣生，非無法生。大慧！如是說者，則說無因。云何無見？謂：知受貪、瞋、癡已，而妄計言無。大慧！及彼分別有相，而不受諸法有；復有知諸如來、聲聞、緣覺無貪、瞋、癡性，而計為非有。」

「大慧！此中何等為壞者？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取貪恚癡性，後不復取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汝如是解。大慧！非但貪恚癡性非性為壞者，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。所以者何？謂內外不可得故，煩惱性異不異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此二人者，何等人勝？何等人不如？」大慧菩薩言：「若人言先有貪嗔癡，後時無，此人不如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解我問。大慧！非但言先實有貪瞋癡，後時言無，同衛世師等，是故不如。大慧！非但不如，滅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法。何以故？大慧！以實無內外諸法故，以非一非異故，以諸煩惱非一非異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此中誰為壞者？」大慧白言：「謂有貪、瞋、癡性，後取於無，名為壞者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汝解我問。此人非止無貪、瞋、癡名為壞者，亦壞如來、聲聞、緣覺。何以故？煩惱內外不可得故，體性非異非不異故。」

「大慧！貪恚癡若內若外不可得，貪恚癡性無身故、無取故，非佛、聲聞、緣覺是壞者，佛、聲聞、緣覺自性解脫故，縛與縛因非性故。大慧！若有縛者應有縛，是縛因故。大慧！如是說壞者，是名無有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貪嗔癡法，內身不可得，外法中亦不可得，無實體故，故我不許。大慧！我不許者，不許有貪瞋癡，是故彼人滅聲聞、辟支佛法。何以故？諸佛如來知寂靜法，聲聞、緣覺不見法故，以無能縛所縛因故。大慧！若有能縛必有所縛，若有所縛必有能縛因。大慧！如是說者名滅諸法。大慧！是名無法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貪瞋癡性，若內若外皆不可得，無體性故，無可取故，聲聞、緣覺及以如來本性解脫，無有能縛及縛因故。大慧！若有能縛及以縛因，則有所縛，作如是說，名為壞者，是為無有相。」

「大慧！因是故，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。大慧！無所有增上慢者，是名為壞。墮自共相見希望，不知自心現量，見外性無常，剎那展轉壞，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，離文字相妄想，是名為壞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依此義，餘經中說，寧起我見如須彌山而起憍慢，不言諸法是空無也。大慧！增上慢人言諸法無者，是滅諸法，墮自相同相見故，以見自心見法故，以見外物無常故，諸相展轉彼彼差別故，以見陰界入相續體彼彼因展轉而生，以自心虛妄分別。是故，大慧！如此人者滅諸佛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我依此義密意而說，寧起我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空見懷增上慢。若起此見名為壞者，墮自共見樂欲之中，不了諸法唯心所現。以不了故，見有外法剎那無常展轉差別，蘊界處相相續流轉，起已還滅虛妄分別，離文字相亦成壞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有無是二邊，乃至心境界，淨除彼境界，平等心寂滅。無取境界性，滅非無所有，有事悉如如，如賢聖境界。無種而有生，生已而復滅，因緣有非有，不住我教法。非外道非佛，非我亦非餘，因緣所集起，云何而得無？誰集因緣有，而復說言無？邪見論生法，妄想計有無。若知無所生，亦復無所滅，觀此悉空寂，有無二俱離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有無是二邊，以為心境界，離諸境界法，平等心寂靜。無取境界法，滅非有非無，如真如本有，彼是聖境界。本無而有生，生已還復滅，非有非無生，彼不住我教。非外道非佛，非我亦非餘，從因緣不成，云何得言有？若因緣不生，云何而言無？邪見論生法，妄想計有無。若知無所生，亦知無所滅，觀世悉空寂，彼不墮有無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有無是二邊，乃至心所行，淨除彼所行，平等心寂滅。不取於境界，非滅無所有，有真如妙物，如諸聖所行。本無而有生，生已而復滅，因緣有及無，彼非住我法。非外道非佛，非我非餘眾，能以緣成有，云何而得無？誰以緣成有，而復得言無？惡見說為生，妄想計有無。若知無所生，亦復無所滅，觀世悉空寂，有無二俱離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。若善分別宗通相者，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。通達是相已，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，謂宗通及說通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、天人師，為我及諸一切菩薩，建立脩行正法之相。我及一切菩薩摩訶薩，善知脩行正法相已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墮一切虛妄覺觀魔事故。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我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有二種法，諸佛如來、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，建立脩行正法之相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建立正法相，二者、說建立正法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說宗趣之相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達此義，不隨一切眾邪妄解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一切二乘及諸菩薩有二種宗法相。何等為二？謂宗趣法相、言說法相。」

「大慧！宗通者，謂緣自得勝進相，遠離言說文字妄想，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，遠離一切虛妄覺想，降伏一切外道眾魔，緣自覺趣光

明輝發，是名宗通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建立正法相？謂自身內證諸勝法相，離文字語言章句，能取無漏正戒，證諸地脩行相法，離諸外道虛妄覺觀諸魔境界，降伏一切外道諸魔，顯示自身內證之法，如實脩行。大慧！是名建立正法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宗趣法相者，謂自所證殊勝之相，離於文字語言分別，入無漏界成自地行，超過一切不正思覺，伏魔外道生智慧光，是名宗趣法相。」

「云何說通相？謂說九部種種教法，離異不異有無等相，以巧方便隨順眾生，如應說法令得度脫，是名說通相。大慧！汝及餘菩薩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建立說法之相？謂說九部種種教法，離於一異有無取相，先說善巧方便，為令眾生入所樂處，謂隨眾生信彼彼法說彼彼法。大慧！是名建立說法相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，應當脩學如是正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言說法相者，謂說九部種種教法，離於一異有無等相，以巧方便，隨眾生心，令入此法，是名言說法相。汝及諸菩薩，當勤脩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宗及說通相，緣自與教法，善見善分別，不隨諸覺想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建立內證法，及說法相名，若能善分別，不隨他教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宗趣與言說，自證及教法，若能善知見，不隨他妄解。」

「非有真實性，如愚夫妄想，云何起妄想？非性為解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實無外諸法，如凡夫分別，若諸法虛妄，何故取解脫？」

〔唐譯〕「如愚所分別，非是真實相，彼豈不求度，無法而可得。」

「觀察諸有為，生滅等相續，增長於二見，顛倒無所知，一是為真諦，無罪為涅槃。觀察世妄想，如幻夢芭蕉。」

〔魏譯〕「觀察諸有為，生滅等相縛，增長於二見，不能知因緣。涅槃離於識，唯此一法實，觀世間虛妄，如幻夢芭蕉。」

〔唐譯〕「觀察諸有為，生滅等相續，增長於二見，顛倒無所知。涅槃離心意，唯此一法實，觀世悉虛妄，如幻夢芭蕉。」

「雖有貪恚癡，而實無有人，從愛生諸陰，有皆如幻夢。」

〔魏譯〕「雖有貪瞋癡，而無有作者，從愛生諸陰，有皆如幻夢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無有貪恚癡，亦復無有人，從愛生諸蘊，如夢之所見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不實妄想相，不實妄想云何而生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？於何等法中不實妄想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，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哀愍世間一切天人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種種義，種種不實妄想，計著妄想生。大慧！攝所攝計著，不知自心現量，及墮有無見，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，計著外種種義，心心數妄想，計著我我所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為諸菩薩說不實妄想。何等法中不實妄想？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為安隱一切眾生，饒益一切眾生，安樂一切眾生，哀愍一切世間天人，請我此事。大慧，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世尊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眾生執着不實虛妄想者，從見種種虛妄法生，以著虛妄能取可取諸境界故，入自心見生虛妄想故，墮於有無二見朋黨非法聚中，增長成就外道虛妄異見熏習故。大慧，以取外諸戲論義故，起於虛妄心心數法，猶如草束分別我我所法。大慧！以是義故，生不實妄想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虛妄分別相。此虛妄分別，云何而生？是何而生？因何而生？誰之所生？何故名為虛妄分別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善哉善哉！汝為哀愍世間天人而問此義，多所利益，多所安樂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一切眾生於種種境，不能了達自心所現，計能所取虛妄執著，起諸分別墮有無見，增長外道妄見習氣，心心所法相應起時，執有外義種種可得，計著於我及以我所，是故名為虛妄分別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種種義、種種不實妄想，計著妄想生，攝所攝計著，不知自心現量，及墮有無見，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，計著外種種義，心心數妄想，我我所計著生。世尊！若如是外種種義相，墮有無相，離性非性，離見相。世尊！第一義亦如是，離量根分譬因相。世尊！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，種種性計著妄想生，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耶？說一生、一不生？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眾生執著不實虛妄想者，從見種種虛妄法生，執著虛妄能取可取一切境界，入自心見生虛妄想，墮於有無二見朋黨分別聚中，增長成就外道虛妄異見熏習，以取外諸戲論之義不實妄想，起於虛妄心心數法，猶如草束取我

我所者。世尊！如彼依外種種境界種種相，墮有墮無朋黨相中，離有無見相。世尊！第一義諦亦應如是，遠離阿含聖所說法，遠離諸根，遠離建立三種之法譬喻因相。世尊！云何一處種種分別執著種種虛妄想生？何故不著第一義諦虛妄分別而生分別？世尊！世尊如是說法，非平等說，無因而說。何以故？一處生，一處不生故。若世尊如是說者，墮二朋黨，以見執著虛妄分別而生分別。以世尊說，如世幻師依種種因緣生種種色像；以世尊自心虛妄分別；以世尊言，種種虛妄若有若無不可言說，為離分別。如是如來墮世間論，入邪見心朋黨聚中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白言：「若如是者，外種種義，性離有無，起諸見相。世尊！第一義諦亦復如是，離諸根量，宗、因、譬喻。世尊！何故於種種義言起分別，第一義中不言起耶？將無世尊所言乖理，一處言起，一不言故？世尊又說：『虛妄分別墮有無見。譬如幻事，種種非實；分別亦爾，有無相離。』云何而說墮二見耶？此說豈不墮於世見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妄想一生一不生。所以者何？謂有無妄想不生故，外現性非性，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。大慧！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，事業在前，種種妄想性相計著生。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？離作所作因緣過，覺自妄想心量，身心轉變，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。以是因緣故，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，知如實義，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我分別虛妄不生不滅。何以故？不生有無分別相故，不見一切外有無故。大慧！以見自心如實見故，虛妄分別不生不滅。大慧！我此所說，唯為愚癡凡夫而說自心分別，分別種種隨先心生，分別種種有相執著。何以故？若不說者，愚癡凡夫不離自心虛妄覺知，不離執著我我所見，不離因果諸因緣過。如實覺知二種心故，善知一切諸地行相，善知諸佛自身所行，內證境界轉五法體，見分別相入如來地。大慧！因是事故，我說一切諸眾生等，執著不實虛妄生心，自心分別種種諸義。以是義故，一切眾生知如實義而得解脫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分別不生不滅。何以故？不起有無分別相故，所見外法皆無有故，了唯自心之所現故。但以愚夫分別自心種種諸法，着種種相而作是說，令知所見皆是自心，斷我我所一切見著，離作所作諸惡因緣，覺唯心故轉其意樂，善明諸地入佛境界，捨五法自性諸分別見。是故我說虛妄分別執著種種自心所現諸境界生，如實了知則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諸因及與緣，從此生世間，妄想著四句，不知我所通。世間非有生，亦復非無生，不從有無

生，亦非非有無。諸因及與緣，云何愚妄想？非有亦非無，亦復非有無。如是觀世間，心轉得無我，一切性不生，以從緣生故。一切緣所作，所作非自有，事不自生事，有二事過故。無二事過故，非有性可得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諸因及與緣，從此生世間，妄想著四句，彼不知我說。世有無不生，離有無不生，云何愚分別，依因緣生法。若能見世間，有無非有無，轉於虛妄心，得真無我法。諸法本不生，故依因緣生，諸緣即是果，從果不生有。從果不生果，若爾有二果，若有二果者，果中果難得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諸因及與緣，從此生世間，與四句相應，不知於我法。世非有無生，亦非俱不俱，云何諸愚夫，分別因緣起。非有亦非無，亦復非有無，如是觀世間，心轉證無我。一切法不生，以從緣生故，諸緣之所作，所作法非生。果不自生果，有二果失故，無有二果故，非有性可得。」

「觀諸有為法，離攀緣所緣，無心之心量，我說為心量。量者自性處，緣性二俱離，性究竟妙淨，我說名心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觀諸有為法，離念及所念，見諸唯心法，故我說唯心。量體及形相，離緣及諸法，究竟有真淨，我說如是量。」

〔唐譯〕「觀諸有為法，離能緣所緣，決定唯是心，故我說心量。量之自性處，緣法二俱離，究竟妙淨事，我說名心量。」

「施設世諦我，彼則無實事，諸陰陰施設，無事亦復然。有四種平等，相及因性生，第三無我等，第四脩脩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假名世諦我，彼則無實事，諸陰陰假名，假名非實法。有四種平等，相因生無我，如是四平等，是脩行者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施設假名我，而實不可得，諸蘊蘊假名，亦皆無實事。有四種平等，相因及所生，無我為第四，脩行者觀察。」

「妄想習氣轉，有種種心生，境界於外現，是世俗心量。外現而非有，心見彼種種，建立於身財，我說為心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分別依熏縛，心依諸境生，眾生見外境，故我說唯心。可見外法無，心盡見如是，身資生住處，故我說唯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妄想習氣縛，種種從心生，眾生見為外，我說是心量。外所見非有，而心種種現，身資及所住，我說是心量。」

「離一切諸見，及離想所想，無得亦無生，我說為心量。非性非非性，性非性悉離，謂彼心解脫，我說為心量。如如與空際，涅槃及法界，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轉一切諸見，離分別分別，不見及不生，故我說唯心。非有非無法，離有無諸法，如是離心法，故我說唯心。真如空實際，涅槃及法界，意身身心等，故我說唯心。」

〔唐譯〕「離一切諸見，及能所分別，無得亦無生，我說是心量。非有亦非無，有無二俱離，如是心亦離，我說是心量。真如空實際，涅槃及法界，種種意成身，我說是心量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所說，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。云何為菩薩善語義？云何為語？云何為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云何為語？謂言字妄想和合，依咽喉脣舌齒斷頰輔，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，是名為語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言：『如我所說，汝及諸菩薩莫著音聲言語之義。』世尊！云何菩薩不著言語之義？世尊！何者為言語？何者為義？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何者為聲？謂依無始熏習言語名字和合分別，因於喉、鼻、齒、頰、脣、舌和合動轉，出彼言語分別諸法，是名為聲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言：『如我所說，汝及諸菩薩不應依語而取其義。』世尊！何故不應依語取義？云何為語？云何為義？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語者，所謂分別習氣而為其因，依於喉舌脣齶齒輔，而出種種音聲文字相對談說，是名為語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為義？謂離一切妄想相、言說相，是名為義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，獨一靜處聞思脩慧，緣自覺了向涅槃城，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，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為義？菩薩摩訶薩依聞思脩聖智慧力，於空間處獨坐思惟，云何涅槃趣涅槃道，觀察內身脩行境界，地地處處脩行勝相，轉彼無始熏習之因。大慧！是名菩薩善解義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為義？菩薩摩訶薩住獨一靜處，以聞思脩慧思惟觀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，轉諸習氣行於諸地種種行相，是名為義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善語義菩薩摩訶薩，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，觀義與語亦復如是。若語異義者，則不因語辯義而以語入義，如燈照色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解言語義？大慧！菩薩見言語聲義不一不異，見義言語聲不一不異。大慧！若言言語離於義者，不應因彼言語聲故而有於義，而義依彼言語了別。大

慧！如依於燈了別眾色。大慧！譬如有人然燈觀察種種珍寶，此處如是如是，彼處如是如是。大慧！菩薩依言語聲燈離言語，入自內身脩行義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善於語義，知語與義不一不異，義之與語亦復如是。若義異語，則不應因語而顯於義，而因語見義如燈照色。大慧！譬如有人持燈照物，知此物如是在如是處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因言語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不生不滅自性涅槃，三乘一乘心自性等，如緣言說義計著，墮建立及誹謗見，異建立異妄想如幻，種種妄想現。譬如種種幻，凡愚眾生作異妄想，非聖賢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諸法不生不滅，自性本來入於涅槃，三乘一乘五法心諸法體等同，言語聲義依眾緣取相，墮有無見謗於諸法，見諸法體各住異相分別異相，如是分別已，見種種法相如幻，見種種分別。大慧！譬如幻種種異異分別，非謂聖人，是凡夫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若有於不生、不滅、自性、涅槃、三乘、一乘、五法、諸心、自性等中，如言取義，則墮建立及誹謗見，以異於彼起分別故。如見幻事計以為實，是愚夫見，非賢聖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彼言說妄想，建立於諸法，以彼建立故，死墮泥犁中。陰中無有我，陰非即是我，不如彼妄想，亦復非無我。一切悉有性，如凡愚妄想，若如彼所見，一切應見諦。一切法無性，淨穢悉無有，不實如彼見，亦非無所有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分別言語聲，建立於諸法，以彼建立故，故墮於惡道。五陰中無我，我中無五陰，不如彼妄想，亦復非是無。凡夫妄分別，見諸法實有，若如彼所見，一切應見真。一切法若無，染淨亦應無，彼見無如是，亦非無所有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若隨言取義，建立於諸法，以彼建立故，死墮地獄中。蘊中無有我，非蘊即是我，不如彼分別，亦復非無有。如愚所分別，一切皆有性，若如彼所見，皆應見真實。一切染淨法，悉皆無體性，不如彼所見，亦非無所有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智識相今當說。若善分別智識相者，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大慧！彼智有三種，謂：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。云何世間智？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。云何出世間智？謂一切聲聞、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。云

何出世間上上智？謂諸佛、菩薩觀無所有法，見不生不滅，離有無品入如來地，人、法無我緣自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今為汝說智識相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善知彼智識之相，如實脩行智識相故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大慧！有三種智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世間智；二者、出世間智；三者、出世間上上智。大慧！何者世間智？謂外道凡夫人等，執著一切諸法有無，是名世間智相。大慧！何者出世間智？謂諸一切聲聞、緣覺，虛妄分別自相同相，是名出世間智。大慧！何者出世間上上智？謂佛如來、菩薩摩訶薩，觀察一切諸法寂靜不生不滅，得如來地無我證法，離彼有無朋黨二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我當為汝說智識相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若善了知智識之相，則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大慧！智有三種，謂：世間智、出世間智、出世間上上智。云何世間智？謂：一切外道凡愚，計有無法。云何出世間智？謂：一切二乘，著自共相。云何出世間上上智？謂：諸佛、菩薩，觀一切法皆無有相，不生不滅、非有非無，證法無我，入如來地。」

「大慧！彼生滅者是識，不生不滅者是智。復次，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，超有無相是智。復次，長養相是識，非長養相是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識者，生滅相；智者，不生滅相。復次，大慧！識者，墮於有相無相，墮彼有無種種相因。大慧！智相者，遠離有相無相，有無因相，名為智相。復次，大慧！集諸法者，名為識相；不集諸法，名為智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生滅是識，不生滅是智；墮相無相及以有無種種相因是識，離相無相及有無因是智；有積集相是識，無積集相是智。」

「復次有三種智，謂知生滅、知自共相、知不生不滅。復次無礙相是智，境界種種礙相是識。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，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。復次得相是識，不得相是智。自得聖智境界，不出不入故，如水中月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智有三種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觀察自相同相；二者、觀察生相滅相；三者、觀察不生不滅相。復次，大慧！所言智者，無障礙相；識者，識彼諸境界相。復次，大慧！識者，和合起作所作，名為識相；無礙法相應，名為智相。復次，大慧！無所得相，名之為智；以自內身證得聖智脩行故，出入諸法如水中月，是名智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復有三種智，謂：知自相共相智，知生滅智，知不生不滅智。著境界相是識，不著境界相是智。三和合相應生

是識，無礙相應自性相是智。有得相是識，無得相是智。證自聖智所得境界，如水中月，不入不出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採集業為識，不採集為智，觀察一切法，通達無所有，逮得自在力，是則名為慧。縛境界為心，覺想生為智，無所有及勝，慧則從是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識能集諸業，智能了分別，慧能得無相，及妙莊嚴境。識為境界縛，智能了諸境，無相及勝境，是慧所住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採集業為心，觀察法為智，慧能證無相，逮自在威光。境界縛為心，覺相生為智，無相及增勝，智慧於中起。」

「心意及與識，遠離思惟想，得無思想法，佛子非聲聞。寂靜勝進忍，如來清淨智，生於善勝義，所行悉遠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心意及與識，遠離於諸想，聲聞分別法，非是諸弟子。寂靜勝進忍，如來清淨智，生於善勝智，遠離諸所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心意及與識，離諸分別相，得無分別法，佛子非聲聞。寂滅殊勝忍，如來清淨智，生於善勝義，遠離諸所行。」

「我有三種智，聖開發真實，於彼想思惟，悉攝受諸性。二乘不相應，智離諸所有，計著於自性，從諸聲聞生。超度諸心量，如來智清淨。」

〔魏譯〕「我有三種慧，依彼得聖名，於彼相分別，能聞於有無。離於二乘行，慧離於境界，取於有無相，從諸聲聞生。唯入如是心，智慧無垢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我有三種智，聖者能明照，分別於諸相，開示一切法。我智離諸相，超過於二乘，以諸聲聞等，執著諸法有，如來智無垢，了達唯心故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有九種轉變論，外道轉變見生，所謂形處轉變、相轉變、因轉變、成轉變、見轉變、性轉變、緣分明轉變、所作分明轉變、事轉變。大慧！是名九種轉變見，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。云何形處轉變？謂形處異見。譬如金變作諸器物，則有種種形處顯現，非金性變，一切性變亦復如是。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，乃至事變妄想，彼非如非異妄想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外道有九種轉變見。何等為九？一者、形相轉變；二者、相轉變；三者、因轉變；四者、相應轉變；五者、見轉變；六者、物轉變；七者、緣了別轉變；八者、作法了別轉變；九者、生轉變。大慧！是名九種轉變見。依九種轉變見故，一切外道說於轉變從有無生。大慧！何者外道形相轉變？大慧！譬如以金作莊嚴具，鐶釧瓔珞種種各異，形相雖殊金

體不變，一切外道分別諸法形相轉變亦復如是。大慧！復有外道分別諸法依因轉變。大慧！而彼諸法亦非如是非不如是，以依分別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大慧！諸外道有九種轉變見，所謂：形轉變、相轉變、因轉變、相應轉變、見轉變、物轉變、緣明了轉變、所作明了轉變、生轉變，是為九。一切外道因是見故，起有無轉變論。此中形轉變者，謂形別異見。譬如以金作莊嚴具，鐶釧瓔珞種種不同，形狀有殊金體無易。一切法變亦復如是，諸餘外道種種計著，皆非如是亦非別異，但分別故。」

「如是一切性轉變，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，外道轉變妄想，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，自心現外性非性。大慧！如是凡愚眾生自妄想脩習生。大慧！無有法若生若滅，如見夢幻色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一切轉變亦爾應知。譬如乳酪酒果等熟一一轉變，一切外道分別轉變亦復如是，而無實法可以轉變，以自心見有無可取分別有無故。大慧！一切凡夫亦復如是，以依自心分別而生一切諸法。大慧！無有法生、無有法轉，如幻夢中見諸色事。大慧！譬如夢中見一切事、石女兒生死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一切轉變如是應知。譬如乳酪酒果等熟，外道言此皆有轉變，而實無有若有若無，自心所見無外物故。如此皆是愚迷凡夫從自分別習氣而起，實無一法若生若滅，如因幻夢所見諸色，如石女兒說有生死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形處時轉變，四大種諸根，中陰漸次生，妄想非明智。最勝於緣起，非如彼妄想，然世間緣起，如犍闥婆城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轉變時形相，四大種諸根，中陰及諸取，如是取非智。因緣生世間，佛不如是說，因緣即世間，如犍闥婆城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形處時轉變，大種及諸根，中有漸次生，妄想非明智。妄想不分別，緣起及世間，但諸緣世間，如乾闥婆城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三之上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三之下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三之下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、解脫義。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，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續巧方

便，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，及離言說文字妄想覺，遊行一切諸佛剎土，無量大眾力自在通惣持之印，種種變化光明照耀覺慧，善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，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，見一切法如幻夢等，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，悉令安住一切諸法如幻夢等，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異言說義，其身轉勝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善說一切諸法相續、不相續相。惟願善逝，說一切法相續、不相續相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眾，善解諸法相續、不相續相，善巧方便知已，不墮執著諸法相續、不相續相。離一切法相續、不相續言說文字妄想已，得力自在神通，遊化十方一切諸佛國土大眾之中，陀羅尼門善印所印，十盡句善縛所縛，種種變化光明照耀，譬如四大日月摩尼自然而行。眾生受用遠離諸地，唯自心見分別之相，示一切法如幻如夢，示入依止諸佛之地，於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，攝取令住一切諸法如幻如夢，離於有無一切朋黨，生滅妄想異言說義，轉身自在住勝處住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如來，為我解說於一切法深密義及解義相。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法，不墮如言取義深密執著，離文字語言虛妄分別，普入一切諸佛國土，力通自在惣持所印，覺慧善住十無盡願，以無功用種種變現光明照耀，如日、月、摩尼、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住於諸地離分別見，知一切法如幻如夢，入如來位普化眾生，令知諸法虛妄不實，離有無品斷生滅執，不著言說令轉所依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無量一切諸法，如所說義計著相續，所謂相計著相續，緣計著相續，性非性計著相續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，有為無為妄想計著相續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者，謂如相執著相續，緣執著相續，有無執著相續，分別生不生執著相續，分別滅不滅執著相續，分別乘非乘執著相續，分別有為無為執著相續，分別地地相執著相續，分別自分別執著相續，分別有無入外道朋黨執著相續，聲聞執著義相續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於一切法，如言取義，執著深密，其數無量。所謂：相執著，緣執著，有非有執著，生非生執著，滅非滅執著，乘非乘執著，為無為執著，地地自相執著，自分別現證執著，外道宗有無品執著，三乘一乘執著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，以此相續故，凡愚妄想如蠶作繭，以妄想絲自纏纏他，有無有相續相計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愚癡凡夫，無量異心分別相續，依此相續愚癡分別，如蠶作繭，依自心見分別綖相續，樂於和合自纏纏他，執著有無和合相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等密執有無量種，皆是凡愚自分別執而密執著。此諸分別如蠶作繭，以妄想絲自纏纏他，執著有無欲樂堅密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，見一切法寂靜，妄想不生故，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。復次，大慧！覺外性非性，自心現相無所有，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，一切性無相，見相續寂靜故，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。復次，大慧！彼中無有若縛若解，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。所以者何？謂於一切法有無，有無眾生可得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然無相續、無相續相，以見諸法寂靜故。大慧！以諸菩薩見一切法無分別相，是故名見一切菩薩寂靜法門。復次，大慧！如實能知外一切法離於有無，如實覺知自心見相，以入無相自心相故。大慧！以見分別有無法故名為相續，以見諸法寂靜故名無相續，無相續、無相續諸法相。大慧！無縛無脫墮於二見，自心分別有縛有脫。何以故？以不能知諸法有無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中實無密非密相，以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住寂靜故、無分別故。若了諸法唯心所見，無有外物皆同無相，隨順觀察，於若有若無分別密執悉見寂靜，是故無有密非密相。大慧！此中無縛亦無有解，不了實者見縛解耳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若有若無，求其體性不可得故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愚夫有三相續，謂貪恚癡及愛，未來有喜愛俱，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，彼相續者續五趣。大慧！相續斷者，無有相續不相續相。復次，大慧！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，識相續無間生，方便計著則有相續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，一切相續不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愚癡凡夫有三種相續。何等為三？謂貪、瞋、癡及愛樂生，以此相續故有後生。大慧！相續者，眾生相續生於五道。大慧！斷相續者，無相續、無相續相。復次，大

慧！執著因緣相續故生於三有，以諸識展轉相續不斷，見三解脫門轉滅執著三有因識，名斷相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愚癡凡夫有三種密縛，謂：貪、恚、癡，及愛來生與貪喜俱，以此密縛令諸眾生續生五趣。密縛若斷，是則無有密非密相。復次，大慧！若有執著三和合緣，諸識密縛次第而起，有執著故則有密縛。若見三解脫離三和合識，一切諸密皆悉不生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不真實妄想，是說相續相，若知彼真實，相續網則斷。於諸性無知，隨言說攝受，譬如彼蠶虫，結網而自纏。愚夫妄想縛，相續不觀察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不實妄分別，名為相續相，能如實知彼，相續網則斷。若取聲為實，如蠶繭自縛，自心妄想縛，凡夫不能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不實妄分別，是名為密相，若能如實知，諸密網皆斷。凡愚不能了，隨言而取義，譬如蠶處蠶，妄想自纏縛。」

大慧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說：『以彼彼妄想，妄想彼彼性，非有彼自性，但妄想自性耳。』世尊！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，非為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？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：『以何等何等分別心，分別何等何等法，而彼彼法無彼如是如是體相，唯自心分別。』世尊！若唯自心分別，非彼法相者，如世尊說，一切諸法應無染淨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言：『一切諸法妄分別見，無實體故。』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由種種心分別諸法，非諸法有自性。此但妄計耳。』世尊！若但妄計無諸法者，染淨諸法將無悉壞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大慧！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，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大慧！而諸一切愚癡凡夫分別諸法，而彼諸法無如是相，虛妄分別以為實有。大慧！彼是凡夫虛妄分別諸法體相，虛妄覺知非如實見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一切凡愚分別諸法，而諸法性非如是有，此但妄執無有性相。」

「大慧！如聖智有性自性，聖知、聖見、聖慧眼，如是性自性知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若使如聖，以聖知、聖見、聖慧眼，非天眼、非肉眼，性自性如是知，非如愚夫妄想。世尊！云何愚夫離是

妄想？不覺聖性事故。世尊！彼亦非顛倒、非不顛倒。所以者何？謂不覺聖事性自性故，不見離有無相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聖人知一切諸法自體性相，依聖人智、依聖人見、依聖慧眼，是如實知諸法自體相。」大慧菩薩言：「世尊！世尊！如諸聖人等，依聖智、依聖見、依聖慧眼，非肉眼、天眼，覺知一切諸法體相無如是相，非如凡夫虛妄分別。世尊！云何愚癡凡夫轉虛妄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能如實覺知聖人境界轉虛妄識。世尊！彼癡凡夫，非顛倒見，非不顛倒見。何以故？以不能見聖人境界如實法體故，以見轉變有無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然諸聖者以聖慧眼如實知見有諸法自性。」大慧白言：「若諸聖人以聖慧眼見有諸法性，非天眼、肉眼，不同凡愚之所分別。云何凡愚得離分別？不能覺了諸聖法故。世尊！彼非顛倒、非不顛倒。何以故？不見聖人所見法故，聖眼遠離有無相故。」

「世尊！聖亦不如是見，如事妄想，不以自相境界為境界故。世尊！彼亦性自性相，妄想自性如是現，不說因無因故，謂墮性相見故異境界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。世尊！不覺性自性相故。世尊！亦非妄想自性，因性自性相。彼云何妄想非妄想，如實知妄想？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聖人亦有分別，一切種種諸事無如是相，以自心見境界相故。世尊！彼諸聖人見有法體分別法相，以世尊不說有因、不說無因。何以故？以墮有法相故。餘人見境不如是見。世尊！如是說者有無窮過。何以故？以不覺知所有法相無自體相故。世尊！非因分別有法體相而有諸法。世尊！彼云何分別？不如彼分別？應如彼分別？」

〔唐譯〕「聖亦不如凡所分別如是得故，非自所行境界相故，彼亦見有諸法性相如妄執性而顯現故，不說有因及無因故，墮於諸法性相見故。世尊！其餘境界既不同此，如是則成無窮之失，孰能於法了知性相？世尊！諸法性相不因分別，云何而言以分別故而有諸法？」

「世尊！妄想異、自性相異。世尊！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，彼云何各各不妄想，而愚夫不如實知？然為眾生離妄想故，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。世尊！何故遮眾生有無有見事自性計著，聖智所行境界計著，墮有見說空法非性，而說聖智自性事？」

〔魏譯〕「世尊！分別相異相，自體相異相。世尊！而彼二種因不相似，彼彼分別法體相異。云何凡夫如此分別？此因不成，如彼所見。世尊說言：『我為斷諸一切眾生虛妄分別心故，作如是說。如彼凡夫虛妄分別，無如是法。』世尊！何故遮諸眾生有無

見事，而執著實法聖智境界？世尊！復令一切眾生墮無見處。何以故？以言諸法寂靜無相，聖智法體如是無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世尊！分別相異、諸法相異，因不相似。云何諸法而由分別？復以何故凡愚分別不如是有？而作是言：『為令眾生捨分別故，說如分別所見法相無如是法。』世尊！何故令諸眾生離有無見所執著法，而復執著聖智境界墮於有見？何以故不說寂靜空無之法，而說聖智自性事故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非我說空法非性，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，然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。眾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，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。大慧！我不說性自性相。大慧！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相見，離自心現性非性見，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，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，離有無事見相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我不說言一切諸法寂靜無相，亦不說言諸法悉無，亦不令其墮於無見，亦令不著一切聖人境界如是。何以故？我為眾生離驚怖處故。以諸眾生無始世來，執著實有諸法體相，是故我說聖人知法體相實有，復說諸法寂靜無相。大慧！我不說言法體有無，我說自身如實證法，以聞我法，脩行寂靜諸法無相，得見真如無相境界，入自心見法，遠離見外諸法有無，得三解脫門。得已，以如實印善印諸法，自身內證，智慧觀察，離有無見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我非不說寂靜空法墮於有見。何以故？已說聖智自性事故。我為眾生無始時來計著於有，於寂靜法以聖事說，令其聞已不生恐怖，能如實證寂靜空法，離惑亂相入唯識理，知其所見無有外法，悟三脫門獲如實印，見法自性了聖境界，遠離有無一切諸著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法不生者，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。所以者何？謂宗一切性非性故，及彼因生相故，說一切法不生宗，彼宗則壞。彼宗一切法不生，彼宗壞者，以宗有待而生故。又彼宗不生，入一切法故，不壞相不生故，立一切法不生宗者，彼說則壞。大慧！有無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有無相不可得。大慧！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彼宗壞，以有無性相不生故，不應立宗。五分論多過故，展轉因異相故，及為作故，不應立宗分。謂一切法不生，如是一切法空，如是一切法無自性，不應立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不應建立諸法不生。何以故？以建立法同諸法有，若不爾者同諸法無。復次，大慧！建立諸法有故，說一切法於建立法中同。何以故？以彼建立不同一切法不生，是故建立說一切法，是言自破。何以故？以建立中無彼建立，若不爾者彼建立亦不生，以同諸法無差別相故，是故建立諸

法不生，名為自破。以彼建立三法五法和合有故，離於建立有無不生。大慧！彼建立入諸法中，不見有無法故。大慧！若彼建立諸法不生，而作是言：『一切不生。』大慧！如是說者建立則破。何以故？離於建立有無相不可得故。大慧！是故不應建立諸法不生。大慧！以彼建立同彼一切不生法體，是故不應建立諸法不生，以有多過故。大慧！復有不應建立諸法不生。何以故？以三法五法彼彼因不同故。大慧！復有不應建立諸法不生。何以故？三法五法作有為無常故，是故不應建立一切諸法不生，如是不應建立一切法空，一切諸法無實體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不應成立一切諸法皆悉不生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本無有故，及彼宗因生相故。復次，大慧！一切法不生，此言自壞。何以故？彼宗有待而生故；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，不生相亦不生故；又彼宗諸分而成故；又彼宗有無法皆不生，此宗即入一切法中，有無相亦不生故。是故一切法不生，此宗自壞。不應如是立，諸分多過故，展轉因異相故。如不生，一切法空無自性亦如是。」

「大慧！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，現不現相故，及見覺過故，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，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。大慧！愚夫墮有無見，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而諸菩薩為眾生說一切諸法如幻如夢，以見不見相故，以諸法相迷惑見智故，是故應說如幻如夢，除遮一切愚癡凡夫離驚怖處。大慧！以諸凡夫墮在有無邪見中故，以凡夫聞如幻如夢生驚怖故，諸凡夫聞生驚怖已，遠離大乘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說一切法如幻如夢，見不見故，一切皆是惑亂相故，除為愚夫而生恐怖。大慧！凡夫愚癡墮有無見，莫令於彼而生驚恐，遠離大乘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無自性無說，無事無相續，彼愚夫妄想，如死屍惡覺。一切法不生，非彼外道宗，至竟無所生，性緣所成就。一切法不生，慧者不作想，彼宗因生故，覺者悉除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無自體無識，無阿黎耶識，愚癡妄分別，邪見如死屍。一切法不生，餘見識不成，諸法畢不生，因緣不能成。一切法不生，莫建如是法，因不同不成，是故建立壞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無自性無說，無事無依處，凡愚妄分別，惡覺如死屍。一切法不生，外道所成立，以彼所有生，非緣所成故。一切法不生，智者不分別，彼宗因生故，此覺則便壞。」

「譬如翳目視，妄見垂髮相，計著性亦然，愚夫邪妄想。施設於三有，無有事自性，施設事自性，思惟起妄想。相事設言教，意亂極震掉，佛子能超出，遠離諸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譬如目有翳，虛妄見毛輪，分別於有無，凡夫虛妄見。三有唯假名，無有實法體，執假名為實，凡夫起分別。相事及假名，心意所受用，佛子能遠離，住寂境界行。」

〔唐譯〕「譬如目有翳，妄想見毛輪，諸法亦如是，凡愚妄分別。三有唯假名，無有實法體，由此假施設，分別妄計度。假名諸事相，動亂於心識，佛子悉超過，遊行無分別。」

「非水水想受，斯從渴愛生，愚夫如是惑，聖見則不然。聖人見清淨，三脫三昧生，遠離於生滅，遊行無所有。脩行無所有，亦無性非性，性非性平等，從是生聖果。」

〔魏譯〕「無水取水相，諸獸癡妄心，凡夫見法爾，聖人則不然。聖人見清淨，三脫三昧生，遠離於生滅，得無障寂靜。脩行無所有，亦復不見無，有無法平等，是故生聖果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無水取水相，斯由渴愛起，凡愚見法爾，諸聖則不然。聖人見清淨，生於三解脫，遠離於生滅，常行無相境。脩行無相境，亦復無有無，有無悉平等，是故生聖果。」

「云何性非性？云何為平等？謂彼心不知，內外極漂動，若能壞彼者，心則平等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有無法云何？云何成平等？以心不能見，內外法無常，若能滅彼法，見心成平等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法有無？云何成平等？若心不了法，內外斯動亂，了已則平等，亂相爾時滅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如攀緣事智慧不得，是施設量建立施設。所攝受非性，攝受亦非性，以無攝故智則不生，唯施設名耳！』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智慧觀察，不能見前境界諸法。爾時，善知唯是內心、心、意、意識，如實覺知，無法可取，亦無能取。是故，智亦不能分別而取。』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：『若知境界但是假名，都不可得，則無所取；無所取故，亦無能取；能取、所取二俱無故，不起分別，說名為智。』」

「云何？世尊！為不覺性自相共相、異不異故，智不得耶？為自相共相、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，智不得耶？為山巖石壁、地水火風障故，智不得耶？為極遠極近故，智不得耶？為老小盲冥、諸根不具故，智不得耶？世尊！若不覺自共相、異不異，智不得者，不應說

智，應說無智，以有事不得故。若復種種自共相、性自性相隱蔽故，智不得者，彼亦無智，非是智。世尊！有爾燄故智生，非無性會爾焰故名為智。若山巖石壁、地水火風、極遠極近、老小盲冥、諸根不具，智不得者，此亦非智，應是無智，以有事不可得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世尊！若言智慧不能取者，為見諸法自相、同相、異異法相、種種異法體不同故，智不能知？為見諸法種種體相不可異故，智不能知？為是山岩、石壁、墻幕、樹林、草木、地、水、火、風之所障故，智不能知？為是極遠、極近處故，智不能知？為是老小、為是盲冥、諸根不具，智不能知？世尊！若一切法異異法相、異異法體、自相、同相、種種不同故，智不能知者，世尊！若爾，彼智非智。何以故？不能知前實境界故。世尊！若一切法種種體相、自相、同相、不見異故，智不能知者，若爾，彼智不得言智。何以故？實有境界不能知故。世尊！有前境界如實能見，名之為智。若為山岩、石壁、墻幕、樹林、草木、地、水、火、風、極遠、極近、老小、盲冥、諸根不具，不能知見者，彼智無智，有實境界而不知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世尊！何故彼智不得於境？為不能了一切諸法自相、共相、一、異義故言不得耶？為以諸法自相、共相、種種不同、更相隱蔽而不得耶？為山岩、石壁、簾幔、帷障之所覆隔而不得耶？為極遠、極近、老小、盲冥、諸根不具而不得耶？若不了諸法自相、共相、一、異義故言不得者，此不名智，應是無智，以有境界而不知故。若以諸法自相、共相、種種不同、更相隱蔽而不得者，此亦非智，以知於境說名為智，非不知故。若山巖、石壁、簾幔、帷障之所覆隔、極遠、極近、老小、盲冥而不知者，彼亦非智，以有境界智不具足而不知故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不如是無智，應是智非非智。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，智慧不得。是施設量建立，覺自心現量有無，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，不得故智於爾焰不生，順三解脫智亦不得。非妄想者，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，作如是知，是知彼不知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如汝所說，言無智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有實智故。大慧！我不依汝如是之說，境界是無，唯自心見。我說不覺唯是自心，見諸外物以為有無，是故智慧不見境界。智不見者，不行於心，是故我說入三解脫門智亦不見。而諸凡夫無始世來虛妄分別，依戲論熏習熏彼心故，如是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此實是智，非如是說。我之所說，非隱覆說。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，以了但是自心所見外法有無，智慧於中畢竟無得。以無得故，爾焰不起，入三脫門，智體亦忘，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以來戲論熏習。」

「故於外事處所相性無性妄想，不斷自心現量，建立說我、我所相，攝受計著，不覺自心現量，於智爾焰而起妄想。妄想故，外性非性觀察，不得依於斷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見外境界形相有無，為離如是虛妄心故，說一切法唯自心見。執著我我所故，不能覺知但是自心虛妄分別是智是境界。分別是智是境界故，觀察外法不見有無，墮於斷見。」

〔唐譯〕「計著外法若有若無種種形相，如是而知名為不知。不了諸法唯心所見，著我我所分別境智，不知外法是有是無，其心住於斷見中故，為令捨離如是分別，說一切法唯心建立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有「諸攀緣事，智慧不觀察，此無智非智，是妄想者說。於不異相性，智慧不觀察，障礙及遠近，是名為邪智。老小諸根冥，而智慧不生，而實有爾焰，是亦說邪智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有諸境界事，智慧不能見，彼無智非智，虛妄見者說。言諸法無量，是智不能知，障礙及遠近，是妄智非智。老小諸根冥，不能生智慧，而實有境界，彼智非實智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若有於所緣，智慧不觀見，彼無智非智，是名妄計著。無邊相互隱，障礙及遠近，智慧不能見，是名為邪智。老小諸根冥，而實有境界，不能生智慧，是名為邪智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邪妄想之所回轉，回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，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，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誠如尊教。惟願世尊為我分別說通及宗通，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，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愚癡凡夫依無始身、戲論煩惱、分別煩惱、幻化之身，建立自法，執著自心，見外境界，執著名字、章句、言說而不能知，建立正法，不脩正行，離四種句清淨之法。」大慧菩薩言：「如是如是！如是世尊！如世尊說。世尊為我說所說法，建立法相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於未來世善知建立說法之相，不迷外道邪見、聲聞辟支佛不正見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愚癡凡夫，無始虛偽惡邪分別之所幻惑，不了如實及言說法，計心外相著方便說，不能脩習清淨真實離四句法。」大慧白言：「如是如是！誠如尊教。願為我說如實之法及言說法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於此二法而得善巧，非外道二乘之所能入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，謂說通及自宗通。說通者，謂隨眾生心之所應，為說種種眾具契經，是名說通。自宗通者，謂脩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，謂不墮一異、俱不俱品，超度一切心、意、意識，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，一切外道、聲聞、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，我說是名自宗通法。大慧！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，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我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二種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如來、應、正徧知所說法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建立說法相，二者、建立如實法相。大慧！何者建立說法相？謂種種功德修多羅、優波提舍，隨眾生信心而為說法。大慧！是名建立說法相。大慧！何者建立如實法相？謂依何等法而脩正行，遠離自心虛妄分別諸法相故，不墮一異、俱不俱朋黨聚中，離心、意、意識，內證聖智所行境界，離諸因緣相應見相，離一切外道邪見，離諸一切聲聞、辟支佛見，離於有無二朋黨見。大慧！是名建立如實法相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應當脩學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三世如來有二種法，謂：言說法及如實法。言說法者，謂：隨眾生心，為說種種諸方便教。如實法者，謂：脩行者，於心所現離諸分別，不墮一異、俱不俱品，超度一切心、意、意識，於自覺聖智所行境界，離諸因緣相應見相，一切外道、聲聞、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，是名如實法。此二種法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善脩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我謂二種通，宗通及言說，說者授童蒙，宗為脩行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建立二種，說法如實法，依名字說法，為實脩行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我說二種法，言教及如實，教法示凡夫，實為脩行者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一時說言：『世間諸論種種辯說，慎勿習近。若習近者，攝受貪欲，不攝受法。』世尊！何故作如是說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世間言論種種句味，因緣譬喻採集莊嚴，誘引誑惑愚癡凡夫，不入真實自通，不覺一切法，妄想顛倒墮於二邊。凡愚癡惑而自破壞，諸趣相續不得解脫，不能覺知自心現量，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。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辯說，不脫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、誑惑迷亂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一時說言：『盧伽耶陀種種辯說，若有親近供養彼人，攝受欲食，不攝法食。』世尊！何故說言盧伽耶陀種種辯說，親近供養，攝受欲食，不攝法食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盧伽耶陀種種辯才，巧妙辭句迷惑世間，不依如法說、不依如義說，但隨世間愚癡凡夫情所樂故說世俗事，但有巧辭言章美妙失於正義。大慧！是名盧伽耶陀種種辯才樂說之過。大慧！盧伽耶陀如是辯才，但攝世間愚癡凡夫，非入如實法相說法。自不覺知一切法故，墮於二邊邪見聚中；自失正道亦令他失，是故不能離於諸趣；以不能見唯是自心，分別執著外法有相，是故不離虛妄分別。大慧！是故我說盧伽耶陀，雖有種種巧妙辯才、樂說諸法，失正理故，不得出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一切苦聚，以依種種名字章句譬喻巧說迷誑人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一時說：『盧伽耶陀呪術詞論，但能攝取世間財利，不得法利，不應親近承事供養。』世尊！何故作如是說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盧伽耶陀所有詞論，但飾文句，誑惑凡愚，隨順世間虛妄言說，不如於義，不稱於理，不能證入真實境界，不能覺了一切諸法，恒墮二邊，自失正道亦令他失，輪迴諸趣永不出離。何以故？不了諸法唯心所見，執著外境增分別故。是故我說世論文句因喻莊嚴，但誑愚夫，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憂悲等患。」

「大慧！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，彼世論者有一弟子，持龍形像詣釋天宮建立論宗，要壞帝釋千輻之輪，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。作是要已，即以釋法摧伏帝釋，釋墮負處即壞其車還來人間。如是，大慧！世間言論因譬莊嚴，乃至畜生亦能以種種句味，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，而況於人。是故，大慧！世間言論應當遠離，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釋提桓因廣解諸論，自造聲論。彼盧伽耶陀有一弟子，證世間通，詣帝釋天宮，建立論法，而作是言：『憍尸迦！我共汝說，與汝論義，若不如者，要受屈伏，令諸一切天人知見。』即共立要：『我若勝汝，要當打汝千輻輪碎；我若不如，從頭至足，節節分解，以謝於汝。』作是要已，盧伽耶陀弟子，現作龍身，共釋提桓因論義，以其論法，即能勝彼釋提桓因，令其屈伏，即於天中，打千輻輪車碎如微塵，還下人間。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，如是種種譬喻相應，乃至現畜生身，依種種名字，迷惑世間天人阿修羅，以諸世間一切眾生，執著生滅法故，何況於人。大慧！以是義故，應當遠離盧伽耶陀婆羅門，以

因彼說能生苦聚故，是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諮請盧伽耶陀婆羅門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釋提桓因，廣解眾論，自造諸論。彼世論者，有一弟子，現作龍身，詣釋天宮，而立論宗，作是要言：『憍尸迦！我共汝論，汝若不如，我當破汝千輻之輪；我若不如，斷一一頭，以謝所屈。』說是語已，即以論法，摧伏帝釋，壞千輻輪，還來人間。大慧！世間言論，因喻莊嚴，乃至能現畜生之形，以妙文詞，迷惑諸天及阿修羅，令其執著生滅等見，而況於人？是故大慧！不應親近承事供養，以彼能作生苦因故。」

「大慧！世論者，唯說身覺境界而已。大慧！彼世論者乃有百千，但於後時後五百年，當破壞結集惡覺，因見盛故惡弟子受。如是，大慧！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，因譬莊嚴說外道事，著自因緣無有自通。大慧！彼諸外道無自通論，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，亦不自知愚癡世論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所說之法，但見現前身智境界，依世名字說諸邪法。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所造之論有百千偈，後世末世分為多部，各各異名，依自心見因所造故。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無有弟子能受其論，是故後世分為多部，種種異名。大慧！諸外道等內心無有如實解故，依種種因、種種異解，隨自心造而為人說，執著自在因等故。大慧！一切外道所造論中無如是法，唯是一切盧伽耶陀種種因門說百千萬法，而彼不知是盧伽耶陀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世論唯說身覺境界。大慧！彼世論有百千字句，後末世中，惡見乖離，邪眾崩散，分成多部，各執自因。大慧！非餘外道能立教法，唯盧迦耶以百千句，廣說無量差別因相，非如實理，亦不自知是惑世法。」

爾時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，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，世尊亦說世論，為種種異方諸來會眾天人阿修羅，廣說無量種種句味，亦非自通耶？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，唯說不來不去。大慧！來者趣聚會生，去者散壞，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，我所說義不墮世論妄想數中。所以者何？謂不計著外性非性自心現處，二邊妄想所不能轉，相境非性覺自心現，則自心現妄想不生，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，入三脫門名為解脫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外道唯說盧伽耶陀，依於世間種種名字、章句、譬喻執著諸因者。世尊！十方一切國土眾生、天、人、阿修羅集如來所，如來亦以世間種種名字、章句、譬喻說法，不說自身內智證法。若爾，亦同一切外道所說不

異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我不說於盧伽耶陀，亦不說言諸法不來不去。大慧！我說諸法不來不去。大慧！何者名來？大慧！所言來者，名為生聚，以和合生故。大慧！何者名去？大慧！所言去者，名之為滅。大慧！我說不去不來，名為不生。大慧！我說不同諸外道法。何以故？以不執著外物有無，唯建立說於自心見故；不住二處，不行分別諸相境界故；以如實知自心見故；不生自心分別見故。以不分別一切相者，而能入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解脫門，名為解脫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白言：「世尊！若盧迦耶所造之論，種種文字因喻莊嚴，執著自宗非如實法，名外道者。世尊亦說世間之事，謂以種種文句言詞，廣說十方一切國土天人等眾而來集會，非是自智所證之法。世尊亦同外道說耶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我非世說亦無來去，我說諸法不來不去。大慧！來者集生，去者壞滅，不來不去，此則名為不生不滅。大慧！我之所說，不同外道墮分別中。何以故？外法有無無所著故。了唯自心，不見二取，不行根境，不生分別，入空、無相、無願之門而解脫故。」

「大慧！我念一時於一處住，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，不請空間，便問我言：『瞿曇！一切所作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婆羅門，一切所作是初世論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非所作耶？』我復報言：『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常耶？一切無常耶？一切生耶？一切不生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是六世論。』大慧！彼復問我言：『一切一耶？一切異耶？一切俱耶？一切不俱耶？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是十一世論。』大慧，彼復問言：『一切無記耶？一切記耶？有我耶？無我耶？有此世耶？無此世耶？有他世耶？無他世耶？有解脫耶？無解脫耶？一切剎那耶？一切不剎那耶？虛空耶？非數滅耶？涅槃耶？瞿曇，作耶？非作耶？有中陰耶？無中陰耶？』大慧！我時報言：『婆羅門，如是說者悉是世論，非我所說，是汝世論。』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念過去於一處住，爾時有一盧伽耶陀大婆羅門，來詣我所而請我言：『瞿曇！一切作耶？』大慧！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一切作者，此是第一盧伽耶陀。』婆羅門言：『瞿曇！一切不作耶？』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一切不作者，是第二盧伽耶陀。』如是一切常、一切無常，一切生、一切不生，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是第六盧伽耶陀。』大慧！盧伽耶陀復問我言：『瞿曇！一切一耶？一切異耶？一切俱耶？一切不俱耶？一切諸法依於因生，見種種因生故。』大慧！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是第十一盧伽耶陀。』大慧！彼復問我：『瞿曇！一切無記耶？一切記耶？有我耶？無我耶？有此世耶？無此世耶？有後世

耶？無後世耶？有解脫耶？無解脫耶？一切空耶？一切不空耶？一切虛空耶？非緣滅耶？涅槃耶？瞿曇！作耶？非作耶？有中陰耶？無中陰耶？』大慧！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如是說者，一切皆是盧伽耶陀，非我所說，是汝說法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憶有時，於一處住。有世論婆羅門，來至我所，遽問我言：『瞿曇！一切是所作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婆羅門！一切所作，是初世論。』又問我言：『一切非所作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一切非所作，是第二世論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常耶？一切無常耶？一切生耶？一切不生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是第六世論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一耶？一切異耶？一切俱耶？一切不俱耶？一切皆由種種因緣而受生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是第十一世論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有記耶？一切無記耶？有我耶？無我耶？有此世耶？無此世耶？有他世耶？無他世耶？有解脫耶？無解脫耶？是剎那耶？非剎那耶？虛空、涅槃及非擇滅，是所作耶？非所作耶？有中有耶？無中有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婆羅門！如是皆是汝之世論，非我所說。』」

「我惟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，不能覺知自心現量，而生妄想攀緣外性。如外道法，我諸根義三合知生。我不如是，婆羅門！我不說因、不說無因，唯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，非汝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。大慧！涅槃、虛空、滅，非有三種，但數有三耳！」

〔魏譯〕「婆羅門！我說因無始戲論虛妄分別煩惱熏習故，說彼三有；以不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有，非見外有，如外道法。大慧！外道說言：『我、根、意義，三種和合能生於智。』婆羅門，我不如是。我不說因，亦不說無因，唯說自心分別見有可取能取境界之相。我說假名因緣集故而生諸法，非汝婆羅門及餘境界，以墮我見故。大慧！涅槃、虛空、緣滅，不成三數，何況言作有作不作？」

〔唐譯〕「婆羅門！我說因於無始戲論諸惡習氣而生三有，不了唯是自心所見而取外法，實無可得。如外道說，我及根、境三和合生。我不如是。我不說因、不說無因，唯依妄心以能所取而說緣起，非汝及餘取著我者之所能測。大慧！虛空、涅槃及非擇滅，但有三數，本無體性，何況而說作與非作？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癡愛業因故有三，有耶？為無因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此二者亦是世論耳。』彼復問言：『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？』我復報言：『此亦世論。婆羅門！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。』復次，大慧！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頗有非世論者不？我是一切外道之宗，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

莊嚴。』我復報言：『婆羅門！有非汝有者，非為非宗非說非不說，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？』我時報言：『婆羅門！有非世論，汝諸外道所不能知，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。謂妄想不生，覺了有無自心現量；妄想不生，不受外塵妄想永息，是名非世論。此是我法，非汝有也。婆羅門！略說彼識若來若去、若死若生、若樂若苦、若溺若見、若觸若著，種種相若和合相續、若愛若因計著。婆羅門！如是比者是汝等世論，非是我有。』大慧！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、我如是答，彼即默然不辭而退，思自通處作是念言：『沙門釋子出於通外，說無生無相無因，覺自妄想現相妄想不生。』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復有盧伽耶陀婆羅門來問我言：『瞿曇！此諸世間無明、愛、業因故生三有耶？無因耶？』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此二法，盧伽耶陀，非我法耶。』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瞿曇！一切法墮自相耶？同相耶？』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此是盧伽耶陀，非我法耶。婆羅門！但有心、意、意識執著外物，皆是盧伽耶陀非我法耶。』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瞿曇！頗有法非盧伽耶陀耶？瞿曇！一切外道建立種種名字章句因譬喻說者，皆是我法。』我時答言：『婆羅門！有法非汝法，非不建立，亦非不說種種名字章句，亦非不依義依義說，而非盧伽耶陀建立法。婆羅門！有法非盧伽耶陀，以彼諸法一切外道乃至於汝不能了知，以妄執著外不實法分別戲論故。何者是？謂遠離分別心觀察有無，自心見相如實覺知，是故不生一切分別，不取外諸境界法故，分別心息住自住處寂靜境界，是名非盧伽耶陀，是我論法，非汝論耶。婆羅門！住自住處者，不生不滅故。不生不滅者，不生分別心故。婆羅門！是名非盧伽耶陀。婆羅門！略說言之，以何等處識不行不取不退不生不求，執著不樂不見不覩不住不觸，是名為住，名異義一。婆羅門！執著種種相，自我和合愛著諸因，是婆羅門盧伽耶陀法，非我法耶。』大慧！盧伽耶陀婆羅門來詣我所問如是法，我時答彼婆羅門如向所說。時婆羅門默然而去，而不問我建立真法。時盧伽耶陀婆羅門心作是念：『此沙門釋子外於我法，是可憐愍，說一切法無因無緣、無有生相，唯說自心分別見法。若能覺知自心見相，則分別心滅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爾時，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無明、愛、業為因緣故，有三有耶？為無因耶？』我言：『此二亦是世論。』又問我言：『一切諸法皆入自相及共相耶？』我時報言：『此亦世論。婆羅門！乃至少有心識流動分別外境，皆是世論。』大慧！爾時，彼婆羅門復問我言：『頗有非是世論者不？一切外道所有詞論，種種文句因喻莊嚴，莫不皆從我法中出。』我報言：

『有。非汝所許，非世不許，非不說種種文句義理相應，非不相應。』彼復問言：『豈有世許非世論耶？』我答言：『有。但非於汝及以一切外道能知。何以故？以於外法虛妄分別生執著故。若能了達有無等法，一切皆是自心所見，不生分別，不取外境，於自處住。自處住者，是不起義。不起於何？不起分別。此是我法，非汝有也。婆羅門！略而言之，隨何處中，心識往來，死生求戀，若受若見、若觸若住，取種種相和合相續，於受於因而生計著，皆汝世論，非是我法。』大慧！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，我如是答，不問於我自宗實法，默然而去。作是念言：『沙門瞿曇無可尊重，說一切法無生無想、無因無緣，唯是自心分別所見。若能了此，分別不生。』」

「大慧！此即是汝向所問：『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，攝受貪欲不攝受法。』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攝受貪欲及法，有何句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汝乃能為未來眾生，思惟咨問如是句義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所謂貪者，若取若捨、若觸若味，繫著外塵，墮二邊見，復生苦陰，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如是諸患皆從愛起，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，我及諸佛，說名為貪，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汝今問我，何故盧伽耶陀種種辯說，親近供養恭敬彼人，但攝欲味不攝法味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者名食句義？何者名法句義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能為於未來眾生，咨問如來如是二義。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我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何者為食？謂食味、觸味、樂求方便巧諂著味、執著外境，如是等法名異義一，以不能入無二境界法門義故。復次大慧！名為食者，依於邪見生陰有支，不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，愛生於有，如是等法名之為食。是故我及一切諸佛，說彼親近供養盧伽耶陀婆羅門者，名得食味不得法味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汝今亦復問我是義，何故親近諸世論者，唯得財利，不得法利。」大慧白言：「所言財法，是何等義？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汝乃能為未來眾生，思惟是義，諦聽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大慧！所言財者，可觸可受，可取可味，令著外境，墮在二邊，增長貪愛，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我及諸佛，說名財利，親近世論之所獲得。」

「大慧！云何攝受法？謂善覺知自心現量，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，妄想不生；善知上上地，離心、意、意識，一切諸佛智慧灌頂，具足攝受十無盡句，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，是名為法。所謂不墮一切

見、一切虛偽、一切妄想、一切性、一切二邊。大慧！多有外道癡人，墮於二邊若常若斷，非黠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，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。大慧！我不見生住滅故，說名為法。大慧！是名貪欲及法，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脩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為法味？謂如實能知二種無我，以見人無我、法無我相，是故不生分別之相。如實能知諸地上上智故，爾時能離心、意、意識，入諸佛智受位之地，攝取一切諸句盡處，如實能知一切諸佛自在之處，名為法味，不墮一切邪見戲論分別二邊。大慧！外道說法多令眾生墮於二邊，不令智者墮於二邊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諸外道等多說斷常，以無因故墮於常見，見因滅故墮於斷見。大慧！我說如實見不著生滅，是故我說名為法味。大慧！是名我說食味、法味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學此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法利？謂了法是心，見二無我，不取於相，無有分別，善知諸地，離心意識，一切諸佛所共灌頂，具足受行十無盡願，於一切法悉得自在，是名法利。以是不墮一切諸見戲論分別常斷二邊。大慧！外道世論令諸癡人墮在二邊，謂常及斷。受無因論則起常見，以因壞滅則生斷見。我說不見生住滅者，名得法利。是名財、法二差別相。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觀察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一切世間論，外道虛妄說，妄見作所作，彼則無自宗。唯我一自宗，離於作所作，為諸弟子說，遠離諸世論。心量不可見，不觀察二心，攝所攝非性，斷常二俱離，乃至心流轉，是則為世論。妄想不轉者，是人見自心，來者謂事生，去者事不現，明了知去來，妄想不復生。有常及無常，所作無所作，此世他世等，斯皆世論通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我攝取眾生，依戒降諸惡，智慧滅邪見，三解脫增長。外道虛妄說，皆是世俗論，以邪見因果，無正見立論。我立建立法，離虛妄因見，為諸弟子說，離於世俗法。唯心無外法，以無二邊心，能取可取法，離於斷常見。但心所行處，皆是世俗論，若能觀自心，不見諸虛妄。來者見因生，去者見果滅，如實知去來，不分別虛妄。常無常及作，不作彼此物，如是等諸法，皆是世俗論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調伏攝眾生，以戒降諸惡，智慧滅諸見，解脫得增長。外道虛妄說，皆是世俗論，橫計作所作，不能自成立。唯我一自宗，不著於能所，為諸弟子說，令離於世論。能取所取法，唯心無所有，二種皆心現，斷常不可得，乃至心流動，是則為世論。分別不起者，是人見自心，來者見事

生，去者事不現，明了知來去，不起於分別。有常及無常，所作無所作，此世他世等，皆是世論法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涅槃者，說何等法名為涅槃，而諸外道各起妄想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如諸外道妄想涅槃，非彼妄想隨順涅槃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或有外道陰界入滅，境界離欲見法無常，心、心法品不生不念，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，如燈火滅、如種子壞妄想不生，斯等於此作涅槃想。大慧！非以見壞名為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所言涅槃，涅槃者，以何等法名為涅槃，而諸外道各各虛妄分別涅槃？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諸外道等虛妄分別涅槃之相。如彼外道所分別者，無是涅槃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諸外道厭諸境界，見陰、界、入滅，諸法無常，心、心數法不生現前，以不憶念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境界諸陰盡處，如燈焰滅，種壞風止，不取諸相妄想分別，名為涅槃。大慧！而彼外道見如是法生涅槃心，非見滅故，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說涅槃，說何等法以為涅槃，而諸外道種種分別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如諸外道分別涅槃，皆不隨順涅槃之相。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或有外道言：『見法無常，不貪境界，蘊、界、處滅，心、心所法不現在前，不念過、現、未來境界，如燈盡，如種敗，如火滅，諸取不起，分別不生。』起涅槃想。大慧！非以見壞名為涅槃。」

「大慧！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，境界想滅猶如風止；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；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；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，因思惟是已，不善覺知自心現量，怖畏於相而見無相，深生愛樂作涅槃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或有外道從方至方，名為涅槃。大慧！復有外道分別諸境如風，是故分別名為涅槃。大慧！復有外道作如是說：『不見能見所見境界生滅，名為涅槃。』復次，大慧！復有外道作如是說：『不見分別見常無常，名為涅槃。』復次，大慧！復有外道作如是言：『分別見諸種種異相能生諸苦，以自心見虛妄分別一切諸相，怖畏諸相見於無相，深心愛樂生涅槃想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或謂至方，名得涅槃。境界想離，猶如風止。或謂不見能覺所覺，名為涅槃。或謂不起分別常無常見，名得涅槃。或

有說言：『分別諸相，發生於苦，而不能知自心所現。以不知故，怖畏於相，以求無相，深生愛樂，執為涅槃。』」

「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、去來現在有性不壞，作涅槃想。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切法壞，作涅槃想。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，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為自性，如冥初比求那轉變，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。或謂福非福盡、或謂諸煩惱盡、或謂智慧、或見自在是真實作死生者，作涅槃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復有外道，見一切法自相同相不生滅想，分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法是有，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復有外道，見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、壽者諸法不滅，虛妄分別，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，無智慧故，分別所見自性人命轉變、分別轉變，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，說如是言：『罪盡故福德亦盡，名為涅槃。』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，言：『煩惱盡依智故，名為涅槃。』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，說如是言，見自在天造作眾生。虛妄分別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或謂覺知內外諸法自相、共相、去、來、現在有性不壞，作涅槃想。或計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及一切法無有壞滅，作涅槃想。復有外道無有智慧，計有自性及以士夫，求那轉變作一切物，以為涅槃。或有外道計福、非福盡，或計不由智慧諸煩惱盡，或計自在是實作者，以為涅槃。」

「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，如是即是計著因，而彼愚癡不能覺知，以不知故作涅槃想。或有外道言，得真諦道，作涅槃想。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，作涅槃想。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，見已作涅槃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言：『諸眾生迭共因生，非餘因作。』如彼外道執著於因，不知不覺，愚癡闇鈍，虛妄分別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說證諦道，虛妄分別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作如是言：有作所作而共和合，見一異、俱不俱，虛妄分別，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言：一切法自然而生。猶如幻師出種種形像，見種種寶棘刺等物自然而生。虛妄分別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或謂眾生展轉相生，以此為因更無異因，彼無智故不能覺了，以不了故執為涅槃。或計證於諦道，虛妄分別以為涅槃。或計求那與求那者而共和合，一性異性俱及不俱執為涅槃。或計諸物從自然生，孔雀文彩棘針銛利，生寶之處出種種寶，如此等事是誰能作？即執自然以為涅槃。」

「大慧！或有覺二十五真實；或王守護國，受六德論，作涅槃想；或見時是作者、時節、世間，如是覺者作涅槃想；或謂性，或謂非

性，或謂知性非性；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，作涅槃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言：諸萬物皆是時作，覺知唯時。虛妄分別，名為涅槃。復次，大慧！有餘外道言：見有物、見無物、見有無物。如是分別，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或謂能解二十五諦即得涅槃。或有說言能受六分守護眾生斯得涅槃。或有說言時生世間時即涅槃。或執有物以為涅槃。或計無物以為涅槃。或有計著有物無物為涅槃者。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作涅槃想。」

「有如是比種種妄想，外道所說，不成所成，智者所棄。大慧！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。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，彼中都無若生若滅。大慧！彼一一外道涅槃，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，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馳流動，一切無有得涅槃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復有諸外道等，邪見覺觀而說諸論，不與如實正法相應，而諸智者遠離訶責。大慧！如是等外道，皆墮二邊虛妄分別，無實涅槃。大慧！一切外道如是虛妄分別涅槃，無人住世間，無人入涅槃。何以故？一切外道依自心論虛妄分別，無如實智；如彼外道自心分別，無如是法去來搖動，無有如是外道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彼諸外道虛妄計度，不如於理，智者所棄，皆墮二邊作涅槃想，於此無有若住若出。彼諸外道皆依自宗而生妄覺，違背於理無所成就，唯令心意馳散往來，一切無有得涅槃者。」

「大慧！如我所說涅槃者，謂善覺知自心現量，不著外性，離於四句見如實處，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，攝所攝不可得，一切度量不見所成，愚於真實不應攝受，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，知二無我離二煩惱，淨除二障永離二死，上上地、如來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，離心、意、意識說名涅槃。大慧！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脩學，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餘建立法，智者說言如實見者，唯是自心而不取着外諸境界，離四種法，見一切法如彼彼法住，不見自心分別之相，不墮二邊，不見能取可取境界，見世間建立一切不實，迷如實法，以不取諸法名之為實，以自身內證聖智法，如實而知二種無我，離於二種諸煩惱垢，清淨二障，如實能知上上地相，入如來地得如幻三昧，遠離心、意、意識分別，如是等見名為涅槃。大慧！汝及一切諸菩薩等，應當遠離一切外道虛妄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復有異彼外道所說，以一切智大師子吼，說能了達唯心所現，不取外境遠離四句，住如實見不墮二邊，離能所

取不入諸量，不著真實住於聖智，所現證法悟二無我，離二煩惱淨二種障，轉脩諸地入於佛地，得如幻等諸大三昧，永超心、意及以意識，名得涅槃。汝及諸菩薩宜應遠離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外道涅槃見，各各起妄想，斯從心想生，無解脫方便。愚於縛縛者，遠離善方便，外道解脫想，解脫終不生。眾智各異趣，外道所見通，彼悉無解脫，愚癡妄想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外道涅槃見，各各起分別，皆從心相生，無解脫方便。不離縛所縛，遠離諸方便，自生解脫想，而實無解脫。外道建立法，眾智各異取，彼悉無解脫，愚癡妄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外道涅槃見，各各異分別，彼唯是妄想，無解脫方便。遠離諸方便，不至無縛處，妄生解脫想，而實無解脫。外道所成立，眾智各異取，彼悉無解脫，愚癡妄分別。」

「一切癡外道，妄見作所作，有無有品論，彼悉無解脫。凡愚樂妄想，不聞真實慧，言語三苦本，真實滅苦因。譬如鏡中像，雖現而非有，於妄想心鏡，愚夫見有二。不識心及緣，則起二妄想，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心者即種種，遠離相所相，事現而無現，如彼愚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一切癡外道，妄見作所作，是故無解脫，以說有無法。凡夫樂戲論，不聞真實慧，言語三界本，如實智滅苦。譬如鏡中像，雖見而非有，熏習鏡心見，凡夫言有二。不知唯心見，是故分別二，如實知但心，分別則不生。心名為種種，離能見可見，見相無可見，凡夫妄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一切癡外道，妄見作所作，悉著有無論，是故無解脫。凡愚樂分別，不生真實慧，言說三界本，真實滅苦因。譬如鏡中像，雖現而非實，習氣心鏡中，凡愚見有二。不了唯心現，故起二分別，若知但是心，分別則不生。心即是種種，遠離相所相，如愚所分別，雖見而無見。」

「三有唯妄想，外義悉無有，妄想種種現，凡愚不能了。經經說妄想，終不出於名，若離於言說，亦無有所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三有唯妄想，外境界實無，妄想見種種，凡夫不能知。經經說分別，種種異名字，離於言語法，可說不可得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三有唯分別，外境悉無有，妄想種種現，凡愚不能覺。經經說分別，但是異名字，若離於語言，其義不可得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三之下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四之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初譯

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再譯

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後譯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四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三藐三佛陀，我及餘菩薩摩訶薩，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恣所欲問，我當為汝隨所問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為作耶？為不作耶？為事耶？為因耶？為相耶？為所相耶？為說耶？為所說耶？為覺耶？為所覺耶？如是等辭句，為異為不異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唯願演說自身所證內覺知法，以何等法名為法身？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善知如來法身之相，自身及他俱入無疑。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有所疑，隨意所問，為汝分別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法身者，為作法耶？非作法耶？為是因耶？為是果耶？為能見耶？為所見耶？為是說耶？為可說耶？為是智耶？智所覺耶？如是等辭句，如來法身為異耶？為不異耶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自覺性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而得善巧自悟、悟他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如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唯。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為作、非作？為果、為因？為相、所相？為說、所說？為覺、所覺？如是等為異、不異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於如是等辭句，非事非因。所以者何？俱有過故。大慧！若如來是事者，或作或無常。無常故，一切事應是如來，我及諸佛皆所不欲。若非所作者，無所得故，方便則空，同於兔角槃大之子，以無所有故。大慧！若無事無因者，則非有非無。若非有非無，則出於四句。四句者，是世間言說。若出四句者，則不墮四句。不墮四句故，智者所取。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，慧者當知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法身之相，如是辭句等，非作法、非不作法，非因、非果。何以故？以二邊有過故。大慧！若言如來是作法者，是則無常；若無常者，一切作法應是如來，而佛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不許此法。大慧！若如來法身非作法者，則是無身；言有脩行無量功德一切行者，則是虛妄。大慧！若不作者，應同兔角、石女兒等，以無作因亦無身故。大慧！若法非因、非果，非有、非無，而彼法體離四種相。大慧！彼四種法，名世間言說。大慧！若法不離於四種法者，彼法但有名字，如石女兒。大慧！石女兒等，唯是名字章句之法，說同四法；若墮四法者，則智者不取。如是一切問如來句，智者應知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非作、非非作，非果、非因，非相、非所相，非說、非所說，非覺、非所覺。何以故？俱有過故。大慧！若如來是作，則是無常；若是無常，一切作法應是如來，我及諸佛皆不忍可。若非作法，則無體性，所脩方便悉空無益，同於兔角、石女之子，非作因成故。若非因非果，則非有非無；若非有非無，則超過四句。言四句者，但隨世間而有言說；若超過四句，唯有言說，則如石女兒。大慧！石女兒者，唯有言說，不墮四句；以不墮故，不可度量。諸有智者，應如是知如來所有一切句義。」

「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，當知此義，無我性是無我。一切法有自性、無他性，如牛馬。大慧！譬如非牛馬性、非馬牛性，其實非有非無，彼非無自性。如是，大慧！一切諸法非無自相、有自相，但非無我，愚夫之所能知，以妄想故。如是一切法空、無生、無自性，當如是知。」

〔魏譯〕佛復告大慧：「我說一切諸法無我，汝當諦聽無我之義。夫無我者，內身無我，是故無我。大慧！一切諸法自身為有，他身為無，如似牛馬。大慧！譬如牛身非是馬身，馬亦非牛，是故不得言有言無，而彼自體非是無耶？大慧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非無體相，有自體相。愚癡凡夫不知諸法無我體相，以分別心，非不分別心。大慧！如是一切法空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無體相亦爾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我所說諸法無我，以諸法中無有我性故說無我，非是無有諸法自性；如來句義應知亦然。大慧！譬如牛無馬性、馬無牛性，非無自性；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無有自相而非有即有，非諸凡愚之所能知。何以故不知？以分別故。一切法空、一切法無生、一切法無自性，悉亦如是。」

「如是，如來與陰，非異非不異。若不異陰者，應是無常；若異者，方便則空；若二者，應有異。如牛角相似故不異，長短差別故有異；一切法亦如是。大慧！如牛右角異左角，左角異右角，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。大慧！如來於陰、界、入，非異非不異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來法身亦復如是，於五陰中非一、非異。大慧！如來法身、五陰一者，則是無常，以五陰是所作法故。大慧！如來法身、五陰異者，則有二法不同體相，如牛二角相似不異，見有別體長短似異。大慧！若如是，一切諸法應無異相而有異相，如牛左角異右角、右角異左角，如是長短相待各別，如色種種彼此差別。大慧！如是，如來法身之相，於五陰中不可說一、不可說異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與蘊非異、非不異。若不異者，應是無常，五蘊諸法是所作故。若異者，如牛二角有異、不異，互相似故不異，長短別故有異。如牛右角異左、左角異右，長短不同，色相各別，然亦不異。如於蘊，於界、處等一切法亦如是。」

「如是如來、解脫，非異非不異。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，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，色相成故應無常。若不異者，脩行者得相應無分別，而脩行者見分別，是故非異非不異。」

〔魏譯〕「於解脫中，不可說一，不可說異；於涅槃中，不可說一，不可說異。如是依解脫故，說名如來法身之相。大慧！若如來法身異解脫者，則同色相，則是無常；若如來法身不異解脫者，則無能證、所證差別。大慧！而脩行者，則見能證及於所證，是故非一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者，依解脫說。如來、解脫，非異、非不異。若異者，如來便與色相相應，色相相應即是無常；若不異者，修行者見應無差別，然有差別故非不異。」

「如是，智及爾焰非異非不異。大慧！智及爾焰非異非不異者，非常非無常、非作非所作、非有為非無為、非覺非所覺、非相非所相、非陰非異陰、非說非所說、非一非異、非俱非不俱，非一非異、非俱非不俱故，悉離一切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知於可知境界，非一、非異。大慧！若法非常、非無常，非因、非果，非有為、非無為，非覺、非不覺，非能見、非可見，非離陰、界、入，非即陰、界、入，非名、非境界，非一、非異，非俱、非不俱，非相續、非不相續，過一切諸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是智與所知，非異非不異。若非異非不異，則非常非無常，非作非所作，非為非無為，非覺非所覺，非相非所相，

非蘊非異蘊，非說非所說，非一非異，非俱非不俱。以是義故，超一切量。」

「離一切量則無言說，無言說則無生，無生則無滅，無滅則寂滅，寂滅則自性涅槃，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，無事無因則無攀緣，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，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，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。大慧！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。大慧！三藐三佛陀佛陀者，離一切根量。」

〔魏譯〕「若過諸法，但有其名；若但有名，彼法不生；以不生故，彼法不滅；以不滅故，彼法則如虛空平等。大慧！虛空非因非果。若法非因非果者，彼法則為不可觀察；不可觀察者，彼法過諸一切戲論；若過一切諸戲論者，名如來法身。大慧！是名如來、應、正徧知法身之相，以過一切諸根境界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超一切量故，唯有言說；唯有言說故，則無有生；無有生故，則無有滅；無有滅故，則如虛空。大慧！虛空非作、非所作；非作、非所作故，遠離攀緣；遠離攀緣故，出過一切諸戲論法；出過一切諸戲論法，即是如來；如來即是正等覺體；正等覺者，永離一切諸根境界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悉離諸根量，無事亦無因，已離覺所覺，亦離相所相。陰緣等正覺，一異莫能見，若無有見者，云何而分別？非作非不作，非事亦非因，非陰非在陰，亦非有餘雜。亦非有諸性，如彼妄想見，當知亦非無，此法法亦爾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離諸法及根，非果亦非因，已離覺所覺，離能見可見。諸緣及五陰，佛不見一法，若無有見法，云何而分別？非作非不作，非因亦非果，非陰非離陰，亦不在餘處。何等心分別，分別不能見，彼法非是無，諸法法自爾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出過諸根量，非果亦非因，如是悉皆離，相及所相等。蘊緣與正覺，一異莫能見，既無有見者，云何起分別？非作非非作，非因非非因，非蘊非不蘊，亦不離餘物。非有一法體，如彼分別見，亦復非是無，諸法性如是。」

「以有故有無，以無故有有，若無不應受，若有不應想。或於我非我，言說量留連，沉溺於二邊，自壞壞世間。解脫一切過，正觀察我通，是名為正觀，不毀大導師。」

〔魏譯〕「先有故言無，先無故言有，是故不說無，亦不得說有。迷於我無我，但著於音聲，彼墮於二邊，妄說壞世間。離諸一切過，則能見我法，是名為正見，不謗於諸佛」。

〔唐譯〕「待有故成無，待無故成有，無既不可取，有亦不應說。不了我無我，但著於語言，彼溺於二邊，自壞壞世間。若能見此法，則離一切過，是名為正觀，不毀大導師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。』又世尊說：『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。』云何世尊為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，有無品不現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法不生者，則攝受法不可得。一切法不生故，若名字中有法者，惟願為說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我說如來非無性，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，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，亦非無義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世尊為我解說，惟願善逝為我解說。如來處處說言諸法不生不滅。世尊復言：『不生不滅者，名如來法身，故言不生不滅。』世尊！如來言不生不滅者，為是無法故名不生不滅？為是如來異名不生不滅？而佛如來常說諸法不生不滅，以離建立有無法故。世尊！若一切法不生者，此不得言一切法，以一切法不生故。若依餘法有此名者，世尊應為我說。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如來法身非是無物，亦非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亦不得言依因緣有，亦非虛妄說不生不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經中分別攝取不生不滅，言此即是如來異名。世尊！願為我說。不生不滅，此則無法，云何說是如來異名？如世尊說：『一切諸法不生不滅。』當知此則墮有無見。世尊！若法不生則不可取，無有少法，誰是如來？唯願世尊為我宣說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大慧！我說如來非是無法，亦非攝取不生不滅，亦不待緣，亦非無義。」

「大慧！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。彼不生者，一切外道、聲聞、緣覺、七住菩薩非其境界。大慧！彼不生即如來異名。大慧！譬如因陀羅、釋迦、不蘭陀羅，如是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，亦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亦非無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常說言：『不生不滅者，名意生身。如來法身，非諸外道、聲聞、辟支佛境界故，住七地菩薩亦非境界。』大慧！我言不生不滅者，即如來異名。大慧！譬如釋提桓因、帝釋王、不蘭陀羅、手、爪、身、體、地、浮彌、虛空、無礙，如是等種種名號，名異義一，不依多名言有多體帝釋等耶？」

〔唐譯〕「我說無生，即是如來、意生、法身別異之名。一切外道、聲聞、獨覺、七地菩薩，不了其義。大慧！譬如帝釋、地及虛空，乃至手足，隨一一物各有多名，非以名多而有多體，亦非無體。」

「如是，大慧！我於此娑呵世界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，愚夫悉聞各說我名，而不解我如來異名。大慧！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，有知一切智者，有知佛者，有知救世者，有知自覺者，有知導師者，有知廣導者，有知一切導者，有知仙人者，有知梵者，有知毗紐者，有知自在者，有知勝者，有知迦毗羅者，有知真實邊者，有知月者，有知日者，有知王者，有知無生者，有知無滅者，有知空者，有知如如者，有知諦者，有知實際者，有知法性者，有知涅槃者，有知常者，有知平等者，有知不二者，有知無相者，有知解脫者，有知道者，有知意生者。大慧！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，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，如水中月不出不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亦如是，於娑婆世界中，三阿僧祇百千名號，凡夫雖說，而不知是如來異名。大慧！或有眾生，知如來者，有知自在者，有知一切智者，有知救世間者，有知為導者，有知為將者，有知為勝者，有知為妙者，有知世尊者，有知佛者，有知牛王者，有知師子者，有知仙人者，有知梵者，有知那羅延者，有知勝者，有知迦毗羅者，有知究竟者，有知阿利吒尼彌者，有知月者，有知日者，有知娑樓那者，有知毗那娑者，有知帝釋者，有知力者，有知海者，有知不生者，有知不滅者，有知空者，有知真如者，有知實際者，有知涅槃者，有知法界者，有知法性者，有知常者，有知平等者，有知不二者，有知無相者，有知緣者，有知佛體者，有知因者，有知解脫者，有知道者，有知實諦者，有知一切智者，有知意生身者。大慧！如是等種種名號，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於娑婆世界及餘世界中，三阿僧祇百千名號，不增不減，眾生皆知，如水中月，不入不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亦如是，於此娑婆世界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，諸凡愚人雖聞雖說，而不知是如來異名。其中或有知如來者，知無師者，知導師者，知勝導者，知普導者，知是佛者，知牛王者，知梵王者，知毗紐者，知自在者，知是勝者，知迦毗羅者，知真實邊者，知無盡者，知瑞相者，知如風者，知如火者，知俱毗羅者，知如月者，知如日者，知如王者，知如仙者，知戍迦者，知因陀羅者，知明星者，知大力者，知如水者，知無滅者，知無生者，知性空者，知真如者，知是諦者，知實性者，知實際者，知法界者，知涅槃者，知常住者，知平等者，知無二者，知無相者，知寂滅者，知具相者，知因緣者，知佛性者，知

教導者，知解脫者，知道路者，知一切智者，知最勝者，知意成身者，如是等滿足三阿僧祇百千名號，不增不減。於此及餘諸世界中，有能知我如水中月，不入不出。」

「彼諸愚夫不能知我，墮二邊故，然悉恭敬供養於我，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，不分別名，不解自通，計著種種言說章句，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，不知如來名號差別，如因陀羅、釋迦、不蘭陀羅，不解自通會歸終極，於一切法隨說計著。」

〔魏譯〕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，以墮二邊相續法中，然悉恭敬供養於我，而不善解名字句義取差別相，不能自知執著名字故，虛妄分別不生不滅名為無法，而不知是如來名號差別之相。如因陀羅、帝釋王、不蘭陀羅等，以不能決定名與真實，隨順名字音聲取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「但諸凡愚，心沒二邊，不能解了，然亦尊重承事供養，而不善解名字句義，執著言教，昧於真實，謂無生無滅，是無體性，不知是佛差別名號，如因陀羅、釋揭羅等。以信言教，昧於真實，於一切法，如言取義。」

「大慧！彼諸癡人作如是言：『義如言說，義說無異。所以者何？謂義無身故，言說之外更無餘義，唯止言說。』大慧！彼惡燒智不知言說自性，不知言說生滅、義不生滅。大慧！一切言說墮於文字，義則不墮；離性非性故，無受生亦無身。大慧！如來不說墮文字法，文字有無不可得故，除不墮文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於未來世愚癡凡夫說如是言：『如名，義亦如是。』而不能知異名有義。何以故？以義無體相故。復作是言：『不異名字、音聲有義，名字、音聲即是義。』何以故？不知名字體相故。大慧！彼愚癡人不知音聲即生即滅、義不生滅故。大慧！音聲之性墮於名字，而義不同墮於名字，以離有無故，無生無體故。大慧！如來說法依自聲說，不見諸字是有無故，不著名字。」

〔唐譯〕「彼諸凡愚作如是言：『義如言說，義說無異。何以故？義無體故。』是人不了言音自性，謂言即義，無別義體。大慧！彼人愚癡，不知言說是生是滅，義不生滅。大慧！一切言說墮於文字，義則不墮，離有離無故，無生無體故。大慧！如來不說墮文字法，文字有無不可得故，唯除不墮於文字者。」

「大慧！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，此則妄說，法離文字故。是故，大慧！我等諸佛及諸菩薩，不說一字不答一字。所以者何？法離文字故，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生妄想故。大慧！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，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，若無者誰說為誰？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人執著名字說者，彼人不名善說法者。何以故？法無名字故。大慧！是故我經中說：諸佛如來乃至不說一字、不示一名。何以故？諸法無字，依義無說、依分別說故。大慧！若不說法者，諸佛如來法輪斷滅；法輪滅者，亦無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；無聲聞、緣覺、菩薩者，為何等人、何等法、何事說？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若人說法墮文字者，是虛誑說。何以故？諸法自性離文字故。是故，大慧！我經中說：我與諸佛及諸菩薩，不說一字，不答一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離文字故，非不隨義而分別說。大慧！若不說者，教法則斷；教法斷者，則無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諸佛；若總無者，誰說為誰？」

「是故大慧！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，隨宜方便廣說經法。以眾生希望煩惱不一故，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，令離心意意識故，不為得自覺聖智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是故菩薩摩訶薩不應著於言說名字。大慧！名字章句非定法故，依眾生心說。諸佛如來隨眾生信而說諸法，為令遠離心、意、意識故，不說自身自證聖智建立諸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是故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不著文字，隨宜說法。我及諸佛，皆隨眾生煩惱解欲種種不同，而為開演轉心意識，非為成立聖自證處。」

「大慧！於一切法無所有覺，自心現量離二妄想，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，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，墮惡見相續而為眾說，不善了知一切法、一切地、一切相，亦不知章句。若善一切法、一切地、一切相，通達章句具足性義，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，平等大乘建立眾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如實能知一切諸法寂靜相故，但見自心覺所知法，離二種心分別之相，不如是說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依義不依語，若善男子善女人隨文字說者墮在邪見，自身失壞第一義諦，亦壞他人令不覺知。大慧！諸外道等各依自論異見言說。大慧！汝應善知一切地相，善知樂說辯才文辭章句，善知一切諸地相已，進取名句樂說辨才，善知諸法義相應相，爾時自身於無相法樂而受樂受，住大乘中令眾生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令知諸法自心所見，無外境界，離二分別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應隨於義，莫依文字。依文字者，墮於惡見，執著自宗而起言說，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；既自損壞，亦壞於他，不能令人心得悟解。若能善知一切法相文辭句義悉皆通達，則能令自身受無相樂，亦能令他安住大乘。」

「大慧！攝受大乘者，則攝受諸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；攝受諸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者，則攝受一切眾生；攝受一切眾生者，則攝受正法；攝受正法者，則佛種不斷；佛種不斷者，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；知得殊勝入處，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，建立大乘十自在力，現眾色像，通達眾生形類希望煩惱諸相，如實說法。如實者不異，如實者不來不去相，一切虛偽息，是名如實。大慧！善男子、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，離文字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取大乘者，即是攝受諸佛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；攝受諸佛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者，即是攝受一切眾生；攝受一切眾生者，即是攝受勝妙法藏；攝受法藏者，即不斷佛種；不斷佛種者，不斷一切勝妙生處。以彼勝處，諸菩薩等願生彼故，置諸眾生大乘法中，十自在力，隨諸眾生形色諸使，而能隨現說如實法。大慧！何者如實法？如實法者，不異不差，不取不捨，離諸戲論，名如實法。大慧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得執著文字音聲，以一切法無文字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若能令他安住大乘，則得一切諸佛、聲聞、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；若得諸佛、聲聞、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，則能攝受一切眾生；若能攝受一切眾生，則能攝受一切正法；若能攝受一切正法，則不斷佛種；若不斷佛種，則得勝妙處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生勝妙處，欲令眾生安住大乘，以十自在力現眾色像，隨其所宜演真實法。真實法者，無異、無別，不來、不去，一切戲論悉皆息滅。是故，大慧！善男子、善女人不應如言執著於義。何以故？真實之法離文字故。」

「大慧！如為愚夫以指指物，愚夫觀指不得實義，如是愚夫隨言說指，攝受計著至竟不捨，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。大慧！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，若食生者則令發狂，不知次第方便熟故。大慧！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脩則為不善，是故應當善脩方便，莫隨言說如視指端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有人為示人物以指指示，而彼愚人即執著指，不取因指所示之物。大慧！愚癡凡夫亦復如是，聞聲執著名字指故，乃至沒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，取第一義故。大慧！譬如穀粟名凡夫食，不舂不炊不可得食，若其有人未作食者名為顛狂，要須次第乃至炊熟方得成食。大慧！不生不滅亦復如是，不脩巧智方便行者，不得具足莊嚴法身。大慧！執著名字言得義者，如彼癡人不知舂炊噉文字穀不得義食，以是義故，當學於義莫著文字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有人以指指物，小兒觀指不觀於物。愚癡凡夫亦復如是，隨言說指而生執著，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

取第一義。大慧！譬如嬰兒應食熟食，有人不解成熟方便而食生者則發狂亂。不生不滅亦復如是，不方便脩則為不善。是故宜應善脩方便，莫隨言說如觀指端。」

「是故，大慧！於真實義當方便脩。真實義者，微妙寂靜是涅槃因；言說者，妄想合；妄想者，集生死。大慧！真實義者，從多聞者得。大慧！多聞者，謂善於義，非善言說。善義者，不隨一切外道經論，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，是則名曰大德多聞。是故欲求義者，當親近多聞，所謂善義；與此相違，計著言說，應當遠離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所言義者名為涅槃，言名字者分別相縛生世間解。大慧！義者從於多聞人得。大慧！言多聞者謂義巧方便，非聲巧方便。大慧！義方便者離於一切外道邪說亦不和雜，如是說者自身不墮外道邪法，亦不令他墮外道法。大慧！是名多聞有義方便。大慧！欲得義者應當親近多聞智者供養恭敬，著名字者應當遠離不應親近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實義者，微妙寂靜，是涅槃因。言說者，與妄想合，流轉生死。大慧！實義者，從多聞得。多聞者，謂善於義，非善言說。善義者，不隨一切外道惡見，身自不隨，亦令他不隨，是則名曰於義多聞。欲求義者，應當親近；與此相違著文字者，宜速捨離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，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，及涅槃界不生不滅。世尊！外道說因生諸世間，世尊亦說無明、愛、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，彼因此緣名差別耳。外物因緣亦如是，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。微塵、勝妙、自在、眾生主等，如是九物不生不滅，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，有無不可得。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，四大常是四大，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，世尊所說亦復如是。是故我言無有奇特。惟願世尊為說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；若無差別者，一切外道皆亦是佛，以不生不滅故。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，無有是處。如向所說，一世界中應有多佛，無差別故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承諸佛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世尊說一切法不生不滅，非為奇特。何以故？一切外道亦說諸因不生不滅，如來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。世尊！諸外道亦說依諸因緣生諸眾生，如來亦說無明、愛、業分別因緣生諸世間。若爾，如來亦說因緣名字相異，依外因緣能生諸法；外道亦說依外因緣而生諸法。是故，如來與外道說無有差別。世尊！外道因、微塵、勝自在天、梵天等，共外九種因緣，說言諸法不生不滅；如來亦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，有無不可得。以諸四大不

滅，自相不生不滅，隨佛如來種種異說，而不離於外道所說；而諸外道亦說諸大不離大體。世尊！諸外道分別諸大；如來亦爾，分別諸大。世尊！以是義故，如來所說不異外道。若不同者，如來應說所有異相；若有異相，當知不同外道所說。世尊！若佛如來於自法中不說勝相者，諸外道中亦應有佛，以說諸法不生不滅。如來常說一世界中而有多佛俱出世者，無有是處。如向所說，一世界中應有多佛。何以故？所說有無，因無差別故。如佛所說，言無虛謬，云何世尊於自法中不說勝相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威力，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演說不生不滅，非為奇特。何以故？一切外道亦說作者不生不滅，世尊亦說虛空、涅槃及非數滅不生不滅。外道亦說作者因緣生於世間，世尊亦說無明、愛、業生諸世間。俱是因緣，但名別耳。外物因緣亦復如是，是故佛說與外道說無有差別。外道說言：『微塵、勝妙、自在、眾生主等，如是九物不生不滅。』世尊亦說：『一切諸法不生不滅，若有若無皆不可得。』世尊！大種不壞，以其自相不生不滅，周流諸趣，不捨自性。世尊！分別雖稍變異，一切無非外道已說，是故佛法同於外道。若有不同，願佛為演，有何所以，佛說為勝？若無別異，外道即佛，以其亦說不生滅故。世尊常說：『一切世界中無有多佛。』如向所說，是則應有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我說不生不滅，不同外道不生不滅。所以者何？彼諸外道有性自性，得不生不變相，我不如是墮有無品。大慧！我者，離有無品，離生滅，非性非無性；如種種幻夢現，故非無性。云何無性？謂色無自性相攝受，現不現故，攝不攝故。以是故，一切性無性非無性；但覺自心現量，妄想不生，安隱快樂，世事永息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我所說法不生不滅者，不同外道不生不滅，亦不同彼不生無常法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諸外道說有實有體性不生不變相，我不如是墮於有無朋黨聚中。大慧！我說離有無法、離生住滅相、非有非無，見諸一切種種色像如幻如夢，是故不得言其有無。大慧！云何不得言其有無？謂色體相有見不見、取不取故。大慧！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。大慧！以不覺知唯是自心分別生見，一切世間諸法本來不生不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我之所說不生不滅，不同外道不生不滅不生無常論。何以故？外道所說有實性相不生不變，我不如是墮有無品。我所說法非有非無、離生離滅。云何非無？如幻夢色種種見故。云何非有？色相自性非是有故、見不見故、取不取故。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。若覺唯是自心所見，住於自性分別不生，世間所作悉皆永息。」

「愚癡凡夫妄想作事，非諸聖賢不實妄想，如犍闥婆城及幻化人。大慧！如犍闥婆城及幻化人，種種眾生商賈出入，愚夫妄想謂真出入，而實無有出者入者，但彼妄想故。如是，大慧！愚癡凡夫起不生不滅惑，彼亦無有有為無為，如幻人生，其實無有若生若滅，性無性無所有故；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，愚癡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，非諸聖賢。」

〔魏譯〕「而諸凡夫生於分別，非聖人耶。大慧！迷心分別不實義者，譬如凡夫見犍闥婆城，幻師所作種種幻人、種種象馬，見其入出虛妄分別，作如是言：『此如是如是入，如是如是出。』大慧！而彼實處無人出入，唯自心見迷惑分別生不生法，亦復如是。大慧！而彼實處無此有為無為諸法，如彼幻師所作幻事，而彼幻師不生不滅。大慧！諸法有無亦無所為，以離生滅故，唯諸凡夫墮顛倒心分別生滅，非謂聖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分別者，是凡愚事，非賢聖耳。大慧！妄心分別不實境界，如乾闥婆城幻所作人。大慧！譬如小兒見乾闥婆城及以幻人商賈入出，迷心分別言有實事；凡愚所見生與不生，有為無為，悉亦如是。如幻人生，如幻人滅，幻人其實不生不滅；諸法亦爾，離於生滅。大慧！凡夫虛妄起生滅見，非諸聖人。」

「不如實者不爾，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。若異妄想者，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，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。是故，大慧！無相見勝非相見；相見者，受生因故不勝。大慧！無相者，妄想不生、不起、不滅，我說涅槃。大慧！涅槃者，如真實義見，離先妄想心心數法，逮得如來自覺聖智，我說是涅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顛倒者，如心分別此法如是如是，而彼法不如是如是，亦非顛倒。分別顛倒者，執著諸法是有是無，非見寂靜故；不見寂靜者，不能遠離虛妄分別。是故，大慧！見寂靜者名為勝相，非見諸相名為勝相，以不能斷生因相故。大慧！言無相者，遠離一切諸分別心；無生無相者，是我所說名為涅槃。大慧！言涅槃者，謂見諸法如實住處，遠離分別心心數法，依於次第如實脩行，於自內身聖智所證，我說如是名為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言虛妄者，不如法性起顛倒見；顛倒見者，執法有性不見寂滅；不見寂滅故，不能遠離虛妄分別。是故，大慧！無相見勝，非是相見。相是生因，若無有相則無分別，不生不滅則是涅槃。大慧！言涅槃者，見如實處，捨離分別心心所法，獲於如來內證聖智，我說此是寂滅涅槃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滅除彼生論，建立不生義，我說如是法，愚夫不能知。一切法不生，無性無所有，犍闥婆幻夢，有性者無因。不生無自性，何因空當說？以離於和合，覺知性

不現，是故空不生，我說無自性。謂一一和合，性現而非有，分析無和合，非如外道見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為遮生諸法，建立無生法，我說法無因，凡夫不能知。一切法不生，亦不得言無，犍闥婆幻夢，諸法無因有。諸法空無相，云何為我說？離諸和合緣，智慧不能見，以空本不生，是故說無體。一一緣和合，見物不可得，和合不可得，非外道所見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為除有生執，成立無生義，我說無因論，非愚所能了。一切法無生，亦非是無法，如乾城幻夢，雖有而無因。空無生無性，云何為我說？離諸和合緣，智慧不能見。以是故我說，空無生無性，一一緣和合，雖現而非有。分析無和合，非如外道見。」

「夢幻及垂髮，野馬犍闥婆，世間種種事，無因而相現。折伏有因論，申暢無生義，申暢無生者，法流永不斷。熾然無因論，恐怖諸外道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夢幻及毛輪，乾闥婆陽焰，無因而妄見，世間事亦爾。降伏無因論，能成無生義，能成無生者，我法不滅壞。說無因諸論，外道生驚怖。」

〔唐譯〕「幻夢及垂髮，野馬與乾城，無因而妄現，世事皆如是。折伏有因論，申述無生旨，無生義若存，法眼恒不滅。我說無因論，外道咸驚怖。」

爾時，大慧以偈問曰：「云何何所因？彼以何故生？於何處和合，而作無因論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答：「觀察有為法，非無因有因，彼生滅論者，所見從是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云何何等人，何因於何處，生諸法無因，非因非無因？」

「智者若能見，能離生滅見，無法生不生，為無因緣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云何何所因，復以何故生，於何處和合，而作無因論。」

「觀察有為法，非因非無因，彼生滅論者，所見從是滅。」

爾時大慧說偈問曰：「云何為無生？為是無性耶？為顧視諸緣，有法名無生？名不應無義，惟為分別說。」

〔魏譯〕「若為法名字，無義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「為無故不生，為待於眾緣，為有名無義，願為我宣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答：「非無性無生，亦非顧諸緣，非有性而名，名亦非無義。一切諸外道，聲聞及緣覺，七住非境界，是名無生

相。」

〔魏譯〕「非法有無生，亦非待因緣，非前法有名，亦名不空說。聲聞辟支佛，外道非境界，住在於七地，彼處無生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非無法不生，亦非以待緣，非有物而名，亦非名無義。一切諸外道，聲聞及緣覺，七住非所行，此是無生相。」

「遠離諸因緣，亦離一切事，唯有微心住，想所想俱離，其身隨轉變，我說是無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離諸因緣法，為遮諸因緣，說建立唯心，我說名無生。諸法無因緣，離分別分別，離有無朋黨，我說名無生。心離於見法，及離二法體，轉身依正相，我說名無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遠離諸因緣，無有能作者，唯心所建立，我說是無生。諸法非因生，非無亦非有，能所分別離，我說是無生。唯心無所見，亦離於二性，如是轉所依，我說是無生。」

「無外性非性，亦無心攝受，斷除一切見，我說是無生。如是無自性，空等應分別，非空故說空，無生故說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外非實無實，亦非心所取，幻夢及毛輪，犍闥婆陽焰，遠離於諸見，是名無生相。如是空等法，諸文句應知，非生及空空，而無於生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外物有非有，其心無所取，一切見咸斷，此是無生相。空無性等句，其義皆如是，非以空故空，無生故說空。」

「因緣數和合，則有生有滅，離諸因緣數，無別有生滅。捨離因緣數，更無有異性，若言一異者，是外道妄想。有無性不生，非有亦非無，除其數轉變，是悉不可得。」

〔魏譯〕「有生及有滅，諸因緣和合，離於諸因緣，不生亦不滅。離因緣無法，離和合無得，外道妄分別，而見有一異。有無不生法，有無不可得，唯和合諸法，而見有生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因緣共集會，是故有生滅，分散於因緣，生滅則無有。若離諸因緣，則更無有法，一性及異性，凡愚所分別。有無不生法，俱非亦復然，唯除眾緣會，於中見起滅。」

「但有諸俗數，展轉為鉤鎖，離彼因緣鎖，生義不可得。生無性不起，離諸外道過，但說緣鉤鎖，凡愚不能了。若離緣鉤鎖，別有生性者，是則無因論，破壞鉤鎖義。如鐙顯眾像，鉤鎖現若然，是則離鉤鎖，別更有諸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但有於名字，展轉為鉤鎖，離彼因緣鎖，生法不可得。生法不見生，離諸外道過，但說緣鉤鎖，諸凡夫不知。若離緣鉤鎖，更無有別法，是則無因說，破壞緣鎖義。如燈顯眾像，鉤鎖生亦然，是則離鉤鎖，別更有法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隨俗假言說，因緣遞鉤鎖，若離因緣鎖，生義不可得。我說唯鉤鎖，生無故不生，離諸外道過，非凡愚所了。若離緣鉤鎖，別有生法者，是則無因論，破壞鉤鎖義。如燈能照物，鉤鎖現若然，此則離鉤鎖，別有於諸法。」

「無性無有生，如虛空自性，若離於鉤鎖，慧無所分別。復有餘無生，賢聖所得法，彼生無生者，是則無生忍。」

〔魏譯〕「生法本無體，自性如虛空，離鉤鎖求法，愚人無所知。復有餘無生，聖人所得法，彼生無生者，是則無生忍。」

〔唐譯〕「無生則無性，體相如虛空，離鉤鎖求法，愚夫所分別。復有餘無生，眾聖所得法，彼生無生者，是則無生忍。」

「若使諸世間，觀察鉤鎖者，一切離鉤鎖，從是得三昧。癡愛諸業等，是則內鉤鎖，鑽燧泥團輪，種子等名外。若使有他性，而從因緣生，彼非鉤鎖義，是則不成就。若生無自性，彼為誰鉤鎖？展轉相生故，當知因緣義。」

〔魏譯〕「若見諸世間，則是見鉤鎖，一切皆鉤鎖，是則心得定。無明愛業等，是則內鉤鎖，攢抽泥團輪，種子大鉤鎖。若更有他法，而從因緣生，離於鉤鎖義，彼不住聖教。若生法是無，彼為誰鉤鎖？展轉相生故，是名因緣義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一切諸世間，無非是鉤鎖，若能如是解，此人心得定。無明與愛業，是則內鉤鎖，種子泥輪等，如是名為外。若言有他法，而從因緣生，離於鉤鎖義，此則非教理。生法若非有，彼為誰因緣？展轉而相生，此是因緣義。」

「堅濕煖動法，凡愚生妄想，離數無異法，是則說無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堅濕熱動法，凡愚生分別，離鎖更無法，是故說無體。」

〔唐譯〕「堅濕煖動等，凡愚所分別，但緣無有法，故說無自性。」

「如醫療眾病，無有若干論，以病差別故，為設種種治。我為彼眾生，破壞諸煩惱，知其根優劣，為彼說度門。非煩惱根異，而有種種法，唯說一乘法，是則為大乘。」

〔魏譯〕「如醫療眾病，依病出對治，而論無差別，病殊故方異。我念諸眾生，為煩惱過染，知根力差別，隨堪受為記。我法無差別，隨根病異說，我惟一乘法，八聖道清淨。」

〔唐譯〕「如醫療眾病，其論無差別，以病不同故，方藥種種殊。我為諸眾生，滅除煩惱病，知其根勝劣，演說諸法門。非煩惱根異，而有種種法，唯是一大乘，清涼八支道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，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。此義云何？為邪為正？為有幾種無

常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無常無常者，一切外道亦說無常。世尊！如來依於名字章句，說如是言：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』世尊！此法為是真實？為是虛妄？世尊！復有幾種無常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外道妄說無常。世尊亦言：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』未知此說是邪？是正？所言無常，復有幾種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，非我法也。何等為七？彼有說言：『作已而捨是名無常。』有說：『形處壞是名無常。』有說：『即色是無常。』有說：『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，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，轉變中間不可見，無常毀壞一切性轉。』有說：『性無常。』有說：『性無性無常。』有說：『一切法不生，無常入一切法。』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一切外道虛妄分別，說八種無常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發起所作而不作，是名無常。何者名為發起？謂生法、不生法，常法、無常法，名為發起無常。二者、形相休息，名為無常。三者、色等即是無常。四者、色轉變故，異異無常，諸法相續自然而滅；如乳酪轉變，於一切法不見其轉，亦不見滅，名為無常。五者、復有餘外道等，以無物故，名為無常。六者、有法、無法而悉無常，以一切法本不生故，名為無常；以無常法彼中和合，是故無常。七者、復有餘外道等，本無後有，名為無常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外道說有七種無常，非是我法。何等為七？謂有說：『始起即捨，是名無常；生已不生，無常性故。』有說：『形處變壞，是名無常。』有說：『色即無常。』有說：『色之變異，是名無常。一切諸法相續不斷，能令變異自然歸滅；猶如乳酪，前後變異雖不可見，然在法中壞一切法。』有說：『物無常。』有說：『物無物無常。』有說：『不生無常，遍住一切諸法之中。』」

「大慧！性無性無常者，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，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謂依諸大所生相滅，不見不生，離相續體，名為無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其中，物無物無常者，謂能造所造，其相滅壞，大種自性，本來無起。」

「彼不生無常者，非常無常，一切法有無不生，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，是不生義非生，是名不生無常相。若不覺此者，墮一切外道生

無常義。」

〔魏譯〕「八者、不生無常。謂為非常，是故無常。見諸法有無生不生，乃至微塵觀察不見法生，故言不生諸法非生。大慧！是名無生無常相。而諸外道不知彼法所以不生，是故分別諸法不生，故言無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不生無常者，謂常與無常有無等法，如是一切皆無有起，乃至分析至於微塵亦無所見，以不起故說名無生。此是不生無常相。若不了此，則墮外道生無常義。」

「大慧！性無常者，是自心妄想，非常無常性。所以者何？謂無常自性不壞。大慧！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。除無常，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，如杖瓦石破壞諸物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外道分別無常之法，言有於物。彼諸外道自心虛妄，分別無常常非無常，以有物故。何以故？自體不滅故。自體不滅者，無常之體常不滅故。大慧！若無常法是有物者，應生諸法，以彼無常能作因故。大慧！若一切法不離無常者，諸法有無一切應見。何以故？如杖木瓦石能破可壞之物，悉皆破壞。」

〔唐譯〕「有物無常者，謂於非常非無常處，自生分別。其義云何？彼立無常，自不滅壞，能壞諸法。若無無常壞一切法，法終不滅，成於無有。如杖槌瓦石，能壞於物，而自不壞，此亦如是。」

「現見各各不異，是性無常事，非作、所作有差別。此是無常，此是事，作、所作無異者，一切性常無因性。大慧！一切性無性有因，非凡愚所知。」

〔魏譯〕「見彼種種異異相故，是故無常因，一切法無法，亦非因亦非果。大慧！復有諸過，以彼因果無差別故，而不得言此是無常而彼是果；以因果差別故，故不得言一切法常，以一切法無因故。大慧！諸法有因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現見無常與一切法，無有能作、所作差別，云：此是無常，此是所作。無差別故，能作所作應俱是常，不見有因能令諸法成於無故。大慧！諸法壞滅實亦有因，但非凡愚之所能了。」

「非因不相似事生。若生者，一切性悉皆無常。是不相似事，作、所作無有別異，而悉見有異。若性無常者，墮作因性相；若墮者，一切性不究竟。一切性作因相墮者，自無常應無常；無常無常故，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異因不能生異果故。大慧！若異因能生異果者，異因應生一切諸法。若爾，復更有過，應因果差別而見差別。大慧！

若其無常是有物者，應同因體所作之事。復更有過，於一法中即應具足一切諸法，以同一切所作因果業相無差別故。復更有過，自有無常，無常有無常體故。復更有過，一切諸法無常應常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異因不應生於異果。若能生者，一切異法應並相生，彼法、此法，能生、所生，應無有別。現見有別，云何異因生於異果？大慧！若無常性是有法者，應同所作自是無常；自無常故，所無常法皆應是常。」

「若無常入一切性者，應墮三世。彼過去色與壞俱，未來不生；色不生故，現在色與壞相俱。色者，四大積集差別，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，離異不異故。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，一切三有、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。離四大造色，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性無常、四大不生？自性相不壞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更有過，若其無常同諸法者，墮三世法。大慧！過去色同無常故已滅；未來法未生，以同色無常故不生；現在有法不離於色，以色與彼諸大相依，五大依塵是故不滅，以彼彼不相離故。大慧！一切外道不滅諸大，三界依大依微塵等，是故依彼法說生住滅。大慧！離於此法更無四大諸塵等法，以彼外道虛妄分別，離一切法更有無常，是故外道說言諸大不生不滅，以自體相常不滅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若無常性住諸法中，應同諸法墮於三世，與過去色同時已滅，未來不生，現在俱壞。一切外道計四大種體性不壞色者，即是大種差別、大種造色，離異不異，故其自性亦不壞滅。大慧！三有之中，能造、所造，莫不皆是生、住、滅相，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？」

「離始造無常者，非四大復有異，四大各各異，相自相故，非差別可得。彼無差別，斯等不更造，二方便不作，當知是無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是故彼說，發起作事中間不作，名為無常。諸大更有發起諸大，無彼彼異相同相不生滅法，以見諸法不生滅故，而於彼處生無常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始造即捨無常者，非大種互造大種，以各別故；非自相造，以無異故；非復共造，以乖離故。當知非是始造無常。」

「彼形處壞無常者，謂四大及造色不壞，至竟不壞。大慧！竟者，分析乃至微塵，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，異見長短不可得，非四大；四大不壞，形處壞現，墮在數論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名為形相休息無常？謂能造所造形相，見形相異如長短，非諸大滅而見諸大形相轉變，彼人墮在僧佉法中。」

〔唐譯〕「形狀壞無常者，此非能造及所造壞，但形狀壞。其義云何？謂分析色乃至微塵，但滅形狀長短等見，不滅能造所造色體。此見墮在數論之中。」

「色即無常者，謂色即是無常，彼則形處無常，非四大。若四大無常者，非俗數言說。世俗言說非性者，則墮世論。見一切性但有言說，不見自相生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復形相無常者，謂何等人？即色名無常。彼人見於形相無常，而非諸大是無常法。若諸大無常，則諸世間一切不得論說世事。若論世事，墮盧伽耶陀邪見朋黨。以說一切諸法唯名，復見諸法自體相生。」

〔唐譯〕「色即是無常者，謂此即是形狀無常，非大種性。若大種性亦無常者，則無世事。無世事者，當知則墮盧迦耶見。以見一切法自相生，唯有言說故。」

「轉變無常者，謂色異性現，非四大。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，非金性壞，但莊嚴具處所壞。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轉變無常者，謂見諸色種種異相，非諸大轉變。譬如見金作莊嚴具，形相轉變，金體不異；餘法轉變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「轉變無常者，謂色體變，非諸大種。譬如以金作莊嚴具，嚴具有變而金無改，此亦如是。」

「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。火燒四大時，自相不燒；各各自相相壞者，四大造色應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是外道虛妄分別，見法無常，火不燒諸大，自體不燒，以彼諸大自體差別故。大慧！諸外道說，若火能燒諸大者，則諸大斷滅，是故不燒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是等種種外道，虛妄分別見無常性。彼作是說：『火不能燒諸大自相，但各分散；若能燒者，能造所造則皆斷滅。』」

「大慧！我法起非常非無常。所以者何？謂外性不決定故，唯說三有唯心，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。四大合會差別，四大及造色故，妄想二種事攝所攝。知二種妄想，離外性、無性二種見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說大及諸塵非常非無常。何以故？我不說外境界有故。我說三界但是自心，不說種種諸相是有，是故說言不生不滅。惟是四大因緣和合，非大及塵是實有法。以虛妄心分別二種可取、能取法，如實能知二種分別，是故離外有無見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說諸法非常無常。何以故？不取外法故，三界唯心故，不說諸相故，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故，非能造

所造故，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，如實而知二取性故。」

「覺自心現量妄想者，思想作行生，非不作行，離心性無性妄想。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，一切法非常非無常，不覺自心現量，墮二邊惡見相續。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，此凡夫無有根本，謂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，從說妄想生，非凡愚所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唯是自心分別作業而名為生，而業不生，以離有無分別心故。大慧！何故非常非不常？以有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，是故不得說言是常。何故非無常？以能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故，是故非無常。而諸外道墮在邪見執著二邊，不知自心虛妄分別，非諸聖人分別無常。大慧！一切諸法惣有三種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世間法相，二者、出世間法相，三者、出世間上上勝法相。以依言語種種說法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了達唯是自心現故，離外有無二種見故，離有無見則不分別能所造故。大慧！世間、出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，唯是自心，非常非無常，不能了達，墮於外道二邊惡見。大慧！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種法，所有語言分別境界，非諸凡愚之所能知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遠離於所造，及與形處異，性與色無常，外道愚妄想。諸性無有壞，大大自性住，外道無常想，沒在種種見。彼諸外道等，無若生若滅，大大性自常，何謂無常想？一切唯心量，二種心流轉，攝受及所攝，無有我我所。梵天為樹根，枝條普周徧，如是我所說，唯是彼心量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遠離於始造，及與形相異，無常名有物，外道妄分別。諸法無有滅，諸大自性住，墮於種種見，外道說無常。彼諸外道說，諸法不生滅，諸大體自常，何等法無常？一切世唯心，而心見二境，可取能取法，我我所法無。三界上下法，我說皆是心，離於諸心法，更無有可得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始造即便捨，形狀有轉變，色物等無常，外道妄分別。諸法無壞滅，諸大自性住，外道種種見，如是說無常。彼諸外道眾，皆說不生滅，諸大性自常，誰是無常法？能取及所取，二種從心現，一切唯是心，無有我我所。梵天等諸法，我說唯是心，若離於心者，一切不可得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一切菩薩、聲聞、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。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，我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，不墮一切聲聞、緣覺、外道愚癡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為我說諸一切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入滅盡定次第相。我及一切

諸菩薩等，若得善知入滅盡定次第之相巧方便者，不墮聲聞、辟支佛三昧、三摩跋提、滅盡定樂，不墮聲聞、辟支佛、外道迷惑之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一切聲聞、緣覺入滅次第相續相，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，於滅盡三昧樂心無所惑，不墮二乘及諸外道錯亂之中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六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、緣覺，入滅正受等。七地菩薩摩訶薩，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，非聲聞、緣覺。諸聲聞、緣覺墮有行覺攝所攝相滅正受。是故七地非念正受，得一切法無差別相，非分得種種相性，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，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。大慧！八地菩薩及聲聞、緣覺，心、意、意識妄想相滅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菩薩從初地乃至六地入滅盡定，聲聞、辟支佛亦入滅盡定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於七地中念念入滅盡定，以諸菩薩悉能遠離一切諸法有無相故。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不能念念入滅盡定，以聲聞辟支佛緣有為行入滅盡定，墮在可取能取境界；是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，以聲聞辟支佛生驚怖想，恐墮諸法無異相故；以覺諸法種種異相、有法無法、善不善法、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；是故聲聞、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，以無善巧方便智故。大慧！七地菩薩轉滅聲聞、辟支佛心意意識故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至於六地，及聲聞、緣覺入於滅定。七地菩薩念念恒入，離一切法自性相故，非諸二乘。二乘有作墮能所取，不得諸法無差別相，了善不善自相共相入於滅定，是故不能念念恒入。大慧！八地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心、意、意識分別想滅。」

「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，觀三界心、意、意識量，離我我所自妄想脩，墮外性種種相愚夫，二種自心攝所攝，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初地乃至六地菩薩摩訶薩，見於三界但是自心心、意、意識，離我、我所法，唯是自心分別，不墮外法種種諸相。唯是凡夫內心愚癡，墮於二邊，見於可取、能取之法。以無知故，而不覺知無始世來身、口及意妄想煩惱戲論熏習而生諸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始從初地乃至六地，觀察三界一切唯是心、意、意識自分別起，離我、我所，不見外法種種諸相。凡愚不知由無始來過惡熏習，於自心內變作能取、所取之相而生執著。」

「大慧！八地菩薩摩訶薩、聲聞、緣覺涅槃，菩薩者三昧覺所持，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。若不持者，如來地不滿足，棄捨一切有為眾生事故，佛種則應斷。諸佛世尊為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。聲聞、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，作涅槃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於八地中一切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入涅槃想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承己自心三昧佛力，不入三昧樂門墮涅槃而住，以不滿足如來地。若彼菩薩住三昧分者，休息度脫一切眾生，斷如來種滅如來家，為示如來不可思議諸境界故，是故不入涅槃。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墮三昧樂門法，是故聲聞辟支佛生涅槃想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八地菩薩所得三昧，同諸聲聞、緣覺涅槃。以諸佛力所加持故，於三昧門不入涅槃。若不持者，便不化度一切眾生，不能滿足如來之地，亦則斷絕如來種性。是故諸佛為說如來不可思議諸大功德，令其究竟不入涅槃。聲聞緣覺著三昧樂，是故於中生涅槃想。」

「大慧！我分部七地，善脩心意意識相，善脩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，善四無碍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，從初地來乃至七地，具巧方便，觀察心、意、意識之想，遠離我、我所取相之法，觀察我空、法空，觀察同相、異相，善解四無碍巧方便義，自在決定入於諸地菩提分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七地菩薩，善能觀察心、意、意識，我、我所執，生、法無我，若生、若滅，自相、共相，四無礙辯善巧決定，於三昧門而得自在，漸入諸地，具菩提分法。」

「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、不善七地，墮外道邪徑故，立地次第。大慧！彼實無有若生若滅，除自心現量，所謂地次第相續，及三界種種行，愚夫所不覺。愚夫所不覺者，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，及說三界種種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若不說諸菩薩摩訶薩同相異相法者，一切菩薩不如實知諸地次第，恐墮外道邪見等法，故我次第說諸地相。大慧！若人次第入諸地者，不墮餘道。我說諸地次第相者，唯自心見諸地次第，及三界中種種行相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。以諸凡夫不覺知故，是故我及一切諸佛，說於諸地次第之相，及建立三界種種行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恐諸菩薩不善了知自相共相，不知諸地相續次第，墮於外道諸惡見中，故如是說。大慧！彼實無有若生若滅諸地次第三界往來，一切皆是自心所見，而諸凡愚不能了知，以不知故，我及諸佛為如是說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、緣覺、第八菩薩地，滅三昧門樂醉所醉，不善自心現量，自共相習氣所障，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，妄想涅槃想，非寂滅智慧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聲聞、辟支佛於第八菩薩地中，樂著寂滅三昧樂門醉故，不能善知唯自心見，墮自相、同相熏習障礙故，墮人無我、法無我見過故，以分別心名為涅槃，而不能知諸法寂靜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聲聞、緣覺至於菩薩第八地中，為三昧樂之所昏醉，未能善了唯心所見，自共相習纏覆其心，著二無我生涅槃覺，非寂滅慧。」

「大慧！菩薩者，見滅三昧門樂，本願哀愍，大悲成就，知分別十無盡句，不妄想涅槃想。彼已涅槃，妄想不生故，離攝所攝妄想，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，妄想不生，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，非佛法因不生，隨智慧生得如來自覺地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以見寂靜三昧樂門，憶念本願大慈悲心度諸眾生，知十無盡如實行智，是故不即入於涅槃。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遠離虛妄分別之心，遠離能取可取境界，名入涅槃。以如實智知一切諸法唯是自心，是故不生分別之心。是故菩薩不取心意意識，不著外法實有之相，而非不為佛法脩行，依根本智展轉脩行，為於自身求佛如來證地智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，見於寂滅三昧樂門，即便憶念本願大悲，具足脩行十無盡句。是故不即入於涅槃，以入涅槃不生果故，離能所取故，了達唯心故，於一切法無分別故，不墮心意及以意識外法性相執著中故。然非不起佛法正因，隨智慧行如是起故，得於如來自證地故。」

「如人夢中方便度水，未度而覺，覺已思惟：『為正為邪？非正非邪？餘無始見、聞、覺、識，因想種種習氣、種種形處，墮有無想，心、意、意識夢現。』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人睡夢度大海水，起大方便欲度自身，未度中間忽然便窮，作是思惟：『此為是實？為是虛妄？』彼復思惟：『如是之相非實非虛，唯是我本虛妄分別不實境界熏習因故，見種種色形相顛倒，不離有無意識熏習於夢中見。』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人夢中方便度河，未度便覺。覺已思惟：『向之所見，為是真實？為是虛妄？』覆自念言：『非實非妄。

如是但是見聞覺知，曾所更事分別習氣，離有無念，意識夢中之所現耳。』」

「大慧！如是菩薩摩訶薩，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，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，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，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，作佛法方便，未得者令得。大慧！此是菩薩涅槃方便，不壞離心意意識，得無生法忍。大慧！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於八地中見分別心，初地七地諸法同相，如夢如幻平等無差，離諸功用可取能取分別之心，見心心數法，為於未得上上佛法脩行者令得故。菩薩摩訶薩脩行勝法名為涅槃，非滅諸法名為涅槃。菩薩摩訶薩遠離心、意、意識分別相故，得無生法忍。大慧！第一義中亦無次第，無次第行諸法寂靜亦如虛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始從初地而至七地，乃至增進入於第八得無分別，見一切法皆如幻等離能所取，見心心所廣大力用，勤脩佛法未證令證，離心、意、意識妄分別想獲無生忍，此是菩薩所得涅槃，非滅壞也。大慧！第一義中無有次第亦無相續，遠離一切境界分別，此則名為寂滅之法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聲聞、辟支佛入第八菩薩地寂滅樂門；如來復說聲聞、辟支佛不知但是自心分別；復說諸聲聞得人無我而不得法無我空。若如是說，聲聞、辟支佛尚未能證初地之法，何況八地寂滅樂門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我今為汝分別宣說。大慧！聲聞有三種，言入八地寂滅樂門者，此是先脩菩薩行者墮聲聞地，還依本心脩菩薩行，同入八地寂滅樂門，非增上慢寂滅聲聞。以彼不能入菩薩行，未曾覺知三界唯心，未曾脩行菩薩諸法，未曾脩行諸波羅密十地之行，是故決定寂滅聲聞，不能證彼菩薩所行寂滅樂門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心量無所有，此住及佛地，去來及現在，三世諸佛說。心量地第七，無所有第八，二地名為住，佛地名最勝。自覺智及淨，此則是我地，自在最勝處，清淨妙莊嚴。照曜如盛火，光明悉徧至，熾焰不壞目，周輪化三有。化現在三有，或有先時化，於彼演說乘，皆是如來地。十地則為初，初則為八地，第九則為七，七亦復為八。第二為第三，第四為第五，第三為第六，無所有何次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唯心無所有，諸行及佛地，去來現在佛，三世說如是。七地為心地，無所有八地，二地名為行，餘地名我地。內身證及淨，此名為我地，自在最勝處，阿迦尼吒天。照曜如火焰，出妙諸光明，種種美可樂，化作於三界。化現三界色，或有在先化，彼處說諸乘，是我自在地。十地為初

地，初地為八地，九地為七地，七地為八地，二地為三地，四地為五地，三地為六地，寂滅有何次？決定諸聲聞，不行菩薩行，同入八地者，是本菩薩行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諸住及佛地，唯心無影像，此是去來今，諸佛之所說。七地是有心，八地無影像，此二地名住，餘則我所得。自證及清淨，此則是我地，摩醯最勝處，色究竟莊嚴。譬如大火聚，光焰熾然發，化現於三有，悅意而清涼。或有現變化，或有先時化，於彼說諸乘，皆是如來地。十地則為初，初則為八地，第九則為七，第七復為八，第二為第三，第四為第五，第三為第六，無相有何次？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為常為無常？」佛告大慧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非常非無常，謂二俱有過。若常者，有作主過，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，是故如來常非常非作常，有過故。若如來無常者，有作無常過，陰所相相無性，陰壞則應斷，而如來不斷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非常非無常。何以故？二邊有過故。大慧！有無二邊應有過失。大慧！若言如來是常法者，則同常因。大慧！以諸外道說言微塵諸因常故，非是作法。大慧！是故不得言如來常，以非作法而言常故。大慧！亦不得言如來無常。言無常者，即是同於有為作法，五陰可見，能見法無，五陰滅故。五陰滅者，諸佛如來亦應同滅，而佛如來非斷絕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為常、為無常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非常、非無常。何以故？俱有過故。云何有過？大慧！若如來常者，有能作過，一切外道說能作常；若無常者，有所作過，同於諸蘊為相、所相畢竟無有，然佛如來實非斷滅。」

「大慧！一切所作皆無常，如瓶、衣等一切皆無常，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，以所作故，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，無差別因性故。是故，大慧！如來非常非無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凡作法者皆是無常，如瓶、衣、車、屋及席、氈等皆是作法，是故無常。大慧！若言一切皆無常者，一切智、一切智人、一切功德亦應無常，以同一切作法相故。又復有過，若言一切皆無常者，諸佛如來應是作法，而佛如來非是作法，以無更說有勝因故。是故我言如來非常亦非無常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一切所作如瓶、衣等皆是無常，是則如來有無常過，所脩福智悉空無益。又諸作法應是如來，無異因故。是故

如來非常非無常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如來非如虛空常。如虛空常者，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。大慧！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，離常無常、一異、俱不俱、常無常過，故不可說，是故如來非常。復次，大慧！若如來無生常者，如兔馬等角。以無生常過故，方便無義；以無生常過故，如來非常。復次，大慧！更有餘事知如來常。所以者何？謂無間所得智常，故如來常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如來非常。何以故？虛空之性亦無脩行諸功德故。大慧！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。何以故？以離常無常故，以不墮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非常非無常，是故離於一切諸過不可得說。復次，大慧！亦不得言如來是常。何以故？若言常者，同於兔馬駝驢龜蛇蠅魚等角，是故不得言如來常。復次，大慧！亦不得言如來是常，恐墮不生常故，是故不得言如來常。復次，大慧！更有餘法依彼法故，得言如來世尊是常。何以故？依內證智證常法故，是故得言如來是常。大慧！諸佛如來內證智法，常恒清涼不變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如來非常。若是常者，應如虛空，不待因成。大慧！譬如虛空，非常非無常。何以故？以離常無常、若一若異、俱不俱等諸過失故。復次，大慧！如來非常。若是常者，則是不生，同於兔馬魚蛇等角。復次，大慧！以別義故，亦得言常。何以故？謂以現智證常法故，證智是常，如來亦常。」

「大慧！若如來出世、若不出世，法畢定住；聲聞、緣覺、諸佛如來無間住，不住虛空，亦非愚夫之所覺知。大慧！如來所得智，是般若所熏，非心、意、意識，彼諸陰、界、入處所熏。大慧！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，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。大慧！以二法故，有常、無常，非不二。不二者寂靜，一切法無二生相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諸佛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若出於世、不出於世，法性常如是，法體常如是，法軌則常如是。以彼法性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等，亦不曾聞亦不曾見。如是法體，非虛空中毛道凡夫不覺不知。大慧！諸佛如來內證智者依彼得名。大慧！以依如實智慧脩行得名為佛，非心意意識無明五陰熏習得名。大慧！一切三界不實妄想分別戲論得名。大慧！不實分別二種法者，而得名為常與無常。而佛如來不墮二法，不墮能取、可取二邊，如來寂靜，二法不生故」。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諸佛如來所證法性，法住、法位，如來出世、若不出世，常住不易。在於一切二乘、外道所得法中，非是空無，然非凡愚之所能知。大慧！夫如來者，以清淨慧內證法性而得其名，非以心、意、意識、蘊、界、處法妄習得名。一切三界

皆從虛妄分別而生，如來不從妄分別生。大慧！若有於二，有常、無常；如來無二，證一切法無生相故。」

「是故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非常非無常。大慧！乃至言說分別生，則有常無常過；分別覺滅者，則離愚夫常無常見；不寂靜慧者，永離常無常、非常無常熏。」

〔魏譯〕「是故，大慧！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不得言是常與無常。大慧！凡所言語，而得說言常與無常；遠離一切分別盡者，不得言取常、無常法。是故，我遮一切凡夫，不得分別常與無常；以得真實寂靜法者，得盡分別，不生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「是故非常亦非無常。大慧！乃至少有言說分別生，即有常、無常過。是故，應除二分別覺，勿令少在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眾具無義者，生常無常過，若無分別覺，永離常無常。從其所立宗，則有眾雜義，等觀自心量，言說不可得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離於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，若見如是佛，彼不墮惡道。若說常無常，諸功德虛妄，無智者分別，遮說常無常。所有立法者，皆有諸過失，若能見唯心，彼不墮諸過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遠離常無常，而現常無常，恒如是觀佛，不生於惡見。若常無常者，所集皆無益，為除分別覺，不說常無常。乃至有所立，一切皆錯亂，若見唯自心，是則無違諍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四之上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四之下

明臨濟正宗中都沙門員珂會譯

一切佛語心品第四之下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世尊更為我說陰、界、入生滅，彼無有我，誰生誰滅？愚夫者依於生滅，不覺苦盡，不識涅槃。」佛言：「善哉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如來、應、正徧知為我說，善逝為我說陰、界、入生滅之相。世尊！若無我者，誰生誰滅？世尊！一切凡夫依生滅住，不見苦盡，是故不知涅槃之相。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說蘊、界、處生滅之相。若無有我，誰生誰滅？而諸凡夫依於生滅，不求苦盡，不證涅槃。」佛言：「大慧！諦聽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，能徧興造一切趣生。譬如伎兒變現諸趣，離我我所不覺彼故，三緣和合方便而生。外道不覺計着作者，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識藏，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，如海浪身常生不斷，離無常過、離於我論，自性無垢畢竟清淨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故，不與六道作生死因緣，譬如技兒出種種技。眾生依於如來藏故，五道生死。大慧！而如來藏離我我所，諸外道等不知不覺，是故三界生死因緣不斷。大慧！諸外道等妄計我故，不能如實見如來藏，以諸外道無始世來虛妄執著種種戲論諸熏習故。大慧！阿黎耶識者名如來藏，而與無明七識共俱，如大海波常不斷絕，身俱生故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過，自性清淨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藏是善、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。譬如伎兒變現諸趣，離我、我所；以不覺故，三緣和合而有果生。外道不知，執為作者，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藏識，生於七識無明住地。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，恒住不斷，本性清淨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。」

「其餘諸識有生有滅，意、意識等念念有七，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，不覺自心所現色相，不覺苦樂不至解脫，名相諸纏貪生生貪，若因若攀緣，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，餘自心妄想不知苦樂，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。」

〔魏譯〕「餘七識者，心、意、意識等，念念不住，是生滅法。七識由彼虛妄因生，不能如實分別諸法，觀於高下長短形相故，執著名相故，能令自心見色相故，能得苦樂故，能離解脫因故，因名相生墮煩惱貪故，依彼念因諸根滅盡故，不次第生故，餘自意分別不生苦樂受故，是故入少想定、滅盡定，入三摩跋提、四禪。」

〔唐譯〕「其餘七識，意、意識等，念念生滅，妄想為因，境相為緣，和合而生。不了色等自心所現，計著名相，起苦樂受。名相纏縛，既從貪生，復生於貪。若因及所緣諸取根滅，不相續生，自慧分別苦樂受者，或得滅定，或得四禪。」

「善真諦解脫，脩行者作解脫想，不離不轉，名如來藏。識藏七識流轉不滅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攀緣諸識生故，非聲聞、緣覺脩行境界。不覺無我，自共相攝受，生陰、界、入，見如來藏五法自性，人、法無我則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實諦解脫，若脩行者生解脫相，以不轉滅虛妄相故。大慧！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，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，如來藏識不生不滅。何以故？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。此七識境界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外道脩行者不能覺知，不如實知人無我故，以取同相別相法故，以見陰界入法等故。大慧！如來藏如實見五法體相法無我故，不生如實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或復善入諸諦解脫，便妄生於得解脫想，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。若無藏識，七識則滅。何以故？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。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脩行者所知境界，以彼唯了人無我性，於蘊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。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，諸法無我。」

「地次第相續轉進，餘外道見不能傾動，是名住菩薩不動地。得十三昧道門樂、三昧覺，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，自願不受三昧門樂，及實際向自覺聖趣，不共一切聲聞、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，得十賢聖種性道，及身智、意生，離三昧行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，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。」

〔魏譯〕「諸地次第展轉和合故，餘外道不正見不能觀察。大慧！菩薩住不動地，爾時得十種三昧門等為上首，得無量無邊三昧，依三昧佛住持，觀察不可思議諸佛法及自本願力故，遮護三昧門實際境界，遮已入自內身聖智證法真實境界，不同聲聞、辟支佛、外道脩行所觀境界。爾時過彼十種聖道，入於如來意生身、智身，離諸功用三昧心故。是故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黎耶識者，應當脩行令清淨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隨地次第而漸轉滅，不為外道惡見所動，住不動地得於十種三昧樂門，為三昧力諸佛所持，觀察不思議佛法及本願力，不住實際及三昧樂，獲自證智，不與二乘、諸外道共，得十聖種性道及意成、智身，離於諸行。是故」大慧！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，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。

「大慧！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，則無生滅。大慧！然諸凡聖悉有生滅，脩行者自覺聖智，現法樂住不捨方便。大慧！此如來藏識藏，一切聲聞、緣覺心想所見，雖自性清淨，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，非諸如來。大慧！如來者現前境界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如來藏阿黎耶識名為無者，離阿黎耶識無生無滅，一切凡夫及諸聖人，依彼阿黎耶識故有生有滅，以依阿黎耶識故，諸脩行者入自內身聖行所證現法樂行而不休息。大慧！此如來心阿黎耶識如來藏識境界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諸外道等不能分別。何以故？以如來藏是清淨相，客塵煩惱垢染不淨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，然諸凡夫及以聖人悉有生滅，是故一切諸脩行者，雖見內境住現法樂，而不捨於勇猛精進。大慧！此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，客塵所染而為不淨，一切二乘及諸外道，憶度起見不能現證，如來於此分明現見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」

「大慧！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，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，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，七識俱生聲聞計著，見人法無我故。勝鬘夫人承佛威神，說如來境界，非聲聞、緣覺及外道境界；如來藏、識藏，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。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，於如來藏、識藏當勤脩學，莫但聞覺作知足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依此義，依勝鬘夫人、依於菩薩摩訶薩深智慧者，說如來藏、阿黎耶識共七種識生名轉滅相，為諸聲聞、辟支佛等示法無我，對勝鬘說言：『如來藏是如來境界。』大慧！如來藏識、阿黎耶識境界，我今與汝及諸菩薩甚深智者，能了分別此二種法；諸餘聲聞、辟支佛及外道等執著名字者，不能了知如此二法。大慧！是故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學此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，說如來藏名藏識，與七識俱起，令諸聲聞見法無我。大慧！為勝鬘夫人說佛境界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。大慧！此如來藏藏識是佛境界，與汝等比淨智菩薩隨順義者所行之處，非是一切執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處。是故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於如來藏藏識當勤觀察，莫但聞已便生足想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，二種攝受生，智者則遠離。如鏡像現心，無始習所熏，如實觀察者，諸事悉無事。如愚見指月，觀指不觀月，計著名字者，不見我真實。心為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，五識為伴侶，妄想觀伎眾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甚深如來藏，與七識俱生，取二法則生，如實知不生。如鏡像現心，無始習所熏，如實觀察者，諸境悉空無。如癡見指月，觀指不觀月，計著名字者，不見我真實。心如巧技兒，意如狡猾者，意識及五識，虛妄取境界。如技兒和合，誑惑於凡夫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，執著二種生，了知則遠離。無始習所熏，如像現於心，若能如實觀，境相悉無有。如愚見指月，觀指不觀月，計著文字者，不見我真實。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，五識為伴侶，妄想觀伎眾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。我及餘菩薩摩訶薩，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，

入一切佛法。入一切佛法者，乃至如來自覺地。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分別趣相者，謂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。若脩行者，脩行入如來自覺聖趣，離於斷常有無等見，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。大慧！不覺彼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無我，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，非諸聖賢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如來、應、正徧知為我說，善逝為我說，五法體相及二無我差別行相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若得善知五法體相、二種無我差別相者，脩行是法，次第入於一切諸地；脩行是法，能入一切諸佛法中；入諸佛法者，乃至能入如來自身內證智地。」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我為汝說五法體相、二種無我差別行相。大慧！何等五法？一者、名；二者、相；三者、分別；四者、正智；五者、真如。內身脩行證聖人智，離斷常見現如實脩行者，入三昧樂三摩跋提行門故。大慧！一切凡夫不覺不知五法體相、二種無我，唯以自心見於外物，是故生於分別之心，非謂聖人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五法、自性、諸識無我差別之相。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，漸脩諸地，具諸佛法，至於如來自證之位。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五法、自性、諸識無我，所謂名、相、分別、正智、如如。若脩行者觀察此法，入於如來自證境界，遠離常斷、有無等見，得現法樂甚深三昧。大慧！凡愚不了五法、自性、諸識無我，於心所現見有外物而起分別，非諸聖人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愚夫妄想生，非諸聖賢？」佛告大慧：「愚夫計著俗數名相，隨心流散；流散已，種種相像貌墮我、我所見，希望計著妙色；計著已，無知覆障故生染著；染著已，貪恚癡所生業積集；積集已，妄想自纏，如蠶作繭，墮生死海、諸趣曠野，如汲井輪。以愚癡故，不能知如幻、野馬、水月自性，離我、我所，起於一切不實妄想。離相、所相及生住滅，從自心妄想生，非自在、時節、微塵、勝妙生。愚癡凡夫隨名相流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凡夫生分別心，非聖人也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凡夫執著名相，隨順生法；隨順生法已，見種種相，墮我、我所邪見心中，執著具足一切法相；執著已，入於無明黑闇障處；入障處已，起於貪心；起貪心已，而能造作貪、瞋、癡業；造業行已，不能自止，如蠶作繭，以分別心而自纏身，墮於六道大海險難，如轆轤迴輪，不自覺知。以無智

故，不知一切諸法如幻，不知無我、我所，諸法非實，從於妄想分別而生，而不知離可見、能見，而不知離生、住、滅相，不知自心虛妄而生，謂隨順自在、天、時、微塵、我生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白言：「云何不了而起分別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凡愚不知名是假立，心隨流動見種種相，計我我所染著於色，覆障聖智起貪瞋癡，造作諸業如蠶作繭，妄想自纏墮於諸趣生死大海，如汲井輪循環不絕。不知諸法如幻、如焰、如水中月，自心所見妄分別起，離能所取及生住滅，謂從自在、時節、微塵、勝性而生，隨名相流。」

「大慧！彼相者，眼識所照名為色，耳鼻舌身意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，是名為相。大慧！彼妄想者，施設眾名顯示諸相，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，是名妄想。大慧！正智者，彼名相不可得，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，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何者為名？謂眼識見前色等法相，如聲相耳相鼻相舌相身相。大慧！如是等相，我說名為名相。大慧！何者分別？以依何等法說名取相，了別此法如是如是畢竟不異，謂象馬車步人民等分別種種相，是名分別。大慧！何者正智？以觀察名相，觀察已不見實法，以彼迭共因生故，見迭共生者諸識不復起，分別識相不斷不常，是故不墮一切外道聲聞辟支佛地。大慧！是名正智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此中，相者，謂眼識所見，名之為色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得者，名之為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如是等，我說為相。分別者，施設眾名，顯示諸相，謂以象、馬、車、步、男、女等名而顯其相。此事如是決定不異，是名分別。正智者，謂觀名相互為其客，識心不起、不斷、不常，不墮外道、二乘之地，是名正智。」

復「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，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，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，知名相不生，是名如如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，得無所有境界故，得菩薩歡喜地，得菩薩歡喜地已，永離一切外道惡趣，正住出世間趣，法相成熟，分別幻等一切法，自覺法趣相，離諸妄想見性異相，次第乃至法雲地，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，得如來地已，種種變化圓照示現，成熟眾生如水中月，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，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，法身離意所作，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依正智，不取名相法以為有，不取不見相以為無。何以故？以離有無邪見故。以不見名相是正智義，是故我說名為真如。大慧！菩薩住真如法者，得入無相寂靜境界，入已得入菩薩摩訶薩初歡喜地。菩薩得初歡喜地

時，證百金剛三昧明門，捨離二十五有一切果業，過諸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住如來家真如境界，如實脩行知五法相如幻如夢，如實觀察一切諸法，起自內身證聖智脩行，如是展轉遠離虛妄世間覺觀所樂之地，次第乃至法雲地。入法雲地已，次入三昧力自在神通諸華莊嚴如來之地。入如來地已，為教化眾生現種種光明應莊嚴身如水中月，依無盡句善縛所縛，隨眾生信者而為說法，離心、意、意識身故。大慧！菩薩入真如已，得佛地中如是如是無量無邊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以其正智，觀察名相非有非無，遠離損益二邊惡見，名相及識本來不起，我說此法名為如如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住如如已，得無照現境昇歡喜地，離外道惡趣入出世法，法相淳熟知一切法猶如幻等，證自聖智所行之法離憶度見，如是次第乃至法雲。至法雲已，三昧諸力自在神通，開敷滿足成於如來。成如來已為眾生故，如水中月普現其身，隨其欲樂而為說法，其身清淨離心意識，被弘誓甲具足成滿十無盡願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入於如如之所獲得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？為各有自相宗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三種自性及八識、二種無我，悉入五法。大慧！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。大慧！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，名俱時生如日光俱。種種相各別分別持，是名緣起自性。大慧！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，名成自性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為五法入三法？為三法入五法中？為自體相各各差別？」佛告大慧：「三法入五法中。大慧！非但三法入五法中，八種識、二種無我亦入五法。大慧！云何三法入五法中？大慧！名相為分別法相。大慧！依彼二法分別生心心數法，一時非前後，如日共光明一時而有。分別種種相，大慧！是名三相，依因緣力生故。大慧！正智真如名第一義諦相，以不滅法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三法入五法中？為各有自相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三性、八識及二無我，悉入五法。其中名及相，是妄計性。以依彼分別心、心所法俱時而起，如日與光，是緣起性。正智如如，不可壞故，是圓成性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，謂識藏、意、意識及五識身相者，不實相妄想故，我、我所二攝受滅，二無我生。是故，大慧！此五法者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如來，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著於自心見分別法，差別有八種，以分別諸相以為實故，離我、我所生滅之法，爾時得證二無我法。大

慧！五法門入諸佛地，諸地法相亦入五法門中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法亦入五法門中，如來內身證聖智法亦入五法門中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於自心所現生執著時，有八種分別起。此差別相皆是不實，唯妄計性。若能捨離二種我執，二無我智即得生長。大慧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如來自證聖智，諸地位次一切佛法，悉皆攝入此五法中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五法者，相、名、妄想、如如、正智。大慧！相者，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，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，即此非餘，是說為名，施設眾名顯示諸相。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。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，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，是名如如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，彼是如相。我及諸佛隨順入處，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，於彼隨入正覺，不斷不常妄想不起，隨順自覺聖趣，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，是名正智。大慧！是名五法、三種自性、八識、二種無我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。是故，大慧！當自方便學，亦教他人勿隨於他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五法，相、名、分別、真如、正智。大慧！何者名為相？相者，見色形相狀貌勝不如，是名為相。大慧！依彼法相起分別相，此是瓶，此是牛羊馬等，此法如是如是不異。大慧！是名為名。大慧！依於彼法立名，了別示現彼相，是故立彼種種名字牛羊馬等，是名分別心心數法。大慧！觀察名相乃至微塵，常不見一法相諸法不實，以虛妄心生分別故。大慧！言真如者名為不虛，決定畢竟盡自性自體，正見真如相，我及諸菩薩及諸佛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說名異義一。大慧！如是等隨順正智，不斷不常，無分別分別不行處，隨順自身內證聖智，離諸一切外道、聲聞、辟支佛等惡見朋黨不正智中。大慧！於五法、三法相、八種識、二種無我，一切佛法皆入五法門中。大慧！汝及諸菩薩摩訶薩，為求勝智應當脩學。大慧！汝知五法不隨他教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五法者，所謂相、名、分別、如如、正智。此中相者，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，是名為相；依彼諸相立瓶等名，此如是此不異，是名為名。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心心所法，是名分別。彼名彼相畢竟無有，但是妄心展轉分別。如是觀察乃至覺滅，是名如如。大慧！真實決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，是如如相，我及諸佛隨順證入，如其實相開示演說，若能於此隨順悟解，離斷離常不生分別，入自證處出於外道二乘境界，是名正智。大慧！此五種法、三性、八識及二無我，一切佛法普皆攝盡。大慧！於此法中，汝應以自智善巧通達，亦勸他人令其通達，通達此已，心則決定不隨他轉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五法三自性，及與八種識，二種無有我，悉攝摩訶衍。名相虛妄想，自性二種相，正智及如如，是則為成相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五法自體相，及與八種識，二種無我法，攝取諸大乘。名相及分別，三法自體相，正智及真如，是第一義相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五法三自性，及與八種識，二種無我法，普攝於大乘。名相及分別，二種自性攝，正智與如如，是則圓成相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所說句，過去諸佛如恒河沙，未來現在亦復如是。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？為更有餘義？惟願如來哀愍解說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依名字說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如恒河河沙。世尊！佛說如是，為依如來口中所說，我隨順取？為更有義？願為我說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經中說：『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如恒河沙。』此當云何？為如言而受？為別有義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莫如說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。所以者何？過世間望非譬所譬，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，長養惡見生死無窮，欲令厭離生死趣輪精勤勝進故，為彼說言諸佛易見，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，息方便求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，作是說言：『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。』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，如來者世間悉見，不以建立自通故，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。大慧！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，彼諸凡愚所不能信，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，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。大慧！然我說譬佛如恒河沙無有過咎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如我所說名字章句，莫如是取。大慧！三世諸佛非恒河河沙等。何以故？所說譬喻過世間者，非如譬喻。何以故？以有相似不相似故。大慧！諸佛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不定說過世間相似不相似譬喻。何以故？大慧！我說譬喻但是少分故。大慧！我及諸佛如來、應、正徧知，所說譬喻但說少義。何以故？愚癡凡夫諸外道等，著諸法常增長邪見，隨順世間輪迴生死，為彼生厭聞生驚怖，又聞諸佛如恒河沙，便於如來無上聖道，生易得想求出世法。大慧！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。何以故？我餘經中說佛出世如優曇華，眾生聞已言佛道難得不脩精進，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。大慧！我說諸佛出世如優曇華者，依可化眾生義故，我說諸佛如優曇華。大慧！而優曇華於世間中，無人曾見當亦不見。大慧！諸

佛如來世間曾見現見當見。大慧！我說如是，非依自身所得法說，是故說言如優曇華，諸佛如來亦復如是。大慧！我依內身證法說法，是故說過世間譬喻，以諸凡夫無信眾生，不能信我所說譬喻。何以故？說自內身聖智境界無譬喻可說，遠離心意意識過諸見地，諸佛如來真如之法不可說故，是故我說種種譬喻。大慧！我說諸佛如恒河河沙者，是少分譬喻。大慧！諸佛如來平等非不平等，以非分別分別故。」

〔唐譯〕佛告大慧：「勿如言受。大慧！三世諸佛非如恒沙。何以故？如來最勝超諸世間，無與等者非喻所及，唯以少分為其喻耳。我以凡愚諸外道等，心恒執著常與無常，惡見增長生死輪迴，令其厭離發勝希望，言佛易成易可逢值，若言難遇如優曇華，彼便退怯不勤精進，是故我說如恒河沙。我復有時觀受化者，說佛難值如優曇華。大慧！優曇鉢華無有曾見現見當見，如來則有已見當見。大慧！如是譬喻非說自法，自法者內證聖智所行境界，世間無等過諸譬喻，一切凡愚不能信受。大慧！真實如來超心意意識所見之相，不可於中而立譬喻，然亦有時而為建立，言恒沙等無有相違。」

「大慧！譬如恒沙，一切魚鱉、輸收、摩羅、獅子、象馬、人獸踐踏沙，不念言：『彼惱亂我。』而生妄想，自性清淨無諸垢汙。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，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，如來不念而生妄想，如來寂然無有念想，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，猶如恒沙等無有異，又斷貪恚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河河中所有之沙，魚鱉龜龍、牛羊象馬諸獸踐踏，而彼河沙不生分別，不瞋不恚亦不生心：『彼惱亂我。』無分別故，淨離諸垢。大慧！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徧知亦復如是，內身證得聖智滿足諸力神通自在功德，如恒河沙一切外道邪論諸師愚癡魚鱉，以瞋恚心毀罵如來，如來不動不生分別，本願力故，為與眾生三昧三摩跋提一切諸樂令滿足故，不分別分別。大慧！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等，等者平等無有異相，已離愛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，龜魚象馬之所踐踏，不生分別恒淨無垢。如來聖智如彼恒河，力通自在以其為沙，外道龜魚競來擾亂，而佛不起一念分別。何以故？如來本願以三昧樂普安眾生，如恒河沙無有愛憎無分別故。」

「譬如恒沙是地自性，劫盡燒時燒一切地，而彼地大不捨自性，與火大俱生故；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，以火因故。如是，大慧！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河河沙不離地相。大慧！大地火燒，火不異地故，火不燒地，地大有火相續體故。大慧！愚癡凡夫墮顛倒智，自心分別，言地被燒而地不燒，以不離地而得更有四大火身故。大慧！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諸佛如來法身之體，如恒河河沙等不滅不失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是地自性，劫盡燒時燒一切地，而彼地大不捨本性，恒與火大俱時生故。諸凡愚人謂地被燒，而實不燒，火所因故。如來法身亦復如是，如恒河沙終不壞滅。」

「大慧！譬如恒沙無有限量，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，為成熟眾生故，普照一切諸佛大眾。大慧！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，如是大慧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無生死生滅，有因緣斷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河河沙無量無邊。大慧！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出於世間放無量光，遍於一切諸佛大會，為化眾生令覺知故。大慧！如恒河河沙更不生相，如彼微塵微塵體相如是而住。大慧！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於世間中不生不滅，諸佛如來斷有因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無有限量，如來光明亦復如是，為欲成就無量眾生，普照一切諸佛大會。大慧！譬如恒沙住沙自性，不更改變而作餘物，如來亦爾，於世間中不生不滅，諸有生因悉已斷故。」

「大慧！譬如恒沙增減不可得知。如是，大慧！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，非身法故。身法者有壞，如來法身非是身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恒河河沙，若出於河亦不可見，入於河中亦不可見，亦不起心：『我出入河。』大慧！諸佛如來智慧之力亦復如是，度諸眾生亦不盡滅亦不增長。何以故？諸法無身故。大慧！一切有身皆是無常磨滅之法，非無身法，諸佛如來唯法身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，取不知減，投不見增。諸佛亦爾，以方便智成熟眾生，無減無增。何以故？如來法身無有身故。大慧！以有身故而有滅壞，法身無身故無滅壞。」

「如壓恒沙，油不可得，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，乃至眾生未得涅槃，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，以大悲故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有人欲得蘇油，壓恒河沙終不可得，無蘇油故。大慧！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苦惱所壓，瞋不可得，不捨自法界相，不捨自法味相，不捨本願與眾生樂，以得具足大慈大悲，我若不令一切眾生入涅槃者，我身亦不入於涅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雖油壓治，欲求蘇油終不可得。如來亦爾，雖為眾生眾苦所壓，乃至蠢動未盡涅槃，欲令捨離於法界

中深心願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具足成就大悲心故。」

「大慧，譬如恒沙隨水而流，非無水也；如是，大慧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，是故說言如恒河沙。如來不隨諸去流轉，去是壞義故。大慧！生死本際不可知，不知故云何說去？大慧！去者斷義，而愚夫不知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如恒河河沙隨水而流終不逆流。大慧！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說法亦爾，隨順涅槃而非逆流。大慧！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。大慧！言恒河河沙隨順流者非是去義，若佛如來有去義者，諸佛如來應無常滅。大慧！世間本際尚不可知，不可知者我云何依而說去義？是故如來非為去義。大慧！去義者名為斷義，愚癡凡夫不覺不知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譬如恒沙隨水而流，非無水也；如來亦爾，所有說法莫不隨順涅槃之流，以是說言諸佛如來如恒河沙。大慧！如來說法不隨於趣，趣是壞義，生死本際不可得知，既不可知，云何說趣？大慧！趣義是斷，凡愚莫知。」

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，云何解脫可知？」佛告大慧：「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，自心現知外義，妄想身轉，解脫不滅，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。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，觀察內外離於妄想，無異眾生智及爾焰，一切諸法悉皆寂靜。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，若識則滅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！若眾生在於世間輪迴去來，本際不可知者，云何如來而得解脫，復令眾生得於解脫？」佛告大慧言：「大慧！言解脫者，離於一切戲論煩惱無始熏習分別心故，如實能知唯自心見，外所分別心迴轉故，是故我說名為解脫。大慧！言解脫者，非是滅法，是故汝問，我若不知本際，云何得解脫者，此問不成。大慧！言本際者，是分別心一體異名。大慧！離分別心更無眾生，即此分別名為眾生。大慧！真實智慧觀內外法，無法可知能知故。大慧！以一切法本來寂靜。大慧！不如實知唯自心見虛妄分別，是故生於分別之心，如實知者不生分別。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若生死本際不可知者，云何眾生在生死中而得解脫？」佛言：「大慧！無始虛偽過習因滅，了知外境自心所現分別轉依，名為解脫，非滅壞也，是故不得言無邊際。大慧！無邊際者，但是分別異名。大慧！離分別心無別眾生，以智觀察內外諸法，知與所知悉皆寂滅。大慧！一切諸法唯是自心分別所見，不了知故分別心起，了心則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觀察諸導師，猶如恒河沙，不壞亦不去，亦復不究竟，是則為平等。觀察諸如來，猶如恒沙

等，悉離一切過，隨流而性常，是則佛正覺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觀察於諸佛，譬如恒河沙，不滅亦不生，彼人能見佛。遠離諸塵垢，如恒河河沙，隨順流不變，法身亦如是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觀察諸導師，譬如恒河沙，非壞亦非趣，是人能見佛。譬如恒河沙，悉離一切過，而恒隨順流，佛體亦如是。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。世尊！云何一切法剎那？」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法者，謂善、不善、無記，有為、無為，世間、出世間，有罪、無罪，有漏、無漏，受、不受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、應、正徧知為我說，善逝為我說，一切法生滅之相。云何如來說一切法念念不住？」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所謂善法、不善法，有為法、無為法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，內法、外法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。何等諸法名為剎那？」佛言：「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大慧！一切法者，所謂善法、不善法，有為法、無為法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，有受法、無受法。」

「大慧，略說心、意、意識及習氣，是五受陰因，是心、意、意識習氣，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略說五陰法，因心、意、意識熏習增長。諸凡夫人，依心、意、意識熏習故，分別善、不善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舉要言之，五取蘊法，以心、意、意識習氣為因而得增長，凡愚於此而生分別，謂善不善。」

「大慧！脩三昧樂，三昧正受現法樂住，名為賢聖善無漏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聖人現證三昧、三摩跋提無漏善法樂行。大慧！是名善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聖人現證三昧樂住，是則名為善無漏法。」

「大慧！善不善者，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謂如來藏名識藏，心、意、意識及五識身，非外道所說。大慧！五識身者，心、意、意識俱善不善相，展轉變壞相續流注，不壞身生亦生亦滅，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，形相差別攝受意識，五識俱相應生，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言善不善法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阿黎耶識，二者、意，三者、意識，四者、眼識，五者、耳識，六者、鼻識，七者、舌識，八者、身識。大慧！五識身共意識身，善不善法展轉差別相續，體無差別。身隨順生法，生已還滅，不知自心見虛妄境界，即滅時能取境界形相大小勝妙之狀。大慧！意識共五識身相應生，一念時不住，是故我說彼法念時不住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善不善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謂如來藏名藏識，意及意識并五識身。大慧！彼五識身與意識俱，善不善相展轉差別，相續不斷無異體生，生已即滅不了於境，自心所現次第滅時別識生起，意識與彼五識共俱，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剎那不住，我說此等名剎那法。」

「大慧！剎那者名識藏，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，無漏習氣非剎那，非凡愚所覺，計著剎那論故，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，以斷見壞無為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言剎尼迦者名之為空，阿黎耶識名如來藏，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之為空，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為不空。大慧！愚癡凡夫不覺不知，執著諸法剎那不住，墮在邪見而作是言：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。破彼真如如來藏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藏名藏識，所與意等諸習氣俱是剎那法，無漏習氣非剎那法，此非凡愚剎那論者之所能知。彼不能知一切諸法有是剎那非剎那故，彼計無為同諸法壞墮於斷見。」

「大慧！七識不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。大慧！如來藏者，受苦樂與因俱，若生若滅，四住地、無明住地所醉，凡愚不覺，剎那見妄想熏心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五識身者，不生六道，不受苦樂，不作涅槃因。大慧！如來藏不受苦樂，非生死因；餘法者，共生共滅。依於四種熏習醉故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，邪見熏習，言一切法剎那不住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五識身非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；如來藏受苦樂，與因俱有生滅。四種習氣之所迷覆，而諸凡愚分別熏心，不能了知，起剎那見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如金金剛佛舍利，得奇特性終不損壞。大慧！若得無間有剎那者，聖應非聖，而聖未曾不聖，如金金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。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，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？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金剛如來藏如來證法，非剎那不住。大慧！如來證法若剎那不住者，一切聖人不成聖人。大慧！非非聖人，以聖人故。大慧！金金剛住於一劫，稱量等住不增不減。大

慧！云何愚癡凡夫分別諸法言剎那不住，而諸凡夫不得我意，不覺不知內外諸法念念不住？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金金剛佛之舍利，是奇特性，終不損壞。若得證法有剎那者，聖應非聖，而彼聖人未曾非聖，如金金剛雖經劫住，稱量不減。云何凡愚不解於我祕密之說，於一切法作剎那想？」

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。』何等為六？」

〔魏譯〕大慧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常說滿足六波羅蜜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！何等為六波羅蜜？云何滿足？」

〔唐譯〕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常說六波羅蜜若得滿足便成正覺。何等為六？云何滿足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波羅蜜有三種分別，謂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。大慧！世間波羅蜜者，我、我所攝受，計著攝受二邊，為種種受生處，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故，滿足檀波羅蜜，戒、忍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亦如是，凡夫神通及生梵天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波羅蜜差別有三種，謂：世間波羅蜜、出世間波羅蜜、出世間上上波羅蜜。大慧！言世間波羅蜜者，愚癡凡夫執著我、我所法，墮於二邊，為於種種勝妙境界行波羅蜜，求於色等境界果報。大慧！愚癡凡夫行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毗黎耶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乃至生於梵天，求五神通世間之法。大慧！是名世間諸波羅蜜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大慧！波羅蜜者，差別有三，所謂：世間、出世間、出世間上上。大慧！世間波羅蜜者，謂諸凡愚著我、我所，執取二邊，求諸有身貪色等境；如是脩行檀波羅蜜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成就神通，生於梵世。」

「大慧！出世間波羅蜜者，聲聞、緣覺墮攝受涅槃故，行六波羅蜜樂、自己涅槃樂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言出世間波羅蜜者，謂聲聞、辟支佛，取聲聞、辟支佛涅槃心，脩行波羅蜜。大慧！如彼世間愚癡凡夫，為於自身求涅槃樂，而行世間波羅蜜行；聲聞、緣覺亦復如是，為自身故求涅槃樂，行出世間波羅蜜行，而乃求彼非究竟樂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出世間波羅蜜者，謂聲聞、緣覺執著涅槃，希求自樂，如是脩習諸波羅蜜。」

「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，覺自心現妄想量，攝受及自心二故，不生妄想。於諸趣攝受非分，自心色相不計著，為安樂一切眾生故，生檀波羅蜜。起上上方便，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，是尸波羅蜜。即彼妄想不生忍，知攝所攝，是羼提波羅蜜。初、中、後夜精勤方便，

隨順脩行方便，妄想不生，是毗黎耶波羅蜜。妄想悉滅，不墮聲聞涅槃攝受，是禪波羅蜜。自心妄想非性，智慧觀察不墮二邊，先身轉勝而不可壞，得自覺聖趣，是般若波羅蜜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，如實能知但是自心虛妄分別見外境界，爾時實知唯是自心見內外法，不分別虛妄分別，不取內外自心色相故。菩薩摩訶薩如實能知一切法故，行檀波羅蜜，為令一切眾生得無怖畏安樂故，是名檀波羅蜜。大慧！菩薩觀彼一切諸法，不生分別隨順清涼，是尸波羅蜜。大慧！菩薩離分別心忍彼脩行，如實而知能取可取境界非實，是名菩薩羼提波羅蜜。大慧！菩薩云何脩精進行？初中後夜常勤脩行，隨順如實法斷諸分別，是名毗黎耶波羅蜜。大慧！菩薩離於分別心，不墮外道能取可取境界之相，是名禪波羅蜜。大慧！何者菩薩般若波羅蜜？菩薩如實觀察自心分別之相，不見分別不墮二邊，依如實脩行轉身，不見一法生不見一法滅，自身內證聖行脩行，是名菩薩般若波羅蜜。大慧！波羅蜜義如是滿足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，謂菩薩摩訶薩，於自心二法，了知唯是分別所現，不起妄想，不生執著，不取色相，為欲利樂一切眾生，而常脩行檀波羅蜜。於諸境界，不起分別，是則脩行尸波羅蜜。即於不起分別之時，忍知能取所取自性，是則名為羼提波羅蜜。初中後夜，勤脩匪懈，隨順實解，不生分別，是則名為毗黎耶波羅蜜。不生分別，不起外道涅槃之見，是則名為禪那波羅蜜。以智觀察，心無分別，不墮二邊，轉淨所依，而不壞滅，獲於聖智，內證境界，是則名為般若波羅蜜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空無常剎那，愚夫妄想作，如河鐙種子，而作剎那想。剎那息煩亂，寂靜離所作，一切法不生，我說剎那義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空無常剎那，愚分別有為，如河燈種子，空無常剎那，分別剎那義，剎剎亦如是。剎尼迦不生，寂靜離所作，一切法不生，我說剎那義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愚分別有為，空無常剎那，分別剎那義，如河燈種子。一切法不生，寂靜無所作，諸事性皆離，是我剎那義。」

「物生則有滅，不為愚者說。無間相續性，妄想之所熏，無明為其因，心則從彼生。乃至色未生，中間有何分？」

〔魏譯〕「初生則有滅，不為凡夫說，分別相續法，妄想見六道。若無明為因，能生諸心者，乃至色未生，中間依何住？」

〔唐譯〕「生無間即滅，不為凡愚說，無間相續法，諸趣分別起。無明為其因，心則從彼生，未能了色來，中間何所住？」「相續次第滅，餘心隨彼生。不住於色時，何所緣而生？以從彼生故，不如實因生。云何無所成，而知剎那壞？」

〔魏譯〕「即生即有滅，餘心隨彼生。色不一念住，觀於何法生？依何因生法？心無因而生，是故生不成，云何知念壞？」

〔唐譯〕「無間相續滅，而有別心起，不住於色時，何所緣而生？若緣彼心起，其因則虛妄，因妄體不成，云何剎那滅？」「脩行者正受，金剛佛舍利，光音天宮殿，世間不壞事。住於正法得，如來智具足，比丘得平等，云何見剎那？犍闥婆幻等，色無有剎那，於不實色等，視之若真實。」

〔魏譯〕「脩行者證定，金剛佛舍利，光音天宮殿，世間不壞事，真如證法實，如來智成就，比丘證平等。云何念不住？犍闥婆幻色，何故念不住？無四大見色，四大何所為？」

〔唐譯〕「脩行者正定，金剛佛舍利，及以光音宮，世間不壞事。如來圓滿智，及比丘證得，諸法性常住，云何見剎那？乾城幻等色，何故非剎那？大種無實性，云何說能造？」

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與諸菩薩等無差別。一切眾生法不涅槃，誰至佛道？從初得佛至般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。如來常定故，亦無慮亦無察，化佛化作佛事，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？金剛力士常隨侍衛，何不施設本際，現魔魔業惡業果報？旃遮摩納、孫陀利女、空鉢而出惡業障現，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世尊與諸羅漢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如來復說諸佛如來不入涅槃，復說如來、應、正徧知何等夜證大菩提，何等夜入般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。如來復說諸佛如來常入無覺、無觀、無分別定，復言作諸種種應，化度諸眾生。世尊復說諸識念念差別不住，金剛密迹常隨侍衛。復說世間本際難知，復言眾生入般涅槃，若入涅槃應有本際。復說諸佛無有怨敵，而見諸魔。復說如來斷一切障，而見旃遮摩那、毗孫陀黎等謗。佛入娑黎那村，竟不得食，空鉢而出。世尊！若如是者，如來便有無量罪業。云何如來不離一切諸罪過惡，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一切種智？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何故授阿羅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？何故復說無般涅槃法，眾生得成佛道？又何故說從初得佛至般涅槃，於其中間不說一字？又言如來常在於定，無覺無觀？又言佛事皆是化作？又言諸識剎那變

壞？又言金剛神常隨衛護？又言前際不可知而說有般涅槃？又現有魔及以魔業？又有餘報，謂旃遮婆羅門女、孫陀黎外道女及空鉢而還等事？世尊！既有如是業障，云何得成一切種智？既已成於一切種智，云何不離如是諸過？」

佛告大慧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為無餘涅槃故說，誘進行菩薩行者故，此及餘世界脩菩薩行者，樂聲聞乘涅槃，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，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。大慧！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。大慧！不異者，聲聞、緣覺、諸佛如來，煩惱障斷解脫一味，非智障斷。大慧！智障者，見法無我殊勝清淨；煩惱障者，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；法障解脫，識藏習滅究竟清淨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我為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，依無餘涅槃而與授記。大慧！我與聲聞授記者，為怯弱眾生生勇猛心。大慧！此世界中及餘佛國，有諸眾生行菩薩行，而復樂於聲聞法行，為轉彼取大菩提，應化佛為應化聲聞授記，非報佛法身佛而授記別。大慧！聲聞、辟支、佛涅槃無差別。何以故？斷煩惱無差異故，斷煩惱障非斷智障。復次，大慧！見法無我斷於智障，見人無我斷煩惱障。大慧！轉意識故斷法障業障，以轉意阿黎耶識熏習故究竟清淨。」

〔唐譯〕佛言：「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大慧！我為無餘涅槃界故，密勸令彼脩菩薩行。此界他土有諸菩薩，心樂求於聲聞涅槃，令捨是心進脩大行，故作是說。又變化佛與化聲聞而授記別，非法性佛。大慧！授聲聞記是祕密說。大慧！佛與二乘無差別者，據斷惑障解脫一味，非謂智障，智障要見法無我性乃清淨故。煩惱障者，見人無我意識捨離，是時初斷藏識習滅，法障解脫方得永淨。」

「因本住法故，前後非性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常依本法體而住，更不生法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依本住法作是密語，非異前佛後更有說，先具如是諸文字故。」

「無盡本願故，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。正智所化故，念不妄故，無慮無察。四住地、無明住地習氣斷故，二煩惱斷。離二種死，覺人、法、無我及二障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依本名字章句，不覺不思而說諸法。大慧！如來常如意知，常不失念，是故如來無覺無觀。諸佛如來離四種地已，遠離二種死、二種障、二種業故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如來正知，無有妄念，不待思慮，然後說法。如來久已斷四種習，離二種死，除二種障。」

「大慧！心、意、意識、眼識等七剎那習氣，因善無漏品離，不復輪轉。大慧！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，空亂意慧愚癡凡夫所不能覺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七種識：意、意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念念不住，因虛妄熏習，離於無漏諸善法故。大慧！如來藏世間，不生不死，不來不去，常恒清涼不變。復次，大慧！依如來藏故，有世間涅槃苦樂之因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，而墮於空虛妄顛倒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意及意識、眼識等七習氣為因，是剎那性，離無漏善，非流轉法。大慧！如來藏者，生死流轉及是涅槃苦樂之因，凡愚不知，妄著於空。」

「大慧！金剛力士所隨護者，是化佛耳，非真如來。大慧！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，一切凡夫、聲聞、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，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，非金剛力士所護。一切化佛不從業生，化佛者非佛不離佛，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，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金剛密跡常隨侍衛應化如來，前後圍繞，非法佛、報佛、根本如來、應、正徧知。大慧！根本如來遠離諸根大小諸量，遠離一切凡夫、聲聞、辟支佛等。大慧！如實脩行得彼真如樂行境界者，知根本佛，以得平等法忍故，是故金剛密跡隨應化佛。大慧！應化佛者無業無謗，而應化佛不異法佛、報佛、如來而亦不一，如陶師鹽等作所作事，應化佛作化眾生事，異真實相說法，不說內所證法聖智境界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變化如來，金剛力士常隨衛護，非真實佛。真實如來離諸根量，二乘外道所不能知，住現法樂成就智忍，不假金剛力士所護。一切化佛不從業生，非即是佛亦非非佛。譬如陶師，眾事和合而有所作；化佛亦爾，眾相具足而演說法，然不能說自證聖智所行之境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，不覺識藏故起常見，自妄想故不知本際。自妄想慧滅故解脫，四住地、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一切凡夫、外道、聲聞、辟支佛等，見六識滅墮於斷見，不見阿黎耶識墮於常見。復次，大慧！不見自心分別本際，是故世間名無本際。大慧！遠離自心分別見者，名為解脫得涅槃證。大慧！諸佛如來遠離四種熏習氣故，是故無過。」

〔唐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諸凡愚人見六識滅起於斷見，不了藏識起於常見。大慧！自心分別是其本際故不可得，離此分別即得解脫，四種習斷離一切過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三乘亦非乘，如來不磨滅，一切佛所記，說離諸過惡。為諸無間智，及無餘涅槃，誘進諸下劣，是故隱覆說。諸佛所起智，即分別說道，諸乘非為乘，彼則非涅槃。欲色有及見，說是四住地，意識之所起，識宅意所住。意及眼識等，斷滅說無常，或作涅槃見，而為說常住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三乘及非乘，諸佛無量乘，一切記佛地，說諸煩惱斷。內身證聖智，及無餘涅槃，誘進怯眾生，是故隱覆說。如來得證智，亦說於彼道，眾生依入道，二乘無涅槃。見欲色及有，及四種熏地，意識爾所生，見意識共住。見意眼識等，常無常斷滅，常見依意等，而起涅槃見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三乘及非乘，無有佛涅槃，悉授如來記，說離眾過惡。成就究竟智，及無餘涅槃，誘進怯劣人，依此密意說。諸佛所得智，演說如是道，唯此更非餘，故彼無涅槃。欲色有諸見，如是四種習，意識所從生，藏意亦在中。見意識眼等，無常故說斷，迷意藏起常，邪智謂涅槃。」

爾時，大慧菩薩以偈問曰：「彼諸菩薩等，志求佛道者，酒肉及與蔥，飲食為云何？惟願無上尊，哀愍為演說。愚夫所貪著，臭穢無名稱，虎狼所甘嗜，云何而可食？食者生諸過，不食為福善，惟願為我說，食不食罪福。」

〔魏譯〕大慧菩薩問：「酒肉蔥韮蒜，佛言是不淨，一切不聽食。羅剎等食噉，非聖所食味。食者聖呵責，及惡名流布。願佛分別說，食不食罪福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大慧菩薩重說頌言：「菩薩摩訶薩，志求無上覺，酒肉及與蔥，為食為不可？愚夫貪嗜肉，臭穢無名稱，與彼惡獸同，云何而可食？食者有何過？不食有何德？惟願最勝尊，為我具開演。」

大慧菩薩說偈問已，復白佛言：「惟願世尊！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。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，當為種種希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，令諸眾生慈心相向。得慈心已，各於住地清淨明了，疾得究竟無上菩提。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，亦得速成無上菩提。惡邪論法諸外道輩，邪見斷常顛倒計著，尚有遮法不聽食肉，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？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世間，生死流轉，怨結相連，墮於惡道，皆由食肉，更相殺害，增長貪嗔，不得出離，甚為大苦。世尊！食肉之人，斷大慈種，脩

聖道者，不應得食。世尊！諸外道等，說邪見法，盧伽耶陀，墮俗之論，墮於斷常有無見中，皆遮食肉，自己不食，不聽他食。云何如來清淨法中，脩梵行者，自食他食，一切不制？如來世尊，於諸眾生慈悲一等，云何而聽以肉為食？善哉世尊！哀憫世間，願為我說食肉之過、不食功德。我及一切諸菩薩等，聞已得依，如實脩行，廣宣流布，令諸現在未來眾生，一切識知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為我說食、不食肉功德過失。我及諸菩薩摩訶薩知其義已，為未來、現在報習所熏食肉眾生而演說之，令捨肉味求於法味，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，更相親愛如一子想，住菩薩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或二乘地暫時止息，究竟當成無上正覺。世尊！路伽耶等諸外道輩，起有無見執著斷常，尚有遮禁不聽食肉，何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大悲含育世所依怙，而許自他俱食肉耶？善哉世尊！具大慈悲哀憫世間，等觀眾生猶如一子，願為解說食肉過惡、不食功德，令我及與諸菩薩等，聞已奉行廣為他說。」

佛告大慧：「善哉善哉！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大慧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，然我今當為汝略說。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，展轉因緣嘗為六親，以親想故不應食肉。」

〔魏譯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哉大慧！汝大慈悲憫眾生故，能問此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大慧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然受教。」佛告大慧：「夫食肉者有無量過，諸菩薩摩訶薩脩大慈悲不得食肉，食與不食功德罪過我說少分，汝今諦聽。大慧！我觀眾生從無始來食肉習故，貪著肉味更相殺害，遠離賢聖受生死苦，捨肉味者聞正法味，於菩薩地如實脩行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復令眾生入於聲聞辟支佛地止息之處，息已令入如來之地。大慧！如是等利慈心為本，食肉之人斷大慈種，云何當得如是大利？是故大慧！我觀眾生輪迴六道，同在生死共相生育，遞為父母兄弟姊妹，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，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為眷屬。以是因緣，我觀眾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，由貪肉味遞互相噉，常生害心增長苦業，流轉生死不得出離。」佛說是時，諸惡羅剎聞佛所說，悉捨惡心止不食肉，遞相勸發慈悲之心，護眾生命過自護身，捨離一切諸肉不食，悲泣流淚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佛說諦觀六道，我所噉肉皆是我親，乃知食肉眾生大怨，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。世尊！我從今日斷不食肉，及我眷屬亦不聽食，如來弟子有不食者，我當晝夜親近擁護，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。」「大慧！羅剎惡鬼常食肉者，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，況我弟子

行善法者當聽食肉，若食肉者當知即是眾生大怨斷我聖種。大慧！若我弟子聞我所說，不諦觀察而食肉者，當知即是旃陀羅種，非我弟子我非其師。是故大慧！若欲與我作眷屬者，一切諸肉悉不應食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大慧！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大慧！一切諸肉有無量緣，菩薩於中當生慈憫不應噉食，我今為汝說其少分。大慧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輪迴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，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？大慧！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同於己身，念肉皆從有命中來，云何而食？大慧！諸羅剎等聞我此說尚應斷肉，況樂法人。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在在生處，觀諸眾生皆是親屬，乃至慈念如一子想，是故不應食一切肉。」

「驢、騾、駱駝、狐、狗、牛、馬、人、獸等肉，屠者雜賣故，不應食肉。不淨氣分所生長故，不應食肉。眾生聞氣悉生恐怖，如旃陀羅及譚婆等，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，不應食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應觀一切是肉，皆依父母膿血不淨，赤白和合生不淨身，是故菩薩觀肉不淨，不應食肉。復次，大慧！食肉之人眾生聞氣，悉皆驚怖逃走遠離，是故菩薩脩如實行，為化眾生不應食肉。大慧！譬如旃陀羅、獵師、屠兒、捕魚鳥人一切行處，眾生遙見作如是念：『我今定死，而此來者是大惡人，不識罪福斷眾生命求現前利，今來至此為覓我等，今我等身悉皆有肉，是故今來我等定死。』大慧！由人食肉能令眾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。大慧！一切虛空地中眾生，見食肉者皆生驚怖而起疑念：『我於今者為死為活？如是惡人不脩慈心，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，如牛噉草蜣蜋逐糞不知飽足，我身是肉正是其食，不應逢見。』即捨逃走離之遠去，如人畏懼羅剎無異。大慧！食肉之人能令眾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，當知食肉眾生大怨，是故菩薩脩行慈悲，為攝眾生不應食彼非聖惡人所食之味，惡名流布聖人呵責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為攝諸眾生故不應食肉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衢路市肆諸賣肉人，或將犬馬人牛等肉，為求利故而販鬻之，如是雜穢云何可食？大慧！一切諸肉皆是精血汙穢所成，求清淨人云何取食？大慧！食肉之人眾生見之悉皆驚怖，脩慈心者云何食肉？大慧！譬如獵師及旃陀羅、捕魚網鳥諸惡人等，狗見驚吠獸見犇走，空飛水陸一切眾生，若有見之咸作是念：『此人氣息猶如羅剎，今來至此必當殺我。』為護命故悉皆走避。食肉之人亦復如是，是故菩薩為脩慈行不應食肉。」

「又令脩行者慈心不生故，不應食肉；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，不應食肉；令諸呪術不成就故，不應食肉；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，不應食肉；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，不令食肉；令口氣臭故，不應食肉；多惡夢故，不應食肉；空間林中虎狼聞香故，不應食肉；令飲食無節故，不應食肉；令脩行者不生厭離故，不應食肉。我嘗說言：『凡所飲食，作食子肉想、作服藥想故。』不應食肉。聽食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〔魏譯〕「復次，大慧！菩薩為護眾生信心，不應食肉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言菩薩者，眾生皆知是佛如來慈心之種，能與眾生作歸依處，聞者自然不生疑怖，生親友想善知識想、不怖畏想，言得歸依處、得安隱處、得善導師。大慧！由不食肉能生眾生如是信心，若食肉者眾生即失一切信心，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為護眾生信心，一切諸肉悉不應食。復次，大慧！我諸弟子為護世間謗三寶故，不應食肉。何以故？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，作如是言：『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脩梵行者，捨於聖人本所應食，食眾生肉，猶如羅剎食肉滿腹醉眠不動，依世凡夫豪貴勢力覓肉食噉，如羅剎王驚怖眾生。』是故處處唱如是言：『何處有實沙門婆羅門脩淨行者？無法無沙門無毗尼無淨行者。』生如是等無量無邊惡不善心，斷我法輪絕滅聖種，一切皆由食肉者過。是故，大慧！我弟子者為護惡人毀謗三寶，乃至不應生念肉想，何況食噉。復次，大慧！菩薩為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，不應食肉，應觀諸肉如人死屍，眼不欲見不用聞氣，何況可齅而著口中，一切諸肉亦復如是。大慧！如燒死屍臭氣不淨，與燒餘肉臭穢無異，云何於中有食不食？是故菩薩為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，不應食肉。復次，大慧！菩薩為求出離生死，應當專念慈悲之行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，當捨憒鬧就於空間，住屍陀林阿蘭若處，冢間樹下獨坐思惟，觀諸世間無一可樂，妻子眷屬如枷鎖想，宮殿臺觀如牢獄想，觀諸珍寶如糞聚想，見諸飲食如膿血想，受諸飲食如塗癰瘡，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為貪味，酒肉蔥韮蒜薤臭味悉捨不食。大慧！若如是者是真脩行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。若於世間不生厭離，貪著諸味酒肉葷辛得便噉食，不應受於世間信施。復次，大慧！有諸眾生過去曾脩無量因緣，有微善根得聞我法，信心出家在我法中，過去曾作羅剎眷屬，虎狼獅子猫狸中生，雖在我法食肉餘習，見食肉者歡喜親近，入諸城邑聚落塔寺，飲酒噉肉以為歡樂，諸天下觀猶如羅剎爭噉死屍等無有異，而不自知已失我眾、成羅剎眷屬，雖服袈裟剃除鬚髮，有命者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剎。是故，大慧！若以我為師者，一切諸肉悉不應食。復次，大

慧！世間邪見諸呪術師，若其食肉呪術不成，為成邪術尚不食肉，況我弟子為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，脩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，何處當有如是解脫，為彼癡人食肉而得？是故，大慧！我諸弟子為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。復次，大慧！食肉能起色力，食味人多貪著，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，各自寶重畏於死苦，護惜身命人畜無別，寧當樂存疥癩野干身，不能捨命受諸天樂。何以故？畏生死苦故。大慧！以是觀察，死是大苦是可畏法，自身畏死，云何當得而食他肉？是故，大慧！欲食肉者先自念身，次觀眾生不應食肉。復次，大慧！夫食肉者諸天遠離，何況聖人？是故菩薩為見聖人，當脩慈悲不應食肉。大慧！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，若於夢中見種種惡，驚怖毛豎心常不安，無慈心故乏諸善力；若其獨在空閒之處，多為非人而伺其便，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，心常驚怖不得安隱。復次，大慧！諸食肉者貪心難滿食不知量，不能消化增益四大，口氣腥臊，腹中多有無量惡蟲，身多瘡癬惡癩疾病種種不淨，現在凡夫不喜聞見，何況未來無病香潔人身可得？復次，大慧！我說凡夫為求淨命噉於淨食，尚應生心如子肉想，何況聽食？非聖人食，聖人離者，以肉能生無量諸過，失於出世一切功德，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血肉不淨等味？言我聽者是則謗我。大慧！我聽弟子食諸聖人所應食食，非謂聖人遠離之食，聖食能生無量功德、遠離諸過。大慧！過去現在聖人食者，所謂粳米大小麥荳，種種油蜜、甘蔗甘蔗汁、騫陀末干提等，隨時得者聽食為淨。大慧！於未來世有愚癡人，說種種毗尼言得食肉，因於過去食肉熏習愛著肉味，隨自心見作如是說，非佛聖人說為美食。大慧！不食肉者，要因過去供養諸佛種諸善根，能信佛語堅住毗尼信諸因果，至於身口能自節量，不為世間貪著諸味，見食肉者能生慈心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夫食肉者，身體臭穢惡名流布，賢聖善人不用親狎，是故菩薩不應食肉。大慧！夫血肉者，眾仙所棄羣聖不食，是故菩薩不應食肉。大慧！菩薩為護眾生信心，令於佛法不生譏謗，以慈憫故不應食肉。大慧！若我弟子食噉於肉，令諸世人悉懷譏謗，而作是言：『云何沙門脩淨行人，棄捨天仙所食之味，猶如惡獸食肉滿腹遊行世間，令諸眾生悉懷驚怖，壞清淨行失沙門道？是故當知佛法之中無調伏行。』菩薩慈憫為護眾生，不令生於如是之心，不應食肉。大慧！如燒人肉其氣臭穢，與燒餘肉等無差別，云何於中有食不食？是故一切樂清淨者不應食肉。大慧！諸善男子冢間樹下阿蘭若處寂靜脩行，或住慈心、或持呪術、或求解脫、或趣大乘，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，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。大慧！夫食肉者，見其形色則已生於

貪滋味心，菩薩慈念一切眾生猶如己身，云何見之而作食想？是故菩薩不應食肉。大慧！夫食肉者，諸天遠離口氣常臭，睡夢不安、覺已憂悚，夜叉惡鬼奪其精氣，心多驚怖、食不知足，增長疾病易生瘡癬，恒被諸虫之所唼食，不能於食深生厭離。大慧！我常說言：『凡所食噉作子肉想。』餘食尚然，云何而聽弟子食肉？大慧！肉非美好肉不清淨，生諸罪惡敗諸功德，諸仙聖人之所棄捨，云何而許弟子食耶？若言許食，此人謗我。大慧！淨美食者，應知則是杭米粟米、大小麥豆、蘇油石蜜如是等類，此是過去諸佛所許我所稱說。我種姓中諸善男女，心懷淨信久植善根，於身命財不生貪著，慈愍一切猶如己身，如是之人之所應食，非諸惡習虎狼性者心所愛重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，食種種肉遂至食人，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祿。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，不應食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我憶過去有王名師子奴，食種種肉愛著肉味，次第乃至食於人肉。因食人肉，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皆悉捨離，一切臣民國土聚落，即便謀反共斷其命。以食肉者有如是過，是故不應食一切肉。復次，大慧！自在天王化身為鴿，釋提桓因是諸天主，因於過去食肉習氣，化身作鷹驚逐此鴿，鴿來投我。我於爾時作尸毗王，憐愍眾生更相食噉，稱己身肉與鷹代鴿，割肉不足身上稱上受大苦惱。大慧！如是無量世來食肉熏習，自身他身有如是過，何況無愧常食肉者。大慧！復有餘王不食肉者，乘馬遊戲為馬驚波牽入深山，失於侍從不知歸路。不食肉故，師子虎狼見無害心，與雌師子共行欲事，乃至生子斑足王等。以過去世食肉熏習，及作人王亦常食肉，在七家村多樂食肉，食肉大過遂食人肉，生諸男女盡為羅剎。大慧！食肉眾生依於過去食肉熏故，多生羅剎、師子虎狼豺豹猫狸、鴟梟鵰鷲鷹鷂等中，有命之類各自護身，不令得便受飢餓苦，常生惡心念食他肉，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，何況當有得涅槃道。大慧！當知食肉之人有如是等無量諸過，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。大慧！而諸凡夫不知如是食肉之過不食功德，我今略說不聽食肉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過去有王名師子生，耽著肉味食種種肉，如是不已遂至食人，臣民不堪悉皆離叛，亡失國位受大苦惱。大慧！釋提桓因處天王位，以於過去食肉餘習，變身為鷹而逐於鴿，我時作王名曰尸毗，憫念其鴿自割身肉以代其命。大慧！帝釋餘習尚惱眾生，況餘無慚常食肉者，當知食肉自惱惱他，是故菩薩不應食肉。大慧！昔有一王乘馬遊獵，馬驚奔逸入於山險，既無歸路又絕人居，有牝師子與同遊處，遂行醜行生諸子息，其最長者名曰斑足，後得作王領七億家，食肉餘習非肉不食，初食禽獸後

乃至人，所生男女悉是羅剎，轉此身已復生師子豺狼虎豹鵰鷲等中，欲求人身終不可得，況出生死涅槃之道。大慧！夫食肉者有如是等無量過失，斷而不食獲大功德，凡愚不知如是損益，是故我今為汝開演，凡是肉者悉不應食。」

「復次，大慧！凡諸殺者，為財利故殺生屠販。彼諸愚癡食肉眾生，以錢為網而捕諸肉。彼殺生者，若以財物若以鉤網，取彼空行水陸眾生，種種殺害屠販求利。大慧！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，以是義故不應食肉。」

〔魏譯〕「大慧！若一切人不食肉者，亦無有人殺害眾生。由人食肉，若無可食，處處求買，為財利者殺以販賣，為買者殺，是故買者與殺無異，是故食肉能障聖道。大慧！食肉之人愛著肉味，至無畜生乃食人肉，何況麞鹿雉兔鴈鴈、猪羊雞狗駝驢象馬龍蛇魚鱉，水陸有命得而不食。由著肉味設諸方便殺害眾生，造作種種罩羅機網，羅山罝地截河堰海，遍諸水陸安置罟網，機撥坑埳弓刀毒箭，間無空處虛空地水，種種眾生皆被殺害，為食肉故。大慧！獵師屠兒食肉人等，惡心堅固能行不忍，見諸眾生形體鮮肥膚肉充悅生食味心，更相指示言是可噉，不生一念不忍之心，是故我說食肉之人斷大慈種。大慧！我觀世間無有是肉而非命者，自已不殺、不教人殺，他不為殺。不從命來而是肉者無有是處。若有是肉不從命出而是美食，我以何故不聽人食？遍求世間無如是肉，是故我說食肉是罪，斷如來種故不聽食。大慧！我涅槃後，於未來世法欲滅時，於我法中有出家者，剃除鬚髮，自稱我是沙門釋子，被我袈裟癡如小兒，自稱律師墮於二邊，種種虛妄覺觀亂心，貪著肉味隨自心見，說毗尼中言得食肉，亦謗我言諸佛如來聽人食肉，亦說因制而聽食肉，亦謗我言如來世尊亦自食肉。大慧！我於象腋、央掘魔、涅槃、大雲等一切修多羅中不聽食肉，亦不說肉入於食味。大慧！我若聽諸聲聞弟子肉為食者，我終不得口常讚歎脩行慈悲行如實行者，亦不讚歎屍陀林中頭陀行者，亦不讚歎修行大乘住大乘者，亦不讚歎不食肉者。我不自食不聽他食，是故我勸脩菩薩行歎不食肉，勸觀眾生應如一子，云何唱言我聽食肉？我為弟子脩三乘行者速得果故，遮一切肉悉不聽食，云何說言我毗尼中聽人食肉？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凡殺生者多為人食，若人不食亦無殺事，是故食肉與殺同罪。奇哉世間貪著肉味，人身有肉尚取食之，況於鳥獸有不食者？以貪味故廣設方便，罝羅網罟處處安施，水陸飛行皆被殺害，設自不食為貪價直而作是事。大慧！世復有人心無慈憫，專行慘暴猶如羅剎，若見眾生其身充盛，便生肉想言此可食。大慧！世無有肉，非是自殺亦非他殺、心不疑殺而可食者，

以是義故，我許聲聞食如是肉。大慧！未來之世有愚癡人，於我法中而為出家，妄說毗尼壞亂正法，誹謗於我言聽食肉亦自曾食。大慧！若我聽許聲聞食肉，我則非是住慈心者、脩觀行者、行頭陀者、趣大乘者，云何而勸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於諸眾生生一子想斷一切肉？」

「大慧！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，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，一切悉斷。大慧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尚無所食，況食魚肉亦不教人。以大悲前行故，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，是故不聽令食子肉。」

〔魏譯〕又復說言：「如來餘修多羅中，說三種肉聽人食者，當知是人不脩毗尼，次第斷故唱言得食。何以故？大慧！肉有二種：一者、他殺；二者、自死。以世人言有肉得食、有不得者，象、馬、龍、蛇、人、鬼、獼猴、猪、狗及牛言不得食，餘者得食。屠兒不問得食不得，一切盡殺處處衒賣，眾生無過橫被殺害，是故我制他殺、自死悉不得食。見聞疑者所謂他殺，不見聞疑所謂自死。是故，大慧！我毗尼中唱如是言：『凡所有肉，於一切沙門釋子皆不淨食，汙清淨命障聖道分，無有方便而可得食。』若有說言：『佛毗尼中說三種肉，為不聽食，非為聽食。』當知是人堅住毗尼，是不謗我。大慧！今此楞伽修多羅中，一切時一切肉，亦無方便而可得食。是故，大慧！我遮食肉不為一人，現在未來一切不得。是故，大慧！若彼癡人自言律師，言毗尼中聽人食肉，亦謗我言如來自食，彼愚癡人成大罪障，長夜墮於無利益處，無聖人處不聞法處，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，況當得見諸佛如來。大慧！諸聲聞人常所應食，米麪油蜜種種麻豆能生淨命，非法貯畜非法受取，我說不淨尚不聽食，何況聽食血肉不淨。大慧！我諸聲聞辟支佛菩薩弟子，食於法食非食飲食，何況如來。大慧！諸佛如來法食法住非飲食身，非諸一切飲食住身，離諸資生愛有求等，遠離一切煩惱習過，善分別知心心智慧，一切智一切見，見諸眾生平等憐憫。是故，大慧！我見一切諸眾生等猶如一子，云何而聽以肉為食？亦不隨喜，何況自食。大慧！如是一切蔥韮蒜薤臭穢不淨，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，何況諸佛淨土果報。酒亦如是，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。是故，大慧！求聖道者，酒肉蔥韮及蒜薤等，能熏之味悉不應食。」

〔唐譯〕「大慧！我於諸處說遮十種、許三種者，是漸禁斷，令其脩學。今此經中自死他殺，凡是肉者一切悉斷。大慧！我不曾許弟子食肉，亦不現許亦不當許。大慧！凡是肉食於出家人悉是不淨。大慧！若有癡人謗言如來聽許食肉亦自食者，當知是人惡

業所纏，必當永墮不饒益處。大慧！我之所有諸聖弟子，尚不食於凡夫段食，況食血肉不淨之食。大慧！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尚唯法食，豈況如來。大慧！如來法身非雜食身。大慧！我已斷除一切煩惱，我已洗滌一切習氣，我已善擇諸心智慧大悲平等，普觀眾生猶如一子，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，何況自食，作是說者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曾昔為親屬，鄙穢不淨雜，不淨所生長，聞氣悉恐怖。一切肉與蔥，及諸韮蒜等，種種放逸酒，脩行常遠離。亦常離麻油，及諸穿孔床，以彼諸細蟲，於中極恐怖。」

〔魏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「大慧汝諦聽，我說食中過，酒肉蔥韮蒜，是障聖道分。我觀三界中，及得聖道眾，無始世界來，展轉莫非親。云何於其中，而有食不食？觀肉所從來，出處最不淨，膿血和雜生，屎尿膿洟合。脩行淨行者，當觀不應食，種種肉及蔥，酒亦不得飲，種種韮及蒜，脩行常遠離。常遠離麻油，穿孔床不眠，飛揚諸細虫，斷害他命故。」

〔唐譯〕爾時，世尊重說頌言：「悉曾為親屬，眾穢所成長，恐怖諸含生，是故不應食。一切肉與蔥，韮蒜及諸酒，如是不淨物，脩行者遠離。亦常離麻油，及諸穿孔床，以彼諸細虫，於中大驚怖。」

「飲食生放逸，放逸生諸覺，從覺生貪欲，是故不應食。由食生貪欲，貪令心迷醉，迷醉長愛欲，生死不解脫。為利殺眾生，以財網諸肉，二俱是惡業，死墮叫呼獄。若無教想求，則無三淨肉，彼非無因有，是故不應食。彼諸脩行者，由是悉遠離，十方佛世尊，一切咸呵責。展轉更相食，死墮虎狼類，臭穢可厭惡，所生常愚癡。多生旃陀羅，獵師譚婆種，或生陀夷尼，及諸食肉性，羅剎猫狸等，徧於是中生。縛象與大雲，央掘利魔羅，及此楞伽經，我悉制斷肉。」

〔魏譯〕「肉食長身力，由力生邪念，邪念生貪欲，故不聽食肉。由食肉生貪，貪心致迷醉，迷醉長愛欲，不解脫生死。為利殺眾生，以肉追錢財，彼二人惡業，死墮叫喚獄。三種名淨肉，不見聞不疑，世無如是肉，生墮食肉中。臭穢可厭患，常生顛狂中，多生旃陀羅，獵師屠兒家。或生羅剎女，及諸食肉處，羅剎猫狸等，食肉生彼中。象腋與大雲，涅槃勝鬘經，及入楞伽經，我不聽食肉。」

〔唐譯〕「飲食生放逸，放逸生邪覺，從覺生於貪，是故不應食。邪覺生貪故，心為貪所醉，心醉長愛欲，生死不解脫。為利殺眾生，以財取諸肉，二俱是惡業，死墮叫喚獄。不想不教求，

此三種名淨，世無如是肉，食者我訶責。更互相食噉，死墮惡獸中，臭穢而顛狂，是故不應食。獵師旃荼羅，屠兒羅剎娑，此等種中生，斯皆食肉報。象胁與大雲，涅槃央掘摩，及此楞伽經，我皆制斷肉。」

「諸佛及菩薩，聲聞所訶責，食已無慚愧，生生常癡冥。先說見聞疑，已斷一切肉，妄想不覺知，故生食肉處。如彼貪欲過，障礙聖解脫，酒肉蔥韮蒜，悉為聖道障。未來世眾生，於肉愚癡說，言此淨無罪，佛聽我等食。食如服藥想，亦如食子肉，知足生厭離，脩行行乞食。安住慈心者，我說常厭離，虎狼諸惡獸，恒可同遊止。若食諸血肉，眾生悉恐怖，是故脩行者，慈心不食肉。食肉無慈慧，永背正解脫，及違聖表相，是故不應食。得生梵志種，及諸脩行處，智慧富貴家，斯由不食肉。」

〔魏譯〕「諸佛及菩薩，聲聞亦訶責，食肉無慚愧，生生常顛狂。先說見聞疑，已斷一切肉，妄想不覺知，故生食肉想。如彼貪欲過，障礙聖解脫，酒肉蔥韮蒜，悉為聖道障。未來世眾生，於肉愚癡說，言此淨無罪，佛聽我等食。淨食如藥想，猶如食子肉，知足生厭離，脩行行乞食。安住慈心者，我說常厭離，師子豺虎狼，恒可同遊止。食肉見者怖，云何而可食？是故脩行者，慈心不食肉。食肉斷慈心，離涅槃解脫，及違聖人教，故不聽食肉。不食生梵種，及諸脩行道，智慧及富貴，斯由不食肉。」

〔唐譯〕「食已無慚愧，生生常顛狂，諸佛及菩薩，聲聞所嫌惡。先說見聞疑，已斷一切肉，以其惡習故，愚者妄分別。如貪障解脫，肉等亦復然，若有食之者，不能入聖道。未來世眾生，於肉愚癡說，言此淨無罪，佛聽我等食。淨肉尚如藥，猶如子肉想，是故脩行者，知量而行乞。安住慈心者，我說常厭離，師子及虎狼，應共同遊止。食肉背解脫，及違聖表想，令眾生生怖，是故不應食。若於酒肉等，一切皆不食，必生賢聖中，豐財具智慧。」

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卷第四之下畢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